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下]

(2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八卷

下 册

目 录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 8 5 2 年

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1日)	469
2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月14日)	471
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16日)	473
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23日)	475
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23日)	478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月26日)	483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30日)	485
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30日)	486
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13日)	488
10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19日)	491
1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20日)	492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3日)	496
1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27日)	499
1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5日)	503

15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25日)	511
16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16日)	514
1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22日)	517
1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23日)	518
1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30日)	519
2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5月10日左右)	522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5月28日).....	526
2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6月11日)	528
2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11日)	530
2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6月26日以前)	536
2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7月20日)	536
26 马克思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7月22日)	539
2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7月30日)	539
2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8月初).....	545
29 马克思致亨利希·布罗克豪斯(8月19日)	546
30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8月27日)	547
3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9月3日).....	548
3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5日)	551
33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8日)	552
34 马克思致阿·布吕宁克(10月18日)	556
35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1月22日).....	557
36 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11月底)	560
37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12月3日)	561
3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2月7日)	563
39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2月14日).....	569

40 马克思致古斯塔夫·泽尔菲(12月28日).....	571
------------------------------	-----

1853年

4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月21日)	576
4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3月25日)	577
4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12日)	581
4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17日)	591
4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26日)	594
4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26日).....	595
4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6月14日左右)	597
4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9月15日)	598
49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9月26日)	600
50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0月初)	601
51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10月13日)	602
5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中)	603
53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1月中)	605

1854年

54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3月30日)	607
5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6日).....	611
5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日).....	614
57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2月20日).....	618

1855年

5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23日)	620
-----------------------------	-----

59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4月17日)	624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8日)	625
61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9月6日)	626
62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9月11日)	628
63 马克思致摩里茨·堆尔斯纳(11月8日)	629
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8日)	632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7日)	637
2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9日)	640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16日)	642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27日)	643
5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15日)	644
6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28日)	648
7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3月10日)	651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7日)	653
9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5月15日)	654
10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6月2日)	655
11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6月14日)	656
1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9日)	657
13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11月4日)	658
14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1月24日)	659
15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2月12日)	660
16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3月底)	661
17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13日)	662
1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23日)	663

注释	667—777
人名索引	778—83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840—875
期刊索引	876—885

插 图

1850年至1856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20—21
恩格斯1853年6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三页	261
君士坦丁堡至尼什的军用道路石印图	324—325
马克思夫人和女儿燕妮	438—439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的第三页的一部分	505
1853年9月17日《改革报》的原版,载有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 信写的《“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 经济学家》一文的一部分	600—601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852年

1852年

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1日 [于伦敦]

亲爱的魏维：

恭贺新年！并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 祝贺。

我现在才把文章 寄给你 ,是因为工作不但受到当前急剧发展的事态的影响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受到私事的干扰。从现在开始正常了。

鲁普斯 病得很厉害 ,因此直到现在还不能给你寄任何东西。红色沃尔弗 的文章我认为不能用 ,所以没有寄给你。

如果你由于资金困难不得不把自己的事业 推迟一个较长的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革命》杂志的出版。——编者注

时间,——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就请你把文章交给德纳,以便他把文章译成英文供他的报纸刊用。不过我希望这没有必要。

请代我问候德纳。告诉他,他的信和报纸我都收到了,下星期将给他寄去一篇新写的文章。

至于《评论》,因为我这里手头没有,而要重新从汉堡索取,单从钱方面来说就有困难,所以请你来信说明,你认为在美国大致能指望有多大销路。

我将把我们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英国党最杰出的领袖所办的《寄语人民》从这里寄给你。对你来说,它将是一个真正的宝库,因为它能帮助你弥补你的刊物的材料不足。

请立即(以及今后)给我寄来几份你的周刊。

敬礼和兄弟情谊。

你的 卡·马克思

昨天我百般敦促弗莱里格拉特,他终于答应我以最近事件为题写一首诗给你。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2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要不是有好多事情妨碍了我——特别是我的妹夫在这里，整整一个星期我得陪他玩，在曼彻斯特这里，这的确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我早就答复您的亲切的来信了。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丝毫没有想工作，而只是现在才开始考虑在最近星期五这班轮船开出之前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今天或明天晚上要为《论坛报》写点东西，而老爷子魏德迈也不能一无所得。⁴⁵⁸现在他毫无音信，——我希望你们今天接到他的信，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新的一年的前景，因为昨天轮船带来的信正好是元旦以前写的。

我希望家长已经从他的遭难受罚的床上起来了，而且但愿他不要由于图书馆而完全忘记了《论坛报》。关于尊敬的吕德尔斯的材料，就象关于高尚的金克尔的必要材料一样，我已立即转给维尔特了。

伟大的维利希挨打，我们很痛快，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还要不断挨打的美景。既然这个伟大的勇士借以护身的那种不可侵犯和不可战胜的魔术被一顿臭打所破，那末现在，每一个流亡者恶棍，

布兰克。——编者注

见本卷第637—640页。——编者注

指马克思。——编者注

直到最后一个康拉德，在重复这种试验并向这位高尚人物大报私仇之前，是不会甘心的。而这位大人物的不幸的英勇精神之所以能够得到安慰，是因为打他的那些人全是“有原则的”人。虽然他挨了打，但毕竟是“有原则的打”。

克路斯的信退还给您。这家伙是个不可多得的代理人。当维利希受骗的事⁴⁵⁹一传开，将会大大喧闹一番。这些庸人害怕信落到我们手里，不敢再写信了。金克尔硬说他给伦敦写信谈过关于必须同我们建立联系的事，这是多么卑鄙的伪善行为！这个事实只是证明，在美国有人常常问他，而且很不客气地问他关于我们的情况，在那里的民主主义蠢才中间也有一批我们的拥护者，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发誓效忠于我们，就象另一些人发誓效忠于金克尔、海因岑或黑克尔一样；这可能是马格努斯·格罗斯、威尔海米等等一类的拥护者，他们只要求同我们短期在一起，为的是更好地了解我们和他们自己，然后再回到适于他们住的那个公共牲畜栏里去。

路易·拿破仑越来越滑稽可笑。当他那些消灭贫困等现象的伟大措施还一项也没有能够实行的时候，这个人却因采取那些仅仅为了暂时巩固他的威望的办法而触怒了全世界的庸人。任何一家非法国的报纸都不敢再出来为他辩护，甚至《太阳报》和《科伦》也一声不吭，只有《地球》报的这个下流通讯员，每天还往拨给他的那个角落里堆他的肮脏东西。此外，路易·拿破仑已经激起全世界对他的怀疑，整个欧洲流传着战争的谣传，响起了战争的叫嚣，连爱好和平的《每日新闻》也有意无意地不得不附和关于“国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科伦日报》。——编者注

防”的口号。这个家伙除了他那种狂热赌棍所特有的、特别是自12月2日以来表现出的特性以外,终于开始表现出另一种特性,即认为自己是命中注定的“救世主”并盲目相信自己命运的、疯狂的王位追求者的天性。时候到了,上帝派出了侄儿,要他把整个世界从魔鬼的奴役中和社会主义的地狱里拯救出来。幸而议会即将召开,而这总会使政治欺骗变换一些花样。

问候马克思和孩子们。

您的 弗·恩格斯

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1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今天是我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起床。你可以看出,我的病是严重的,直到目前还没有痊愈。因此这星期我不能如愿把我论波拿巴的文章的第三篇寄给你。附在这封信中的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和他的私人信。请你:(1)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

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编者注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就要受很大影响。(2)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别舍不得用恭维话,因为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但是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我说这些只是要你注意,在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时不应忘记“诗人”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而他把自己的诗直接寄给你,这是他的好意。我认为这对在纽约的你来说将是一个支持。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再给你寄一篇文章。皮佩尔曾经答应给你写一篇文章,但至今他还没有露面,而当他出现时,文章首先得经受检验,其结果或者是付之一炬,或者是被认为值得作一次跨越大洋的旅行。我现在还非常虚弱,不能继续写了。一星期后再给你详细写。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鲁普斯 也还没有痊愈,因此什么也没有干成。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再附上我们同盟的一个盟员的《声明》⁴⁶⁰,要用小号字把它登在你的报纸 的广告中间或是报纸的末尾。

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的案件在陪审法庭一月份开庭期间又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没有审理,借口是侦查非常困难,必须重新进行侦查。他们坐牢已经九个月了。

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遗憾得很,我的病还不允许我在这个星期给你,也就是给你的报纸写点东西。我好不容易才给德纳弄成一篇文章,他已有六个多星期没有收到我任何东西了。多少年来还没有一件事,甚至最近的法国丑事也没有象这该死的痔疮那样打破我的生活常规。但是现在我感到就会好起来,一个月内不得不开图书馆,曾使我非常苦恼。

关于雾月十八日,现在你还会收到两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无论如何将在这个星期五寄出,第二篇如果不能同时寄出,也将紧随第一篇之后寄上。

附上皮佩尔的一篇文章。

《革命》。——编者注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第七篇。——编者注

指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和第四章。——编者注

至于鲁普斯,我曾再三催促他,看来他决定为你的报纸写一篇关于回顾科苏特在匈牙利的事业的文章。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在你的启事中没有在提到我们的同时提到鲁普斯⁴⁶¹;第二,你没有专门邀请他撰稿。你应该写信请求他给你写文章,以此来弥补后一个错误——你可以把这封信装在给我的信的信封里。我们之中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写得十分通俗。他是非常谦逊的。尤其应该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他的撰稿被认为是多余的。

由于我的住处离弗里格拉特很远,又因为我在邮件寄走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接到皮佩尔的文章,所以今天不得不给你寄去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信。今后我们将避免这种情况。

还附上我的朋友普芬德的声明(鲍威尔已经不再是我们同盟的人了)。你必须刊登这个文件,因为磨坊街协会诬告普芬德的声明,不但在欧洲的报纸上而且在美国的报纸上也登载了。⁴⁶²最好你能在声明后面加个补充,说它仅仅提到在目前警察条件下所能公布的情况(鲍威尔和普芬德同旧同盟之间的账目,我们占有多数的那个中央委员会后来对这笔钱的使用的监督——所有这些当然现在还不能写上去)。还要写上:老长舌妇和欧洲民主主义的“糊涂虫”——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⁴⁶³,利用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必须在德国特别慎重行事这一情况,同时还暗示一些与普芬德和鲍威尔有关的事件(他本人只是从第三者或第四者传来的谣言中听来的),来竭力引起公众对我和恩格斯的怀疑,虽然我们与此毫无关系。这头蠢驴还以同样的方式声称,似乎我们是从磨坊街协会中被赶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声明退出这个协会的⁴⁶⁴;普芬

德的信也能说明这一点。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⁴⁶⁵,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³¹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施泰翰有些行会市民的妄自尊大和小手工业者的动摇性,但是他是可以教育的,并且他在德国北部的声望很高。因此,我也建议他给你写文章。我们逐渐把他推到他竭力想回避的前列,使他面对他原想掩饰的矛盾。维利希曾要他当金克尔公债⁴⁹的保证人,但他拒绝了。起初,沙佩尔—维利希欣喜若狂地接待他,企图唆使他反对我们,但是由于他健全的本性,很快就认清这些恶棍及其信徒们的卑鄙和无聊。这样,他就公然同这些恶棍绝交了(这部分是由于我们悄悄派去帮助他的罗赫纳和其他的助手促成的)。

阿·亨策是不是我们的哈姆的亨策?如果这人是他,我就写信给他,因为维利希为了在他面前诽谤我,无疑什么都干了。无赖!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小册子等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将同琼斯的《寄语》一次寄出。

这些东西单独寄,花钱太多。《北极星报》已经不在奥康瑙尔手里,而是在那个同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暗中有联系的宪章派集团手里。⁴⁶⁶

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希望你此时已经收到我在12月18日或19日“阿非利加号”轮船启航之前付邮的第一封信。那里有仓卒写成的一篇文章和同样仓卒写的一封信。⁴⁶⁷你最迟5日应当收到它,但它也可能只是随后来的一班轮船寄走的。后来,我在上星期交“尼亚加拉号”给你寄去一篇没有附信的文章;但是我怀疑我把它送到邮局是否及时。如果这篇文章送晚了,那末它将同今天的信一起随“欧罗巴号”寄走,这样,你也将有供以后用的材料了。大概你已经收到了马克思的许多东西,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所写的诗,也许还有鲁普斯和皮佩尔的一些东西。维尔特现在恰巧很忙,而且在布莱得弗德(约克郡)坐不牢;但他仍然答应我随最近一班轮船寄点东西。也许我明天能在这里看到他,我再催他一次,让他履行自己的诺言。遗憾的是,马克思由于我新年在伦敦逗留期间狂饮了一顿,生了两个星期的重病,而我也在上星期以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前未能工作，一则是因为我在伦敦住了两个星期，一则是因为后来出现了种种障碍。现在我希望每星期能定期给你寄点东西。为了换换体裁，下次甚至还可能寄一篇小品文给你。

眼下我在曼彻斯特这里还呆得住，——很幸运，我占据的职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许多优越的地方；马克思和其他朋友有时从伦敦到我这里来，目前维尔特还住在布莱得弗德，我们经常彼此来往，因为乘火车走一趟只要两个半小时。但是他很可能离开那里，他在偏僻的布莱得弗德呆不下去，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不能安安稳稳地蹲上一年。我打算今年夏天或者明年夏天——如果那时不发生什么政治上的变动的話——到美国去旅行，我想去纽约，特别是新奥尔良。但这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我的老头，还取决于棉花市场的行情。

五十本《革命》太多了，可能要付很大一笔钱，即每次要付四先令甚至更多的钱。由于到处进行逮捕，人们各奔东西等等，以及由于德国的出版法，在这里只能指望有少数的订户，而在德国——也许只有在汉堡才能指望有几个订户。因此分发试刊没有什么用处。报纸按印刷品寄，不论单份或者几份一起寄，一印张需邮费一便士（二分）。所以，请给我寄来四份，给伦敦直接寄去六至八份，不然我还得花钱把它们从这里转寄到伦敦，而且这种私人的邮资不能算在公司的账上。我们有十至十二份就够了，如果在这里有了订户，那末将来可以在伦敦成立一个常设代办处，并用一个包裹把所有已出的报纸一次寄给它，以便补上所缺的。我将同伦敦人商谈一下这件事，看看可以采取什么办法。

法国的情况非常好。昨天晚上《祖国报》报道,今天《通报》将公布德·莫帕的警务部设立的消息。⁴⁶⁸同富尔德及其他人一道在内阁代表资产阶级(它不参加政权)物质利益的莫尔尼将要飞翔,纯粹的冒险家莫帕、培尔西尼及其同伙的统治将要开始。于是,皇帝的真正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第一个社会主义措施将是没收路易-菲利浦的财产,因为他不按旧习惯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国家,却于1830年8月6日把他的财产交给了自己的子女,而他干这些所依据的法令是无效的。奥马尔公爵继承孔代的那部分财产也必定会被没收。如果事态发展得十分迅速,那末这个星期六的轮船会带来这方面的消息。在南部各省现在仍然象追捕野兽一样,在追捕武装起义者。⁴⁶⁹

现在在报道法国消息方面,唯一可取的是英国报刊,有时奥格斯堡《总汇报》也有可取之处。伦敦的《每日新闻》能够给你提供关于法国事态的最好的报道,因此我特意把它介绍给你。《论坛报》有这个报纸,而且你在其他地方也能弄到它;自己买是太贵了。你在城里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咖啡馆里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它。

德朗克可能不久就要去你那里,我听说,所有必须离开瑞士的人取道法国只会被送往美国,而不会被送往英国。德朗克现今不得不离开,他也许藏起来了,因为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跟海因岑同船前往美国的那个前巴登炮兵和啤酒工人格纳姆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跟他们同行的还有巴登南方高原地区的大学生罗特哈克尔,这家伙过去是好的,但可能有变化,此外,他因为爱写蹩脚诗而十分危险。美因兹的小席克耳将热心地为《革命》工作,他的地址(在阿勒格尼山脉一带)克路斯会告诉你。请代我向他致衷心的问候。这通过克路斯可以办到。

对入侵英国的可能性的评论⁴⁷⁰,还有几点补充意见向你说明:

(1)在朴次茅斯以西登陆有被赶到康瓦尔角落里去的危险,——因此是不可行的。

(2)在多维尔以北或者在紧靠多维尔的地方登陆,也有被赶到太晤士河与大海之间的角落里去的危险。

(3)伦敦和乌里治是第一个作战目标,必须派出一支分遣队攻取朴次茅斯和席尔涅斯(或者查塔姆)。要在伦敦留守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并在海岸与伦敦之间配置坚强的部队。如果登陆部队有十五万人,为此至少要抽出六万人(甚至还不够)。因此向前推进的只能有九万人。

(4)北明翰是第二个作战目标(因为那里有兵工厂)。必须确保布里斯托尔湾和沃希湾以南的地区,即从格罗斯特至林恩-里济斯一线,同时要向北明翰发起强大的攻击。我认为,无论对方军队怎样薄弱和遭到怎样的失败,用九万人去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不可能有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特别是当英国海军开始行动的时候。这条战线太长太薄弱。因此不得不重新进攻。

(5)曼彻斯特是第三个作战目标。必须确保梅塞河(或者里布尔河)和艾尔河(或者哈姆贝尔)以南的整个地区,守住这一线。这条线比较短,也比较容易固守;但是兵力由于分散成一些独立部队而又将变得很薄弱。因为防御者拥有足够的地盘和器材,所以必须重新部署,或者向前推进,或者马上退却。

看来是指金兹林。——编者注

(6)在极其狭窄的英国北部可以固守的第一条线,或者是提斯河一线,或者更好是从卡赖尔至新堡的太恩河一线(防御皮克特人的罗马围墙线⁴⁷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手里仍然拥有苏格兰平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资源。

(7)占领英国本土,即使是暂时的,也只有在占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把防御者压迫到苏格兰高地,占领克莱德湾与福思湾之间的一条非常良好、短而坚固、后方有着足够的铁路的那条线以后,才算实现。

但是占领之后,马上就会出现困难——必须在同法国的交通线被切断(这是肯定的)的情况下给养军队。

在这种条件下,要占领从多维尔海峡到克莱德湾这一整个地区,把它守住,并在克莱德确立一道坚固的战线,需要多少兵力呢?

我认为四十万这个数字不算太大。

这些看法对报纸来说是太详细了,而我是把你作为专家来谈这些看法的。请你看看英国地图并把你的看法告诉我。这是英国人完全忽略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信即将付邮。就此搁笔。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革命》。——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52年1月2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寄给我看的那一节诗写得非常好，巧妙地表达了犯罪构成，但我认为，它将损害整首诗的效果。⁴⁷²首先，金克尔真是一个“德国诗人”吗？我和许多其他知道底细的人敢于对此提出怀疑。其次，“德国诗人”同“商业的”巴比伦之间的重大对立，难道不会由于后来又谈到“自由的”诗人同“卑躬屈节的”诗人之间的对立而缩小吗？尤其是，在《安徒生》中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傲慢的文学家对待与“诗人”相对立的世界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内在的必要性在这个地方引伸到金克尔，那样做只会给敌人提供理由来猛烈攻击这一节诗，说它是个人意气或敌对的表现。但是，既然这一节诗写得非常成功，不能不加以利用，那末你——如果你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话——务必找机会将它放到你今后要写的有关别的问题的某一首诗里。的确，素描是好极了。

因为恩格斯和维尔特没有把我给他们寄去的你的第一首诗的抄件寄回来，所以我昨天只能给红色沃尔弗朗诵我记忆中的几个片断。但是，这已经足以使他达到他所特有的那种狂喜的状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态。

至于我们的朋友艾布纳尔⁴⁷³，他肯定收到了皮佩尔的信。最好的证据是：皮佩尔有他的复信。并且皮佩尔最近又给他寄去一封长信，向他说明我不写信是由于身体不适。

我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一封约有三十行字的信。他问为什么这样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回答很简单。我往科伦寄了几乎半印张的信，结果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寥寥数行，而且根本不答复我的问题，例如，关于丹尼尔斯的健康状况等等只字未提。贝尔姆巴赫的这封信从曼彻斯特一寄回来，你就可以收到它。恩格斯为英国报纸写文章必须利用它。这张废纸中唯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检察院鉴于——要特别注意！——“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没有起诉的根据”，决定重新开始侦查。⁴⁷⁴这样，根据荒谬的臆断，你首先得坐九个月牢，然后发现，你坐牢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最后：你必须坐到侦查员能够为诉讼提出“客观的犯罪构成”为止，如果“客观的犯罪构成”找不到，你就得在监牢里吃苦头。

这种无耻的胆怯是难以想象的。主要的罪责落到一言不发的可怜的“报刊”头上。《科伦日报》、《国民报》和《布勒斯劳报》还登了几篇文章——而科伦检察院未必敢冒这样的危险。但是这些民主派和自由派畜生们正在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次被清除而欢呼。当泰梅和形形色色的民主派恶棍同警察当局和法庭发生冲突时，难道我们没有出来为他们讲话吗？⁴⁷⁵曾经受到贝克尔的提携和毕尔格尔斯的庇护的金克尔，在他的用美国钱喂养起来

文字游戏：《Becker》（贝克尔）是姓，和《hat gebacken》（“烘烤”，转义是“提携”）的词根相近；《Bürgers》（毕尔格尔斯）是姓，和《hat geborgen》（“庇护”）的词根相近。——编者注

的《石印通讯》上从来没有为了报答这一点而提到他们。真是流氓！

如果我知道科伦某个可靠的资产者的地址,我就写信给丹尼尔斯夫人,使她对政局多少放心一些。从皮佩尔告诉我的情况可以看出,反革命的每个胜利都被“勇敢的市民们”用来使她担惊受怕和忧虑烦恼。

附上燕妮小姐给沃尔弗干格先生的便条。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现寄上：

(1)我的文章的续篇。

(2)埃卡留斯的文章。⁴⁷⁶你得自己修改文章中的语法错误,整理标点符号等等,因为这篇文章他送来得太晚了,我来不及修改。

马克思的女儿给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的便条。——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编者注

(3)鲁普斯 翻译的《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但他不愿意提到他的姓名,因为这只是译文。

在美国,德文书出版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政治经济学》找到出版商?因为在德国找不到。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30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随上星期六启航的轮船(好象是“欧罗巴号”)给你寄去了一篇文章和的一封信。现在再附上几行。你答应寄来的几本《革命》,这里还没有收到,虽然你1月5日最近的一次来信使人完全有理由期望下一班轮船能把它们带来。从那时起,有三艘利物浦轮船和一艘南安普顿轮船到达这里,带来了1月17日以前纽约的邮件。希望你那里没有发生任何妨碍出版的困难。我期待至少最近的一班轮船“康布利亚号”(1月21日从波士顿启航)能带来你的消息,该船将于2月2日星期一到达这里。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I》,并见本卷第478—482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II》。——编者注

我关于没收路易·菲利浦财产和培尔西尼组阁的预言，证实得比设想的还快；如果递送工作做得好，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应当通过利物浦的报纸与我的信同时到达纽约；我的信刚送去付邮，关于这方面的电讯就到了这里。好极了，——情况很好，以后将会更好。

维尔特又去旅行了。他要去荷兰、法国、瑞士等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伦敦。我曾给马克思写信，要马克思也逼迫他，使他能给你寄点东西。但维尔特未必能静下来干这个事。如果整天在荷兰的犹太人中间跑来跑去，向他们推销毛纱和亚麻纱，那末晚间在旅馆里是很难从事这种写作的。但是，只要能从他身上挤东西，马克思是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法国事态的新的转变使流亡者中间的喧嚷突然寂静下来，这确实是很可笑的。关于整个这一骗局，我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科伦的被监禁者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因为根本拿不出他们的任何罪证，所以检察院决定既不释放他们，也不交付陪审法庭，而把案件又交给原来的侦查员去重新侦查！换句话说，他们将受审前羁押，不能看书，不能通信，无权彼此来往和同外界来往，直到新的高级法庭开审。我们现在正想在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上揭露这种卑鄙行径。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见本卷第 480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8 页。——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见本卷第 11—14、16、17 页。——编者注

[信的背面写着]

交利物浦轮船寄

纽约(市)钱伯斯街7号约·魏德迈先生收

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我的文章的续篇。这个问题我越写越多——你还将收到两篇。此外，下次邮班我将给你寄点关于马志尼先生的东西。你的报纸老早就该到了。你知道，为了给一家报纸写文章，必须看到它；如果我的同事们看到他们的东西刊登了，他们的劲头就会更大。

这里谈几句在科伦监狱里的我们的朋友的状况。希望你用这个材料写一篇文章。⁴⁷⁷

他们已经坐了将近十个月的牢房。

案件在11月已通过了侦讯室，侦讯室决定将该案提交陪审法庭。此后案件转到检察院。检察院在圣诞节前作出一项决定，在这个决定的陈述理由部分中写道：“由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而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四章。——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也缺乏起诉的根据”(但是,由于政府对这个案件非常重视,如果不
对被告进行司法追究,我们担心丢掉我们的职位),“因此我们将案
件重新交给原来的侦查员去逐项进行调查”。拖延的主要原因是,
政府确信它在陪审法庭上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希望在这期间成
立审讯叛国案的高级法庭,或者至少使陪审法庭无权审理一切政
治罪行,——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向普鲁士第一议院提出一个提案。
我们的朋友们被关在彼此隔离和同外界隔绝的单人牢房里,他们
被剥夺了通信和会客的权利,甚至得不到书籍,而在普鲁士,这些
事情对一般犯人从来没有拒绝过。

如果报界对这个案件哪怕稍微加以干预,检察院也就无法作
出这项无耻的决定。但是,象《科伦》一类的自由派报纸由于胆怯
而沉默,“民主派”报纸(其中也包括金克尔靠美国钱出版的《石印
通讯》)由于对共产党人的仇恨、害怕失去他们自己的威信以及对
“新的”蒙难者的敌对而沉默。这些坏蛋就是这样来酬谢《新莱茵
报》,而该报在这帮民主派恶棍(例如泰梅等人)同政府发生冲突时
曾一贯维护过他们⁴⁷⁵。金克尔先生就是这样来酬谢《西德意志报》,
而在这个报纸上贝克尔曾提挈过他,毕尔格尔斯曾庇护过他。真
是流氓!必须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

我们全家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科伦日报》。——编者注

文字游戏:《Becker》(贝克尔)是姓,和《hat gebacken》(“烘烤”,转义是“提挈”)的词根相近;《Bürgers》(毕尔格尔斯)是姓,和《hat geborgen》(“庇护”)的词根相近。——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们大家都迫切地等待着您的消息,但遗憾的是,轮船一艘一艘地开来,却没有带来关于您,关于您可爱的夫人,关于您的孩子们,关于您的报纸等等的消息。希望您已顺利地得到了伦敦的一切支援。我的丈夫为您几乎向这里我们所有的一切共产主义笔杆子征了稿(他还向德国征过稿);某些作品,例如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无疑有助于扩大您的报纸的销路。如果您能够设法出版小册子的话,我很希望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已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对欧洲我们是毫无指望的。我的丈夫认为,他的关于法国的一组文章(还有两篇要加进去),是最应时的东西,因此作为他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的续篇,也是最适于印小册子的材料。如果纽约某个出版商同德国有关联,那末可以指望在德国有相当大的销路。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为美国倒不如说是为欧洲而写的,当然我们把这一点提出来是供您自己考虑的。我的丈夫还让我转告您,要您催促德纳尽快在伦敦这里给我们指定一家银行,使我们能够通过银行更快地取得稿费。卡尔未能从这里向德纳讲明这件事的迫切性和我们的处境,因为德纳是在科伦认识我们的,那时我们的情况是另一种样子。况且一个生活优裕的美国人无法想象这种情景:这里一切系于一发,当需要的时候,往往获得半英镑就能够摆脱可怕的处境。您有机会也许可以亲自把这种情况告诉他。致衷心的问候。向您的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燕妮·马克思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10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从你交“北极号”寄来的2月6日的信中,看出我的全部信件你都没有收到,这使我很惊讶。关于英国的文章⁸,我给你寄去不是五篇就是四篇,我只是在两星期以前,因为根本得不到你的任何消息才停笔的。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交1月31日星期六从利物浦开出的轮船寄去的;其中谈的是小罗素将会提出的改革法案。头两封信上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威廉大街德国书商联合会约·魏德迈先生收;最后几封信上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市)钱伯斯街7号约·魏德迈先生收。因为这件事情必须弄清,所以我这一次的信通过马克思转寄(他给你写的信大概会寄到),并请你:(1)到上述地点去一趟,打听一下信是否寄到了那里;(2)如果那里没有信,就到纽约市邮政局去询问一下。要是找不到信,那就请你赶最早的一班利物浦轮船通知我,我再考虑一下在这里还能采取什么措施。如果这里的邮政局长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我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这些信中有几封是我亲自送到邮局的,其余的是跟营业信件一起发出的,既然我们所有营业方面的信都寄到了,那就证明信是寄得合乎手续的。请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否则当《革命》复刊

时我给你继续寄文章是无益的。

请把《论坛报》上发表的路·西蒙的文章 寄给我们,——或者寄剪报(注明这一号报纸的日期),或者把这一号报纸按印刷品整个寄来。这种东西总是应该看一看的。

我的地址不变。

你的 弗·恩·

1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0日 [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我这个星期不能寄任何东西给你,原因很简单,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陷入可恶的经济困境之中,以致我无法继续在图书馆从事研究,更不用说写文章了。

但是我希望能在星期二(24日)和星期五(27日)把我的著作的结尾部分,即第五篇和第六篇寄给你。

2月18日,我收到了你的那封带有克路斯附笔的信。你碰上了两件特殊的讨厌事情:(1)在纽约失业;(2)猛烈的西风使由伦敦驶往美国的船只迷了航。除了最初几天以外,从英国(即从我、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埃卡留斯等人)给你寄文章是非常准时的,任何报纸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这里人们有点懈怠了,因为,

见本卷第24—26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虽然来了好多艘轮船,却没有从美国收到任何消息。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你的刊物暂时停刊一事告诉任何人,除了恩格斯和鲁普斯以外。不然这会使人更加懈怠。

此外,如果你希望得到这里的经常支持,你必须履行下列条件:

(1)每星期写信,并注明寄到你那里的所有我们的信的日期。

(2)使我们了解你那里发生的事情并经常往这里寄有关材料和剪报等。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但只要你能履行上述条件,我保证你会有必要的文章。我手持鞭子站在每个人后面,能够迫使他们写东西。德国方面也答应给你寄文章并为你的刊物撰稿。只要我得知报纸还继续存在,我在巴黎就会有现成的不取报酬的撰稿人,他每星期都可以写通讯。我将写信给这个人——这是我最优秀和最有才智的朋友之一。糟糕的只是,谁也不愿意 pour le roi de Prusse 工作,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再者,因为你无法付酬,那就更必须使人们确信,他们是在做真正的党的工作,他们的信不会被放进书桌里不管。

我认为,你坐在家里等信件,是你的失策。你应当象所有的报

《革命》。——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看来是指泽尔菲。——编者注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纸那样,通知邮局,在轮船到达后你将按时亲自去取信。这样就不难避免误投和延宕。

顺便提一下。如果希尔施的声明⁴⁶⁰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

现在有许多坏蛋(其中包括裁缝列曼和裁缝约瑟夫·迈耶尔)从这里前往纽约。其中某些人将会用我的名义去找你。如果谁拿不出我的几行亲笔信,你就不要相信他。向这些家伙询问一下维利希等人的情况倒是可以的。列曼和迈耶尔是耶稣-维利希的狂热信徒。

至于德纳,我认为,他刊登西蒙的文章是愚蠢的。如果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会立即拒绝再撰写任何东西。他可以允许对我和恩格斯的攻击,但是不应当允许这种无知的小学生的攻击。德纳十分庸俗,竟让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这个家伙曾经把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和帝国摄政福格特钦赐给德国³²,现在又想把他自己,连同他的失败了的同事、议会和经过某些修改的帝国宪法钦赐给人民——把“鼓动者”和“流亡者”³¹这两个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虚构东西作为历史的现实展示在美国公众面前。没有比这个从阿尔卑斯山高峰操着大政治家的语言进行说教的恶棍更为可笑的了。我原以为德纳会有分寸一些。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这个家伙什么时候才会放弃高贵的议会称号?

你可以想象,这些家伙在伦敦这里完全是一伙乌合之众。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就是对哥特弗利德·基督-金克尔的救命钱的垂涎。另一方面,白痴卢格连同隆格和其

他两三头蠢驴在“鼓动者”名义下过着空虚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正象死水潭给自己命名为“汪洋大海”一样。

当然,欧洲现在不是忙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忙于其他事情。自从12月2日和新的革命分子从法国来到这里以后,赖德律-洛兰本人象空心球一样瘪了。马志尼发表极端反动的演说。不久我将把其中的一次给你作一分析。

至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寄语人民》——你在那里可以找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只要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马上就寄给你。往美国寄一个邮包,我得花八先令。

请代我衷心问候克路斯。我们非常急切地等待着他的信。为什么你不把他的声明⁶³寄给我们呢?我和我的妻子、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夫人,以及鲁普斯,我们大家都衷心问候你的夫人,让她相信我们的最真切的关心。我们希望世界的新公民能够顺利地在新大陆出世。

再见。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你的报纸不能出版,那末你是否能把我的小册子分印张出版或者象我给你寄去的那样分篇出版?否则时间会拖得太长。

法国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编者注

伊达·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1852年2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仍然想知道,我的第二封信⁴⁷⁸是不是又没有寄到。我知道,你回信是准时的,因此我认为你迟迟没有音信是由于某种偶然事故造成的。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那封信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虽然我的眼睛仍然很痛。可是社会条件却恶化了。我接到了出版商断然拒绝印刷我的《政治经济学》的通知;我的反蒲鲁东的手稿在德国漫游了整整一年,同样也找不到栖身之地⁴⁷⁹;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象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能性都没有。波拿巴先生在冒险举行政变时就处于类似的境地。

讲到这位波拿巴先生,我认为最好是把巴黎一位朋友寄给我的一封信摘要告诉你;他是个大怀疑论者,对于人民不大看得起。现在请你听听吧:

“总的说来,巴黎公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这种情绪还没有

超出绝望的程度,那末这种绝望的确已经感觉出来了,而且具有更阴暗更普遍的性质。中下等阶级当中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当他们为了希望商业好转而牺牲了其他一切想法的时候,商业尽管有初步良好的征兆,但还根本活跃不起来,因而工作也没有保障。此外,多数不大成熟的、难以看清问题的工人,由于拿破仑的命令,开始逐渐地懂得,总统绝不会去维护共和国,而这些工人对共和国比对他们有着长期痛苦体验的君主政体抱有更大的希望。在有产者看来,总统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对他很不利,因为这毕竟是官方行为的一个严酷的例证。甚至象富尔德、莫尔尼、杜班这类人都不愿支持这一措施,这自然是出于他们的私利,这一点尤其惹人注意,因为他们的丑恶的往事或多或少为人所知。关于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在这期间人们自然已经获悉他最近的出色的行为:12月2日早晨,他同波拿巴商定,扣压下巴黎大主教的一封信,这个大主教在信中建议议员们在巴黎圣母院集会,声称他愿意站在教堂大门口,把他们作为人民主权的代表加以保护,使之不受篡政者士兵的侵犯。这就可能使整个事态发生另一种转变,况且,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已经开庭,已经准备对政变提出抗议。

至于和杜班一起辞职的部长莫尔尼,众所周知,他对他的情妇——莱昂伯爵夫人的丈夫来说是个骗子。这种情况使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夫人有理由说,诚然有过由夫人操纵的人组成的政府,但是从来还不曾见过由面首组成的政府。现在莱昂伯爵夫人是那些在自己客厅里反对波拿巴大喊大叫最厉害的人中的一个,在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时她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艾米尔·德·日拉丹由于他夫人的这句话而被驱逐。人们认为雷缪扎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而被驱逐的。听说有一天雷缪扎到内务部去(莫尔尼委派年青的莱昂在该部担任办公厅主任),莱昂看到雷缪扎时傲慢地问他的名字,雷缪扎回答说:“先生,我家的人都从父亲姓,所以叫我雷缪扎。”这个年青的莱昂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阿姆发生过另一场争吵,这件事情是:当他在那里把放逐的正式通知书交给勒夫洛将军时,勒

双关语:这句话同时有两个意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和“这是鹰的最初的盗窃”(这句俏皮话和上面提到的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使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6—227页)。——编者注

夫洛将军把他赶出门外,并喊道:‘你这个坏蛋,竟敢把关于放逐我的事情通知我?’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政府即使在最狭隘的‘规矩人’的心目中能受到多少尊敬。我个人认识的一位夫人是受拿破仑的监护的,她从儿童时代起就同他非常接近,12月2日以后同他断绝了一切交往,并且说,他和他的一伙是盗贼和杀人犯的政府。——真正的金融巨头固然还在支持拿破仑,认为他是现时政权的唯一可能的体现者和现存社会的最后堡垒,但是他的措施大大地损害了他们对他的政体能够继续存在的信念,以致很快他们又把自己的钱存放起来,交易所的不景气和商业的非常有限的上升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拥护总统的,除了受他特别庇护的坏蛋和军队之外,实际上只是那些跟他最有利害关系的人。但是,由于多次撤换奥尔良派军官,在军队中也产生了某种不满和动荡的情绪,而这一点严重地损害着军队的力量。听说总统本人内心也极为不安和郁郁不欢。事实上,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形势下,只要除掉他的可怜的躯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一切重新陷于混乱。未必会有人试图反抗。在这一方面,富有经验的基佐讲的一句话很值得注意,基佐一听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就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

波拿巴在政变前和政变后毫无例外地搞坏了他和一切政党的关系以后,正从所推行的这种或那种笼络人心的措施(如扩大社会性工作,许诺对十二月二日的参加者实行大赦等等)中寻求平衡。但是,只要他试图干点什么事以有利于某一个阶级,所有这一切就都成为不稳定的和无目的的了。这首先在于他已经不能再赢得群众了,因为他不能给他们面包,也就是不能给他们提供活命的劳动源泉,他甚至还剥夺了他们心爱的玩意儿,即自由之树和公共建筑物上的共和主义题词所带来的天真的慰藉。此外,他还不允许在酒吧间和咖啡馆消磨闲暇时间,因为在这些地方严禁谈论任何政治。爱好和平的资产者因失去他们心爱的东西,即国民自卫军而发怒……贵族的欢宴和官方的舞会也不大合他们的口味,他们都不去参加,以致在土伊勒里宫的最近一次盛大舞会上,除了外国人以及两三个作为例外的巴黎人以外,只有一些声誉可疑的太太们。在各个方面的巨大花费使忧虑的资产者对未来感到不安:担心奥尔良王室的储备将被耗尽。——特别是消灭报刊使所有稍具头脑的人受到伤害。——重新复活的警务部这个机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特务制度,也引起各省的愤怒。巴黎的沙龙又充满令人难以想象的高等密探,同帝国时

期完全一模一样。——同时,任意处理铁路的出租或修建等等问题的人,在交易所里正大搞欺诈活动;只有他们才知道在这方面决定了什么,并且预先就进行这方面的投机。人们断言,以蒙塔郎贝尔为首的秘密的耶稣会对总统有着直接的而且简直是决定性的影响,蒙塔郎贝尔一直和总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是后来不久大家知道,波拿巴利用了蒙塔郎贝尔的建议,突然使他跟自己疏远起来,并停止了接见,因此,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在私人关系上同样卑鄙的蒙塔郎贝尔,则利用关于奥尔良王室的财产的命令作为借口,正式提出光荣的辞职。现时人们谈的还只是波拿巴的征服欲。这种征服欲将把他彻底毁灭。”

这就是我的朋友所写的。

这里的一件最重要事情是,以得比伯爵(斯坦利勋爵)为首的托利党人取代辉格党人组阁了。这个事件好极了。英国只有托利党人执政才能前进。辉格党人对各个方面都充当中间人,并使一切死气沉沉。此外,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事情正在发展。如能勉强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就算不错了。邮件发送时间到了。就此搁笔。

祝好。

卡·马克思

1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知道我的一些信终于寄到,从而通信再没有什么障碍,我很高

兴。⁴⁸⁰ 头两封信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威廉大街德国书商联合会约·魏德迈收。《革命》和《民主主义者报》已顺利寄到，今天就寄往伦敦。你的答复⁴²将使海因岑先生感到高兴，你把他狠狠地痛斥了一顿。今后寄印刷品，请你还是用以前的方式，两头不封口，这样邮费很便宜。

我的文章中充其量只有关于入侵的可能性这一篇，可以收入集子，其他文章不合适，并且已经过时了。⁸

至于讲到同事施坦道，这个家伙是个老密谋家，完全属于我们在《评论》上对谢努的批判中所描述的那类人；他在一定的场合很有用，喜欢晃晃荡荡过日子，不总是可靠，并且有些爱吹牛。不过，还是请你代我问候他。——列温堡的施米特对圣路易斯郊区的耶稣会教徒进行了十字军征讨，同时他的主要同盟者是原来的骗子和杜沙特尔的前代理人、留在巴黎记忆中的伯恩施太因先生。他还要干什么，我不知道。至于说马斯医生是“马克思集团”的信徒，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闻。我只知道他曾经是普法尔茨的空谈家。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的编辑费舍是我的熟人，并且在凯则尔斯劳顿曾加入我的近卫军，但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萎靡不振的家伙堕落得很厉害，还学会了金克尔的一套，既然金克尔本人曾经在新奥尔良呆过，那末他在那里必定带来许多危害，因为没有人出来反对他。

弗·恩格斯《英国——I》。——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 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 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谈到对英战争问题,目前我对它感兴趣,首先是由于它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并且要象做几何题那样去解答。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盟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虽然现在得比当政的情况下无疑会推迟。神圣同盟的先生们现在也象在1792到1807年各种同盟时期那样,不恰当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讲到俄国对英国的依赖性,那末,第一,不能认为沙皇感觉到这种依赖性;第二,贸易的停止会引起严重的停滞、贫困和产品的损坏,但两三年还是能忍受的,正象忍受一次时间同样长的商业危机一样。你要考虑到,在俄国的农村地区,在占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当中,几乎完全没有货币流通,这些野蛮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在每个村庄里都可以制造出来。城市和贵族自然会吃苦头,但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是农民和过着农民生活方式的小地产贵族。英国在大陆上煽动谋反是很困难的;在西班牙,由于地形的特点、幅员的宽广和人口的稀少、食物的缺乏以及国土几乎四面被大海包围,这是容易的。⁴⁸¹但是匈牙利和波兰位于大陆内部;英国人和谋反者未必能掌握住意大利(一些岛屿除外)以抗击同盟的优势兵力。此外,英国现在不能、而且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也不能派出一支曾经派给威灵顿征讨西班牙的那样的军队。没有登陆部队,仅仅靠船只,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立足。

真正幸运的是,托利党人上了台。由于在贸易政策上的不断的胜利和长时期的繁荣,厂主们完全软化了。没有一个人对议会改革感兴趣,即使它比可恶的罗素法案⁴⁸²走得更远。他们现在伤透了脑筋,并且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尤其是因为每个新上任的大臣都极

见本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为明显地代表着保护关税的一部分。在这里反谷物法同盟⁴⁰又在恢复。议会改革、选举权的扩大、选区的平等以及无记名投票,现在已经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前只是小资产者才直接感兴趣的。得比将不得不解散议会,只要军事拨款和来年的税收一付诸表决,大概他就会这样干。5月份我们这里大概要举行新的选举。保护关税派将获得若干选票,并将把若干个皮尔分子⁸⁸从议会里赶出去。但是他们仍然是少数,如果得比敢于直接提议恢复保护关税,那末他毫无疑义要摔跟头。但是也许他很狡猾,会把这个问题搁下来。无论如何,现在英国的事态正在急剧发展。随着帕麦斯顿的辞职⁴⁸³,一个突变已经开始,这个突变在上届会议期间内阁不断失利之后无疑是已经到来。得比是第二幕,解散议会将是第三幕。至于在得比当政下英国的对外政策,那它当然也将是反动的,然而不大可能发生有决定性的事情;可能会对流亡者提起一些诉讼,但这方面政府将遭到失败,或者可能会试图提出外侨管理法⁴²⁹,这同样会遭到失败;可能会支持成立反对路易-拿破仑的同盟的企图,但这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英国的托利党人完全被捆住了手脚,如果他们不想恢复1815—1821年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的暴政——一旦恢复这种暴政,他们就会弄得焦头烂额,因为英国资产者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和为贸易的自由而疯狂地进行战斗,——那末保守派先生们将会可悲地大出其丑。但得比(早在他父亲在世时就被称为斯坦利勋爵)是个急性的人,很容易采取极端的甚至违法的措施。

现在还欠缺的只是商业危机,但从得比上台以来,我就预感到这种危机很快就会来临。一个接一个迅速实行的英国人的自由贸易措施,接踵而来的对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开放,西班牙、撒丁等地

关税的降低,棉花价格的下降(从1850年9月起,棉花价格下降到以前价格的一半)——所有这些都保证了繁荣的持续时间要比原先预期的长一些。但是印度市场和部分美国市场的状况(输往美国的工业品上个月比去年同期少得多)使人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延续下去。如果危机在5月发生,——未必会这样,——那末一场喧嚣就会开始。但是危机在9月或10月以前未必会来临。

代我向你的夫人问好。

你的 弗·恩·

最近我将寄出一篇关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状况和商业发展的文章⁴⁸⁴——我现在大约还要大忙两个星期。

1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维：

我担心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误解了你的上一次来信,把最近两封信都按下列地址寄出去了：“钱伯斯街7号《革命》办事处1817号信箱”。这个该死的“1817号信箱”引起了混乱,因为你来信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说要在“旧地址”上加这么几个字,但没有说明是指第一个地址还是指第二个地址。可是我希望,在这封信寄到以前事情已经弄清楚,特别是因为上星期五寄出的那封信里附有我的文章的很长的第五篇。第六篇,也就是最后一篇,这个星期我未能写完。⁴⁸⁵但是,即使你的报纸重新出版了,这次延宕也不会碍事,因为你手上掌握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你驳斥海因岑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恩格斯寄给我太晚了;它写得既泼辣又细腻,这种巧妙的结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论战。我已经把这篇文章给厄·琼斯看了,这里附上他给你的一封信,这封信准备发表。⁴²琼斯写得很潦草,又有一些缩写,而我想你还不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所以我把我妻子誊写的抄件和德译文连同原稿一起寄给你,以便你把原稿和译文两者同时发表。你还可以在琼斯的信后面附上这样几句话:至于说到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也是一个权威),那末他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并且还加了一个边注,说:这是《the most revolutionary document ever given to the world》(“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而他在他的《民主评论》上译载了被海因岑“驳倒了”智慧,即《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我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而且哈尼还在一篇论路易·勃朗的文章中把这些文章当作对法国事件的“真正的批判”介绍给他的读者。⁴⁸⁶不过,在英国只是不需要引证“极端分子”的话。如果英国

见本卷第643—644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五章。——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给魏德迈的信的第三页的一部分

的一个议员要当大臣,他就得重新经过选举。例如新任财政大臣, Lord of the Exchequer, 迪斯累里就是这样的,他在3月1日对他的选民写道:

《We shall endeavour to terminate that strife of classes which of late years has exercised so pernicious an influence over the welfare of this kingdom》(“我们将尽力结束阶级斗争,它在最近几年中已对这个王国的幸福产生了如此有害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3月2日的《泰晤士报》指出:

《If anything would ever divid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beyond reconciliation, and leave no chance of a just and honourable peace, it would be a tax on foreign corn》(“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分裂到不可能再调和,而且使人对公正的和光荣的和平不再存有希望,那就是谷物进口税”)

为了使海因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有性格的人”不致认为,贵族拥护谷物法,资产者反对谷物法,因为前者想“垄断”,后者要“自由”(一个笨伯只是在这种思想形式中才看到对立),那只应当指出,在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拥护“自由”(贸易自由),而资产者则拥护“垄断”,也就是目前“普鲁士”这两个阶级对“谷物法”所采取的立场。《新普鲁士报》是贸易自由的最狂热的拥护者。

最后,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就要向民主派先生们指出,他们最好是先熟悉一下资产者的著作本身,然后再去大胆地对它的对立面狂吠。这些先生要弄清过去的“阶级的历史”,就应当譬如说

显然是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中的一句诗:“没有天才,可是倒有性格。”——编者注

研究一下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等人的历史著作。他们想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应当先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譬如,只要一打开李嘉图的那本巨著,在第一页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序言的开头几句话:

《The produce of the earth—all that is derived from its surface by the united application of labour, machinery, and capital, is divided among thre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namely, the proprietor of the land, the owner of the stock of capital necessary for its cultivation, and the labourers by whose industry it is cultivated》(“土地产品——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从地面上得到的一切产品——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必需的基金或资本的所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工人之间进行分配”)⁴⁸⁷。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查·亨·凯里(费拉得尔菲亚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指责马尔萨斯、穆勒、萨伊、托伦斯、威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惠特利、理·琼斯等等,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学权威,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他拚命驳斥他们,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

亨·查·凯里《论工资率》。——编者注

在手稿上,马克思在“代表者”一词上面写了“表达者”一词。——编者注

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你可以利用上述意见中你认为有用的东西。⁴⁸⁸此外,海因岑已经用我们的“中央集权”去代替他的“联邦共和国”,等等。⁴⁸⁹当我们现在所传播的关于阶级的种种观点变得不怎么新奇,而且为“正常的人的思想”所接受的时候,这个粗鲁的家伙就会大叫大嚷地把这些观点说成是他“自己的洞察力”的最新产物,并且对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发出狂吠。因此,当黑格尔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他凭借他“自己的洞察力”对它发出狂吠。而现在,他却靠黑格尔哲学中变得淡而无味的、卢格没有消化掉又吐出来的面包屑来糊口。

随信附上匈牙利通讯 的最后部分。如果你的报纸还存在，你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些东西试试看，何况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已经从巴黎答应我给你写一篇亲笔签名的详细文章。

如果你的报纸已经出版，就请多寄几份来，以便把它们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你的 卡·马克思

这里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妻子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顺便提一下。我托前山岳党人霍赫施土耳其(阿尔萨斯人)给你带来《寄语》和几份我在陪审法庭上的发言(后者是我答应给克鲁斯的)⁴⁹⁰。这个家伙不是什么人物。

附上章程⁴⁹¹。建议你把它整理得更条理些。伦敦定为美国的总区部。在这以前我们只能有名无实地实行我们的统治。

如果“希尔施”的声明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这是一个卑鄙的人，虽然他对沙佩尔和维利希的态度是正确的。

见本卷第 19 页。——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寄语人民》。——编者注

见本卷第 474 页。——编者注

15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2年3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祝世界的新公民幸福！没有比出世在当代更为美好的了。当人们只用七天就从伦敦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两人早就毁灭了，或者老态龙钟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世界的新公民们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小。

如果你在一星期以前没有收到这里所附的结尾部分，那是你完全沉默的过错。

我请你在小册子⁴⁹²中也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把我的文章分开，就象给你寄去的那样。这些数目字对读者来说将成为支点。它们代替标题。在第五篇末尾还要加上如下的话：“然而波拿巴象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⁴⁹³当然，现在整个事情必定会完整地出现。

在我的妻子用空格标段落标得不够清楚的地方，我加了符号。

克路斯的声明⁶³非常好。

或许——我看这很好——你把厄内斯特·琼斯的信⁴²就刊登在第一期上？只要写上两句前言就足以把它说清楚。

再就是：克路斯可能已经把关于瑟美列的事情告诉你了。⁴⁹⁴首先你必须利用同某个出版商的关系，设法把他的关于科苏特、路·鲍蒂扬尼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约十印张——用德文然后用英文出版。如果这能做到，你可以把德文本作为你的第二期出版，——当然不必添加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不是你自己出版这部著作，那末出版商就必须为它出钱。

这件事办妥以后——也许还可以早一些，在接受班迪亚当编辑同仁的条件下，将从这个来源获得五百美元以供《革命》之用，这个条件只是表明，报纸的一部分篇幅将让给匈牙利，由瑟美列的代理人班迪亚主管。而他很容易同你达成协议——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你得到了一个土地丈量员的差事，这很好。现在你可以更安心和更有信心地行动了。

最近我将着手批驳马志尼。金克尔先生，他自己承认是从“奶妈的童话”中吸取自己的智慧的，现在到处看到“大人物”之间的团结，不过等他一回来就会发现突然爆发的最好形式的斗争。事情就是，赖德律和马志尼曾用意大利公债的一万法郎买下了布鲁塞尔的日报《民族报》。现在马志尼先生却居然抛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用尽他的下流的蠢话攻击法国，攻击社会主义，说什么法国失去了革命的首倡作用。他的攻击如此疯狂，以致赖德律现在不得不（据说已经决定）亲自出面反对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路·勃

朗、比埃尔·勒鲁、卡贝以及马拉尔梅等已经联合起来,并发表了一篇由癞蛤蟆路·勃朗撰写的恶毒的答复。同时,多数法国流亡者对赖德律异常愤怒,并公正地认为他应对马志尼的愚蠢负责。大火已在他们自己营垒中燃烧起来了。

如果卑鄙的牧师杜朗的书《天亮了》到了你的手里,你要狠狠地痛斥这个想把自己打扮成拉梅耐的恶棍。

德朗克在巴黎被捕了。他从瑞士来这里路过那里时耽搁得太久,没有很快通过那里。

你的选材我很满意。皮佩尔的文章登报纸还可以,用作小册子未免写得太匆忙和太肤浅。

你能不能从布劳恩费耳斯得到埃德加尔的消息?这个懒汉不给人任何消息,使他的母亲非常挂念。乖僻的家伙!

克路斯的抗议书⁶³在这里的同盟会议上得到普遍的喝采,而你的《革命》在施泰翰协会¹⁶⁶那里象在我们这里一样都受到了好评。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哪一家报纸(例如魏特林的)发表维利希协会⁴⁹⁵对普芬德声明⁴⁶²的卑鄙的答复,我就把普芬德的第二个声明寄给你。

红色贝克尔究竟在干什么?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工人共和国报》。——编者注

看来是指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他是不是也成了金克尔分子？

顺便提一下。一部分机器制造工人醒悟了，并给琼斯寄了一份悔过书。现在英国工人已经募集到了钱，使得琼斯除了自己的《寄语》，还能出版一种大型的周报。⁴⁹⁶要给你带到现在还没有动身。

16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4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昨天接到你3月30日(?)的来信以及关于“革命会议”497的报告。我注意到你开始自己支付邮资，这是没有意义的。这里的公司即欧门—恩格斯公司是会支付邮资的。这些东西已经转寄给马克思了。

我前天从伦敦回到这里，在那里度过了复活节。马克思最小的一个孩子曾病得很重，马克思现在来信，说她死了，这在伦敦已经是第二个了。你可以想象，他的夫人非常痛苦。弗莱里格拉特家里也有病人，但那里的情况正在好转。

你可能知道，德朗克在他路过法国时在巴黎被捕了，这在某种

《寄语人民》。——编者注

霍赫施土耳其。——编者注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47页。——编者注

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这个矮子不顾以前被驱逐过，竟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星期。现在他来信说，已经把他从马扎斯监狱带回警察局，而在耶稣受难节晚上要把他送往布伦和英国。但到现在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矮子有一种屡遭不幸的惊人的才干，但不久他大概就会出现。那时《新莱茵报》的人就全部聚集在英国了。虽然维尔特目前又到了汉堡，但是他仍然跟布莱得弗德保持着联系，并且不管他多么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再返回那里。

我们的科伦朋友在5月想必会被交付陪审法庭，因为检察院在4月5日星期一就应该审理他们的案件，他们肯定没有被释放。这倒更好些；不然，国家检察官会立即对无罪的判决进行上诉。要是有个叫汉曾的科伦工人到纽约来，你可以按他的功劳处置他。这个家伙从1848年起曾是同盟盟员，曾任意支配为被监禁者募集的捐款，把这笔钱喝酒喝掉了，然后溜到美国去了。

在国家公债⁴⁹组织者的营垒里，普遍对出纳员赖辛巴赫大为不满，他把钱袋扎得紧紧的，因为本来钱已经花得很多，不能很大大方地让人报销开支，并且现在向他这样殷实而又可尊敬的人提出支出报告，可能发生非常不愉快的事。因此金克尔和维利希非常生气，但毫无办法；金克尔不得不再去教书，而维利希仍旧象过去只有波兰爱国者才会干的那样厚颜无耻地去借钱和乞讨。这样，整个高贵的流亡者联合又在各方面都处于极度的混乱，如果保证人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或者已经召开，那末事情很快就会变得很妙。卡耳贝的勒韦以及其他法兰克福人现在也已经同金克尔，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即1848年至1849年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编者注

即同一个“谁与之打交道就会丢脸”的家伙，完全处于敌对状态了。

捷列林格是否在某家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⁴⁹⁸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马克思到时候要驳斥他。很希望德纳能把马克思的文章的印样寄来几份。我们只收到了前面六篇文章的印样，希望以后几篇文章的也能收到。如果德纳以工作忙相推托，那末最好你设法把它们弄到手并寄到这里来。马克思很早就想为此写信给你，但很可能他现在不能考虑这一点。请考虑一下，你在这方面能采取什么措施，要知道这里毕竟应该有全部文章，——这在将来会象文件一样重要。

我的战略性文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并且根本不适用于出集子，尤其是因为重要的东西的确不在文章中，而在我给你的信里。不声不响地把它放进档案吧。一当我有空闲时间并有了某种发表的希望，我就给你寄去一篇关于贸易发展以及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现状的文章。⁴⁸⁴目前我必须拿出两个或三个星期的时间用在我现在正在学习的俄语和梵语上面，以后，当我收到从德国寄来的我的材料时，我将研究军事问题。但这不着急，而且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

这是投邮的时候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和克路斯。

你的 弗·恩·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I》。——编者注
见本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1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⁴⁹⁹

华盛顿

1852年4月22日于伦敦

……主要工业部门即棉纺织工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繁荣。尽管今年的棉花收成比1848—1849年增加了三十万包，而这里和美国的棉价仍在上涨，致使美国的工厂主已经比去年多购了二十五万包，这里的工厂主已经开始断言，即使收获三百万包棉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与去年相比（按每年9月1日到来年4月7日计算）美国向英国多输出十七万四千包，向法国多输出五万六千包，向大陆其他国家多输出两万七千包。这种繁荣一方面说明，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能够如此安心地筹备他的没落帝国⁵⁶。到目前为止，1852年直接输入法国的棉花比1850年增加十一万包——三十万二千包比十九万二千包，——即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另一方面，这也是这里的政治生活消沉的原因。一方面，托利党人虽然是执政的，但在这种繁荣情况下却不能反对“自由贸易的福利”；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派不开展政治鼓动，因为工厂主们当生意兴旺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政治风潮和骚动。印度市场在棉纺织工业的这种繁荣中起着主要作用，虽然英国货不断地大量输入印度市场，但前些时候以来仍然从那里传来好消息。这是因为，在英国人新近征服的信德、旁遮普等地区，以前几乎只有地方手工业，现在这种手工业终于被英国的竞争所压倒。1847年印度的最近一次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英国商品在印度的大跌价

可能助长了这种情况。印度市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容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以及在大规模投机活动的情况下大部分原料的价格低廉，都使人们有根据推断：繁荣将罕有地持续下去。可能一直持续到春季，等等……

1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⁰⁰

华盛顿

[1852年4月23日于伦敦]

……你可以想象，魏德迈的信在这里留下了多么不愉快的印象，特别是对我的妻子，因为信是在埋葬我的最小一个孩子那天寄到的。她看到两年来我的整个事业如何不断遭到挫折。因此，你那封令人感到《波拿巴》有出版希望的信（4月19日接到的），使我特别高兴，因为对于我的妻子的非常柔软的性格来说，这件事一定又会使她振奋起来……

见本卷第50页。——编者注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1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2年4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听到出版的消息，我非常满意。⁵⁰¹你对鲁普斯的信务必不要太认真。你知道，在我们处境非常窘迫的情况下，某种过分的激动是不可避免的，应当把它“从账上勾掉”，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你发表在《体操报》上反驳金克尔的文章，无论我还是恩格斯都还没有收到。我十分迫切地等着它，因为你驳斥海因岑的论战性文章⁴²太出色了。

我感到非常不愉快的是，普芬德的声明将以小册子发表。⁵⁰²声明完全适合于周刊，因为周刊今天登的东西，明天就会随着时间的急流而消逝。可是登在小册子上却会引起过分的注意，太象党的宣言了，此外，如果我们想进攻这些坏蛋，那当然可以采取另外的比普芬德的声明更好的做法。遗憾的是，这封信到你手里太晚了。我在这里正同一个书商交沙，他会把你的《革命》弄到德国去。此事下星期再写信详谈。

至于我和班迪亚写信给你¹¹⁶谈到的那种漆的发明，你不应忽略了。你可以马上发财。请写信告诉我，纽约的博览会⁵⁰³什么时候

开幕，以及你关于博览会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结识一些熟人，并同外国商人建立发行业务上所必要的联系。请立即来信详尽地告诉我，这样做要多大开支。当然应当预先把钱给你。第一，你需要有一个人经常在博览会照管东西，——你自然不能为这种废物整天呆在那幢房子里。第二，你需要花钱在报纸上登广告作宣传。因此请把详细的支出预算寄来。

至于瑟美列，他的小册子即将完成。但是，因为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给他寄去“一捆”《革命》，而我们的敌人又可能已经悄悄告诉他，你的报只出了两期，后来就停刊了，所以，我暂且不能从那里得到钱，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大相信了。但他会亲自到这里来，那时我再重新安排一切。

如果第一期不登你的反驳金克尔的论战性文章，那是遗憾的。他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有一个姓戈德施米特的丹麦人，在《科伦日报》的小品文栏里狠狠地把他嘲笑了一番，描述了同他和叔尔茨在伦敦的一次会见。德朗克终于在巴黎被释放，已经到了这里，说朋友叔尔茨私下称金克尔为蠢驴，而他叔尔茨只不过想利用他而已。金克尔的这个谦逊的“解放者”把一篇文章塞进了奥格斯堡《总汇报》，宣称自己是“伦敦流亡者中唯一重要的人物”，说金克尔和卢格都“老朽了”，并且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举出了这样一件事：他打算同一个“有钱的”姑娘即隆格的姨子结婚，而且结婚后将去美国。多么伟大的人物啊！——至于捷列林格，请告诉我有关这个人的一切情况。在造当时机，我不但能把他从我们党的心目中，而且能把他从所有政党的心目中清除掉。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昨天金克尔先生召开了自己的保证人代表大会。维利希先生由于我们间接转给他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是从克鲁斯那里弄到的)而对金克尔非常痛恨,没有出席会议。卢格先生来了一封信,他在信里称金克尔为“普鲁士国王”的代理人,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侮辱的高尚人物。赖辛巴赫先生宣称,他不想再同这种丑事有任何纠葛。最后,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之中选进委员会的只有维利希一人,而他未必会接受选举。此外,选进去的有卡耳贝的勒韦,他已经拒绝了。其次就是金克尔、美因兹的许茨和菲克勒尔。其他两人我不知道。据说,这些狗东西不是有三千美元,就是有九千美元现款。他们立即通过决议:临时政府的七名委员必须领取薪水。关于此事,你一定要在《体操报》上报道。不过这全部丑闻正在传开。在接到我的指示之前,你无论如何要给德国准备好一部分《革命》。——你给琼斯的信我已经转给他了。他没有能力付钱。他同我们一样穷,我们大家给他写东西都是无代价的。克鲁斯大概已经把琼斯和哈尼之间的斗争告诉你了。我曾把此事的详细情况告诉过他⁵⁰⁴,但是要尽可能推迟在美国报刊透露这件事。——英国以至大陆的巨大的商业和工业的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科伦人案件又拖延到七月份陪审法庭开庭期。到那时,普鲁士这样的法庭即陪审法庭很可能已经取消了。——我从德朗克那里得知,

见本卷第57—58页。——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庸人吕宁偕其夫人到这里来了,目的是为了使“鼓动者”和“流亡者”³¹联合起来,不过这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祝你一切顺利。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没有见过比布·鲍威尔论“英国的没落”这篇文章更愚蠢的了。这个家伙怎么到德纳那里去了呢?

2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⁰⁵

华盛顿

[1852年5月10日左右于伦敦]

……你在信里会发现一个信封——其中装有恶棍、胆小鬼和半疯子捷列林格的臭东西,这是他寄给我的。(地址:)德国未来的独裁者卡尔·马克思。试问,我现在该怎样对付这个坏蛋呢?同这样一个疯子公开争吵,等于给他过高的荣誉——而这正是他玩弄伎俩的全部目的。你能不能用我的名义把这个狂徒的信送到纽约邮政局?或者干脆把他痛斥一顿?我把这件事全部委托给你去处理。当然下一次寄来这样的信一定把它退回去。这个坏蛋使出这种狡黠的毒辣手段同时也使英国警察局注意我,这在托利党当政的条件下是极不愉快的……

关于瑟美列。我生来就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于 1848—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见本卷第 50、52 页。——编者注

1849年公认的名人。可是对于瑟美列则不同。我正在校订他的《概述》的德译文,因为原文是匈牙利文。书中每行字都证明他是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他以高超的技巧运用他那轻蔑而嘲讽的笔调,把民主派的狂怒描写得淋漓尽致。虽然他的小册子很自然地反映出匈牙利的观点,并且按古典的方式把“祖国和公民”提到首位,但在他的作品中却非常强烈地使人感到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样思考和这样写作的人,当然不是奥地利的代理人。至于“敬爱的韦伯上校”,瑟美列同他进行谈判时并不了解他,但一收到关于他的材料,就马上停止了谈判。获得财产的经过很简单。瑟美列自己连生丁也没有。他同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拥有百万财富的奥地利的“宫廷代理人”(在匈牙利这样称呼奥地利国王的全权代表)的女儿结了婚。在整个1848—1849年革命期间,瑟美列夫人住在维也纳她的母亲那里。在老太婆没有死和她没有得到老太婆的财产之前,瑟美列不仅禁止她写信给他,而且甚至要她同他断绝一切关系。1849年年底,老岳母死了,瑟美列夫人悄悄地把她的全部产业卖光,把它们变成了现款,这当然没有遭到任何指责。她父亲的律师巴赫大臣在这件事情上帮她的忙,暗中捞了不少油水。瑟美列夫人把自己的财产变成现款汇到伦敦兑换成英国的有价证券,然后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到普鲁士庸医普里斯尼茨那里去的护照,但是,她没有去普鲁士,而是赴伦敦转巴黎到她的丈夫那里去了。奥地利的老爷们则没有捞到什么可以使他们的国库得到充实的东西。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瑟美列并不那样简单,会把百万财产送给他的敌人。我曾亲自写信给瑟美列,要他不用提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科苏特，而只对自己的私事做个说明，我则为他安排把说明登在《纽约论坛报》上。

在科苏特最接近的人们中间，有奥地利的密探，普尔斯基夫人就是。这个普尔斯基伯爵按血统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普尔斯基夫人是维也纳一个极端反动的犹太银行家的女儿，每星期都写信给老母亲，奥地利政府从这个来源了解它所要知道的一切。普尔斯基伯爵和伯爵夫人（这里《泰晤士报》经常嘲笑这两个人窃取伯爵头衔）是否答应过把科苏特先生诱入陷阱，以此来换回自己被没收的土地，这还是个很大的问题。普尔斯基在当大学生时曾经把自己的伙伴参加“蛊惑者的阴谋”¹⁶⁸一事报告给奥地利政府，这是事实。

附上克拉普卡将军的声明，你从声明中可以看出，连他也开始反叛科苏特了。这个文件的结尾只能表明，克拉普卡将参加马志尼预谋的叛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给你写信谈过关于马志尼、科苏特等先生图谋叛乱的计划。这对列强特别是对波拿巴来说，将是非常称心的，而对我们来说则将是非常有害的。

刚刚接到5月3日科伦的一封信。要二百到二百五十本《雾月》。因此，请你让魏德迈立即通过恩格斯给我寄来三百本。同时让他把售价也告诉我。我想他已经把所答应的五十本寄出了……

再回头来谈克拉普卡，请你暂且对此保密。这是有人秘密告诉我的，不过允许在报刊上发表。我将把它寄给《纽约论坛报》，但不希望在发表之前宣扬出去……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琼斯的交印花税的报纸 已经出版 ,而且第一号以惊人的速度销售一空。附上一张他的简评的剪报 ,从中你可以看出 ,他完全击败了哈尼。哈尼先生沿着斜坡迅速滑下去。在他的报 上发表的一篇署名为斯巴达克的文章中 ,竟攻击起宪章派来了 ,说这只是阶级的运动 ,似乎应该代之以普遍的民族的运动。⁵⁰⁶纯粹是马志尼的语言 ,等等 ,等等.....

现在引一段科伦来信中的话 :

“不久前 ,丹尼尔斯夫人又蒙受搜查的荣幸 ,搜查的目的是无论如何要搜出您的什么信件。看来 ,普鲁士警察当局是准备充当每头蠢驴手中的玩具。被捕者案件似乎接近尾声。侦查已经完毕 ,材料又已经有两个多月转入这里的上诉法院的国家检察官手里 ,但是看来那里不能为检察院拟订一个审理意见。据广泛流传的消息说 ,案件将在 6 月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理。”

顺便说说。请问一下魏德迈是否到过德纳那里 ,因为德纳正等着魏德迈把从我这里得到的关于科伦被监禁者的情况和普鲁士政府的行径的说明转交给他 ,以便以此写成社论。看在上帝的面上 ,如果可能的话 ,请叫他不要忘记办这件事。

如果你们能够把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及其同伙的诗 印成传单 ,那末你们可以确信 ,仅仅在莱茵就能够推销五百份。但是应该赶快行动。否则就太迟了。

要尽量使你们手里的文章等等东西不至于过时 ,以免失去其尖锐性。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它们(埃卡留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 ,

《人民报》。——编者注

《自由之星报》。——编者注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 1852 年 5 月 3 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那就按你们的意见把它们转给某家报纸,例如《体操报》也行。无论如何要让人们读到它们,这样总比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们要强。

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那就酌情把它交给某家报纸。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不准备好反击,我们就会经常放马后炮……

除你以外,只有少数几个凡人能够自豪:他们在邮件到达的四天内总会接到我的信;但是我还是想让鲁普斯老爷子看看,我们两人中谁更准时……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2年5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维:

我要在恩格斯这里住几天,在这里接到了你的信。⁸⁰今天你应该对这几行感到满意了。

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预先提醒你注意三个即将到美国去的家伙。

(1)海泽(加塞尔的《大胡蜂》的人),维利希的密探(他在与他关系很不好的金克尔背后竭力传播维利希的名声)。顺便提一下。维利希先生是属于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的御用骑士一伙的,他、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每星期在她那里白吃一顿饭。布吕宁克是

一个风流少妇,她喜欢戏弄这头把自己打扮成禁欲者的老山羊。有一天他向她进行了直接的肉体进攻,此后他可耻地被推出门外。要注意海泽,丝毫不要相信他。

(2)美因兹的许茨。金克尔分子。欧美国家公债⁴⁹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3)康拉德·施拉姆。我们给了他一张非常谨慎地写成的委托书,使他离了你寸步难行。康·施拉姆同他的哥哥及其哥哥的朋友们有时表现得不很正派。对他的信任不应当是无条件的,而应当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不良环境的影响下,他堕落得很厉害。在钱财方面,他完全不可靠,也不很细心,喜欢推销员式的蛮干和吹牛,因此很容易败坏自己熟人的声誉。另一方面,他也有优点。我认为有责任把所有这一切预先告诉你们。请把这些意见也告诉克路斯。

至于鲁普斯的信,你不必过于细心地去琢磨。沃尔弗是在激动的时刻写的,他完全想象到你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困难。

请不要忘记下次把关于纽约的“维利希军团”⁵⁰⁷的详细报告给我寄来。

代我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希望,“不管这一切”,仍然很顺利。

德纳给我来信说,你一给他材料,他就写关于科伦人的文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这是1848年6月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同名诗里的一句话。——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章。你要找他去。6月间,科伦人将被提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理。据说,丹尼尔斯患了肺病,贝克尔半失明。德纳的事情要赶快办,并把文章给我寄来。它对丹尼尔斯夫人将是一个安慰。

你的 卡·马克思

亲爱的魏德迈:

至于海泽,我是在普法尔茨同他认识的。这是一个民主派浪荡汉、世界上一切下流趣闻的爱好者,对任何一伙人,只要他们有一个关于夺取和解放世界的空洞而又浮夸的民主主义计划,他就准备同他们混在一起。最近一个时期,即从他在伦敦以来,他只同别人来往,从未来过我们这里。他现在当然完全被这些人掌握了。别的事情没有时间再写了。向你的夫人问好。

你的 弗·恩·

2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大杜西街70号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我相信

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

《快邮报》我当然随身带来了。可是,缺少登有卢格主要臭东西的那几号旧报。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

用奥斯渥特那一包东西作不出很多文章,但还是可以作一点。我们的亲爱的阿·卢格写不上三行,就露出了马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Monte》我已经改过了。

西蒂区的印刷厂主显然不是个很利落的人,——印一印张他一定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他帮手不够。他的纸张比美国的差多了,铅字也是这样,显然已经磨坏了。但是你却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

哈罗的小册子508,就其幼稚和愚蠢来说,确实动人。麻烦你把恩格斯论海因岑的文章从《布鲁塞尔报》上剪下来寄给我们,要快些。《宇宙》如果不寄来,那也没有什么。主要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了,在我的一封信里。⁵⁰⁹

代我吻一吻我的小胖们并祝他们好。

你的 卡·马·

恩格斯也发现:我在整本小册子里都有意地写“路易·波拿巴”,而魏德迈先生却在自己的标题上写成“路易·拿破仑”。⁵¹⁰

又及。亲爱的燕妮,费神告诉埃卡留斯,要他给他的《机器制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双关语:“蠢才”的原文是《Stock-fisch》,也有“鲑鱼”的意思)。——编者注

哈罗·哈林。——编者注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发表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工人的罢工》⁴⁷⁶写个简短的后记,因为魏德迈还是“有意”要登它。即使为了克路斯,也应该同意这一点。

我亲爱的,附上两篇短评《哈耳斯曼骑士的告别书》和《约翰·巴尔尼和法兰西大使》连同关于“凯恩”的一张短的剪报,这些都是给琼斯的,如果他不上你那里去,你最好寄给他。请你不要以这类的委托去麻烦皮佩尔先生。什么东西到他那里都是吹牛的题材,而我不希望琼斯(其实是琼斯本人使他弄得这样骄傲自大)认为他是我的第二个“我”。因为皮佩尔认为信是为“党”写的,所以不应该再让他看到。

[恩格斯的附笔]

请穆希 上校先生接受我的最良好的和最衷心的祝贺。

弗·恩格斯

2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收到了《革命》的第一期,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你能设法把弗莱里格拉特关于金克尔的诗也在那里刊登出来,——要知

“穆希”——“小麻雀”,是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
 这一期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道这不会增加很多费用。很可惜铅字太小,开本太大,这给阅读增添很大困难,特别是在碰到歪曲意思的刊误的时候,当然,由于经费不足,要避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不过,使我们非常惊奇的是,你竟认为不通过邮局,就难以将订购的三百本寄给我们。你那里的熟人海尔米希和科尔夫,必定是十足的蠢驴,难道他们没有对你说过,邮船也接收包裹,甚至接收很重的货件,而且在这些邮船的营业所里——当然不是在邮局——可以打听到关于运费等详细情况。至于这些邮船的营业所的地址,从任何报纸的广告中都可以看到,每条广告都有当地营业所的落款。而且,还有许多转运这类包裹的转运公司,例如,利物浦和伦敦的爱德华兹—散福德公司。这家公司在纽约也有分公司。包裹上只需简单地写上:

先写:某某邮船

利物浦爱德华兹—散福德公司转交

这下面写: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

弗·恩·

非精装印刷品

这样就行了。这样寄运总共只花几先令,可以由欧门—恩格斯公司支付。非常糟糕的是,象海尔米希和科尔夫这些在纽约住得很久而又是在经商的人,竟不知道这种连这里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体操报》无论这里还是伦敦,至今都没有收到,请向那里的邮政营业所查询一下。

印刷费太大了。如果我们在伦敦印杂志,每印张花五英镑就行了,就是说未必比你应付的钱更多。但是你们那里的纸张应该便宜些,因为这里的纸张每磅要课一个半便士(三分)的国内税。关于价格问题,你向你们那里的纸张批发商打听一下,并告

诉我们。

所有准备给欧洲的东西,请都寄到这里。马克思在伦敦找到了一个殷实的德国书商,马克思还可以监督他,他愿意只抽不大的提成在这里和德国、瑞士等国推销。因此,如果你收到这封信时,寄往伦敦的五十本和寄往科伦的二百五十本的邮包还没有寄出,那就趁此机会再往邮包里装一些,你认为适于和可能在德国推销多少本,就寄多少本。如果邮包已经寄出,那其他部分就先不要寄了,等我们写信告诉你以后再说。在这里我们把开支和书商的佣金考虑在内,当然要定一个高些的价格;十五银格罗申德国庸人还是出得起的。

因为第二期的内容只有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所以大概已经印好了。这些东西,特别是关于金克尔的诗,除非必要,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其实,这些诗在金克尔返回纽约时,就应当以某种形式发表;它们搁得越久,就越失掉现实性,因为甚至对那些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多数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我写作不是专门为了永世长存,相反,我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所以我论英国资产阶级的文章⁴⁸⁴可以暂缓一下,特别是考虑到这类文章对在德国的读者来说,不很迫切又不大引得起兴趣,它很适于在报纸或者在周刊上同其他资料一起分期发表,如果把它刊登在杂志上,就其篇幅来说,会占去主要地位。此外,完全有可能,得比先生到8月就滚蛋了,但这仍然是一个难以预言的问题。

德朗克当然会非常感谢科尔夫的好意,但是他不打算去美国,因为他刚当上巴黎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做批发烟盒等等的生意。此外,无论德朗克或我们之中的某个人,都没有因为过去那种在出

版《新莱茵报》的最初几个月时的友好关系，而同科尔夫有联系；对于在什么情况下不得不让科尔夫离开报纸，以及后来他在纽约又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我论匈牙利的文章⁸³，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可能在一些小事情上他对你是有用的，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要过于信任他，马克思特别坚持不要让科尔夫过问他同德纳之间的关系，——看来他已经在这方面竭力制造某种纠纷。你的信中有个地方说，马克思大概根据德纳本人的一封信，已经深信我们的事业靠《论坛报》是做不了什么的，这我们完全不理解，因为德纳给马克思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请他不但继续写论德国的文章，而且还要求给他寄别篇文章。我们无论如何不想让科尔夫作为我们中随便哪一个人的代表或者拥护者而以某种方式在那里干涉我们的私事。

美国的博览会⁵⁰³还要延期，所以关于皮的事情，在我们没有就此事再写信给你以前，你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马克思现在在这里，因此他目前不能同匈牙利人交涉。我们现在在这里恰好忙于一篇非常有趣的著作，它马上就要印好了。只要我们收到第一批书，就立即给你寄去一本，那时再商量，你可以如何利用这篇东西，说不定能由此而得到今后出版小册子的钱，因为这一次一定是赚钱的。——关于文章的结尾，我已经给埃卡留斯写过信了；文章可以稍加补充，因为工人当然遭到了失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编者注

见本卷第519页。——编者注

班迪亚。——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见本卷第529—530页。——编者注

败。

我们亲爱的、英勇的维利希遭到很大的不幸。布吕宁克男爵夫人每星期邀请在伦敦的普鲁士尉官们,以及诸如此类的大人物到她家里吃一顿饭,并惯于向这些风流的骑士们卖弄点风情。我们品德高尚的维利希,看来因此而头脑发热,有一次同这个年青的夫人单独在一起时,他疯狂的情欲骤然发作,完全出其不意地突然向她发动了相当粗暴的进攻。但是,这完全不合这位夫人的心意,于是她毫不客气地下令把我们的纯洁骑士赶出门外。

“谁有德行,其乐无限;
糟蹋德行,实在丢脸!

.....

哎,我这个可怜的青年,
竟被赶到门外边。”

那位平常喜欢年青的金发裁缝帮工比喜欢漂亮少妇要强烈得多的道德高尚的禁欲主义者,可以庆幸的是,没有因为自己长期受束缚的肉体的“我”产生了本能的、自然的冲动而终于进入“加塞尔的看守所”。这件事传了出来,现在伦敦到处都在非常起劲地谈论。但是,这个高尚的人有可能很快就在你们纽约出现。这个“受到所有政党、甚至自己敌人尊敬”的人,在这里一天天越来越呆不住了。他只是出于无奈才继续同自己的左右两个支柱金克尔和沙佩尔搞在一起(同金克尔搞在一起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因为他仇视他们两个人,就象他们仇视他一样;他不止一次遭到流亡者下层的打击,于是脱离了他们。最近这件事使他不能再到有妇女的屋

子里去了,而且他的美德的光辉现在已经完全黯然失色。然而他听到,“维利希军团”⁵⁰⁷的人们集聚在纽约,加之高贵的魏特林也在那里;因此,一旦公债⁴⁹钱柜中的钱不再大量流到他手里,他当然会从这里悄悄溜走。他已经先把加塞尔的海泽作为自己的门徒派了出去,这个家伙是他私人圈子里的人。然后他把可怜的老米尔巴赫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先驱者派到那里去;米尔巴赫是由于非常贫困而落在他手里的,又由于对过去的流亡生活一无所知以及在理论方面一窍不通,自然就被高尚的风格所感动。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家伙;在政治上他等于零,但在其他方面是值得尊敬的,我认为他作为军人来说,要比伦敦所有的大人物有用十倍。他常到马克思那里,但每次都是同蠢才伊曼特和蠢驴席利一起去的,因此一次也没有能同他坦率地交谈。

维利希在美国自然会得其所哉。集聚在纽约的那一帮老人,现在大概完全变野了,变成一群放荡无羁游手好闲的人。因而很快就会讨厌他,而且会很好教训他一顿。甚至他最近同此地恶棍的关系,也已经在这里使人感到很象因分赃不均而准备相互揪住头发厮打的一伙卑鄙粗野的骗子。他的朋友,阅历颇多的滑头魏特林,同样会给他准备好光辉的未来。

现在该结束这封信了。马克思向你问好。我们两人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¹

华 盛 顿

[1852年6月26日以前]于曼彻斯特

.....第二个拿破仑越来越陷入困境。除其他一些新税以外,这头蠢驴陷入了临时政府所陷入的那条死路,即向农民征收新税,把原有的地产继承和转让税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他快步前进。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竟然采取最荒谬的方式仿效法国老一套财政陈规,甚至把它弄到极端的地步.....

2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²

华 盛 顿

1852年7月20日于伦敦

.....这里选举的结果,议会依然如故,差别仅仅是,辉格党或者托利党,最多多得十来张选票。恶性循环两头连接上了。旧选民选举了旧议会。在旧议会里,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政党正从内部解体,相互势力不相上下,都使对方无能为力,于是不得不重新诉诸选民,并如此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直到这种循环在群众的外部压力下被打破为止,这种情况看来很快就会发生了。到目前为止,不论在哪次选举中,实际多数同由于选民的特权而造成的官方的多数之间,矛盾都没有表现得这样尖锐过。你知道英国

每次选举时的表决方法是：(1)全体人民表决时，人。在举手选出的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人）中间，议会议员一个也没有；而在议会议员中间，即票选选出的人（实际当选的）中间，没有一个是举手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例如，哈里法克斯的选举就是这样，在那里辉格党的（财政）大臣伍德在选举中是厄·琼斯的对手。在举手表决时伍德被喝倒了采。琼斯得了一万四千票，而且被人抬着凯旋地走过了全市；在用票选的办法时，却选出了伍德，琼斯只得了三十六票。

关于流亡者的情况，新闻很少。维利希除去几个混蛋以外，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拥护者，谁也不再相信他的正直了。我告诉你，虽然赖辛巴赫早已退出了委员会，但是在常设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不愿交出公债基金的一文钱。他不能承认维利希和金克尔，同样也不能承认他们所选出的某些恶棍。赖辛巴赫是个认真负责的正直的资产者。

法国流亡者分裂成三个营垒：(1)“革命派”（赖德律）；(2)“代表团派”（走得更远）；(3)前两者的一千五百名反对派，即平民，或象贵族所称呼的那样，《populean》。有个叫克尔德罗瓦的人（其实是个非常热烈的共和主义者）出版了反对马志尼—赖德律和卡贝—勃朗的小册子，不久还要发表一点东西。出版时都给你寄去。

从《populus》（“人民”）一词变来。——编者注

文字游戏：“克尔德罗瓦”的原文是《Coenderoy》，同“国王的心”的原文《ceur derai》发音相近。——编者注

厄·克尔德罗瓦《战斗的舞台，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埃蒂耶纳·卡贝等之间流行的搏斗》。——编者注

昨天收到科伦的来信,信中说:

“近来各地都在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寻找您的信,好象莱茵省民主派就是通过这些人收到您的信的。您的朋友们终于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了。起诉书,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已经提出来了,此案定于本月28日公开审理,而通常的准备正在加紧进行。就我对此案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案件从法律方面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人们知道,在陪审员那里道德观是占上风的,从这方面来说,不能否认对某些被告存在着危险。主要的被告:勒泽尔、毕尔格尔斯、诺特荣克和赖夫——承认得太多了。他们承认有抱定某种宗旨和已经存在一些时候的团体;他们说了接受新成员有一定程序和有关义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本身还构不成罪行,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却能对多半是从农民中选出来的陪审员发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当对上帝的表现表现出相当不尊重的时候。辩护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律师先生们对这类案件一窍不通,其中大多数是被告的原则上的敌人,并且想到为此案规定的十天开庭便害怕。不应该忘记,目前在伦敦的斐·弗莱里格拉特,将受陪审法庭缺席审判。这样他很快就要作为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德国诗人而在伦敦逍遥。

又及。我刚刚读了不下六十五至七十页的起诉书。如果被告还要坐牢,那末这完全要怪他们自己的供词。当然找不到比这些工人更蠢的蠢驴了。赖夫的供词带有直接告密的性质;其他人的表现也是笨拙的。这些人被折磨这样久,是不奇怪的;把他们单独拘禁得越久,他们的供词就越详尽。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们的施特劳宾人³⁰就是这样;要同这样一些人一起创造世界历史,真糟糕……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 1852 年 7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并见本卷第 88—89 页)。——编者注

26

马克思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伦 敦

[草稿]

1852年7月22日于 [伦敦] 索荷区
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哥·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人的面似乎竟敢作出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

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马·博士

2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³
华 盛 顿

[1852年7月30日于伦敦]

……胡策耳的信⁵¹⁴引起了哈哈大笑。它成为下面这个插曲的导火线：

见本卷第96页。——编者注

索荷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的面似乎竟敢作出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云云’（接着是罪证的部分）。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尔·马克思博士”

这个便条故意用了：“似乎”、“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等等这些含糊的词句，为的是让金克尔先生有可能作出表里不一的声明。立即收到了下面的答复：

1852年7月24日于圣约翰伍德路
亨斯特里奇别墅1号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由于您的关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¹⁰⁶，此后我和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您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的人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的声誉的谎言，那末，我应当对您，就象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何人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这条途径以外，我将不会同您有任何交道。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我无法把最后签字的花笔描得象原稿那样。非常狡猾，是吧？关于在辛辛那提对我的侮辱，我应该向英国法院提出申诉。对一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切可能近似决斗和诸如此类的作法是多么冷淡地拒绝了啊！

我料想，在公众面前省略约翰这个名字的勇敢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不会再拆阅打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就采取了下面的妙计。我让厄内斯特·琼斯写地址，让鲁普斯 在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情书的内容如下：

“1852年7月24日于索荷区
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一份您的保证人胡策耳的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提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耳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前保证人克路斯的亲笔信，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使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马克思博士”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而信现在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见本卷第95—97页。——编者注

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着。金克尔只是以后在《流亡中的大人物》第一册出版时才会感到主要的妙处。就是说，在对哥特弗利德作这次毁灭性攻击之前不久，我为了开开心，还把他个人直接羞辱了一番，并同时在其他愚蠢的流亡者面前表现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为此我需要从约翰……那里得到“白纸黑字”写成的某种东西。

现在谈谈重要的事情：马志尼为了把这里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所有正式存在的各部分联合起来，已经好几天象疯子一样地到处奔走。他也访问了约翰……。结果是：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和金克尔组成一个欧洲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在这里引进两名本民族的人。但是关于这项吸收新成员的问题要由四名主要代表中的多数来决定，而这就是马志尼。于是从德国人中遴选出阿·卢格和阿·戈克。别的民族中是谁，我还不知道。金克尔这方面似乎提出了两个条件：（1）为他的公债要求两万美元。我认为这是一种诈骗。（2）金克尔—维利希财政委员会继续独立存在，等等。这仅仅是对维利希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因为事实上已经商定，把所有公债的钱都移交给阿·戈克了。最后，金克尔及其一伙将会老老实实在地承认美国革命联盟¹¹⁰。这就是近来的转变。签订这项重要条约的事情是有所进展，还是尚处于预备谈判阶段，我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应该在美国传播这一事件，并且特别要着重指出下面的情况。1852年5月，在最后选出金克尔—维利希委员会的上一次伦敦保证人会议上，金克尔非常庄严地发誓说，如果把阿·卢格选入委员会，他就退出，因为他决不同公然声称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的人呆在一个委员会里。其次，如果财政部长阿·戈克把金克尔在美国张罗到的美元都花完了，魏特林及其一伙将说些什么呢？而这一点正好有

人打算这样做,为的是支持卡·海因岑的《雅努斯》,以及推销卢格、海因岑等人的不朽文章。

至于马志尼,这个不可救药的狂热者,日益堕落到意大利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等人的地步了。他已经叫嚷了四年:“行动,行动!”最后,奥地利警察局在意大利逮捕了六百名马志尼分子,他们都是用密写墨水在手帕上写东西来通信的。这些人不愿坐牢,又有广泛的亲属关系,所以马志尼先生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一封信说,现在应当认真地采取“行动”,举行起义。这个唱高调的实干家事后突然产生了“健康的思想”,于是他央求他们,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发动,因为全国到处都是外国兵,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并重复1849年以来恰好已经不正确的那类老生常谈。行动,行动!意大利自己能够胜任!——前几天,鲁普斯见到马志尼委员会中的一个意大利人,就向他指出所有这一切的荒唐无稽。罗马人反驳说,怎么一次战斗中竟要死六百多人!但是,意大利人都害怕他们会很快被逮捕、枪毙,或者关进监狱,马志尼演说的一些受害者把自己的亲属送到伦敦去,所以这个实干家怕某个受迷惑而激动的同胞出于误解而刺杀他,于是借口必须躲避奥地利人而每天晚上改变自己的住处。但他胆怯地躲避的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受迷惑”的意大利人。难道这个反教皇者不该上绞架吗?损害这样一个民族,愚弄它,弄得它精疲力尽,特别是象意大利这样的民族,其必然的结果是:象酒醉以后那样可怕的软弱无力,完全全的意志消沉。

昨天我们的人本来应该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但是突然又宣布审判延期,因为原告证人之一,柏林的警务顾问舒耳茨生病了。因此,如果舒耳茨先生死了,那被告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得受审

前羁押。同时贝克尔要失明,丹尼尔斯已经患肺结核。这真太卑鄙了。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这里也扮演了极不体面的角色。

关于审判延期一事,我是从《科伦日报》上知道的。在这前几天,我收到以下从科伦来的消息:

“逮捕贝克尔时,搜去了您的几封信:1851年2月8日、2月21日和4月9日的信。起诉书指出最后那封信中的以下几处,作为特别加重罪行的证据:‘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F.d.B.筹集了十五先令。还差十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拿到。我将按照你的建议行事。请让我负担一英镑吧。应该付五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起诉书认为F.d.B.三个字母是:‘为同盟’[《Für den Bünd》],而贝克尔把这解释为他和您之间关于为您购买廉价书并寄往伦敦一事而商定的缩写符号。这几行构成了起诉书的重点,因为除此以外对贝克尔差不多提不出任何罪证,即使提出罪证,那也仅仅是故意捏造的。然后,起诉书从1851年讲起,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巴黎的德国人的团体组成的,这种团体经过多次变动,用各种名称——‘德国人同盟’、‘正义者同盟’——出面,并以被控告的这一团体的形式一直继续存在到现在。资料看来是从汉诺威政府的说明中抄来的。对于1850年在伦敦发生的分裂⁵¹⁵,起诉书并没有予以重视。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纠纷,所有的参加者都追求同一个罪恶目的,有着同一个倾向,在紧要关头就会携手并进。除去以前曾经刊登在报上的那两个呼吁书以外,起诉书还拉扯上了第三个呼吁书(1850年6月或者7月发表,似乎在莱比锡被截走的)。⁵¹⁶——唯一有意义的供词是证人豪普特的供词和证人前尉官亨策的供词,前者详细地把全部情况都讲了,后者供出某些涉及贝克尔的东西。星期六银行家施泰因的出纳员埃尔哈特也因这一案件被捕。大概他是由于给诺特荣克写的介绍信和在诺特荣克那里发现的几封信而轻易地受害了,因为从这里可以断定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然而,挑选了这样一些可爱的陪审员,从当局的观点来看,想象不出更好的了。”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1852年7月中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即:《Für die Bücher》,意思是“为书籍”。——编者注

最重要的政治新闻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在沙皇逗留维也纳期间所签订的条约。《纪事晨报》前天头一个把这项条约刊登出来。昨天《泰晤士报》转载了，因此你自己可以读到。这里的选举情况是这样：托利党在谷物法问题上将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将得到相当大的反革命的多数，因而我认为，这个内阁只有在某种多少有些声势的革命的示威游行面前才会退却。资产者老爷们现在看到，从1846年以来他们没有同时利用自己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的政治后果，是犯了怎样的错误。他们对此还要感到后悔的。我关于《雾月》的勘误表快要发霉了；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会用已经花掉的钱来付你的寄费。但是，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放心罢，要从永恒的观点来观察事物……

2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⁷

华盛顿

[1852年8月初于伦敦]

……为什么对科伦人的审判又没有举行，这个秘密现在被发现了。主要证人、叛徒、汉堡的豪普特逃到巴西去了。第二个重要证人裁缝帮工也溜走了。这样，在政府那里连一点证据的影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见斯宾诺莎《伦理学》。——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子也没有了。这个卑鄙的政府以拖延审前羁押来为自己的失败进行报复……

29

马克思致亨利希·布罗克豪斯

莱比锡

1852年8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阁下：

请问，您的《现代》是否需要题为《1830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评论文章。据我所知，这类文章无论是英文还是德文均未发表过。文章将包括：（1）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著作，（2）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论著，其取舍按涉及最重要问题——如人口问题、殖民地问题、银行作用问题、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问题等——的论战程度而定。

如果您愿接受这一建议，我想知道一下，这篇文章按您的出版总计划，篇幅应有多大，因为材料的分配应以此而定。

还有一篇文章在目前也许是很合时宜的，这就是《各党派现状》，介绍在下届议会中将互相对立的各党派现状。盼复。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30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⁵¹⁸

伦 敦

1852年8月27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伊曼特：

首先谈谈两个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⁵¹⁸，以及象这个谚语后面所说的。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作如下的声明来回答这些好汉们：

保证人会议已指定一个由赖辛巴赫、勒韦、叔尔茨组成的委员会（临时的）来整顿事务。你们本应该等待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金克尔和维利希根本无权提出任何问题和要求答复。他们威胁要宣布，在欧洲的人凡是9月1日以前（很短的期限）不作答复就是同意他们，——这只是他们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企图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来篡夺货币基金的管理权。你对这些行动提出抗议，必要时发表一个详细说明理由的抗议书。

同时要给赖辛巴赫写这样一封信：

向他复述以上的内容，并宣布他在你们指定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报告以前不得花一生丁钱。让他注意文件中的一些要点，即：

“为了使我们在必要时使用货币基金，我们请求美国的保证人火速赋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的前半句。——编者注

予我们以遴选第三个委员的权利。那时我们将推选戈克或革命联盟在此地的另一成员云云。”

这就是说,这些先生们认为就是要把货币基金“火速”从赖辛巴赫的手中夺走,因为维利希及其同伙恰好现在有了“使用货币基金”的“必要”。

在两封信中你都可以对“同盟条约”说一些俏皮话。

把文件尽可能快地退给我,以便我能把报道“火速”寄往德国和美国(去那里的下一次邮班星期二走)。

祝好。

你的 卡·马·

3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519

华盛顿

1852年9月3日 [于伦敦]

……附上巴黎的海弗纳尔(曾当过维也纳一家唯一过得去的报纸《宪法报》的编辑)的一份手稿¹²⁷的抄件。这个人有一次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他受唆使在《汉堡消息报》上发表有利于金克尔的言论。⁵²⁰手稿不是寄给我,而是寄给我在巴黎的一个熟人的,由于他“不谨慎”而到了我手中,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本人预先考虑到的。因此,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利用这个文件,但是要把一切可能使人猜出来源或甚至直接指出文件的地方删掉。

这个小小的海弗纳尔虽然鸡胸驼背,但写东西和考虑问题却比许多体态匀称和高大的革命庸人要好些,并且是一个比他们硬一些的小伙子……

这里谣传,酒鬼裁缝帮工、维利希的仆从之一格贝尔特已到美国去了。情况不是这样。金克尔和维和希在8月初把他作为特使派到德国去了。

因为这些家伙在他们最近给保证人的通告中胡诌了各种关于“组织”的谎话,而总的说来在德国没有联系,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个国家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与科伦不发生关系)就必须用来作为这种“组织”的假象和相应的借口。问题是这些先生必须对数达二百多英镑的花费作出交代。因此就需要拿出一定数目的钱用在某一方面,以便仍然能体面地说是把钱“用于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对花掉的另一部分钱也将比较容易搪塞过去了。最后,应该专门在德国工人心目中消灭(按这个词的直接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党。金克尔指望,在他的资产阶级保证人面前能把欺骗和央求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残余部分冒充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联合会。那位由自己本人和金克尔委派为德国工人代表的维利希,真的希望最终从在德国的工人中给自己网罗一批随从。

现在接着谈。在马格德堡,格贝尔特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支部;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有二十六至三十人参加,主席是一个叫哈梅耳的(有特殊含义的姓)。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非常激烈,宣布主要任务是消灭他们本人、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

见本卷第117—119页。——编者注

哈梅耳的原文是《Hammel》,也有“阉羊”的意思。——编者注

的“学说”(哈梅耳兄弟要做到后面这点不那么容易)。除了很多行政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很近的地方开业,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用,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一百塔勒,并开了一张为期一年的三百五十塔勒的期票。

可见,革命的钱必须用来宣扬金克尔和维利希个人,并用来施展各种阴谋以分裂德国的“组织”。

但是最精彩的还在后头。从天真的格贝尔特离开伦敦而这里都以为他是在赴美途中的时候起,普鲁士警察当局就了解全部情况。在马格德堡的庸人大会上,政府的情报员也出席了,他给政府把全部辩论都速记下来了。格贝尔特在这之后去柏林,就有一名普鲁士警察随行。没有一分钟不注视着他。政府想让他先完成自己的使命,那时将有数十人跟他一起倒霉。

这些消息我是从一个普鲁士警察局得到的,那里有一个忠实于我的人,——要知道,维利希也夸耀过他在德国的“情报机关”。

你对此有什么好说的?这样一来,这些流氓就使普鲁士政府能够把科伦案件再搅乱,等等。——而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遮盖他们的空头开支报告,为了掩饰他们至今从事的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毫无效果的阴谋活动,为了满足他们对自己敌人的卑劣的报复心理,等等。这目前还必须保密。但是,你只要一得悉格贝尔特被关起来或者开始逮捕“共产党人”的消息,就要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

3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1852年10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9月16日的信是今天很晚的时候收到的。所以，既然你要求立即回信，我就只写几行。星期五将给你写封较详细的信。布吕宁克夫人的事（她不是密探，而是同她的住在巴黎的姨母利文公爵夫人有书信来往，那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密探），我是从班迪亚那里知道的。但是由于很重要的原因，不应该提到他的名字。不然的话，他就会失去不少对我们说来很重要的、必须保持的“情报来源”。

你可以写信给施瑙费尔，让他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必要进一步援引权威的证人，因为他（布吕宁克）殷勤款待的诸如金克尔和维利希之类的人自己在伦敦散布谣言，说布吕宁克夫人是个有可疑的政治联系的女人。

维利希这样声言过，那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曾经要求他就此作出解释。这在必要时可以援引证人的话来证实。

金克尔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过这种怀疑，譬如，当他的朋友制刷

工康姆(波恩人)去美国路过这里时,他就对他这样说过。康姆后来把它传开了。

(自然,维利希发现这个女人值得怀疑,只是在她把他赶出去以后。)

你的 卡·马·

33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10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每周的来信,对我已成为极其必需的东西,以致对你的新的做法我无论如何容忍不了,你不来信使我生气,我自己也不写信了。

你大概已接到了我关于布吕宁克的信。我们对无耻的哥特弗利德 应该一报还一报,这从我们方面说来将是公正的。伊曼特关于伦敦保证人会议的最近的报告,《警钟报》上已经摘要发表,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泰霍夫(他现在到澳大利亚去了)站起来说道:“那些享受过布吕宁克盛情招待的人散布对布吕宁克夫人的诬蔑,特别可耻。”金克尔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光着前额,要人们相信他的无辜,虽然伊曼特可以揭露他是说谎。维利希一动不动,好象长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编者注

座位上一样。

至于第二件事——关于支付薪水，——我在这里无法进一步弄清情况，因为告诉我这件事的比斯康普(不过我请你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已经迁居法国，而我同他又没有通信联系。但是不管薪水的事怎么样，可以肯定：

(1)金克尔和维利希花掉了二百英镑，没有给伦敦保证人代表大会作出关于这笔花费的任何满意的交代；

(2)维利希以开销通讯费用为名，自己给自己发了薪水，直到不能这样做为止；

(3)金克尔(这就是他在财务方面清白的证据)在逃⁵²¹到巴黎以后，立即秘密告知该地斯拉夫-德意志……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说住在巴黎的德国民派最好能设晚宴对他表示欢迎，然后他将通过报纸大肆吹嘘。(后来真的这样做了。)问他所需的钱从哪里出，哥特弗利德回答说，可以从革命委员会的基金中出。当对他指出钱柜不但没有钱，而且有很大的亏空时，哥特弗利德说，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班迪亚)可以借钱出来，他已跟这人谈过。要知道，他金克尔在德国名气很大，钱一定会源源而来。后来就是这个金克尔为了他个人的需要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班迪亚拿了五百法郎。他写的收据还保存着。这笔钱他到今天还没有还。

这个收据我看到过，但是班迪亚坚持不要提他的名字，当时在场的海弗纳尔也是如此。他们是有道理的。金克尔的策略是要用无耻的谎言(这个人一贯说谎，他跟我和维斯博士的事可以证明，

见本卷第 521 页。——编者注

维斯博士曾经不得不发表公开的驳斥,因为金克尔硬说他同“以他的名义发行的公债”没有任何关系。见《纽约德意志报》,维斯的声明也登在那里⁵²²;这件事实你可以利用)迫使我摊牌,使他有可能逐步探出我借以揭发他的阴谋的一切来源。这样一来,我就会失去战斗力。这办不到。

你可以根据《科伦日报》留心陪审法庭对我们朋友们的案件的审理情况,审理已经从本月4日开始。陪审员的成分糟透了。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即:参政官明希-贝林豪森、海布林·冯·兰岑瑙尔、菲尔施坦堡男爵、冯·比安卡、冯·特塞勒、冯·拉特、约斯特(科伦最大的糖厂主)、黑尔什塔德(科伦最大的银行家之一)、达·来丁(大资本家),最后还有列文(酒商)和克罗伊斯勒尔教授。

我的最近两篇关于大选的文章《论坛报》刊登出来了吗?头两篇文章在英国引起了注意。琼斯转载了它们。

随信给你寄上:

(1)伊曼特的一封信。

(2)10月6日《晨报》一篇文章的抄件,在这篇文章中倒霉的卢格—隆格企图吹嘘自己的作用。这里的同盟 请你立即写一封信给《晨报》(用“斯密斯博士”或类似的署名);你在信中应该嘲笑德国“指路星”这个既无路又无星的社团,并要《晨报》不必担心这个早已在美国破灭了的肥皂泡会给美国造成危险。(抄件请寄给我们。)⁵²³

卡·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编者注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除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也发表了)。——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编者注

(3)马索耳从巴黎来的一封信,请退还给我。马索耳是老一辈(四十年代的)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早先是圣西门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等等。他所说的人和书,就是蒲鲁东及其论波拿巴的书。

我认为,你们现在应该用下述方式收拾一下海因岑:必须刺痛他,着重指出,这头蠢驴从1847年以来,每逢对他进行原则性批驳的时候(例如目前魏德迈对他的批驳⁴²,以及后来你对他的批驳⁵²⁴),总是避不作答,而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又若无其事地以他惯用的大喊大叫、招摇撞骗的姿态出来说话。

你的 卡·马·

注意:由于大家知道海因岑以无知著称,因此对他在论述婚姻的历史发展时表现出的一点浅薄的知识,感到非常惊奇,这点知识是这个不幸的人从格·荣克《妇女史》(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一部)一书中抄袭来的。而荣克本人又取材于下述著作:

克·迈纳斯《妇女史》,四卷,1788—1800年汉诺威版,以及
约·亚·德·赛居尔《妇女》,三卷,1803年巴黎版,这一切他都是用黑格尔青年德意志派的调味汁加过工的。

而迈纳斯和赛居尔又利用了:

亚历山大(威·)《妇女史》,两卷,1782年伦敦第3版,以及
托马(法国科学院)《论妇女的性格》1773年巴黎版。

最后,关于黑格尔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老丑角卢格看来又变成了儿童,他太愚蠢了,对他不能认真看待),请看:

翁格尔(约·)《婚姻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1850年维也纳版。

你靠这个“书目”,可以打消不幸的海因岑想用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抓来的词句冒充新发现的兴致,并给在美国的德国读者指出资料的来源,如果他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就可以从中找到资料。

34

马克思致阿·布吕宁克
伦 敦

[草稿]

1852年10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阿·布吕宁克男爵先生:

我从今天的邮件中收到1852年9月27日的《巴尔的摩警钟报》,那里刊载了您的一个声明。我是华盛顿阿·克路斯的通讯员之一,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因此请您给我指定一个我们在星期四或星期五(本星期)会面的地点。我这一方面将带来一个证人,并请您也这样做,但我预先声明,这个证人不能是卢格、隆格、金克尔或维利希,因为这些先生与所说的事情有牵连;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也不能作这种证人。这位先生曾经在巴黎公开声明,说他有责任“用任何可能的诽谤来消灭我”。虽然我并不相信他有消灭我的本领,但在这类声明之后,我认为不能与他见面了。

届时我将向您解释我与巴尔的摩的文章⁵²⁵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的解释您还认为不够,我将准备使您得到合乎绅士身分的满足。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35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1852年1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玛丽亚：

我实在非常抱歉，直到现在还没有复你的前一封来信。我以前经常在办事处写私人信，可是，现在工作多得不得了，写信的事连想也不用想了。而家里呢，我的上帝！我的文具总是糟得不象样子（这封信开头的字迹也可证明这一点），弄得我简直没有勇气用它们去进行一场战斗。但毕竟我今天晚上干起来了，——你应该为我的责任感而惊讶，应该把我的拙劣笔迹看作我手足之情的新证明。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妨碍给你写信的原因。这就是：当你在德国的时候，我想起有件事要问问你；可是你一回来，我再也想不起来是什么事情了。你知道，这样没有脑力，或者更确切些说没有记性，对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来说是会深感良心有愧的。老实说，在没有弄清如此重要的问题之前，我不能强迫自己给你写信。可是由于你这封信，以及我吃了夹干酪的烤面包和喝了几杯赫雷斯酒而加强了脑力活动，终于又使我恢复了元气，现在我又想起要问你什么事了。说的是下面的事：我是不是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把我的两件棉布衬衫忘在你那儿啦？其实，它们早就不在我的衣柜里了，如果能在那里找到它们的话，我就太高兴了，因为这就是说，我绝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你问我有什么愿望。我可爱的妹妹,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愿望了,这反正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况且我实在也没有这方面所必需的才干,因为即使我有时也例外地发觉自己有一个希望做点事情的弱点,那也向来是些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我宁可完全不要任何的愿望。你看得出来,在讨论这一题目的时候我陷入了传道书的布道的腔调,因此,这个问题我们谈得越少越好。总之,如果你打算在圣诞节前再次向我证明你的手足之情,那末我表达愿望的无能而又笨拙的才干不见得对你有什么帮助。可是,若按过去来看,你也不需要这种帮助,这样一想,我也就安心了。

你们都健康,我很高兴。如果不算几次感冒,我大体上也十分健康,而且主要是在换季节的时候我的牙再没有痛过。但愿牙痛永远不再犯了。我仍然住在斯特兰奇韦斯路,不过朝前搬了几幢房子。可是我想下个月离开这个市区,搬到小德意志附近去,这里太偏僻了,而到冬天我想让生活多样化一点,准备在这个闭塞的地方尽可能使自己得到些消遣。半年来我都没有机会施展一下我做龙虾沙拉的有名的本领了——多么可怕啊,这会使人一点没有乐趣的!此外,明年春天我势必又要写书了,可能用英文写,谈匈牙利战争或已故的巴尔扎克先生的小说,或者还有旁的什么东西。但这可是个大秘密,不然的话我就不告诉你了。

爱利莎 现在做些什么事?如果她很会做饭和补袜子,大约在圣诞节以后可以到这儿来给我料理家务。既然连弹诗琴的哥特弗利德(或者这是弗兰茨)也管起自己的家务来了,那我更觉得自

爱利莎·恩格斯是恩格斯的妹妹。——编者注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弗兰茨·欧门。——编者注

己也一定做得到并且做得比他好,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爱利莎无疑会把家务安排得十分体面,而在这位戴着假发的老单身汉那里,女管家的职务是由身高六英尺、身材瘦削、相貌丑陋、唠唠叨叨、两眼流泪、邋里邋遢、披头散发的退休老女厨师担任的,而他,尽管在音乐会、舞会等等场合上献尽了自己的殷勤,也还是找不上一个老婆——可怜虫,愿上帝保佑他!

不过,我该住笔了,不然我就是开始对自己左近的人,甚至公司的同事之一说坏话了,而这种事除了象战栗教徒说的,可以拿来赚钱的时候以外,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做的。

代我向艾米尔、爱利莎和孩子们问好,代我问候海耳格尔斯夫妇。天气太坏,无法去参加老公爵的葬仪,而且办事处的工作非常紧急,我们因为致哀只停止了半天工作。再过四个星期我要去那里。

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36

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
德 勒 斯 顿

[草稿]

[1852年11月底于伦敦]

费泽先生

阁下：

上次我象一个老朋友一样给您,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写了信¹¹⁶,您当然感到很意外。这要怪维尔特和莱茵哈特。不过我知道我是完全错了。您既然熟悉康培这个老高利贷者、这个不讲信用和与女仆通奸的人,您就应该知道这个家伙属于我的死敌之列,因此也就不应该把我的小册子提供给他。您这样就给了他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可以不冒任何风险而以转弯抹角的方式对我进行无耻的侮辱。我个人并不认识这个家伙,然而我很了解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与冒牌的自由派的无情斗争,就足以使我成为他的阴谋的对象,对他的阴谋——他可以相信这一点——我在一定的时候是要给予回答的。

第二,您没有任何权利为了回答我的质询写信给班迪亚先生。据我所知,是我介绍您与班迪亚先生认识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向您介绍说他是了解我的私事的人。很奇怪,您把康培的无耻行径通过第三者告诉我,而这个第三者,据维尔特肯定说,康培先生称他是

看来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密探。此事我要告诉班迪亚。

如果您对这封信不高兴,那就请您到伦敦来,我住在什么地方您是知道的。您可以相信,我随时准备满足您合乎常情的要求。

卡·马克思博士

37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

伦 敦

[草稿]

1852年12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班迪亚：

今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信,所谈情况,使人非常惊讶。

恩格斯没有照您写的地址写信,因为他认为,一封信不是寄到直接的地址,而是经过第二个收信人留局待领,对这样的信的回信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但是,恩格斯委托了在柏林的几个业务上与他有来往的人进行查询。他们非常细心地调查之后告诉他：

(1)不存在任何一个柯尔曼公司；

(2)在所指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没有柯尔曼这个人；

(3)在柏林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柯尔曼。

其次,恩格斯要我注意:用艾泽曼这个姓签字的两封信和用柯尔曼这个姓签字的一封信,都出自一个人的笔迹;所有这三封信有同一个奇怪的特点——都是没有邮戳的便条;在头两封信中,直接以出版商的身分出现的是艾泽曼,在后一封信中,则是柯尔曼,等等;最后,在相互矛盾的种种借口之下,事情拖了七个月。我要问问您本人,既然柯尔曼象以前并不存在的《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艾泽曼一样,是一个骗局,怎么能合理地解释在出版一本小册子这样简单的事情中所出现的所有这些矛盾,以及似是而非和莫名其妙的情况呢?

决不能用任何“信任”来消除事实,凡是自重的人决不应盲目地相互信任。

老实对您说,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但是随着对这件事从各个方面作更多的分析,我毕竟不得不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不清楚,而且,如果我对您没有个人友谊,那末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恩格斯在他的信中作出的结论:“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

您的 卡·马克思

又及:恩格斯最后还要我注意:即使所说的手稿几天之内又在伦敦出现,也绝对证明不了什么,也丝毫无补于事。手稿原封未动,这一点谁也不怀疑,除此之外,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3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²⁶

华盛顿

1852年12月7日于伦敦

……你们将随此信收到：1 我的手稿《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部手稿昨天寄到瑞士去了；在那里排印，并且将发送到德国，作为给普鲁士先生们的新年礼物。如果你认为在美国市场上能收回生产费用，那你就在美国出版吧。收回得多些，就更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便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果小册子在美国印，就应象在瑞士一样，匿名出版。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最后，贝尔姆巴赫的被捕，使我失去了出售你寄来的那些《雾月》的希望，这本东西早在5月就通过他订购了三百本。总而言之，情况很糟。

在伦敦这里，我广泛地放出风声，说小册子将在北美印刷，以便从瑞士对普鲁士人来一个出其不意的佯动。他们怀疑正在准备什么东西，于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海关警卫和警探都要戒备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起来。

2 寄上关于给科伦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属以经济救济的呼吁书¹⁹⁹。请你们把它登在各种报纸上。如果你们在那里也建立起委员会,那是很好的。这关系到党的示威。你看,厄内斯特·琼斯干脆以党员身分讲话。也许你们应该在你们署名的前言里专门强调一下,这里不是象金克尔之流那样用革命的名义进行乞讨,而是执行党的一定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是每个工人政党应尽的光荣职责。

关于政府在科伦案件中无耻行径的一篇较长的声明(由我、鲁普斯、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署名)已经发表在伦敦各报上。普鲁士大使馆特别恼火的是,这个对普鲁士政府的公开揭露,在最高尚的、最有名望的伦敦周刊——《旁观者》和《观察家》——上登了出来。

你的信《晨报》没有登,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上了当?

你们今天寄给我的《晚报》上的那篇责难我同警方有联系等等的短评,是马·格罗斯先生的卑劣把戏;他干出这种事来,是受一个住在纽约的维利希的拥护者的怂恿。这个“诚实的”维利希在科伦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你从我的手稿中就可以看出。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说,一则是为了不损坏整本书的文体结构,再则是为了如果这个家伙敢于——不过我几乎不相信他敢——回答我,就让他尝新的滋味。

菲克勒尔的信,使我很开心。布林德现在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见本卷第554页。——编者注

这里,他告诉我,菲克勒尔,这个行善的菲克勒尔,在工业博览会¹⁶期间租了一大所房子,并且置办了富丽堂皇的家具,为的是以后转租出去。投机没有成功。菲克勒尔赶紧溜到美国,不仅是为了躲债。他溜走时关于自己的意图没有向同他住在一起的成年女儿说过一个字,也没有给她留一个钱。当然人家把她赶出了房子。后来她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行善的菲克勒尔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蒲鲁东,你们两人都正确⁵²⁷。马索耳所以有此错觉,是因为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这样一些原理。他在他论路易·波拿巴的书 中公开承认了我早就根据他的《贫困的哲学》所论证了的东西,即承认小资产者是他的理想。他说,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1)资产阶级;(2)中等阶级(小资产者);(3)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而这一点靠蒲鲁东的信贷业务就能达到,此种业务的最终成果应该是废除各种形式的利息。

费特尔将军想在纽约找到魏德迈,在华盛顿找到你。

关于科苏特。我从你们寄来的材料中得知,美国的德文报纸上所发生的第一次争吵是由于我在《论坛报》上写了一篇“特约通讯”。我曾用“您的特约通讯员”的署名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声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

明,内容简单归纳如下……后来,我接到你寄来的一篇文章的剪报,其中科苏特的某个秘书说我是卑鄙的造谣者,并且进行了有利于比埃尔的活动等等,这时,我就把我给《论坛报》的第一篇声明的内容通知科苏特先生,并要这位先生作出明确的回答。科苏特让人转告我:(1)他以名誉担保,他没有任何秘书——也许这个职务名称是住在美国的卞尼格先自己给自己安上的,此人以前曾经在他的办公室干过事;(2)关于所谓的声明,他只是从我这里才得知的(我把你信里附来的便条作为物证转寄给他了);(3)他感谢我的“警告”,并再次请求在某个中立的地点同他见面。——对第一点及第二点,我将在下星期五再给《论坛报》写个东西。关于这件事情请随时告诉我。

关于金克尔。金克尔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作现代诗等等的讲学,在讲学中他象一个僧侣的、唯美的、自由主义的帮闲,同德国犹太人调情。关于他在美学方面的功绩,听过他讲学的人对我这样说:他在布莱得弗德宣布,他将作论歌德《浮士德》的讲学,规定入场费为三先令。讲堂里挤满了人。大家对他的讲学抱很大希望。而哥特弗利德做了什么呢?他从头至尾大声朗读了《浮士德》,把这叫作论《浮士德》的讲学。当然,哥特弗利德很精明,他把这种骗人的勾当留到最后一次讲学时抛出来。——在曼彻斯特哥特弗利德宣称:

“歌德根本不是一个诗人,因为他把《erbötig》一词同《Venedig》一词当

卡·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在克路斯的手稿中,关于这个声明的叙述略去了)。——编者注

比埃尔·波拿巴。——编者注

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编者注

《erbötig》的意思是“准备效劳”;《Venedig》的意思是“威尼斯”。——编者注

作同韵的 ;而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则是伊默曼。”

还说 :

“我敢说 ,现代德国诗人中最博得公众好评的有三个人 :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以及——我有权这样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不过性格柔和的哥特弗利德也作关于政治的讲学 ,比如说关于北美各政党的讲学。例如他曾经在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宣称 :

“虽然我向你们说过 ,我要讲美国各政党 ,例如民主党、辉格党、自由土地党等等 ,但其实 ,美国政党之少 ,正象欧洲一样。那里只有一个较大的党——自由党 ,如果让战败的党可以处于以前的地位 ,那末在德国也是如此。”

在结束讲学时 ,哥特弗利德讲到了摩门教徒。顺便说说 ,关于他们他是这样讲的 :

“谁想摆脱一切尘世的忧患 ,就让他找摩门教徒去”云云。

讲了这话以后 ,在布莱得弗德 ,人们甚至认定他是摩门教徒的代理人。总而言之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离开这两个工业城市时深信 ,他永远不应再在这里露面了。

贝克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审讯时损害了自己和党的荣誉。事先同他说定了 ,他不要以同盟 盟员的身分出现 ,以免他的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离开他。但是他突然惊慌失措——他的理论水平非常低 ,但他卑劣的虚荣心却很强—— ,决定靠牺牲共产主义者而扮演民主派的伟人。他不仅想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 ,而且想利用受审判的荣誉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的行为不仅无耻 ,而

且卑鄙。

最后,再谈谈法国。一直靠借债过活的波拿巴认为,保证法国黄金时代到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处建立信贷机构而且尽可能使一切阶级都能享用。他的活动有两个好的方面:酝酿一次可怕的财政危机,并表明蒲鲁东的信贷诡计一旦从理论幻想的领域转入实际运用的范围,会导致什么后果,也就是导致从罗的时代以来没有听说过的投机风潮。

奥尔良派——我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在开展不寻常的活动。梯也尔目前正在这里。他们在军队里和在波拿巴的身边都有许多同盟者。他们想在床上杀掉他(在1月)。等着瞧罢。不论怎样,我将在他们下手前两个星期得到消息,并通过我所属的秘密的“兄弟和朋友”协会警告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党。如果奥尔良派要火中取栗,他们无论如何是吃不到的。

如果海因岑和其他人利用贝克尔在科伦的发言来自我吹嘘,从而损害我们大家的声誉,你就应该自己署名发表一个声明,指出,贝克尔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被捕前不久曾请求我写一部著作来反对民主派,关于海因岑和卢格的攻击,他曾写信给我说,对于弥勒-捷列林格的这些小伙伴,连回答也不值得。当然,非绝对必要,你不要使用这个武器。那时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贝克尔是按预先商量好的条件行事的,但是演得太过火了,而且演技也不够高明,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指责他。

卡·马克思

39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²⁸

华盛顿

1852年12月14日[于伦敦]

……今天只写几行。布吕宁克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书面答复他说:这个谣言是金克尔和维利希放出来的,我在给你的信中正是暗指他们而没有点名。¹¹⁶

如果金克尔在美国报纸上公开否认这一点,那末,我就把全部通信,以及有关他、我和雅·胡策耳之间的关系的记录发表出来,以证明他是多么热爱真理,也将表明,他坚持他所提出的控告是多么勇敢。

如果布吕宁克要求你收回你说的话,或者公开攻击你,说“你随意歪曲了我告诉你的消息”,那末,你要坚持下列几点:(1)你有一切理由作出结论:布吕宁克夫人是密探,甚至连她的朋友们也这样怀疑她,何况她是赫赫有名的俄国密探利文公爵夫人的密探。(2)你不必讲客气,因为布吕宁克夫人的密友席梅尔普芬尼希宣称自己的原则就是应该诽谤马克思和他的战友。(3)假如布吕宁克直接找《警钟报》和你,而不把可怜的卢格—隆格牵涉到这个事件中去,也许你自己就要发表一个声明。这就够了。

关于厄·琼斯。琼斯的影响现在增长很快。和他竞争的哈尼

的报纸《自由之星报》已经约有三个星期成了无光之星了。

关于金克尔—维利希。这两个家伙反对赖辛巴赫的声明无耻到了极点。

(1) 赖辛巴赫对这些好汉太厚道了，隐瞒了首先促使他采取这个步骤¹⁹³的真实原因。问题在于，直到现在，赖辛巴赫签字的债券还在美国流通。金克尔和维利希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用贴现的办法，把这些债券在美国换成了硬币，并且要求把收进的款子直接送给他们，虽然伦敦的保证人早就拒绝承认他们是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也在伦敦推销这些债券。关于他们用这种办法弄到的款子，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报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赖辛巴赫为了避免对此负责，认为有必要作出自己的声明。

(2) 德文报纸赞扬把钱寄回美国的决定，并且为此特别把金克尔夸耀了一番。这个混蛋默认了资产阶级的这些吹捧，根本不想承认他不论在布莱得弗德，还是在曼彻斯特，都是反对这个决定的。金克尔想在德国资产者的心目中保持令人尊重的假象，以便有可能捞到钱。在美国的革命庸人们面前，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对革命充满信心的人，好把他从他们那里骗得的钱，从塞卜洛士·赖辛巴赫的利爪中夺过来。

(3) 维利希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上。这里所有的流亡者都认为这个家伙是一个现了原形的密探和被揭露了的坏蛋。在美国，他仍旧希望担任革命的出纳员的角色。——希尔施在布拉米奇街的一个工人团体里宣称，维利希是他的同伙。他本人

手稿中在街名上面打了一个问号。——编者注

——狡猾的希尔施(!!!)说——是为民主派效劳的密探,而维利希已经是为警方效劳的密探了。维利希的团体知道了这一点。质问等等就接踵而来了⁵²⁹(可能你已经从我的《揭露》中知道这一点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自己团体的一个不大的核心一起搬到另一个为访问者去不了的地方,而把自己的住处搬到伦敦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在美国也必须撕掉这两个坏蛋的假面具。在这里,他们已经完全吃不开了。

关于戈克。戈克几个月来到处散布谣言,说他参加惠林代表大会¹⁴⁹去了,实际上他这段时间是在斯特拉斯堡,并且在那里收集了他剩下的财产三百英镑。现在,他同隆格一起在办幼儿园和诸如此类的由“德国天主教徒”¹³⁶组织的教育机构。

你的 卡·马·

40

马克思致古斯达夫·泽尔菲
巴 黎

1852年12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朋友:

衷心感谢您的来信。

由于有两个情况,班迪亚才有可能欺骗我这样久。第一,他同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瑟美列认识,瑟美列关于戈尔盖、科苏特等人的手稿,一下子就使我相信,这是匈牙利的最有头脑的人物之一;还有他同您的友谊,因为在咱们短暂的个人结识期间,您使我产生了无条件的信任。第二,我总是尽可能设想,这些矛盾、谎言等等是因为班迪亚根据非常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表现出的一种狂热,想要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神秘化,并且不仅同别人,而且同自己本人捉迷藏。

就是现在我还倾向于认为他不是真正的暗探,而是象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走上了一条可疑的道路,扮演了不同党派之间“谣言传播者”和政治撮合人的角色。

但是我们先谈谈您特别感兴趣的事吧。

西尔莫伊无疑是科苏特的密探。根据他的几次不经心的声明,我认为他负有通过德·莫帕先生与波拿巴建立联系的使命。在此以前不久,科苏特通过班迪亚和自己的巴黎通讯员马林格尔,企图从奥尔良派那里得到一百五十万贷款,但是被拒绝了。

现在回过来谈班迪亚。

我亲眼看到过一个由科苏特起草并经西尔莫伊签字的文件,科苏特在这个文件中任命班迪亚为所谓流亡国外的警察局长——好象是与各国政府作斗争的反抗警察当局的长官。一方面,这个文件使我不再担心班迪亚的某些可疑的关系和熟人;我们认为,这些关系是属于他的职务范围之内的事,而且,如果利用得当,是可以给我们党带来好处的。我本人就通过这条途径从他那里获悉某些有关普鲁士政府的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他:怎么把他和科苏特的关系同他和瑟美列的关系调和起来?他毫不为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难地回答我说,他是为着瑟美列的利益才这样做的,后者授权他和科苏特保持关系。因此,后来我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班迪亚不止一次地以科苏特的名义请求我访问科苏特。我回答说,我住在某某地方,如果科苏特先生想同我谈谈,那就劳驾他本人到我这里来吧。于是科苏特托人转告我,提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同他会面。我把这个问题搁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论坛报》(纽约的)上发表了一篇我写的匿名通讯,在这篇通讯中,我进攻了科苏特、马志尼以及其他的人,特别是提到了基什等人在巴黎的密谋。美国报刊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科苏特同暴君有联系!不可能!班迪亚回答西尔莫伊的质问说,作者就是我;后来我本人向西尔莫伊先生证实说,作者的确是我,而且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写我喜欢写的一切来谈论和反对科苏特先生。之后不久,我从美国收到一些报纸,在这些报纸上科苏特借执政者先生的所谓“私人秘书”之口宣称我是“诽谤者”。于是我通过班迪亚要求科苏特先生说明,这个反驳是不是真的出于他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末,我就要用蝎子鞭去责打他,其实直到现在,我只是用鞭子责打他。科苏特通过西尔莫伊回答我说:(1)这个声明他不知道,(2)他没有任何私人秘书,并且重申了他愿意在中立地点同我会面,对此我没有答复。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在《论坛报》上公布了科苏特给我的说明,事情到此就暂告结束了。可是,这件事直到现在还继续占满了所有卑鄙庸俗的美国的德文报刊的篇幅。然而,我的通讯所引起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

这里套用了圣经《列王纪》(上)第12章第11节的一句话。——编者注

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编者注

的对我的愤怒风暴表明,一旦搞清楚科苏特同波拿巴结成联盟,科苏特就完蛋了。

我认为,我们两人应该极其慎重,因为,如果班迪亚猜测到他已被看透了,那他大概就会对您和瑟美列大为不利,特别是因为您呆在巴黎。此外,在手稿发表以前,对班迪亚的任何公开揭露,至少会使我变成一个可笑的人。最后,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情况不允许公开揭露班迪亚先生以前,对他要更仔细观察。在他呆在巴黎时,这一点将特别重要。他是非常守不住秘密的人,哪怕是为了保持您的信任,他将告诉您和瑟美列关于他为之效劳的不同政党的每一步骤。

因此,我对待他的态度将是谨慎而冷静的,——要知道在事情发生之后,他不能期望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我既不会流露出对他的一切怀疑,也不会透露我同您的“秘密”通讯。

班迪亚在他的一封信里附了一张纸条,他自己写道:

“我认为,您现在完全有权在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刊印您的著作。”

我想,这个建议只不过是出于我有一次对他进行威胁而作出的反应,他是想用这个建议作退兵之计。

同时,我完全同意您和瑟美列的意见,即这的确是必须做的。困难仅仅在于怎样去完成。现在,一家瑞士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⁵³⁰(我将设法尽快寄给您和瑟美列两本。)这一家出版社准备为德国出版我的《雾月十八日》。⁵³¹但是,指望它出版我的第三部著作是不行的。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冒险印我的任何一本东西了。所以只有自己花钱来印,而

这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必要的。我将考虑可以干些什么。

您从《揭露》中可以看出,格莱夫是个十足的坏蛋。他在1851年12月因德法密谋案件⁷⁷去巴黎,目的是要搞到我的科伦朋友们和巴黎笨蛋们之间的莫须有的联系的证据。⁵³²

然而经查明,当格莱夫还在伦敦这里的时候,班迪亚就定期地于每月3日或4日从柏林收到钱。您是否知道他收到的这些钱的来源?

整个这件事情的主要之点,就是遵循“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的惯例。如果班迪亚想成为一个“危险人物”,那就只需向他提醒一下,他在我们掌握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他同马林格尔和奥尔良派的联系。

请快来信,并请转告瑟美列,我是他的真诚的崇拜者。

您的 查·威廉斯

法国谚语:《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者注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1853年

4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³³

华盛顿

1853年1月21日 [于伦敦]

.....昨天我读了海因岑给班贝尔格尔的信。他抱怨没有钱花，说他被迫退出了《雅努斯》。至于克耳纳博士，他当过一阵《新莱茵报》的通讯员。你们试试用某种方式跟他建立联系。也许，第一步应该是，在魏德迈试探之后，你给他寄一篇“象样的”文章去.....既然在这里再也吃不开的恶棍维利希，在上星期已经作为金克尔的代理人乘船去美国了，那末至少使小册子中涉及到他的那一部分在报刊上登出来，就十分重要了。如果你能促使小册子在杂志上刊登出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小册子现在已经在瑞士出版，因此下一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伯恩施太因想引诱我们“上钩”，在这件事上不能也利用他一下吗？据我所知，他和他的伙伴贝尔奈斯对于关于警察欺诈伎俩的描写会很感兴趣。我认为跟这些人建立联系是很策略的。我向你保证，如果贝尔奈斯找到机会（而这个机会应该给

他)又和我们建立联系,那末我是能够随意支配这两个家伙的。关于施拉姆,还有捷列林格,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4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3年 3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埋怨我们(至少是我)懒于写信,不怎么有道理。我除了生病,总是每个星期都写信的。你先改变了这种做法,往往只寄报纸不写信。对你的来信总共也只有三封没有回答。其中两封是在同一天寄到的——一封是作为给弗莱里格拉特汇款的附言寄来的,另一封是直接寄给我的。所以只有两封信没有回。⁵³⁴但是如果你又开始每个星期写信,——不论长短,——我也将重新遵守这一惯例。而且我自己将重新开始不等你的来信就按期写信。但是我希望你也这样做。

沙贝利茨给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小册子《揭露》他在两个月前就印好了,但在国境那边巴登的一个小村子威尔搁了五个星期。这头蠢驴不是在那里找个可靠的人,而是把这事全部交给了一个走私贩,这个家伙从他那里一步一步榨取了相当多的钱之后,最后自己向巴登政府投了案。其余的你大概已经从最近一号《论坛

原稿为“1852年”。——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报》上知道了。普鲁士政府对这本小册子多么有兴趣,而这本小册子因此对“祖国”又多么重要,你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即施梯伯这个英雄不仅被任命为柏林的警察局长,而且政府每次讨论对付革命者和革命活动的预防措施时都邀请他出席会议。小册子还压着出不去,使我非常气愤。你这方面,在我看来,这件事办得不象平常那么好。照这样安排,《新英格兰报》将整年一小段一小段地刊登它,同时会把整栏篇幅给予可鄙的卢格的 *figure de fouine*, 他的“轮廓鲜明的”尾巴在这里始终不超过五个人。为什么你不把这东西刊登在你参加撰稿的那个发行量大得多的机关报《民主主义者报》上呢?你下次来信时应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可不可以在美国把这个东西印成小册子。这应该为欧洲而印,并且经过汉堡运入普鲁士,要是我稍微有点钱,我马上会在阿尔托纳把它印出来。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把这个揭露性东西估计过高,而是因为我确切知道普鲁士的形势,确信这在目前能给我们最可爱的普鲁士人以最能触到痛处的打击。

切记不要忽视流氓维利希。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个白痴。

普尔斯基呆在你们那里,不仅是为了从事高级政治。派他到大洋那边去,也是为了制服在美国对“伟大的科苏特”表示不满并阴谋反对他的费特尔将军。从你今天寄来的《每日论坛报》上,我很吃惊地看到,它登了我反对科苏特—马志尼的言论。我对此曾极为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编者注
直译是：“貂的小脸”《*fouine*》也有“老奸巨猾”的意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编者注

怀疑,尤其是因为格里利的白色、红色、黑色的朋友——犹太人普尔斯基现在正在美国⁵³⁵。

瑟美列从巴黎给我寄来一篇报道,我把它转寄给了《论坛报》,报道说科苏特和他在巴黎的信徒们为了他最近“表示否认的宣言”开了一次很长的会,他们迫使这个可怜虫收回宣言。

维利希的朋友巴特米,提起施拉姆的决斗事件⁵³⁶(顺便说,施拉姆现住在辛辛那提,曾经从那里来过一次信),你大概记得起这个人,他在英国境内因决斗被判了两个月监禁,在这次决斗中打死了库尔奈。尽管在审判过程中有那些肮脏的揭发,他还是这样轻易地脱了身,因为按照英国法律,决斗的监场人与决斗者要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同时还因为没有让这个可怜虫在法庭上把自己的全部卑劣行为都说出来。这个无耻的家伙坐在监狱里,叫人转告赖德律,说他只要一出狱,就要把他象狗一样用枪打死。赖德律让别人回答他,说他不会去同这样的坏蛋用枪决斗。巴特米说:我能用当众给以耳光或其他同样灵验的办法迫使他与我用枪决斗。赖德律(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赏他一顿棍子。

迷人的军事英雄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布吕宁克夫人那里得到一笔一千英镑的遗产。这位尉官先生在她那里什么差事都干过:食客、奴颜婢膝的仆人、保姆、护理员、政治预言者、向导、崇拜者、奴才及其他一系列同样愉快的差事的执行人。

赖辛巴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勒韦的卡耳贝,想到美国去,

卡·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并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

这里开玩笑地把“卡耳贝的勒韦”叫作“勒韦的卡耳贝”(《Kalb von Löwe》),意思是“狮子的小羊羔”。——编者注

前者想当农场主,后者想当医生。

巴黎拉斯拜尔夫人的葬礼 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却是欧洲最重要的事件。两万名穿着礼服的无产者的突然出现,对波拿巴分子有如晴天霹雳。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这件事也使赖德律极不愉快;拉斯拜尔是他的最厉害的敌人。

还有一件事。如果不雅致的话,不要怪我。“金发皇后”洛拉·蒙蒂霍 患了一种很不愉快的器官毛病——抑制不住地放屁。这叫做胀肚。

以前她使劲骑马来对付这种“不幸”,但是现在波拿巴禁止她这样做,说这与她的身分不相称,因此在许多“招待会”上,她的“有力的爆炸声”甚至使带金丝绦饰物的十二月政变的英雄们(Decembraillards)也红了脸。而这是颇有意味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噪音,一个轻微的响声,一个几乎虚无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法国人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我想,至迟一年之后你将到我们这里来。诸事顺利。

你的 卡·马·

1853年3月13日。——编者注

这里讽刺地用著名的女舞蹈家和冒险家洛拉·孟戴斯的名字称呼法国皇后欧仁妮·蒙蒂霍。——编者注

4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3年4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你将随信收到马克思关于希尔施“自供”的声明，你应该马上把它登在可能登载的一切报纸上。你要是即刻抄寄一份给克路斯，他无疑能承担很大一部分工作。我想，你不妨在声明的末尾写上：下列署名者完全同意上述声明——恩·德朗克，弗·恩格斯。关于手稿的事以及一般与班迪亚的关系，我们负有跟马克思一样的责任，要是我们迫使他一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交出去的抄件一部分是德朗克抄的，而原本完全是由我抄的。我们现在指望这个东西能在瑞士刊印出来。

当然，这个声明只是根据你摘抄的由克路斯转寄给我们的材料写成的。在看到其余的材料之后，是否需要另写一个声明，自然还不能说。但是所有涉及我们的地方，你大概都已经摘抄出来了。我们希望两三天之后你能把印好的全文寄给我们。

至于班迪亚，他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个家伙陷得太深，已彻底完蛋了。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怀疑，他不得不逐渐向马克思展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指班迪亚交给警察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指从准备付印的希尔施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中作的摘要。——编者注

示他所有的全部科苏特、瑟美列等人的文件。例如,瑟美列关于科苏特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的原稿现在就在我这里。这样,班迪亚先生就使科苏特先生大出其丑。这个马扎尔化的斯拉夫人的小聪明,碰上马克思的沉着和使他迷惑的灵活性,就破产了。现在除了我们,再没有任何别人(除了瑟美列有一部分)掌握揭露班迪亚的详尽证据。但是现在来宣扬这一点是否值得呢?据说5月间这个家伙又要来伦敦,那时可以压他一下,也许从他那里还能探出点有用的东西。在维利希和希尔施之间有许多东西还远没有弄清。如果象你说的那样,希尔施的手稿是通过金克尔送到美国的,那末其中会有许多有趣的东西。需要设法把这一切弄清楚,而班迪亚对此可能有用。所以关于这点你暂且什么也不要说。让那些匈牙利人先生们先说,把他们的看法谈出来,特别是科苏特。我们何必为他们指点出路呢?要是他们用公开声明来出丑,那就更好,那时就轮到我们来说话了。

流亡者中还继续进行着原来那些无谓的争吵,但是已不象先前那样公开大吵大闹了。我在圣诞节去过伦敦,我们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较小一点的人物往往很友好地对待我们,耐心地忍受嘲笑,特别是高尚的尤利乌斯·文德克斯·梅因。我们的圈子里一切照旧。鲁普斯好象很孤单。德朗克谋求一个店员的位置已经有半年了,为了在离这里两个半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梅因被讽刺地比喻为罗马统帅尤利乌斯·文德克斯。——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小时火车路程的布莱得弗德找到这么一个位置,现在正在施用一些巧计。关于维尔特,我从西印度的圣托马斯得到了他的最近消息,他在那里正碰上黄热病季节。红色沃尔弗,你知道,他已经做了丈夫和父亲,成天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很少露面。弗莱里格拉特照常住在哈克尼,在牛津先生的庇护下从事商业。我自己这个冬天在斯拉夫语言知识和军事知识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到年底就能多少懂得一些俄语和南斯拉夫语。我在科伦廉价购得了一个普鲁士退职炮兵军官的藏书,在一个时期内,我又感到自己象个真正的炮兵,置身于老普吕米克⁵³⁷、炮兵学校教本及其他你熟悉的旧书当中了。普鲁士的军事著作无疑是所有军事著作中最糟糕的,唯一过得去的只是在1813—1815年历次战役的直接的新鲜印象下写出的东西,但是从1822年开始了极其讨厌的拘泥细节和卖弄聪明的写法。最近几年在普鲁士又出版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东西,但为数不多。可惜,由于我不熟悉专门文献,法国人的著作我完全不懂。

老的战役(即从1792年以来的战役)我多少下过一番工夫;拿破仑的几次进军都很简单,不大会搞错。若米尼到底是写这方面历史的最好的著作家,而天生的天才克劳塞维茨,虽然写了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并不完全适合我的口味。⁵³⁸对于不久的将来,即对于我们,1812年的俄国战役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还有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有待解决的一次战役。在德国和意大利,除了拿破仑所制定的作战线路,就没有别的作战线路;相反,在俄国一切都还是混混沌沌。当我们考虑一支革命军队在对俄国发动成功的进攻的情况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编者注

下应当怎么办时,在我们面前就重新出现了这个问题:1812年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是一开始就立即进军莫斯科呢,还是第一次战役只推进到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我现在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取道水路才能解决:取道松德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向彼得堡、里加和敖德萨进攻——当然,这没有把偶然发生的情况估计在内,而只以双方实力大致相等为出发点。自然,我们也没有把俄国内部的运动考虑进去,然而在彼得堡发生一次贵族资产阶级革命,并接着在国内发生内战,是完全可能的。赫尔岑先生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了,他竟按黑格尔的方式设计了一个以巴枯宁—赫尔岑—戈洛文三执政为首的蒲鲁东主义的民主社会共产主义俄罗斯共和国,来保证自己万无一失(《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可是巴枯宁是否还活着,却完全不知道。无论如何,要征服地域辽阔而人口稀少的俄国,是极其困难的。至于波兰过去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这边的各个省份,那末,我是再也不愿听这些事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那里的农民全都是乌克兰人,只有贵族和一部分平民是波兰人,而且对那里的农民来说,就象1846年在乌克兰的加里西亚的情形一样⁵³⁹,恢复波兰就等于原封不动地恢复旧的贵族统治。在所有这些地区,不算波兰王国本土,波兰人最多只有五十万!

不过,这一次革命遇到了俄国这样的劲敌,而不是1848年所遇到的那样软弱的稻草人般的对手,倒是好事情。

同时正在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这里棉纺织业生产的繁荣简直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而个别的棉纺织工业部门(粗棉布——domestics)却处于完全衰落的状态。投机商指望仅仅在美国和法国搞大规模的投机交易(用英国的钱筑铁路),而在这里只用零售的方式搞小规模投机,以便使投机热渐渐蔓延到一切商品

上去,从而使他们自己摆脱投机热。这里冬季和春季极不正常的气候大概已经损害了谷物,要是还和往常一样,接着再来一个气候不正常的夏天,那收成就完了。我认为,目前的繁荣是维持不到秋后的。同时,一年之内已经是第三个英国内阁出尽了丑,而且这第三个内阁是最后一个能够没有激进资产阶级直接参与的内阁。辉格党、托利党、联合内阁派——他们依次倒台都不是由于税收赤字,而是由于有税收剩余。⁵⁴⁰这就说明了旧政党的全部政策和它们的极端无力。要是现在的内阁大臣们垮了台,那末要是不大大扩大选民的范围就再不能治理英国了;这种事情很可能和危机的爆发正好碰在一起。

令人厌烦的持久的繁荣使不幸的波拿巴几乎不能保持他的尊严——世界正感到厌烦,波拿巴也惹得世界厌烦起来。遗憾的是,他不能够每月重新结一次婚。这个骗子、酒鬼和赌棍会身败名裂,因为他不得不实行恩格斯的《王公明镜》,哪怕是为了装装样子。这个扮演“国父”的无赖!他真的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甚至不能发动一次战争:只要他稍微动一动,就会遇到密集的队伍、林立的刀枪。此外,和平使农民有很必要的时间来考虑:这个曾经答应为农民的利益而捣毁巴黎的人,现在却用农民的钱在怎样装饰巴黎,而抵押和赋税又怎样不顾一切地日益增加而不是减少。总之,这一次,事情很有节奏地发展着,而且大有希望。

在普鲁士,政府由于征收所得税而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官僚们厚颜无耻地提高税额,你可以想象,这些舞文弄墨的贵人正在多么兴高采烈地到处打听一切商人的商业秘密和底账。甚至我的老头,一个顽固的普鲁士人,也感到异常愤怒。这些先生们现

在一定尝够了这个立宪宗法式的普鲁士“廉价”政府的种种好处。普鲁士的国债在1848年以前大约是六千七百万塔勒,从那以后已经增加了三倍,而现在还要借款!应当认为,如果这笔款子保证在这个肥胖的国王归天以前能搞到,他是一定愿意象在三月的日子里那样再流一次汗的。而且路易-拿破仑帮助他重新建立了关税同盟,奥地利由于害怕战争而作了小小的让步⁵⁴¹，“现在,主啊,让你的仆人平安地走进坟墓吧!”

奥地利人正在尽一切可能使米兰暴动²¹³前完全热中于贸易和繁荣(因为这与税收是一致的)的意大利重新行动起来。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一两个月,欧洲就会准备得很好,只等着危机来推动了。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从1849年初开始的非常持久而普遍的繁荣,使得各党派把疲乏不堪的力量(只要它们还不象法国保皇党那样完全精疲力尽)恢复过来要比1830年以后快得多,那时,商业情况是长期动荡的,而且整个说来很不景气。加之,在1848年,只有巴黎的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由于进行顽强的斗争而弄得疲惫不堪;1848年6月以来法国的几次起义都几乎不值一提,它们最后只是摧毁了旧的保皇党。此外,在一切国家中,运动的结果都是很可笑的;除了巨大的历史讽刺和俄国军事力量的集中,就没有什么严肃的或重大的事情了。根据这一切,即使作最冷静的估计,我也认为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可能拖过1854年春季。

我们的党这次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出场,这太好了。1848年为了反对纯粹的民主派和南德共和派而不得不加以捍卫的一切社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1848年(普鲁士革命开始)。——编者注

会主义蠢事,路易·勃朗的荒谬观念等等,以至我们为了在混乱的德国局势中为我们的观点寻求支点而不得不提出的种种东西——所有这一切,现在我们的反对者,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等先生们都要出来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条件,为我们准备基地和扫清道路的种种措施,例如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⁵⁴²等等,我们当时为了反对某些人而必须加以捍卫的东西(这些人天然的正常的使命本来应该做到或至少要求这些东西),——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承认,而那些先生们也已经把这一切都学会了。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的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试。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容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

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

此外,我们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说来,现在将比上次有威力得多。第一,在人员方面我们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所有旧日的废物——沙佩尔、维利希及其同伙;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终究是壮大了;第三,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德国的年青一代(仅仅科伦案件就足以为我们保证这一点);最后,我们全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不少东西。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但是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

我希望在下次革命到来之前还能有时间至少把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局仔细地研究一下,并加以论述。虽然缺少令人满意的地图等等,但是整个说来,这全部历史我是十分清楚的,不过要作出论述,就必须更明确地说明细节,这需要花许多劳动和费用。意大利人在这两方面的做法都象蠢驴一样;维利森的描述和评论,一般说来,大多是正确的,不过有时候也很笨

拙。⁵⁴³ 维利森在 1848 年战局中就强调指出的奥地利战略的无比优越性,只是在诺瓦拉战役⁵⁴⁴中才表现出来,这的确是在拿破仑之后在欧洲进行的一次最出色的战役(在欧洲之外,查理·纳皮尔老将军 1842 年在东印度建立了的确可以跟亚历山大大帝相比的战绩;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目前还活着的将军中首屈一指的)。可笑的是,在意大利,正象 1848 年在巴登那样,对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各次战役中所使用的阵地有一种传统的迷信,认为它们是毫无缺陷的。济格尔先生除了在那种因莫罗而成为典范的阵地上作战之外,绝不会在任何别的阵地上作战,而查理-阿尔伯特相信里沃利高原的神奇力量,就跟迷信童贞马利亚的贞洁一样。在意大利,这种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奥地利人每一次大的机动都是以对里沃利的佯攻开始,而皮蒙特人每一次都落入了圈套。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地利人的相应的阵地和交通线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匈牙利,戈尔盖先生不管怎么样比所有其他人都高明,其他人都因为忌妒而对他抱敌意;假如甚至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的戈尔盖不是那么爱慕小小的虚荣,那末我觉得这些多半笨拙的恶意攻击最终会使他成为一个叛徒。在那次从军事(但不是从革命)观点看来是完全有道理的维拉戈什事件之后,这些先生们对戈尔盖提出了如此笨拙和荒唐的指责,不由得使人对这个家伙发生兴趣。真正的“叛变行为”是在科莫恩解围之后,俄国人还没有来到之前发生的,但是这件事,科苏特跟戈尔盖同样应当负责。⁵⁴⁵ 现在在伦敦的、戈尔盖的总参谋长拜尔的作用,还完全不清

楚。根据戈尔盖的回忆录及其他资料来判断,戈尔盖的战略计划的灵魂正是他。据普莱耶耳告诉我,拜尔是奥地利官方论述这次战局的著作³⁷⁵的主要作者。(拜尔在佩斯被俘,但是逃跑了。)据说这本书很好,但是我还没有能弄到手。戈尔盖很佩服克拉普卡,可是谁都说这个人软弱无能。佩尔采尔这个匈牙利“民主”将军,是公认的蠢驴。老贝姆一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好游击战士和一个担负有限任务的分遣队的好指挥员。据我判断,他只当过这种角色,不过干得很出色。他干过两件蠢事:一件是向巴纳特进行了毫无目的和毫无结果的进军,另一件是在俄国人大举入侵的时候,他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他在向海尔曼施塔特进攻时曾经取得战果的巧妙的机动,结果被打败了。⁵⁴⁶而邓宾斯基老爷子不过是个幻想家、吹牛家和游击战士,他自以为有指挥大战的天赋,因而做出了各种各样极其狂妄的事。斯米特论述1831年波兰战役的书中,讲到他的许多有趣的事。

顺便提一下,你能不能给我简略地描述一下科伦的工事,并且凭记忆画几张平面图,大致的草图呢?如果我没有记错,要塞主墙设有棱堡,堡垒是按蒙塔郎贝尔体系建筑的;是否真是这样?堡垒有多少个?你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筑城学术语,我这里有好的参考书和平面图。关于普鲁士的要塞你还知道什么细节?我知道一些科布伦茨(至少是埃伦布莱施坦),并且看到过美因兹的平面图。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最新的蒙塔郎贝尔式建筑物在德国是怎么建成的。由于普鲁士保守秘密,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编者注
锡比乌。——编者注

费·斯米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编者注

请尽快来信，并代我向你夫人 和克路斯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4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⁴⁷

华 盛 顿

[1853年4月17日于伦敦]

……今天收到从纽约寄来的最前面的五号，不知道是魏德迈还是克耳纳寄的。由于你的帮助，其中大部分我已经知道了。这至少是一家正派的报纸，在美国很少有，况且还是工人的报纸。但是另一方面，主编装模作样地强调他不愿降格谈“个人问题”（同时也是党的问题），他那假装的天真无邪，他那圣经般的严肃，不能说都很合我的口味。不过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家报纸。我最喜欢的是魏德迈给他的《经济学概论》写的引言⁵⁴⁸。这很好。我已向这里的朋友们打过招呼；德朗克和皮佩尔好象已经寄去一些东西了。琼斯我正要找他谈。但是总的说来，约人撰稿不那么简单。我自己工作太忙，而别人，可惜由于过去的经验而心有余悸。鲁普斯的情况很糟糕。埃卡留斯不得不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八点当裁缝，并且肺结核已经很危险。恩格斯把他不在办事处的全部时间完全用于搞研究，看来他由于在美国报刊上所发现的对他的挑剔还在生气。我们的党可惜很穷。我还要向过去在科伦案件中作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指《改革报》。——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过被告证人、现在在伦敦郊区当教员的前尉官施特芬提出要求。他的空闲时间最多，而且他很能干。——你要皮佩尔写的那些文章，他还一直没有写完，所以你至今还没有收到⁵⁴⁹……

至于希尔施事件，我当即通过恩格斯寄出了一个声明，该声明……恩格斯……。关于班迪亚不清白这一点，我在半年多以前就知道了，但只是在这头蠢驴让我了解了了他的一切联系，把那些证明我无辜而他无罪的文件交到我手中，并完全受我控制之后，我才跟这个家伙决裂了。我已在几个月以前就把他赶出了瑟美列的大门。

维利希的最后一着只是证实了我对他的怀疑。首先，我知道，他和金克尔曾用革命的钱给希尔施付报酬，并且还继续这样做。其次，维利希在科伦案件期间，在开始后不久，曾向弗略里夸耀过（弗略里把这又告诉了伊曼特），他有我的一封信，即从曼彻斯特写给班迪亚的一封信。当时我要求班迪亚答复。他说准备同弗略里当面对质。当伊曼特受我委托把这告知弗略里的时候，弗略里否认了。可见，维利希当时与希尔施保持着不体面的联系。他知道，希尔施与格莱夫有不体面的联系，他的朋友弗略里是暗探。通过这些家伙他得到了我的一封信。这个“勇敢而正直的人”（顺便说一下，不花钱的吃喝是他的最高目标）想给我设个圈套，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与警探一起搞了卑鄙的阴谋。

他确实派了希尔施到科伦去。我后来得知希尔施确实到过科伦。但是为什么他派希尔施到那里去？他是什么时候派的？第一，当时已经很晚了。（2）警察局自己已经在科伦揭露了他的朋友弗

见本卷第 235—237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略里。(3) 在他自己已经开始被人怀疑, 并用这一戏剧性的姿态来恢复他的“高尚而正直的人”的声誉之后。希尔施自己回来之后就是把这件事说成这个样子的……

赖辛巴赫和他全家人, “聪明的”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妻子(带着布吕宁克给他的一千英镑遗产), 还有画家施莫耳策, 今天乘船到美国去了。祝他们一路平安! 只是可怜的鲁普斯由于赖辛巴赫的出走而丢掉了最后的几课。这对他很不好。他决不是金克尔。他不是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及其“夫人”那种职业的谄媚者、寄生虫和骗子, 不会象他们那样向资产者摇尾乞怜。讨好谄媚的哥特弗利德爬得这么高, 居然获许在伦敦大学的一个课堂里对伦敦公众重复他关于中世纪基督教艺术的老一套讲学。他的讲学是免费的、无报酬的, 只希望能混到伦敦大学当美学教授。他用令人讨厌的英语, 按写好的讲稿念。他在讲学开始时受到鼓掌欢迎, 但在讲的过程中完全失败了, 甚至从讲究体面的犹太商贩中专门邀请来捧场的人也无法给他打气。当时在场的埃德加尔·鲍威尔——金克尔是在上星期二作第一讲的, ——给我详细谈了这个情况。据他说, 金克尔尽管非常厚颜无耻, 当时的确显得十分可怜……

4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3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

你应该已经收到我三封信了。⁵⁵⁰附上一号琼斯的《人民报》，载有“英国人”反对《泰晤士报》的文章。⁵⁵¹

如果《科伦的揭露》还没有印成小册子，或者《新英格兰报》没有把它“免费”印成小册子，那就把这事搁下吧，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

维利希给赫尔岑（俄国人）写信说，一切都“好极了”，他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并且很快就会回来。

在柏林事件中，亨策一定又牵连进去了。他作为维利希—金克尔的代理人，自然有旧的传单和革命的处方。此外，这些大人物曾预定他为柏林的军事司令官。

此地的赖德律-洛兰的支持者对我们告知他们的卢格的号召书感到难为情。不可能是赖德律允许卢格发表这封可耻的信，卢格是通过前普法尔茨律师、赖德律过去的仆从、法国前议员、贩卖过德语形容词的萨瓦骗取了赖德律的这封信。不管怎么样，赖

理查兹。——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见本卷第240页。——编者注

德律的威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你的 卡·马·

4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3年4月26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魏德迈：

4月21日我收到了附在下面的匿名便条。民主酒吧间的老板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收到了同样的匿名信。信中所说的事实我核对过了。我想（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的名字你可以提到），你应该把它刊登出来，前面加几句按语，指出消息是你从伦敦得到的。施梯伯先生和戈德海姆先生来到这里，是为了把科苏特的可疑的火药密谋同柏林案件²⁴⁷“联系起来”。从下面的东西你可以看出，“伤心的”希尔施是如何继续成为“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但愿这个流氓不要在柏林造成新的牺牲品！我认为，这件事在美国将使他彻底完蛋。附在下面的东西我同时寄给你和克路斯。你发表在《改革报》上的两篇文章，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要设法办到的只是不要让克耳纳剥削你，使你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影响。现在，寄给谢特奈尔等人的信逐字照抄如下：

讽刺地暗指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编者注
约·魏德迈《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篇和第二篇）。——编者注

“1853年4月21日于伦敦

通 知

警务顾问施梯伯和警监犹太人戈德海姆两人不久前由柏林抵达此地。

形 貌 特 征

施梯伯：

犹太人戈德海姆：

中等身材 (约 5 英尺)

(约 6 英尺)

头发：黑、短

黑、短

胡须：同上

同上

脸色：萎黄

黄、浮肿

身穿深色紧身裤，兰色肥大

身穿黑裤，淡黄色肥大常

常礼服，戴软帽和眼镜

礼服，戴黑帽

注意：两人经常同行，伴随他们的有汉堡的店员希尔施和维利希的同乡、过去的邮差黑林。

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今天曾同班迪亚会谈。施梯伯或戈德海姆每天按时在十一点和三点之间去普鲁士大使馆。”

《泰晤士报》今天报道了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抵达此地的消息。
向你和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既然小丑海因岑在他的《人民报》上又厚颜无耻地谈到“宪章派”，说他们仿佛只是争取普选权，而对共产党人和可恨的阶级差别全无兴趣，那末依我看来，在《改革报》上发表厄内斯特·琼斯给你的那封信⁵⁵²还不算晚。

4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⁵³

华盛顿

[1853年6月14日左右于伦敦]

……另一方面，应该给予回答⁵⁵⁴，最好能够由第三者来做。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毫不客气地去涉及一点个人关系，并给粗暴的民主“人物”奉送几段尖刻的“笑话”⁵⁵⁵……

对于《改革报》，我劝你们，除了理智，还要特别克制。我对这个自作聪明的庸人 不感兴趣，他过去在黑森——而黑森是他的世界——只不过代表他自己这个世界的缔造者，即黑森庸人，而现在他装作是一向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个得意扬扬的小人，用所罗门格言来“强调”他比越轨的政党明智并具有独特的审慎，他是“海泽通讯”的活的注解，——这个家伙自然使我不感兴趣，并且使我厌恶。但是你们帮助创办了报纸。报纸在纽约出版。半个德国到纽约看博览会。⁵⁰³你们在纽约并没有别的报纸。因此，抛开克耳纳和他的报纸岂不是失策？这样做你们就反而给这些家伙帮了忙。你们要装成天真的样子，继续给他写东西。对他说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了。不要让他摆脱你们的影响，就一切情形来看，这已经使他非常难以忍受了。你们要象普鲁士的资产者那样干：政府和曼托伊费尔想方设法要摆脱这些资产者的友谊。可是他们却装作似乎相信自己的政府是真正立宪的，于是政府也只好成为立宪的了。这就是处世哲学。

《新英格兰报》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很不可靠的。施累格先生这个大学生，是个非常肤浅的家伙，自以为精通世间的一切（正象克耳纳一样，“弄巧成拙”），其实是个狂妄自大的庸人。他写信给皮佩尔，说我应该给《新英格兰报》写文章论述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必要性。马克思公民以其“善于概括和整理”的头脑很适合施累格公民向他提出的这个任务。但是马克思公民应该“不用他那些抽象的词句”，而象所有其他人那样写作，云云。好样的施累格公民，他同时也给皮佩尔写信，说皮佩尔只是不应该攻击（他经常删去皮佩尔的这种话）卢格和海因岑公民，因为他的报纸的“一部分优秀读者”（其余的是什么人，可想而知）是海因岑派，而《新英格兰报》注定要由《雅努斯》的广大读者来继承（一字不差这样写的）。好个伟大的施累格公民！好个最伟大的宠培！尽管如此，我仍劝皮佩尔继续给施累格写东西。原因很简单。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的最厉害的玩笑……

4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⁵⁶

华盛顿

1853年9月15日 [于伦敦]

……今天我收到了刊登在《改革报》最近一号上的你的魁北克通讯以及克耳纳为佩舍辩护的文章，就是这个佩舍，在我同时收到的9月3日的《新英格兰报》上对可笑的“怪人”、“阶级斗士”庸俗地进行挖苦，而自以为机智。⁵⁵⁷从你专门为我寄《改革

报》的时候起，我恰好开始又经常收到该报，但是《论坛报》却不经常收到，而这对我却很重要。例如，我就没有那篇我引用了列强就丹麦问题交换的照会的文章，也没有那篇我说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文章……

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你们应该重新开始论战，把这些发明唯物观点的庸俗的格普—佩舍好好挖苦一顿；他们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庸人的唯物主义。对手变得厚颜无耻，这是事实，这种事实至少在《新莱茵报》时期是不可能有的。在1848年革命时期实际上开了小差、然后跑到美国去零售自己天才的大学生施累格，还老是不不断地把他的《新英格兰报》寄给我，大概是为了让我亲眼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东西。恐怕从来没有一家报纸，其愚蠢和虚荣是如此矫柔造作地结合在一起的。

克耳纳太软弱；看来他不懂得，每一家报纸要进行斗争，都必须论战。他还有一种不幸的本能，即在他的敌人给他一顿拳打脚踢之前两天还经常夸奖他们。对海因岑是这样，对佩舍也是这样，顺便说一下，佩舍在一篇关于货币流通的可怜文章中显示了他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无论如何，运动比我期待和希望的来得早（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象1847年那样）。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

卡·马克思《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编者注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编者注

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象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与某个A P C.、某个女通讯员和某个“大主教”并驾齐驱的荣誉，实在不值得羡慕。

卡尔·威廉·克莱因（佐林根人，工人）请求我替他同你们取得联系。他的地址是……他是个能干的家伙。创建了工人同盟，据他写信给我说，《坦率报》受到这个同盟的影响。²⁹⁵皮佩尔从这里和他通信；如果你有可能为此花点时间，你应该从华盛顿支持他们。

布林德老爹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他的文章，对于那些必将使《科伦日报》的勃律盖曼肃然起敬的前所未闻的成就，同自己的编辑互相祝贺。

今天我只写几行。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只是霍乱进入了伦敦。

你的 卡·马·

49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伦 敦

1853年9月26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布林德：

关于巴登的卑鄙作法的消息，使我妻子和我感到很突然，虽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此处克路斯写了一个字：“字迹不清”。——编者注

见本卷第295、602页。——编者注

然本来就没有指望那里会干什么好事。对涉及你和你全家的一切，我们非常同情。

至于琼斯，我担心他到外地去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看到他了。不过我今天还是要去打听一下，看他是否同意，同时了解他有没有收到你的信。详细情况，你明天就能知道。我全家向你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我早就想抽空到你那里去一趟，但总是有许多不愉快的琐事缠身。

50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⁵⁵⁸

纽 约

[1853年10月初于伦敦]

……布林德突然发现，吃饭问题与南德意志人所说的土耳其问题一样重要。你知道，这位先生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完全以国家要人自居，象是上层流亡人士的代表；你也知道，由于皮佩尔轻率地写了一篇嘲笑俄国的文章（不过这种文章对《新英格兰报》是完全适用的，而且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下子不可能写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布林德两个月中在《新英格兰报》上就抛出了不下三篇文章，对海因岑多少表示了兄弟般的支持（旧情不灭），等等。因而他同我们的关系紧张了。当我说到“我们”的时

候，我是除开鲁普斯先生的，他由于同情《晨报》，自然而然地倾向布林德，并且早就显出一种特点：爱同自己的所谓党内朋友争吵，同情政治庸人。几天前，布林德又出现了，他给我的妻子带来一封写着克路斯地址的信，也就是给沃尔弗的信，因为沃尔弗曾给他写了一封温情的告别信，表示愿意通信，并留下了克路斯的地址。我妻子自然把英国目前还是伟大的亲土耳其分子的避难所一事告诉了他。⁵⁵⁹自然，这决不是这个福斯泰夫式地自我吹嘘的以前的朋友来访的原因。巴登法庭扣押了他前妻（第二次结婚是在第十三区）生的孩子们的全部财产，直到孩子们被送回德国，交给想使他们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这样一来，布林德先生的财产就减少到他或他妻子的原来财产的四分之一，现在他认为，研究“吃饭问题”，还是应该先于土耳其战争的结束和彼得堡的被攻占。情况起了这样的变化，他需要律师琼斯（厄内斯特）帮忙，于是又想起了我的存在，对我自然特别殷勤。

51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伦 敦

1853年10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布林德：

你从我这里走后，我就立即去找弗莱里格拉特，想让他当中间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巴黎。——编者注

人把我的期票贴现。弗莱里格拉特已着手办这件事,但至今没有办成,因为他的东家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这件事必须有东家在,他们等他回来已经有八到十天了。所以,我现在一文不名,虽然按期票应付给我三十英镑。过两天这件讨厌的事总会解决的。

因为我还不能凭期票得到这些钱,所以就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以便立即寄给你一英镑,可是到处遭到拒绝。

因此你只得象我自己一样,再忍耐几天。请你相信,我因不能立即办好这件事,感到非常不愉快。

至于琼斯,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自从你来访以后,他已经到我这儿来过两次,他肯定地对我说,已经给你写了信。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也许他的信被截走了?明天他还要来,我就请他当我的面给你写信。然后我亲自去投邮。他星期一动身。

向你和你的夫人致热情的问候。

你的 卡·马克思

5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⁶⁰

华盛顿

[1853年10月中于伦敦]

……从阿里欧斯托到克莱因是个很大的距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长时间的堕落,而且这是 *casus obliquus*。克莱因老爷子给我来了信,但是,自然只字不提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争吵,仅仅请

牛津。——编者注

直译是“间接格”,转义是:“歪了方向”。——编者注

求把他介绍给魏德迈和你。我在回信中(关于你们的情况,皮佩尔没有给他写过一句话),自然没有一句话能使人认为魏德迈不是我们的朋友,或者至少认为是一个可疑的朋友。难道我能干出这种卑鄙行为吗?——不管是喝醉酒,还是头脑清醒,任何时候我同样没有说过,工人只配当炮灰,虽然我认为这些家伙(克莱因逐渐堕落到这些家伙的水平)连当炮灰都不配。你对小克莱因要留神;他在莱茵省最优秀的佐林根工人中的确享有威望,因而一旦行动的时刻到来是会有用处的。《坦率报》完蛋了,因为该报不付报酬,而皮佩尔生活十分贫困,他不能为该报白写稿。

关于《改革报》,我考虑一下能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得到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红色沃尔弗结婚了,他正在零售从普鲁茨、谷兹科夫和科塔那里贩来的空话,对我们来说,他现在一文不值。鲁普斯不愿写,他非常固执,不可能使他忘掉魏德迈的《革命》造成的挫折。德朗克现在当店员,懒得象巴黎浪漫女郎。维尔特为了经商,在北美和南美旅行已经几乎有一整年了。恩格斯工作实在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里还是能指望得到一些东西的……

海因岑的英勇业绩使我非常开心。⁵⁶¹如果你们需要再次教训这个家伙,你们就利用他的愚昧无知,指出这个可恶的东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自己对手的话学了来,但这些话已经成为淡而无味的老生常谈了。妙的是,这个家伙为了追求威望常挨拳头。这对这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样的青年人倒不会有什么坏处！

俄国坏蛋们,虽然我没有感到他们对欧洲有什么危险,但对对我们德国人却很伤脑筋。我们在癞蛤蟆和卡尔梅克人之间处于困境⁵⁶².....

卢格继《西方先驱报》之后把一篇针对一切共产党人的臭东西寄给了《新英格兰报》,该报没有发表。施累格公民,施累格公民!雅科比在那里还是有好处的。不要仅仅因为杜朗、“来自律内堡荒地的新教徒拉梅耐”而使自己丢脸。很想知道,卢格的这个臭名远扬的第二个“我”是否把海因岑需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寄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轻率地处理问题,《改革报》又会蒙受耻辱.....

53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563

华盛顿

[1853年11月中于伦敦]

.....至于《改革报》,我将设法在德国和巴黎搞点东西。皮佩尔现在从早晨九点到晚上八点在西蒂区上班。这样,如果再考虑到给《同盟报》写通讯,他剩下的时间就很少了。他只能搞一点。如果付钱,我主张先让埃卡留斯得一点,否则他只能整天干裁缝活。根据我们商定的结果,他现在将定期寄通讯去。如果有可能,请设法让他得一点钱。至于他关于法国的文章⁵⁶⁴,琼斯已停止发表了,而手稿没有退还给我,现在也没法拿到手,因为琼斯现在正在进行宣传旅行。但我还是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我也已经约

海泽写稿。多样化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海泽由于同我们交往,将会变好。我已通过恩格斯向鲁普斯 和德朗克约稿。不过这不会有多大效果。在这个悲惨的不幸时刻,鲁普斯的年岁加上单身汉的习惯造成了不良后果。

维利希的臭东西 我还没有看到。差不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来自战场的消息上去了,甚至没有一分钟去考虑伟大的维利希。虽有电讯,但消息来得很乱,断断续续,而且很晚,况且这些东西无例外地都要通过维也纳警察局之手,也就是说,都经过检查。君士坦丁堡的消息当然来得太晚。民主派的英雄们蠢蠢欲动。这对土军是个不祥之兆。至于维利希,我想尽可能避免发表个人声明,我最后只能在《改革报》小品文一栏里给这个卑鄙庸人的“意识形态”描绘一幅心理学的,或更确切些说是现象学的风俗画。

上星期二在收到你的信的同时,收到了克莱因的信,应该说,信写得很出色,很机智,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写道,他将从他那方面搞一个反对维利希的声明,因为他可以揭穿这个家伙在伦敦的整个时期的谎言。克莱因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仿佛你对他很傲慢。我将设法调解一下。

对于《论坛报》,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假装你们似乎“认出了我的文风”。⁵⁶⁵论帕麦斯顿的文章 在乌尔卡尔特的我心中提高了我的声望。为了帮助我写作,他给我寄来一些书,不过这些书我都已经知道⁵⁶⁶……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1854年

54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
伦 敦

[草稿]

1854年3月30日于曼彻斯特
圣玛丽街南门街7号

阁下：

我不揣冒昧，现在自荐为贵报军事专栏撰稿。我想，这一建议一定会得到赞同，即使自愿效劳的人目前并不担任军职，而且还是一个外国人。

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撰稿人是否真正内行。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题目的论文。这些论文，您如果愿意，可以让任何一个军事问题权威加以审阅。越权威越好。我非常愿意把我的论文交给威廉·纳皮尔爵士去评论，而不愿意交给任何迂腐的第二流的专家。

但是，我甚至不能期望，在您不知道我的某些详情时，会愿意对我进行考查。因此，请让我告诉您，我曾在普鲁士炮兵里受过军事教育。普鲁士炮兵虽然不象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好，但却培养

出了一批人,他们,正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所说的,使“土耳其炮兵成为欧洲最好的炮兵之一”。后来,我又亲自参加了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战争时期的战斗活动。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一切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我当时发表在德文报刊上的论述匈牙利战局的一些论文⁸³所取得的成功,使我相信我的工作没有白费气力。我对欧洲大多数语言都比较熟悉,其中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也略懂罗马尼亚语,这就使我有利用一些最好的报道资料,也许这在其他方面对您也有用处。至于用英语正确而流利地写作的能力,您从我的文章中自然可以了解。关于我的其他一切情况,我也乐于奉告,您也可以从您的国民教育问题的撰稿人瓦茨博士那里得知,我同他相识已经有十年以上了。

我早就有意向您提出这一建议,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未必会使您感到兴趣,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宣战,而对多瑙河战略的一切批评还只限于一些深思熟虑的探讨性意见,即对于在保加利亚不可思议的行动,阿伯丁勋爵应负多少责任,奥美尔-帕沙应负多少责任。现在情况不同了。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而欧洲战争必然成为现实。此外,我承认还有其他的考虑也阻止了我。那时我还不象现在这样,拥有必要的关于战区和作战双方的地图、计划和专门资料,而如果不是以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报道作根据,我连一行字都不愿意寄给您。

我不仅不在战场,而且(至少目前如此)离贵报编辑部也很远,这一情况非常实际地规定了我向您提供的材料的性质。我的文章将限于描写现在正进行军事行动的那部分战场的情况;评述交战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兵力,它们取胜的可能性及可能进行的战役;对正在进行的战斗发表批评意见;有时也综述(用法国术语来说)一

下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作战情况,这要依情况而定。因为要正确判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最充分的报道,所以我写作将很少只根据电讯,而一般要等较详细的材料。如果我的文章能写得好一些,就是迟一两天也没有什么要紧。因此,至少最近我不一定要去伦敦。如果您希望我的文章选题更广泛一些,我也不反对,并且准备等待您的建议。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表示欢迎,我过几个月大概可以完全迁到伦敦去。在此以前,如果合适的话,我可以去同您洽谈。

至于政治,我将尽量少把它同军事批评牵连在一起。在战争中,只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同意你的条件。如果同盟国政府这样行动,我将承认他们的功绩。如果它们进行阻挠,束缚自己指挥官的手脚,我就反对这种行动。我真希望把俄国人狠狠揍一顿,但是如果他们仗打得好,那我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会给这些魔鬼作出应有的评价。此外,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象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不包括特殊的政治见解。

现在来谈谈实际问题。我并不认为,随信附上的描述喀琅施塔得的文章会给您提供一个确实的概念,使您了解我能够为您做些什么。但如果您认为我有助于贵报,那末我们可以订一个暂时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您有全权拒绝我继续撰稿,如果您认为我撰稿不合宜的话,而我则将我的劳动和开支保证有一个公正的报酬。您自然很了解,要撰写军事活动的文章,必须拥有许多昂贵的地图和书籍,这都应该计算在内,因为这些都包括在生产费用里

面。

总之,我愿给您寄去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全面论述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论述它们的组织,目前的人数和战斗力(在可以弄清楚的范围),并对波罗的海、黑海、多瑙河和波兰疆界的战场、军事行动线及防线,包括要塞体系在内,作出军事述评。这次所附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文章,是这组文章中的一篇,可以按次序推迟发表。我担保我关于这些问题的报道都是第一流的,完全是以报刊上发表的(而不是某种秘密的)资料为依据的。我可以每周寄去一篇文章,占一两栏篇幅,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长些。

您如果认为这样的次序太系统化,那末可以在论述喀琅施塔得的文章之后登载一篇类似的文章,论述一下塞瓦斯托波尔的永备工事和俄国其他的设防港口(根据所能获得的资料),最后根据历史事实和最好的理论资料,如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书⁵⁶⁷,就从海上攻击岸防炮台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发表一些意见。

您如果需要军事著作的书评,我也可以承担。例如,现在我可以写文章谈谈切斯尼上校《俄土战争》⁵⁶⁸一书。关于这本书,我敢说,我已经收集了绝好的材料。

在结束这封长信时,我建议,还可以寄给您一些短评,谈谈俄军渡过多瑙河这件事有多么大的意义,更正确些说,是多么没有意义。这类东西,您一提出要求,就可以寄去。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有兴趣,我将十分高兴地等候您尽快给一个简短的通知,以便立即着手工作。

撰安。

5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4年4月6日于伦敦

(地址你知道)

亲爱的拉萨尔：

3月7日的来信,按时收到了。第一,对你的军事观点,第二,对你的外交观点,我都应当提出一些意见。

关于第一点。对于我的有关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的意见,你回答说——在这一点上同英国政府报纸完全一致——,君士坦丁堡需要加以掩护。但如果黑海的两个舰队和多瑙河军团不能掩护君士坦丁堡,那末十万名法军和英军也无济于事。把他们从罗多斯托调到塞瓦斯托波尔或敖德萨要比从马耳他或土伦调去更方便,这我当然不否认。

认为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方”,这种看法我觉得不完全正确。为了进入瓦拉几亚,奥军应当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或稍下一点渡多瑙河,或者是沿左岸通过麦哈提亚前进。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处在土军左翼的延长线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将处于其正面。这样,土军就不得不放弃对卡拉法特和维丁的保卫,而只留下卫戍部队,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军左翼注定要覆灭,其残部必须撤至苏姆拉一线。相反,对奥军来说,正确的战术是立即经尼什向索非亚推进,而

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程较短,所以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

如果奥军采取错误决定进军维丁,那末土军仍然应当进军索非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美尔-帕沙的主力分开,决不意味着分散兵力。因为新的敌人要求有一条新的作战线:阿德里安堡—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维丁。这样,土军左翼就将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军事行动还是照你设想的那样发展,那末无论怎样把军队拉到苏姆拉一线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放弃从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主要干线的情况下,这一防线反正已被迂回过了,相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防线需要急速放弃,以便在阿德里安堡集中全部后备力量,去抗击越过巴尔干的敌人。

关于第二点。关于帕麦斯顿。你对帕麦斯顿所持的意见,就是在大陆上和在大多数英国自由派中间占上风的那种意见。但是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帕麦斯顿是俄国的代理人,顺便提一句,他的债务,在1827年是由利文公爵夫人代为偿还的,他1830年进入外交部靠的是利文公爵,而对他的警告是坎宁在临死时提出的。我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曾经根据蓝皮书、《议会辩论录》及他自己的外交代理人提供的证据,非常认真和详尽地研究了全部升迁史。作这件工作远不是愉快的,况且占去了我很多时间,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它给了我一把打开近三十年来秘密外交史大门的钥匙。(顺便说一说,我发表在《论坛报》上的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翻印了五万份。)——帕麦斯顿不是天才。天才不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后两篇编成一册)。——编者注

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和成功的策略家。他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为俄国效劳,而在于他为俄国效劳时善于扮演“真正英国大臣”的角色。他同阿伯丁不同的仅仅是,阿伯丁为俄国效劳是因为他不理解俄国,而帕麦斯顿尽管理解俄国,还是为俄国效劳。因此,前者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后者是它的秘密代理人,前者是白白地效劳,后者是有报酬地效劳。即使他现在居然想反对俄国,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在它的掌握之中,他不得不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生怕彼得堡把他当作牺牲品。就是这个人,在1829年责难阿伯丁的政策不够亲俄,就是这个人,罗伯特·皮尔在下院针对他说,不清楚他是谁的代表。这个人在1831年牺牲了波兰,在1833年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强加给土耳其政府,在1836年把高加索和多瑙河口送给了俄国,促成了1840年和1841年条约的签定以及新的反法神圣同盟的建立。这个人为俄国人的利益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在1831、1836和1840年曾经准备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以便在1846年再来加以反对,等等。⁵⁶⁹凡是他插手的地方,他都借口保护英国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它。他在那不勒斯硫磺问题上就是这样办的。⁵⁷⁰他破坏了只等批准的有利于英国的同法国的贸易条约。就是这个人出卖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去任人宰割。假如他只是反对革命的民族,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在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问题上,他也总是用最精巧的方法把英国的利益出卖给俄国。不过,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盼速回信。

你的 卡·马·

5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4年6月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近两三个星期我病得很重,而且三个孩子都出麻疹,现在才好,弄得整个家变成了诊疗所。我开始出去走动才两天,因为头痛特别厉害,任何谈话都使我感到难受,所以这段时间我没有接待任何客人。因此对流亡者的活动和意图,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大概已经知道,马志尼现在化名呆在瑞士。我从华盛顿来信中得知,流亡者象以往一样抱着很大的幻想。这些先生们从这里寄往美国的秘密消息,又从华盛顿的一条渠道流回到我这里。在下封信里我也许能把你感兴趣的有关流亡者活动的详情告诉你。

维尔特现在在加利福尼亚。传闻他准备同汉堡一个姓沃尔布斯或沃尔姆斯的姑娘结婚,她是他以前一个上司的女儿。

甚至《泰晤士报》也在一定程度上讽刺在伦敦的“科伦骗子”,这些骗子用千百种调子号叫,他们的哭诉使英国人厌烦:

“一阵甜蜜的钟声,
轻轻掠过我的心房。”

或者是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海涅《新春集》第6首。——编者注

“我孤单,但不是一人”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至于《帕麦斯顿》,——他现在正用一切力量要把全部军事管理权抓到手,但是碰上了皮尔分子纽卡斯尔公爵这个对手,——我为《论坛报》写的文章只有前几篇在这里翻印成了小册子。我自己曾经阻止这些文章继续发表,因为就在同一套《政治评论集》381中,除了我的文章外,还有乌尔卡尔特的抨击文,而我不愿意被列为这位先生的战友,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清楚了。他是个浪漫的反动派,十足的土耳其人,想用土耳其的方式和照土耳其的制度来改造整个西方。我决定不把这几本小册子寄给你,因为寄小件邮包的费用贵得不成比例。至于问题的本质,那你有充分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它被完全不可辩驳的事实改变为止。我的观点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事实,——须知每一个个别的事实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是根据这个人的全部行为,根据他1829年以来的总的活动情况。在他的活动中,我发现有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和往往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形式,但永远是引向同一个目标,而且总是以同样高度的技巧来实现的。

对于你特别提到的几点,我作如下的说明:

庇·亚·沃尔弗的剧本《普莱齐奥莎》第二幕第二场中的一行(韦伯的同名歌剧根据该剧内容改编)。——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后两篇编成一册)。——编者注

见本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1)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²²⁵在帕麦斯顿过去派驻雅典大使馆的一个秘书(1836)的一本书里,即在帕里什先生的著作《希腊外交史》里,你首先会看到一个证据,证明1830年以后,帕麦斯顿千方百计要把希腊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最终把希腊完全抛入了俄国的怀抱。这次远征提高了帕麦斯顿在英国的声望,同时使他有可能会在这一年同布隆诺夫签定了根据俄国利益草拟的关于丹麦继承程序的条约,这个条约直到1852年才最后定下来。⁵⁷¹如果说在希腊这件事上,帕麦斯顿使法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而没有向法国猛扑过去,那他的这种让步只是对英国人民耍的一种“外交手腕”。与他敌对的报纸已经开始强调,在1840年他就把英国变成了俄国的盟友和法国的敌人。

(2)承认政变。这是为笼络波拿巴所必需的。以前,由于西班牙发生内讧,他曾同样地搞过四国同盟⁵⁷²,使路易-菲力浦遭殃。⁴⁸³

(3)1839年6月19日的训令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俄国实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顺便提一句,这个条约是帕麦斯顿搞出来的)的提议,并不出自伦敦,而是出自巴黎。苏尔特1839年5月30日给布尔克奈男爵的急电证明了这一点,1839年6月17日的急电等等也可证明。帕麦斯顿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认为苏丹希望履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使俄军进抵君士坦丁堡,他在6月19日给巴黎的格兰维耳伯爵发去一份急电,并附去他同一天的“给海军上将罗伯特·斯托普福德爵士的训令初稿”,他在其中除提出一系列模棱两可和荒唐的提议以外,

指1852年12月2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编者注

还命令海军上将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苏尔特的判断很正确(见格兰维耳伯爵 1839年6月28日从巴黎给帕麦斯顿子爵的急电),他要帕麦斯顿注意,他们的敌人不是苏丹而是俄国,因此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是荒谬的,只要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要求苏丹——这正是苏丹所希望的——允许联军舰队通过达达尼尔,就已经完全够了。帕麦斯顿对此不能作任何反对,但提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建议,对此,苏尔特向他写道:

“看来,高贵的勋爵过于轻易地容忍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前景了。”

事态本着同样的精神继续发展,而且帕麦斯顿一直阻挠法国反对俄国,他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只要布隆诺夫还不到伦敦来,他还没有同他签订 1840年的条约,他的全部怒火就要发泄在穆罕默德-阿利身上。后来,这个条约在 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的条约中找到了归宿,1841年条约只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一个欧洲批准书。³²³

如果你能经常和详细地把德国的情况,特别是普鲁士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我将非常感谢。

你的 卡·马·

57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

1854年12月20日星期三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信是星期一寄到这里的。我本人今天才来到这里，因为我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和鲁普斯那里作了几天客。

我的通讯将在星期六着手写。恰好在议会的“预备”会议结束的时候开始写通讯，本来并没有什么意思。而对这次短促的会议做一个概括，也许是最好的开端。两年来我只是用英文写作，我指的是为报刊写稿。用德文写作，开始会有些困难。

您知道，我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编辑一家受检查的普鲁士报纸。因此，我能充分设想《新奥得报》在新的书报检查形式下要遭到怎样的磨难，这些困难以及要同当局进行的隐蔽的斗争，促使我协助这家报纸。

据我所知，——而我对伦敦几乎所有稍微大一点的阅览室都是熟知的——在这里，哪里也没有《新奥得报》。目前，您只好先把它直接寄给我。也许我能设法使某个阅览室或咖啡馆订阅。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指为《新奥得报》写通讯。——编者注

《莱茵报》。——编者注

请您特别费心,破例寄一号《布勒斯劳报》给我。虽然埃德加·鲍威尔每周都来看我,但是一次也没有同我谈过他的通讯,而我很想了解他的观点,哪怕以一“号”为依据也行。

由于议会的会议将要结束,而除了对议会会议写一篇概述和可能对财政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以外,写其他报道我很少有重要材料,所以我打算——如果这个想法可行——写一组文章来评述直到现在还在克里木进行的战争。⁵⁷³关于这个问题,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德国,都没有看到一篇象样的,即批评性的文章。此外,我认为,这个题目会使人最感兴趣,同时也最少可能引起同间接的普鲁士王室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冲突。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致友好的问候,虽然我同她并不相识。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855年

5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5年1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如果不是我的妻子生了一个世界的新女公民，这封信早在一星期前就写好了。你也可以理解，整天忙忙碌碌很少有空闲时间。母女身体都很好。

我亲爱的，要写…… 这样不很多的…… 归根到底只能论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好吧…… 就…… 考察，然而并不表示任何作者的要求，但同时希望，这些东西也不要提出来。

至于你向我提出的各种经济问题，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些问题既没有官方的资料，也没有经过科学整理的综合资料。从贸易部的统计表中，当然可以借用谷物进口的官方数字。但是再也

没有别的了。现在一定会很快涌现一大批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在英国,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理论研究的时期。我在笔记本中利用各种来源收集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根据我的这些笔记本,一有可能,就为你搞个综合材料。现在只把下面这些最一般的资料告诉你。

小麦和面粉的输入

	小麦 (单位:夸特)	面粉 (折合为夸特)
1847	2650000	1808000
1848	1865000	351000
1849	4569000	1129000
1850	3778000	1102000

可见,在自由贸易的头两年,输入的小麦是八百二十八万五千[夸特],而面粉是二百二十二万六千,共计一千零五十一万一千,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平均每年输入五百多万夸特。按每人一年一夸特计算,这占总消费量的六分之一强。

能不能说,每年的消费量都增加了这么多呢?显然,这取决于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在英国,小麦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同以前一样?对这一点,只有在我们有了农业统计资料的时候才能回答,而这种统计正好现在才开始进行。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我们知道,在废除谷物税⁴⁷以后,大量的土地变成了牧场等等。[至于英格兰],我们暂时只能用归纳的办法得出某种结论。如果在英格兰没有荒芜大量耕地,那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一年,虽然收成非常好,但是粮价却比采用保护关税的1839年还高,而国外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进口的缩减额,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收成好坏之间,即1854年收成和1853年收成之间的差额。下面这张官方统计表(爱尔兰的)表明,在自由贸易制度下,停止耕种土地的趋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大概是由于把耕地变成了牧场——是多么普遍。

1854年(到11月为止)	英亩
[减少] 谷类作物面积	91233
[蔬菜作物](马铃薯、块根作物等)	710
亚麻	23607
三叶草	13025
<hr/>	
耕地面积减少总数	128575

相反,上一年(1853)减少的总数只不过是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七英亩。两年共计十七万二千四百四十二英亩。由于近两年来对一切农产品的需求都增加了,这个数字更显得惊人。至于从事农业的“人手”,我们知道,从1852年起每年从大不列颠移居国外的三十万人中,大部分是农业工人。我们知道,在1853年,人口第一次减少了,而不是增加。最后,农业工人大量减少的最好证明,就是1853年农业地区的工资提高了,这是1815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为了重新降低工资,几乎到处都采用了收割机。(顺便指出,外国粮食的自由输入大大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对工业品价格有什么[影响],根据现有资料还完全不能断定。例如,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中价格的波动同原料有关,未必是由于废除谷物法而引起的。总的说来,我认为,从1849—1854年期间的价格历史中可以看出,一切工业产品价格和粮食价格之间的比例,各个工业部门

产品价格和相应的原料价格之间的比例,仍然同废除谷物法以前一样(这些部门内部价格的变动也如此)。

至于工厂中的工资(数字下次再讲),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谷物法的废除,(1)对绝对工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2)促使了相对工资的降低。在发生危机的一年,工资降低了。在比较好的1849—1852年(包括1852年,至少包括前八个月),工资并没有提高。为什么没有提高呢?因为生活资料的价格下跌了。在1852年期间,开始大量移居国外,而另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东印度等地的需求大大增加。当时工人要求把工资提高百分之十,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繁荣达到顶点的时候(大体上是在1853年8月以前),几乎在大多数部门达到了这个要求。你知道,——譬如你回忆一下普雷斯顿的罢工³⁰²,——这个百分之十的提高很快又从他们那里夺走了,虽然1853—1854年粮价平均高于实行保护关税的年份,如1843—1845年和1830—1837年。可见,工资的提高,而且是短时间的提高,——因为现在又已经开工不足,开始发生危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贸易自由,这种提高是完全符合一切繁荣年代工资的提高了。贸易自由实际上促成的只是1849—1852年期间工资没有提高。工资所以没有提高,是因为同样的工资可以买到更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则是利润的相对提高。这样一来,相对工资,即和利润比较的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这就是结果,关于这一结果的必然性,我已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用法文写的)里作了说明。

当然,不能否认,谷物法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与调整食糖税、

1847年(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允许外国轮船自由驶入,对英属北美进口木材取消保护关税等问题配合起来)大概使得英国人扩大和获得了新的国外市场,以销售他们的工业品。例如,美国颁布带有较大自由贸易性质的立法,无疑部分地是由于英国废除谷物法所造成的。但是不能对此赋予太大的意义;例如英国对俄国的输出减少了,而英国从俄国的输入由于谷物法的废除却大大增加了。整个看来,欧洲作为英国的市场的意义是相对地越来越降低,因为1854年的输出总额中(我在这里指的是英国产品的输出总数,而没有包括再出口数字),仅仅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印度就占百分之六十,更不用说欧洲以外的英属殖民地了(除东印度)。

我粗略地谈了这些,以便最概括地回答你的问题。我还要查一查,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什么确切的数字材料。再说一遍,书只是现在才要开始出版……

59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

1855年4月1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我要同妻子一起离开伦敦数日。德朗克非常热心,他同意在

信的结尾部分没有找到。——编者注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见本卷第441、442页。——编者注

这段时间里替我写通讯。他今天要寄给您的是一篇描写波拿巴来此地的文章。如果我见不着他,这封信我就单独寄给您。

附上两篇文章,作为同泛斯拉夫主义论战的开端。我认为,德国早就应当严肃地研究关于威胁着它的危险的问题了。这些东西,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登,因为它们同通讯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我深感必须不失时机地在德国敲起警钟。况且,柏林的“批判的批判”也会由于自己高傲的愚蠢而得到应有的报偿。

您的 卡·马·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巴 黎

1855年7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在乡间已经住了几个星期了,一位到苏格兰去的朋友 让给了我一所房子。所以,你的信我昨天才收到。不过,现在我已经采取措施,使来信能立即从城里送到我这里。

指为《新奥得报》写通讯。——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编者注

暗指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信写自伦敦近郊坎柏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伊曼特。——编者注

你离伦敦这样近,却不想哪怕是花几天时间到这里来看看,我自然觉得奇怪。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你要想到,巴黎到伦敦路是多么近,花费是多么少。假如法国不是对我紧紧地关上了大门,我是会到巴黎去看你的。

我在巴黎有几个朋友,但是(现在我不是在城里写信)只有我回到索荷才能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你,地址都在那里。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象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如果看见海涅,请代我向他致意。

你的 卡·马·

61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科 伦

1855年9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惊悉亲爱的、永不能忘却的罗兰特 逝世的噩耗,简直无法向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信写自坎柏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罗兰特·丹尼尔斯。——编者注

您描述我的悲痛。虽然施特芬告诉我的最后消息是不能令人放心的,但我对您出色的丈夫恢复健康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过希望。他是一个温和、精细、高尚的人,坚定、才干和外表的美异常和谐地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当我在科伦人中间看见丹尼尔斯的时候,他总是使我感到他是一尊被任意丢在一群霍屯督人中间的希腊神像。他的早逝,不仅对他的家庭和朋友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对科学界以及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科学界,人们对他抱有无数的希望,而受苦受难的群众则把他看成可靠的先进战士。

我深知您的英雄性格,因而我确信,无法安慰的悲伤不会妨碍您忠诚地关注罗兰特遗留给您的珍贵保证。您会让自己的孩子们加倍地补偿世界因失去他们的父亲而遭到的损失。

关于这个新的损失的消息,使我的妻子痛切地回忆起我们唯一的一个小儿子的死,她的心情使她现在不能写信给您。她象孩子一样地哭泣、伤心。

我不想安慰您,因为我自己也很伤心——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喜爱他,甚于喜爱其他任何人。这样的悲痛是无法减轻的,只能分担。我只要稍微忍住了初时的痛苦,就为死者在美国的许多朋友在《纽约论坛报》上登一则讣告。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情况,使那些缩短了他的寿命的人受到比这个讣告所给予他们的更为严重的惩罚。

无须向您保证,我永远是您的可靠而忠诚的朋友。

向您表示真挚的同情。

您的 卡·马克思

62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

1855年9月1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上星期我没有可能写东西给您，因为可敬的弗罗恩德医生对我提出了司法追究。由于他，我甚至被迫离开伦敦几乎一个星期。但是议会既然没有开会，这种情况自然也不会影响我这个通讯员的效率。好吧，这个月就请您从9月11日起为我开账户吧。

不用说，如果您的报纸没有能力付款，但仍能继续存在下去，那您依然可以得到我的文章。

我深深感到，您的报纸，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您所处的狭隘范围里，办得很巧妙、很有分寸，能够使明眼的读者读出言外之意。说您从“立宪派”那里拿钱，这种指责是再荒谬不过了。某些十足的“立宪”资产者，曾购买过《新莱茵报》的股票。纵然这些先生们后来对此感到后悔，但是编辑部无论如何从来也没有禁止他们继续出钱。

假如我不是担心我的任何一个熟人仅仅因为和我通信而会使他声誉受到影响，我早就为了您的报纸而往莱茵省写信了。拉萨尔在科伦等地没有引起人们对《新奥得报》的注意，无论如何是不对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信写自坎珀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的。他本来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如果《新奥得报》不再存在下去,那我们要引以自慰的是,我们现在的一切活动、一切作为和创举,都纯粹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马·

在伦敦这里开始出版一种德文周报,是由前法国警探、维也纳的流亡者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创办的。撰稿人有:俄国人赫尔岑、约翰奈斯·隆格和一个冒称上尉的姓科尔恩的酒鬼。

63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

1855年11月8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第一封稍微迟到了一些,因为我妻子把它寄往曼彻斯特时偶然有所耽搁。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后,我肯定您已经退出了《新奥得报》,因此我立即停止了寄通讯。而您第二封信到来的时候,我的牙痛正好发作,——这几天才好,——弄得我不能听,不能看,自然也就不能写。

您10月7日来信的内容,我不仅告诉了朋友们,而且也告诉

了敌人 ;看来使他们大吃一惊。不用说您也会相信 ,布勒斯劳的泰梅先生和西蒙先生的教义丝毫没有感动我和我的朋友们。

我没有看到霍约耳 ,但鲁普斯 偶尔和他见面。霍约耳出于爱国主义 ,把《布勒斯劳报》带进了这里的雅典神殿¹⁴⁸ ;这个情况使我们的小沃尔弗有从这个曼彻斯特几乎唯一的诗神避难所中被赶出来的危险。

博尔夏特我很熟 ,我已向他转致您的问候。博尔夏特同布勒斯劳的西蒙公民有经常的亲密的通信联系。他第一次问我知道不知道《新奥得报》同立宪派处于非法的同居关系时 ,我回答他说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难道您不知道 ,在我看来 ,立宪派和民主派 ,——至少是普鲁士的 ,——都是一路货 ?接受一部钦赐宪法而拒绝另一部钦赐宪法的民主派 ,同接受了第一部 ,而后来又同意第二部的那些人 ,这两者有必要加以区分吗 ?”⁷⁴《新奥得报》最大限度地刊载了在目前出版条件下可以刊载的一切。您还希望什么呢 ?

我接到巴黎特别熟悉情况的一些人的来信。据他们说 ,帝国的声望越来越低。郊外到处在说 ,“它快要完蛋了”。情况确实很严重 ,这从社会生活中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总检察官卢兰的演说和《立宪主义者报》刊登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论未来革命的恐怖”的文章。未来革命的可能性 ,甚至格朗尼埃先生也认为是无疑的了。

这里关于“侨民问题”(泽稷岛等等)的丑剧是雷声大雨点小。⁵⁷⁵舆论坚决地转而反对政府 ,我甚至想 ,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一

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啼笑皆非地向波拿巴的第一批要求让步，正是为了用实际向他表明，对英国政府说来，作进一步的让步是不可能了。假如政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行事，而不会在议会开会前很久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当然，帕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认为他们是他手边随时可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就威胁大陆说：“看我来教训你！”不过，内阁的交椅他坐得很不稳，然而把老狐狸拉下马来也决不是容易的事。

您如果还有事相告，来信请写我原来的地址(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住多久，把信寄到上述地址，我妻子总会收到的。隆格和夫人在伦敦开办幼儿园；金克尔和约翰娜希望革命还不致很快就到来。卢格有时在布莱顿讲学，他硬要使英国人相信德语是最可憎的语言；陶森璠、梅因之流在痛骂“法国的流亡败类”(包括维克多·雨果)，由于他们，这些“当局许可的阴谋分子”有被剥夺“避难权”的危险。

恩格斯和鲁普斯要我向您转致衷心的问候。我已经有两星期没有见到博尔夏特了。

您的 卡·马·

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5年11月8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接到回信会很晚了。第一,我迟迟才收到你的信,因为我呆在曼彻斯特,信则是寄到伦敦,而我的妻子又不确切知道,我是不是已经离开曼彻斯特。第二,该死的牙痛把我折磨得好苦,使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黑格尔在感性意识应转变为自我意识的阶段上对它所要求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我被弄得不能听,不能看,自然也不能写了。

你问到科菲尼埃尔的题为《交易所的秘密》这本书,我想这本胡说八道的东西直到现在好象还在我留在国内的那些书籍里。我第一次住在巴黎的时候⁵⁷⁶,由于受书名的诱惑,我先是买了这本书,后来又看完了它。科菲尼埃尔先生是个律师,实际上他丝毫不懂交易所,只说要提防“交易所经纪人”的“司法上的”欺诈。因此,这本书是空无一物,既没有事实,也没有理论,甚至连一个引人入胜的笑话都没有,何况现在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饶了他吧,”——即饶了科菲尼埃尔,——“亲爱的夫人,他不值得使你生气。”

莫扎特歌剧《唐璜》(达·朋特作词)第一场列保莱罗的话。——编者注

维尔特在大陆长期旅行后(他于7月底由西印度归来),现在又来到曼彻斯特。过一个星期他又要乘船离开这里到热带去。听他谈话是很有趣的。他见得多,经历多,观察也多。他走遍了南美、西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方。他骑马越过了帕姆帕斯草原,登上了秦布拉斯峰。他在加利福尼亚也度过了不少时间。他现在虽然没有写小品文,但却在口述它们,这样,听的人还得到一个好处,可以看见他生动的模仿和面部表情,听到充满热情的笑声。维尔特总是幻想着西印度的生活,非常蔑视人类的糟粕,也不喜欢此地的天气及其北方气候。的确,这里是很糟的,糟透了。

关于泽稷岛事件和关于流亡英国的侨民问题的其他丑事,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我并不认为事态会有重大变化。我甚至不认为这里的政府想取得什么重大的结果。否则他们会把这件丑事留到议会开会前夕去干。现在留出了时间让舆论来个转变,这种转变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了。

下一封信请寄往我伦敦的原来地址,因为我不知道我在朋友恩格斯这里还要逗留多久。恩格斯和鲁普斯 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附 录

附 录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为了一次小小的纵酒而生您的气。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您离开之前没有再看到您，否则您自己就会确信，我只是对我的太上皇有些不满。总之，这样的特殊事件通常会得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而这一次马克思老爹必定是在同“大主教的侄子”进行夜间哲学漫游时得了重感冒，因为他病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躺在床上。或许他今天能够起来一会儿并为美国写文章。但我认为他还没有复元到他自己想象的那种程度。他接连三夜说梦话，情况很不好。他请您代为问候维尔特并请转告他，马克思对他很生气，因为维尔特在转寄莱茵哈特发自巴黎的信时仅仅附了两句话；请转告他，他首先应该尽到自己作为前《新莱

在手稿上后来恩格斯写了：“1852年1月初”。——编者注

见本卷第5页。——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大概是为了开玩笑而这样称呼恩格斯。——编者注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茵》编辑的职责，并把随便一种货物送往美国的仓库。⁵⁷⁷至于那个怪人，马克思老爹现在讲了如下一段话：

“经常酗酒，夸耀他巴结女人的本领，就是说让酒馆女招待踢了几脚；从一开始他就在大街小巷、客厅、公共马车和票价半便士的轮船上，大吵大嚷地煽动英国公众参加金克尔和卢格之间的大辩论；揪住每个德国人的耳朵往克朗邦饭店里拖；他是流亡者俱乐部 31 最傲慢的呐喊者之一，因而也是猖狂反对《新莱茵报》‘小宗派’的人之一。如果他向维尔特求助，就让维尔特告诉他，到金克尔建立的七个部中的一个部里去给自己找个位置，既然他对伟大的唯一革命的政党立下这样大的功劳，并且对金克尔的两个御用文人梅因和奥本海姆都有影响，那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总之，如果这帮无赖之中的哪一个去找维尔特的话，就让维尔特告诉他们，他也属于梅因在寄往美国的信件中所称的那个《新莱茵报》‘怙恶不悛的小宗派’。”

这就是我的高贵的病号的严厉判词。

昨天收到克路斯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这封信再次证明金克尔极端卑鄙。可惜，我现在不能附上这封信，因为弗莱里格拉特昨天把它带走了。我们明天将把它寄给您。您可以把信上的一些话告诉维尔特。

关于金克尔向这里的民主主义杂货铺老板谄媚，弗莱里格拉特讲了一则新的趣闻，我也把它告诉您。弗莱里格拉特向这里一个倾向于民主主义的瞎眼德国商人找工作。弗莱里格拉特把自己的商人证明书交给他，当时瞎眼的干酪商就对他讲：“我荣幸地结识

《新莱茵报》。——编者注

吕德尔斯。——编者注

了金克尔教授先生 ;我听过他的一次讲学 ,后来教授先生来拜访我 ,并提出要在晚间免费教我最优秀的德国诗篇 ;我当然谢绝了这项异乎寻常的建议 ,因为象金克尔教授先生这样的人甘愿这样服务 ,我无法作相应的酬谢。另外 ,教授先生因为住得远 ,还要花公共马车费。尽管如此 ,教授先生还是来了 ,并给我朗诵德国诗人的作品——其中还有您的几篇小东西 ,弗莱里格拉特先生 !——同时他对我说 ,您本来是商人 ,并且已经供职 ,等等 ,等等。教授夫人也来拜访我 ,并答应为我唱歌、演奏。”——如果不是同一个瞎眼的艺术鉴赏家来往 ,教授夫人无疑还会同意跳舞和塑造优美形态。

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追求这里的小店主 ,给他们朗诵自己的神圣的诗篇 ,并趁机白吃一顿晚餐 ,这几乎比法国的克拉普林斯基 还要伟大。

您听到下面的事情 ,也会感到有趣 :您从前的长官维利希将军 ,被流亡者下层好好教训了一顿 ,因为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同流亡者上层人士之间的差别 ,并且不赞同那种有利于大人物的对巨额革命基金的管理方法。从克路斯的信中还可以看出 ,金克尔已经利用维利希的受骗和施拉姆的信⁴⁵⁹ ,以便在美国证明他们同科伦有联系。现在是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金克尔似乎也在美国散布谣言说 ,马克思派为了不当“道德的英雄” ,竟悬赏奖励罪恶。穆希 衷心问候弗雷德里克。女孩子们 已经上学。您可能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指路易·波拿巴(用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称呼他)。——编者注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记得,皮佩尔曾经把他的漂亮的旅行包送给了男孩子。昨天他吓唬他说,要把它收回,另买一件别的东西给他。今天早晨男孩子把包藏起来了,说:“摩尔,我现在把它藏好了,如果皮佩尔来取,我就说,把它送给乞丐了!”真是个滑头!

祝您健康。

衷心问候。

燕妮·马克思

2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一周来病得很重,几乎一直躺在床上。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完成附上的他的文章的续篇,为的是不致使出版间断,如果确实已经开始出版了的话。我们几天前收到克路斯——希望您同他已经建立了联系,因为您通过他将会在各方面得到宝贵的支持——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再次证明金克尔极端卑鄙。这个伪君子厚颜无耻地讨好卡尔的朋友们,并写信给他们,似乎“他主张同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派的最积极的成员们建立联系”(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而同时却竭力以最阴险的手法败坏我丈夫的个人声誉,并根据维利希捏造的谎言来尽情述说关于他和他

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章。——编者注

的朋友们的丑事。卡尔现在很虚弱,今天不能亲自给您写信,因此要我转告您,您应该在您的报纸上报道关于我们可怜的科伦朋友的消息,这特别是因为金克尔派伙同《石印通讯》的御用文人和忠实鹰犬,故意以缄默来回避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一切苦楚。这种行径之所以更加卑鄙,是因为金克尔之出名主要正是受恩于贝克尔、毕尔格尔斯以及他们当时的机关报。而这些人在狱中痛苦已极,受到极坏的待遇,现在还不得不再坐三个月的牢房,可是“未来的大人物”却以革命的名义把一大笔钱搂进腰包,并且已经在他们之间分配未来的政府职位了。

您的亲爱的夫人 在可怕的旅行之后身体怎样?您的孩子们怎样?你们是否都已经多少有些适应新的环境了?

时间紧迫。必须马上将这封信送往邮局。希望我亲爱的卡尔能较轻松地写完文章的结尾部分。

致衷心的祝愿。

您的 燕妮·马克思

鲁普斯 现在病情稍有好转。他象恩格斯一样,不久也会寄点东西。向维尔特也提出了坚决的要求。红色沃尔弗 已经结婚,因为他正在度蜜月,所以暂且还不能干什么。

《革命》。——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西德意志报》。——编者注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看,我现在还在履行秘书的职务。我的丈夫还没有完全复元。他的确病得很重。他打算明天稍微走动走动看。由于患病,他无法为美国写任何东西;可是他把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动员起来了。给您寄上弗莱里格拉特的一首非常成功的诗。也让朋友维尔特看一看。或许也能使他跨上佩格斯。如果您不再需要《论坛报》,请把它寄来。下周您会收到克路斯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这封信现在不在鲁普斯手上。我们希望很快听到您的消息,现在请随便喝啤酒吧。

病人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一周来,我的丈夫由于紧张的夜间工作——因为白天他必须为家务事奔走——,眼睛痛得很厉害,所以他今天不能写信给您,我不得不担负起一切秘书职务。他要我转告您,他未能将埃卡留斯的文章全部看完,您必须自己修改文章中缀字法上的错误,这个出色的人物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是在这里才学会字母,还不会用句号和逗号。此外,我的丈夫给您寄去一篇一个匈牙利人写的文章,这个人深知匈牙利流亡者内部深处的秘密。目前能否采用和刊登这篇文章,由您自己决定。无论如何,应当保持这个人的热情,因为他答应今后供给由佩尔采尔、瑟美列等人自己写的通讯,他是这些人的知交。我的丈夫认为,文章里的重大语法错误您必须修改,但是,某些使文章具有真正匈牙利独特风格的文体特点,对文章是丝毫无损的。其次,他请您马上把他的论拿破仑的文章的五篇寄回,如果您不能刊登的话。也许,我们能把它们译成法文出版,虽然放弃德文的确很可惜。我的丈夫认为,最好您能在美国出版这东西,因为它肯定能收回成本;并且最好还能在德国推销,因为它对

见本卷第485页。——编者注

班迪亚。——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至第五章。——编者注

当前最重大的事件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很快收到您的好消息,也就是您亲爱的夫人顺利地经受了一件大事和您家里添了两个新生儿——儿子和杂志。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

您的 燕妮·马克思

为了不致拖延过久,您可以将每一篇单独刊登,因为这些东西非常引人注目。然后可以把所有这些并在一起。今天寄上第五篇,下星期五他将寄上第六篇——结尾部分⁴⁸⁵。我再说一遍,请您尽力将这部著作印成小册子。如果办不到,请您把它寄回,——无论如何必须把它出版。

请多多问候克路斯,并尽快详细告知您的近况。

鲁普斯 刚才又拿来一篇关于最近伦敦事态的小文章。

5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10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我丈夫今天任命我做他的代理人,于是我匆匆忙忙上任履行私人秘书的职责。我丈夫处于里里外外的压迫之下,不得不为家务事整天奔走,现在已经五点钟了,还没有回家,因此,他未能首先把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布吕宁克反对克路斯的事件 处理完。您在这件事上暂时不要采取什么行动,在下一班轮船到达之前,一点事也不要做。伊曼特打算今天就发出声明,证明维利希和金克尔曾不正当地议论过布吕宁克夫人。同时他把这一切诽谤言论归咎于现今的骑士和夫人殿下的贞操的拯救者老丑角卢格。这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为在流言出笼和传播的同时,恰好这头老蠢驴根据他的挚友格罗斯的陈述,宣布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而且还声称,由于亲王的帮助,金克尔才得以获释,而布吕宁克夫人在这当中起了主要作用,并为此花了钱。在德国,这两则流言是一起流传的,而就在那篇文章里,卢格(根据德朗克的回忆,但不能对此下任何肯定的断语)仿佛说到哥特弗利德在这里同一伙可疑的人接近。整个这件蠢事只不过是马克思—克路斯进行报复的阴谋,他们现在想把散布匿名的卑鄙谣言和诽谤的罪名加到他们头上,其实这帮坏蛋自己早就非常精通这种勾当了。老波美拉尼亚人 为夫人殿下拔出佩剑之后,亲自拜访了这位地位显赫的夫人。看来,海因岑希望在这里除了辉格党的财源 之外,还为自己的《雅努斯》找到王公的摇钱树并加以利用。这伙下流坯如此长久地干出一件又一件卑鄙勾当,制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散布一阵又一阵诽谤之后,现在突然在两个半球发出愤怒的号叫,这种行为不是很可笑吗?况且,这篇文章⁵²⁵中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写,充其量不过是小心翼翼地、甚至只是以暗示的方式提到被殷勤款待的这些人曾直接和公开说出的东西。这件事使人很讨厌,因为本想离开这群坏家

见本卷第 556 页。——编者注

卢格。——编者注

见本卷第 92 页。——编者注

伙远一些，而由于这种荒唐事情却不得不同他们打架。我的丈夫本来想今天亲自寄给您一篇用他自己的名义写的文章，说明您的文章是怎么刊登在《警钟报》上的。但是伊曼特认为，不应该使我的丈夫牵连到这件事里面，因为这一切恰恰都是针对他的。因此他打算自己写个声明。可惜还没有写好。在您接到进一步的指示以前，您在这件事上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今天梅因告诉德朗克说，维利希和金克尔发誓说他们没有说过任何有损这个女人名誉的话。这就是说，这些先生们已经被质问过了。您看，事情在这里也闹大了。此外，施瑙费尔答复⁵⁷⁸就其本身来说是很好的，机智而又中肯，而两位哲学家实在是不应该仅仅因为一位显贵的夫人受到一次触犯就这样嚣张。卢格对我的丈夫散布了一些最卑劣、最恶毒的流言来败坏他的声誉，而且是在我的丈夫由于从党的立场考虑到他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处境而不便讲话的时刻散布的，这一点有谁过问过呢？

我的孩子，他连同我的奶汁一起吸尽了这一切痛苦、悲伤和忧虑，如今他死了，我几乎由于悲痛而死去，这一点有谁关心过呢？还有那些接踵而来的痛苦！而我在生下来时并没有被称为殿下！可是说这些废话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想法摆脱这桩事件，并迫使别人对此负责。但是您无论如何要等待下一次邮班。

《雾月》还没有寄来。我的丈夫将交下一次邮班寄给您载有您的文章的两号《人民报》⁵⁷⁹。

我的弟弟埃德加尔终于给母亲写了信。由于您的友好帮助，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我的信才顺利地到了他手里。为此再一次衷心地感谢您。

还有一点。请您稍微劝劝雅科布·胡策耳,以免他搞得太过分。必须避免同这帮坏蛋作无意义的纠缠,因为目前他们正力图把我们拖进这一类事件中去,以使用这种方式使人们忘记他们过去的劣迹。现在应当对这些“纯客观的、具有原则性的、公正而正直的”饶舌家讲一点策略。

您自然已经从《科伦》上注意到了科伦案件?今天收到贝克尔的供词。因为对他没有提出罪证,所以他们已经商量好,要把贝克尔从这一案件中完全解救出来。这就是他的辩护方式的由来,民主派积极地利用这种辩护方式,是为了把贝克尔算作他们营垒中的人,并宣称他是一位自由的、独立的、不盲从某个秘密团体的某种教条的人民活动家,真正的英雄;他们这样做,正是因为他是全体中最软弱的一个,并且在他身上比其余的人有着更多的民主派的气质。如果大喊大叫的海因岑想利用这一点来抬高贝克尔,您可以马上说明,这种辩护是事先商量好的,贝克尔在他被捕前不久还恳切地请求我丈夫同他一起在他的杂志⁵⁸⁰上抨击所有的官方民主派并嘲笑他们所有的人;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维利希,等等。他还曾经打算刊登维利希的疯狂的信件。民主派先生们从他的获释中也不可能捞到任何好处,等等。我写得非常仓卒。

该去投邮了。

致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科伦日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170、472页。——编者注

请尽快再来信。您的信总是使人非常愉快。我的丈夫总是说：我们要是有更多的象克路斯那样的小伙子，那就可以做出些事情了。请您暂时不要过多活动。让这些狗重新互相咬起来，不然，他们就可能为了跟“共同的敌人”——这个“凶恶的、无耻的、毒辣的”马克思及其“党羽”作斗争而彼此拥抱。

6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想必您会注意《科伦日报》登载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巨大案件。10月23日的开庭，使整个案件发生了惹人注目的、有利于被告的大转变，所以我们大家又都开始振奋起来。⁵⁸¹您可以想象到，“马克思派”在日以继夜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这样的高度繁忙，也是我今天再一次以代理通讯员的身分给您写信的原因。维利希先生的密友迪茨先生（现在也在美国）让人偷走了维利希集团的全部文件——信件和记录等等。这些文件被原告一方提出来作为党的危险活动的证据。为了证明被告与此事有关，捏造谎言，说我的丈夫同尽人皆知的密探舍尔瓦尔有联系。这样一来，我的丈夫就被说成是科伦的理论家同伦敦的“实干家”、放火者和抢劫者之间的桥梁、中间环节。施梯伯和原告方面期望这一行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这种谎言却象烟雾一样消散了。需要有新的效果，于是出现了10月23日法庭上的一派谎言。警察

当局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话。它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此外，它竟然认为它对处于社会之外的共产党人具有特权！所有这一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形式取代检察机关的全部职能，把泽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未经证实的纸条、不折不扣的谎言、密告和传说当作真正经过法律手续证实的事实，当作证据。所有这一切简直令人毛发悚然。必须从这里提供揭穿这种伪造的全部证据。因此，我丈夫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伪造，必须提出官方确认的小酒店主的证词和经官方验证的所谓记录人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笔迹。然后必须将全部文件转抄六至八份，通过各种途径，经由法兰克福、巴黎等地寄往科伦，因为所有写给我丈夫的信和所有从这里寄往科伦的信总是被拆开和被截走。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不仅如此，施梯伯现在又宣布我丈夫是奥地利的奸细。为此我丈夫找出了《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写给他的一封绝妙的信，这封信的确会使施梯伯大出其丑。我们还找出了一封贝克尔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嘲笑维利希的愚蠢和他的“军事密谋”。维利希出于对贝克尔的仇恨，在伦敦这里给证人亨策尉官下了指示，他到目前为止一直从亨策那里得到施舍。总而言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身临其境，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有这些警察行径，都使公众以及陪审员的注意力离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控诉本身，连资产者对这些可怕的杀人放火者的憎恨，也被对警察当局的卑鄙行为的反感冲淡了，因

见本卷第 172—173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170 页。——编者注

此,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期望我们的朋友被宣告无罪。同这种以金钱和一切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官方势力作斗争,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对方拥有金钱、权力和其他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一张写信的纸,等等。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今天发表的声明。我们今天要把它寄给《论坛报》。您也可以发表它。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杂乱无章,而我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且抄写东西把手指头都抄痛了,所以写得很乱。您在《体操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⁵⁸²,在这里很受欢迎。我丈夫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出色,文笔也特别优美。其余的人宁肯您少谈些理论,而希望您永远是以前的那个幽默而愉快的克路斯。

刚才从维尔特和恩格斯那里寄来一批商业地址和假商业信件,以便转寄文件和信件等。

[下面接着是威廉·沃尔弗手抄的上述声明的原文。]

刚才收到《科伦》,满篇又都是极其恶劣的丑行。马上又要按照商业地址发出两封信件。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科伦日报》。——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祝一切都好,请尽快再给您的朋友们写信。

请鉴谅。

燕妮·马克思

7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⁸³
华盛顿

1853年3月10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卡尔几个星期以来感到身体不舒服,而最近几天他的严重到几乎发炎的老肝病又发作了,这个病在他家是遗传性的,他父亲就死于这个病,这使我尤其害怕。今天他又好些,他在给《论坛报》写文章,委托我写信。我不得不一开始就罗罗嗦嗦地谈谈遭受的挫折,这次挫折几乎跟魏德迈和克路斯遭受的那次挫折⁵⁸⁴同样大。如果我扯得太远,请不要生气。12月6日,我丈夫把《揭露》的手稿同时寄给您和巴塞尔的小沙贝利茨。沙贝利茨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它,来信说,这是一部杰作,两个星期之后,它一定被运到边界那边去;又说,他想印二千册,每册卖十五个银格罗申,卖得的钱除去印刷费(在瑞士是微不足道的)之后与我丈夫平分。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毫无差错地指望至少得到三十英镑。此外,他想立即寄四十册到伦敦。过了一个月,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丈夫写信去问。回答是:印刷延期了,因为排字工人

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在圣诞节不干活。至迟过两个星期,小册子就可运出,并且将给我们寄四十册。我们只是通过第三者得知,私运遇到了意外的障碍,出版商不得不把一千八百册分成小包在两个星期之内秘密运过边界,但是大致在2月初将全部运完,小册子的进一步运输和分寄给书商的事务,他将委托给自己的商业代办,但是样书他会立刻寄给我们。好极了。我们等了一个月。最后我丈夫写信去打听情况,以为小册子老早就已经送到德国最遥远的角落,他现在只要开出一张期票就行了。可是昨天我们收到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得悉,为数两千册的一批《揭露》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昨天在试图进一步转运时被扣。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首先巴登政府要呈报联邦委员会,然后大概会把我逮捕,或者至少会对我起诉,等等。无论如何将大大出丑!这就是我所能简单告诉您的一切。以后的消息,如果我本人没有可能写信,您会通过第三者收到。如果写信给我,请用下列地址:巴塞尔的时装女工等。”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他把二千册,也就是全部印数,放在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然后给我们写信说,它们被没收了。只字不提给伦敦的书,只字不提预定给瑞士的书等等。这些东西是否印刷了,普鲁士警察当局是否出巨款把它们收购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事情,这只有天知道!够了,这已经是人家试图束之高阁的第二个小册子。⁵⁸⁵当了柏林警察局长并宣告一部关于阴谋的绝妙作品问世等等的施梯伯先生,以及充当美国款项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维利希先生⁵⁸⁶,都没有因这事损伤一根毫毛,科伦案件完全被打败了,党还完全没有洗刷掉对它的各种污蔑,政府在扬扬得意!在这个时刻,这个小册子的影响会是很大的。它会象晴天霹雳一样击中德国警察的战栗发抖的灵魂。如果我们有经费,我

们就会马上把它在阿尔托纳重新印刷出来,以便把政府刺激一下,但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您那里的任何一家报纸的小品文栏里把它刊载出来。不知那时能否利用排好的版印成小册子,然后把它转寄给我们?由于在欧洲把它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了,而办这件事现在又成了党的荣誉问题,您应该无论如何把它印出来,至少在小品文栏里刊载出来。为了对付一切敌人,现在必须出小册子,这将有利于科伦人,这比其他任何办法都将对舆论产生更大的影响。必须重新激起对他们的关心。贝克尔逃跑的企图遭到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外界的同情和援助。首先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这本小册子存在,而这只有在大洋彼岸哪怕是在小品文栏里把它刊载出来才能办到。

您可以想象到,这个消息对我丈夫的健康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燕妮·马克思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为钱的事给您写信,使我极不愉快。您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已经太多了。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办法,别的出路。我已给波恩的哈根,给格奥尔格·荣克,给克路斯,给婆婆,给柏

林的妹妹都写了信。骇人听闻的信！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回信。这就是说，再没有什么办法了。我不能给您描写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丈夫到西蒂区找格尔斯滕堡去了，——你可以想象这种拜访对他意味着什么。我利用这个时间给你写这几行字。您能给我们寄点什么来吗？面包铺老板已声明从星期五起不再赊售面包了。昨天他的进攻被穆希打退了。当面包铺老板问他：“马克思先生在家吗？”，他回答说：“不，他不在楼上”，然后就把我们的三个面包夹在腋下象箭一样飞跑开，并把这一切告诉了自己的摩尔。

祝您健康。

燕妮·马克思

9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⁵⁸⁷

纽 约

1853年5月15日于华盛顿

……马克思给我写了一封很愉快的信，他说，我对维利希这个“贫穷会教友”的行为的描绘，使大家都乐得不可开交。他写道，他们大伙在哄堂大笑中决定祝愿他过一种尽可能平静的“生活”。他认为，“要是这个狡诈的家伙身上的愚蠢没有同一个清醒的念头——怎样取得他的肚皮所必需的东西，——混杂交织在一起，那末他早就进入疯人院了”。马克思在最近一封信中把他

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有关维利希的地方抄给我,作为对我的报道的奖赏。

《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说,他没有时间翻译;如果我或者你,或者别的什么人从他结束的地方着手翻译,并且告诉他翻译到什么地方,那他一定把结尾写完⁵⁸⁸。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个东西出小册子不行,无论如何不合算;如能把它在小品文栏里刊载出来,他就十分满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可以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

拉沃以前的追随者们——都是一些庸人,他们早就需要有一个圣徒了,——已使红色贝克尔处于拉沃的地位。按其德才,予之荣誉……

10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⁵⁸⁹

纽 约

1853年6月2日于华盛顿

……今天收到了马克思夫人的一封信,可惜,我想是在公共马车上把它往口袋里塞的时候丢了。马克思恰好(5月20日)从曼彻斯特回去。他对你在《改革报》上发表的文章很满意,就象对你给希尔施的声明写的前言那样⁵⁹⁰。马克思生气的,只是这一切不能由你负责发表,在前面要安上《大胡蜂》两个废物的

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见本卷第245页。——编者注

名字。他对《改革报》在一定程度上是满意的。德朗克终于在布莱得弗德得到了一个月薪十英镑的店员位置。——看来皮佩尔早已被路特希尔德赶出门外了,他被牵连在共产党人案件中,这使他难于弄到任何别的位置。——路特希尔德是他大学同学,至今没有付给他一文钱,但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他是会付的,⁵⁹¹皮佩尔目前不得不关心这事,因为不然他就什么也没有。——埃卡留斯还没有恢复健康。——鲁普斯 由于外界的压力,情绪非常不好……

《论坛报》上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都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写这些文章,没有添加通常的时事新闻,以致德纳插手,把某些比较详尽的历史回顾等等改写成《论坛报》常用的词句,并把它们作为社论发表。⁵⁹²马克思不能失去《论坛报》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所以他对此装作没有看见,并且要我们也不要直接指出这一点,虽然他对于他的比较有份量的著作不用他的名字发表,而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文章又只剩下一些废物,也感到不愉快……

11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⁵⁹³

纽 约

1853年6月14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

你的信刚刚收到。说到皮佩尔的文章,马克思在前些时候有一回,大概是在四个月以前,当我因为利用了他的一封信向他道歉的

克耳纳和海泽。——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时候,曾给我来信说,我应该丢掉这类天真的奇怪想法;虽然阿谀奉承的确不是他的弱点,但是他认为,我很少利用他的信,而且根本不是为了个人目的;此外,他写这些信正是为了让我利用,所以我不应该把他看作贩卖思想的小商人,要知道,譬如皮佩尔和红色沃尔弗,把他们对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写出来了……

1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伊曼特刚才在我们这里,他告诉我们,德朗克曾学习西班牙语,他好象在他那里看见过那本薄薄的“卖掉了的”语法书。卡尔很希望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向德朗克打听一下这本微不足道的小书的事;这样就能在伊瑟格林动身之前把一切都弄清楚,使他自己丢脸。我们重视这件蠢事一定会使您感到好笑,但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理解我们,那种粗鲁的语调,那种挑衅性的举动,那种粗野的叫喊,当着我和孩子们的面那样放肆,那样狂暴!要是这本“卖掉了的”书在老朋友那里发现,那就好极了。只是不要提伊曼特的名字。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为了使这几行字明天能到您手里,我把信寄到您家里。还有一件意外的妙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见本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这里是文字游戏:伊瑟格林是狼,歌德的长诗《狐狸-莱涅克》中的角色,沃尔弗在德文中也有“狼”的意思)。——编者注

事。班贝尔格尔为了瑞士的事情 竟以向法院控诉相威胁。由于卡尔在一封信中答应 ,如果事情圆满结束 ,他愿意承担一半费用 ,沙贝利茨就抓住信中的这段话 ,委托他向法院控诉我丈夫。请把您那里的那封信⁵⁹⁴寄来。卡尔再一次恳求您谈一点关于俄军和土军部署的意见。因为这事还没有结束 ,他要时常写到它 ,——要知道 ,美国人在东方问题上入了迷。

卡尔今天又逼出了一篇经济方面的长文章 ,他很疲倦了 ,所以委托我今晚写信给您。

祝您健康 ,我们大家向您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我们听说 ,鲁普斯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他甚至没有向我和孩子们告别。

13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⁵⁹⁵

纽 约

1853年11月4日于华盛顿

……马克思写道 ,弗莱里格拉特正在写诗 ,促使他写这首诗(题目是 :《印度人对西方世界的报复》)的是印度问题的文章 。诗

见本卷第 651—653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编者注

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 ,它的历史与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编者注

还在写作中。我希望他能将诗寄给我们。但是,这只有在有关印度的一些东西发表以后才应当办到。否则它是达不到目的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对我们将会非常不满意。因此我们必须着手搞印度……

14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填了一张给威廉·沃尔弗的汇票,汇款人是查理·马克思。

关于维利希的胡说八道的声明,明天未必能寄出,因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俄国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至今没有找到。他住在怀特柴泊一个什么地方,他的地址被弄丢了。转弯抹角地找了科苏特,他也没有他的地址。一个勤务员刚刚被派到怀特柴泊去。对勇敢的维利希不幸的是,这个人在这里又有几个月了,并持有一份由科苏特本人签署的、证明他确是匈牙利起义参加者的证件,而他可以亲自讲讲决斗的经过⁵⁹⁶。

老爹正忙着写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的续篇,他希望今天早

见本卷第308页。——编者注

维利希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七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英国与俄国》)。——编者注

晨能得到一小笔支援。

致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15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⁵⁹⁷

纽 约

1853年12月12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一篇通讯《威斯康星州的消息》,我认为你们最好分两部分付印,在前半部末尾注明“待续”字样。

刚才收到马克思11月28日的来信。看来,德朗克把声明寄给你了,如果还来得及,你应该把声明压一下。德朗克本应把这份声明寄给在伦敦的马克思,而不是寄给在纽约的你。

马克思给维利希写了详细的答复,完全采用深奥的“黑格尔的”手法。据我判断,他用大量文件非常巧妙地构筑了自卫街垒;我大概明天把这份手稿寄出;我还没有时间看完它,因此还不知道如何处理。它的篇幅很大,大开信纸有二十页。当收到我的信(我说,我们要给予答复⁵⁹⁸)时,马克思的手稿已经完成了。据他的意见,现在如果把他的手稿搁置一边,那就太可惜了,因为不是每天都遇到象维利希那样的陷入迷途的傻瓜。马克思委托我,如果在他的作品中有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或者发现我们之间

见本卷第309、311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在细节上有矛盾之处,就把相应的地方删去。在我寄出这份手稿时,我将写上这一切。

信末附笔写得很仓卒,一半是马克思先生加的,一半是马克思夫人加的,是这样结束的:

“昨天晚上(11月27日)瓦西拉普斯基们和谢尔穆夫斯基们举行了大会。哈尼应当是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差点没有把他撕成几块。‘打倒,打倒,卑鄙家伙、叛徒、变节分子’,以致弄得他不能就主席位。公众中有人爬到讲台上;大厅里开始打架,谢尔穆夫斯基们把哈尼保护起来。”

接着是:“卡尔为《改革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穷困迫使皮佩尔到一家法国商店去工作,在那里出售新发明的反射灯‘日光’。现在他不能写作。所以,卡尔强使海泽挑上了重担,并给他弄到一张阅览证,因为他一个便士也没有。他也写信到德国去,请求帮助。”——关于海泽的消息,请看作是秘密。

你的 阿·克路斯

16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请您立即把拉萨尔的地址寄来。您没有把拉萨尔的第一

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这里是讽刺地暗指参加1830—1831年波兰革命纪念日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者注

封信退回来,那上面有他的地址。

全家向您致最友好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17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今天把一包旧的骂街的作品转寄给您,还附有维斯、杜朗等人的最新的谬论。其中有些东西会使您开心。卡尔五天来受着急性神经痛的折磨,牙齿、耳朵和整个面部都痛,弄得他没有一个夜里能入睡,今天还痛得很厉害。什么药都没有用。从普芬德到拉斯拜尔,我们跑遍了一切药房。可是依然痛得厉害。只是今天夜里用了斑螫硬膏和鸦片等等,他稍稍出了些汗,才显然有一些好转。他根本不能写东西,他迫切地请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星期二以前仍给他寄一篇文章来,以便这个星期不象上星期那样,又完全落空。不然,亏空就太大了。我们全家和我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海泽和矮子 给伊曼特写了一封极其狂妄的信。这封信散发出一股白兰地酒味。

1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23日]下午三时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接到了您的文章。已写上地址,我将把它同这封信一并付邮。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可惜他的病还非常厉害,要我告诉您,他同时既是贫困的拉撒路,又是独眼的鬼。至于写东西,现在连想都不用想。他以格莱斯顿的一些冗长的演说折磨自己,非常生气地说,正当现在,他握有关于格莱斯顿先生及其草案的充足的材料,却不能写作。假如您有一点可能,就请在星期五以前再搞点什么出来。卡尔说,随便什么都行。我被迫这样一再打扰您,心里非常不安,但是如果有可能,还是请寄点什么来。

附上克路斯最近的一个包裹,请把他的信退还,并且不要把他的任何情况告诉海泽。这个家伙什么都会讲出去的,如果小梅因和其他杰出的大人物过早地知道了什么,克路斯所掌握的情报就会立即中断。这一切很有趣,所以不如让这些先生们安心去做自己的事情吧。

海泽在他最近给伊曼特的一封完全由一些碎片粘贴起来的信中,说他现在又不搞战争计谋了,因为俄国人反正不是照《论坛报》上写的那样进行战争的;从今以后他要去经营平静的商业了。

卡尔和我衷心感谢您寄来文章,三个小家伙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据说,我们的埃德加尔又在纽约的一个什么地方游荡,并且准备回到这里来,然后再去德国。唉,这些浪荡汉!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恩格斯暗指他大约从 1851 年 12 月 20 日至 1852 年 1 月 3 日在伦敦马克思那里居住的一段时间。此事可参看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本卷第 637 页)。——第 5 页。
- 2 恩格斯是说他想为约瑟夫·魏德迈当时在纽约筹备出版的《革命》杂志写文章。由于 1848—1849 年革命被镇压下去后德国加强了警察迫害,魏德迈于 1851 年 11 月流亡美国,在那里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身分继续党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美国筹备出版刊物作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讲坛,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为魏德迈的杂志提供材料作了不少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寄给他,还组织自己的许多战友寄文章。魏德迈于 1852 年 1 月只出了两期《革命》杂志,此后由于资金困难而不得不停刊。杂志的第一期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0 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92—540 页)的一部分,并预告杂志即将发表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这篇文章马克思由于杂志停刊和缺乏发表它的一些其他条件而没有写)。第二期刊登了《国际述评(三)》结尾部分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页)第二章的一部分。1852 年 5 月和 6 月,魏德迈在阿·克路斯的协助下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刊物”《革命》,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页)和斐·弗莱里格拉特嘲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的讽刺诗(见注 81)。——第 5 页。
- 3 1851 年 8 月,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

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回信接受德纳的约请。马克思为《论坛报》撰稿继续了十年以上,一直到1862年3月;为这家报纸写的很大一部分文章是马克思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欧洲各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工人运动、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随意处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某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改动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也受到影响,马克思不得不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之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5页。

- 4 恩格斯指他着手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查·德纳约请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工作,于是他请恩格斯写一些关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组文章时利用《新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资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转交给他的的一些补充材料。恩格斯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第5页。
- 5 1851年12月2日法国发生了政变,为第二帝国(1852年12月2日正

式宣布)波拿巴制度的存在打下了基础。

1851年12月31日,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和反动势力加强的情况下,1849年3月7日奥地利政府颁布的宪法被废除了。——第6页。

- 6 这里是指: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普鲁士同奥地利为争夺德国的霸权进行了斗争,斗争的结果对普鲁士不利,这对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邦的内部反动势力的加强有一定影响。在当时这场极其尖锐的斗争的进程中,普鲁士的执政集团担心,同奥地利发生军事冲突会引起革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会受到沙皇俄国以及支持奥地利的英国和法国在外交上的压力,于是不得不作了让步,并放弃在自己庇护下统一德国的计划。1851年,德意志联邦按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那种形式重新恢复了。在普鲁士本土,牢固地确立了以霍亨索伦王朝为首的容克地主统治的反动的半专制政体。——第6页。
- 7 指1851年5月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的、被控为“进行叛国性密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普鲁士警察当局最终写成“起诉书”之前,被捕者受了大约一年半的审前羁押。审讯是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在科伦进行的。受审的有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毕尔格尔斯、彼·诺特荣克、彼·勒泽尔、海·贝克尔、卡·奥托、威·赖夫、弗·列斯纳、罗·丹尼尔斯、约·克莱因、约·埃尔哈特和阿·雅科比。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斐·弗莱里格拉特流亡伦敦,避免了逮捕和审判。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在伦敦和德国的朋友和拥护者大力协助被告的辩护人,供给他们以反驳警察当局伪造罪状的文件和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和第457—536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 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于 1847 年 6 月初在伦敦改组正义者同盟(产生于三十年代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而成立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于 1847 年 1 月底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参加以他们所发挥的观点为根据的同盟改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此表示同意。同盟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加下在同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 年 6 月初和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8 日)上制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 1848 年 2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 1848 年 2 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 3 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 年 3 月下半月到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3 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5 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这时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 1849—1850 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0 年 3 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页)中,总结了 1848—1849 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 年 9 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导致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 年 9 月 15 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35—641 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

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8页。

- 8 恩格斯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为魏德迈的《革命》杂志写了四篇关于英国的文章。魏德迈只收到其中的两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8—240页),另外两篇遗失了。但是,魏德迈收到的那两篇也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发表。其中第一篇包含了恩格斯研究大陆军队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可能性问题而得出的成果,于1852年11月发表在纽约出版的《体操报》上,当时魏德迈是该报的编辑之一。——第8、23、491、500页。
- 9 暗指威·沃尔弗在《新莱茵报》上开辟过“国内新闻”(《Aus dem Reich》)专栏一事,他在该栏中用讽刺而幽默的文体报道了德国各小邦的政治事件。——第8页。
- 10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宪章派的机关周刊《寄语人民》撰稿,该刊1851—1852年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厄·琼斯。由于哈尼转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营垒(见注11),出版这一机关刊物(宪章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喉舌)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这个杂志,参加了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杂志发表了马克思写的《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78—592页)和恩格斯在1852年2月至4月初写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4—256页)。——第9页。
- 11 恩格斯指琼斯和哈尼之间早在1850年底就开始的冲突中的一个情节。冲突的原因是哈尼同支持宪章派右翼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以及哈尼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见注18)的拥护者有联系。代表宪章派革命一翼的琼斯,为争取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竭力联合所有的革命无产阶级分子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

宪章派。他在 1851 年曾试图吸引哈尼为自己的杂志《寄语人民》撰稿，但哈尼拒绝了。哈尼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赞成在各种各样的“全民族”联合（包括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哈尼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手中的工具，批评他不坚定，想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214—216 页）。但是，哈尼从 1851 年 2 月起却公然同敌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集团联系。哈尼要建立“群众性改良政党”和出版独立的机关报的企图，到 1852 年秋遭到彻底失败。——第 9 页。

- 12 恩格斯在这里就波拿巴法国国内生活中已经成熟的某些事件所作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关于内务部长莫尔尼辞职和任命培尔西尼就任此职，以及关于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令，是路易·拿破仑于 1852 年 1 月 22 日签署的，发表于 1 月 23 日《总汇通报》上。——第 11 页。
- 13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章，这部著作本来准备以一组文章的形式发表在《革命》杂志上。马克思及时地将 1851 年 12 月到 1852 年 3 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这部书。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就法国的事件同恩格斯交换意见。除了报刊和官方的资料外，马克思还利用了一些寄自巴黎的私人通讯作为资料。

马克思的著作未能在《革命》杂志上发表，因该杂志于 1852 年 1 月已经停刊。魏德迈于 1852 年 5 月把这部著作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第 12 页。

- 14 这里提到的路易·波拿巴政府的行动——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任命培尔西尼接替莫尔尼就任内务部长职务（见注 12）、1852 年 1 月 25 日接着发生的财政部长富尔德的辞职——证明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后建立的波拿巴制度是不稳固的，并证明政变后波拿巴统治集团内部瓜分国家职位和追求暴利的内讧已经开始。——第 12 页。
- 15 1688 年英国发生一次政变，政变后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得到确立。——第 12 页。

16 指英国热烈欢迎 1851 年 10 月到达那里的科苏特。英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以及政府官员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利用科苏特到英国这件事,进行蛊惑性的宣传,吹嘘英国的立宪自由。这就虚伪地掩盖了资产阶级贵族英国在镇压欧洲革命(包括匈牙利革命在内)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给反革命势力以外交上的支持,并促使在欧洲建立专制制度。科苏特于 1851 年 11 月去美国。

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 1851 年 5 月 1 日在伦敦开幕,10 月 15 日闭幕。许多国家参加了博览会。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把博览会的开幕描绘成一件标志着“普遍和平”纪元的开始的大事。——第 12、565 页。

17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报编辑部,揭露普鲁士政府对科伦被告的专横恣肆,由于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对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极其仇视,信没有发表。——第 13 页。

18 恩格斯所说的维利希集团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它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以后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一个有它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集团比作瑞士的宗得崩德,即 1847 年被解散了的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讽刺地称它为“宗得崩德”。)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行动使普鲁士警察当局易于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秘密支部,并制造对付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 1852 年的科伦案件(见注 7)。维利希—沙佩尔组织存在到 1853 年初。——第 16 页。

19 哈尼的杂志《人民之友》从 1850 年 12 月 14 日出版,于 1851 年 7 月底中断,杂志于 1852 年 2 月复刊后,出版了两个多月,到 1852 年 4 月 17 日为止。

看来哈尼是把 1852 年 2 月 7 日出版的他的杂志第一期的校样寄给了马克思。——第 17 页。

20 马克思引用刊载在 1852 年 2 月 7 日《人民之友》杂志第 1 期上的社论《发刊词》。文章作者是哈尼。——第 17 页。

21 指 1851 年建立的机械工人联合会,它是典型的英国工联组织。联合会

吸收熟练的机械工人,并把工人的斗争引向行业的和经济要求的轨道,极力使他们脱离政治斗争。

马克思提到的杰·马西的那篇文章刊登在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杂志第1期上,标题是《工厂和合作社的机械工人》,这篇文章充满了当时工联运动参加者中流行的关于和平的合作社活动是摆脱社会贫困的唯一途径的改良主义论调。——第18页。

- 22 以此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1852年2月14日《人民之友》杂志第2期上,文章作者是亚·贝尔。——第18页。
- 23 指哈尼1852年2月3日,即英国议会会议开幕那天,在伦敦宪章派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第18页。
- 24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实际已经成了埃及的独立统治者,他力求脱离奥斯曼帝国并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受自己的控制,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按欧洲的方式改革了陆海军,并建立了为此所必需的工业企业。法国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己在近东的地位而支持穆罕默德·阿利对苏丹的斗争,在国内改革方面给了埃及的统治者以某些帮助。大量的法国军官、军事教官、工程师等特别受到穆罕默德·阿利的邀请,到了埃及。但是,埃及同土耳其的斗争,由于后者受法国在近东的欧洲竞争者首先是英国的支持,结果是埃及帕沙被迫承认附属于土耳其。——第19页。
- 25 1852年2月恩格斯为琼斯出版的杂志《寄语人民》写了《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文的第一章。——第22页。
- 26 暗指塞·载勒尔的著作《卡斯巴尔·豪泽尔——巴登王位继承人》(《Kaspar Hauser, der Thronerbe Badens》),1840年出版。——第22页。
- 27 法兰克福左派是国民议会的小资产阶级左翼,国民议会是在德国三月革命之后召集的,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始举行会议。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但是由于议会的自由派多数的怯懦和动摇,左翼的不坚决和

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且在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主要问题不能采取坚决的态度。议会存在到 1849 年 6 月 18 日。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的代表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三月同盟是为纪念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而得名的,它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等,用空话代替革命的行动,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没有能力同反革命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批评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活动。——第 23 页。

- 28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1849 年柏林版(B Bauer 《Der Untergang des Frankfurter Parlaments》Berlin,1849)。——第 23 页。
- 29 魏德迈在 1852 年 2 月 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德纳打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西蒙的文章,其内容是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据 1852 年 3 月 10 日魏德迈给马克思的信判断,《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这篇文章。——第 24 页。
- 30 施特劳宾人 (Straubinger) 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他们也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某些参加当时德国工人运动、暴露出有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倾向的人。——第 25、321、538 页。
- 31 马克思把 1851 年在伦敦出现的两个互相竞争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称作“鼓动者”和“流亡者”,即以金克尔、维利希为首的德国流亡者俱乐部和以卢格、戈克为首的鼓动者协会。两个组织的人数不多,其目的主要是募捐以组织德国的“立即革命”。——第 26、98、477、494、522、638 页。

- 32 马克思所说的把普鲁士国王钦赐给德国人民一事,是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规定,建立以世袭皇帝和全帝国的议会即帝国国会为首的全德中央政权。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决议,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但他却不愿意从“人民代议制”手中接受它。

关于三月同盟,见注27。

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以代替1848年6月以来在德国存在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并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的所谓中央政权。在保守派议员和相当多自由派议员退出议会之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鉴于它有被解散的危险,于1849年6月初把自己的会址迁往斯图加特。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所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第26,494页。

- 33 罗素的辉格党政府由于议会讨论民军法案于1852年2月20日辞职。当时在英国流传着有关路易·波拿巴打算入侵不列颠群岛的种种谣言,2月16日,罗素把改组英格兰和威尔士民军的法案(Local Militia Bill——地方民军法案)提交议会讨论。法案授权政府在外敌进攻的情况下得以增加民军队伍(以前只限于在有关各郡境内使用)的人数,并使其受正规军指挥。在下院讨论法案时,帕麦斯顿提出把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修正案,并提出删去法案名称中《Local》(“地方”)一词。前不久被解除政府职务的帕麦斯顿(见注483)的修正案被通过,罗素认为是对政府不信任的表现,成为他辞职的理由。采纳了帕麦斯顿修正案的法案于1852年6月成为法律。

1852年2月23日得比的托利党内阁组成。——第26页。

- 34 在英国人们称自由贸易派即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的人为曼彻斯特派。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曼彻斯特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于六十年代加入自由党,作为其左翼。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待。——第26页。

- 35 指麦·施蒂纳《反动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action》)一书,1852年在柏林出版。关于这本书的批判性短评刊登在1852年2月25日《总汇报》第56号附刊。——第29页。
- 36 癞蛤蟆(Crapauds,原意是“池塘里的癞蛤蟆”)是坐在国民公会会议大厅的最低的地方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常常把这个用语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以及1848年革命失败和法国1851年政变后居住在英国泽稷岛和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第30、146、305、367、406、430、433页。
- 37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帝国宪法遭到德意志各邦政府多数的否决。1849年5月,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这个运动遭到彻底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和第8卷第91—104页)两本著作中评述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 关于1850—1851年普奥纠纷,见注6。恩格斯曾打算在他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用一篇文章阐述这个问题,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第32、55、65页。
- 38 1844年,英国内务大臣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命令邮政主管部门把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秘密检查。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秘密阴谋组织的成员邦迪埃拉兄弟写给马志尼的信,信中叙述他们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计划。远征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掀起起义,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在进行这次远征时,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1852年2月27日,英国首相得比在上院发表演说时声称,政府打算监督在英国的革命流亡者的活动,并将他们的情况通知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得比的这个演说发表在1852年2月28日《泰晤士报》上。——第32页。

- 39 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转述得比于 1852 年 2 月 27 日在上院的声明的意思。——第 32 页。
- 40 反谷物法同盟 是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同盟为了捍卫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废除为土地贵族利益而限制和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同盟的目的在于降低国内的谷物价格并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同盟在蛊惑宣传工人和企业主的利益一致的时候,广泛地运用了贸易自由的口号。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同盟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它的一些分支继续存在。1852 年 2 月,由于得比政府的保护关税倾向,同盟曾试图恢复活动。——第 33、502 页。
- 41 指 1851 年 12 月底开始并席卷了英国东南部和中部许多城市的机器制造厂工人的罢工。罢工是机械工人联合会(见注 21)组织的,目的是取消加班加点和改善劳动条件。企业主们为了对付罢工,宣布全国范围的同盟歇业。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斗争,以企业主的胜利而结束,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领导罢工的工联领导人的软弱和动摇。工人们不得不在原有的条件下复工。但是企业主也由于罢工和同盟歇业而遭到巨大的物质损失。——第 34 页。
- 42 魏德迈驳斥海因岑的文章载于 1852 年 1 月 29 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在马克思提到的那封预定在《革命》上发表的琼斯 1852 年 3 月 3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阐述了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评述了英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根据魏德迈 1853 年 5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琼斯的信于 1852 年底或 1853 年初发表在美国民主派报刊上。——第 35、500、504、512、519、555 页。
- 43 全国改革同盟 是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布朗特·奥勃莱恩和雷诺等人于 1849 年在伦敦建立的。同盟的目的是争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1866 年它加入第一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活动。——第 35 页。
- 44 恩格斯从 1851 年开始比较经常地研究斯拉夫语。他研究了俄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捷克语。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一部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关于恩格斯研究俄语的情况,现在保存有极详细的资料。到 1852 年春,他自修了俄语,后来用一部分时间向俄国的流亡者爱

德华·品得学习会话。恩格斯在研究语法的同时,还阅读了一些原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格利波也多夫的《聪明误》和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现在保存有恩格斯抄自普希金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词汇摘录,以及某些诗句的散文式的德译文。五十年代初,恩格斯研究了包令的著作《俄罗斯诗文集》(《Specimens of the Russian Poets》),恩格斯从该书中汲取了有关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俄罗斯的诗人和作家,即关于罗蒙诺索夫、捷尔沙文、卡拉姆津、茹柯夫斯基、克雷洛夫以及其他人的参考材料。恩格斯在学习斯拉夫语的同时,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阅读了捷克和塞尔维亚著作家写的有关文学史和民间创作史的著作,如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武克的《塞尔维亚民歌集》,等等。——第 37 页。

- 45 财政改革派 是加入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这个协会是在 1849 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拿自己的纲领来与宪章派的要求相对抗,指望在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受到科布顿、布莱特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的改良派的支持,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五十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1855 年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瓦解了。——第 38、54 页。
- 46 1852 年 3 月 14 日 根据路易·拿破仑的命令,实施五厘国债利息变更条款。规定五厘证券的持有者须按证券票面价值兑现,或者换成票面价格相同、但利息为四厘五的证券。这项措施是通过银行实施的。下面恩格斯谈到的是 1852 年 3 月 13 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上阿·贝坦评论这一措施的文章。——第 38 页。
- 47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1846 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表明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由于

1852年2月得比的托利党政府执政,出现了以某种形式恢复谷物的保护关税的倾向。但是,在资产阶级各界人士的压力下,得比政府实际上不得不放弃保护关税的政策。——第39,621页。

- 48 指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克思从1843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莫斯科版第517—642页)。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重新从事这项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法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所作的大量的提纲、摘要和札记都保存下来了。但是这一次马克思没有实现他的计划。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分两卷出版《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的合同,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解除了。1848—1849年的革命打断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革命后他在伦敦又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刻地 and 全面地研究了各个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国民经济的历史和与他同时代的经济,摘录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在五十年代研究了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和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和工艺的历史以及农业和农业技术方面的问题。1851年和1852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试图为他写的经济著作找出版商,但是无论在德国还是在英国都没有找到,所以著作在当时没有能够出版。只是在1857—1858年马克思写了大量的经济学手稿以后,1859年他才得以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分册的形式部分地发表了自己劳动的成果。又过了很久,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了他的主要的经济学著作即《资本论》的第一卷。——第39,62,230页。
- 49 指所谓“德美革命公债”。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1851—1852年试图在德国的流亡者和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推销这项公债,目的是为了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推销公债,金克尔于1851年9月—1852年3月到美国旅行。推销“革命公债”的尝试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

克尔这一举动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 40、477、515、527、535 页。

- 50 指瑟美列反对科苏特的信,这封信 1852 年初发表于美国《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

马克思说的伦敦委员会是指由马志尼发起于 1850 年 6 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也加入了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 1852 年 3 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 41、120 页。

- 51 1851 年 12 月 2 日是路易·波拿巴和他的拥护者在法国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日子。

法军于 1849 年 7 月 1 日占领罗马,是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对 1849 年 2 月 9 日宣布成立的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的结果。共和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它的土地政策表现出共和国的阶级局限性,即拒绝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因而共和国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失掉了同盟者。法军占领罗马后,罗马共和国不再存在。——第 41 页。

- 52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 - 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一书,1853 年在汉堡出版。魏德迈在美国把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即关于戈尔盖的那一部分刊载在 1853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6 日《改革报》第 18—28 号上。——第 46 页。

- 53 指金克尔于 1852 年 2 月 3 日在辛辛那提(美国)召开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保证人代表大会。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克鲁斯 1852 年 2 月底的那封信里,谈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马克思将这封信转给了恩格

- 斯。——第 47、58 页。
- 54 1852 年 4 月中(复活节期间),恩格斯在伦敦住了一些日子。——第 48 页。
- 55 见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第 3 卷;又名《最近十二年世界最主要国家的工业概况》,1842 年耶拿版第 1 卷第 263—264 页(G. G. 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 Bd. III. A. u. d. T. 《Die gesammten gewerblichen Zustände in den bedeutendsten Ländern der Erde während der letzten zwölf Jahre》. Erster Band. Jena. 1842, S. 263—264)。——第 49 页。
- 56 “没落帝国”(《Bas empire》)——历史文献中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这个名词以后成了指某一个处于没落和解体时期的国家的普通名词。这里指波拿巴集团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第 49、361、517 页。
- 57 布·鲍威尔的文章《英国的没落》载于 1852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魏德迈将这篇文章附在 1852 年 4 月 6 日的信里寄给马克思,克路斯也将该文随 1852 年 4 月 4—6 日发出的信寄给沃尔弗。——第 50 页。
- 58 十二月十日会 是 1849 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政治冒险分子、军阀的代表等;他们帮助路易·波拿巴于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个团体由此而得名)。后来,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是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页)。——第 52 页。
- 59 大概是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五章。马克思于 1852 年 1 月至 3 月把这五章寄给纽约的魏德迈,在誊抄之后,魏德

迈又通过恩格斯还给马克思。——第 53 页。

- 60 指在下院二读民法案(见注 33)时的表决。——第 54 页。
- 61 琼斯在为创办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宪章派报纸而进行的斗争中,必须同哈尼竞争,哈尼拒绝琼斯关于共同出版宪章派机关报的建议,阻碍琼斯购买原来的宪章派中央报纸《北极星报》,而自己获得了该报,并继续出版,最初用《星报》这个名称,1852年4月24日以后改为《自由之星报》。这一事件表现出琼斯和哈尼在立场上的原则性分歧,哈尼打算把报纸变成宪章派右翼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喉舌。尽管哈尼进行了这种种活动,琼斯还是在1852年5月开始出版宪章派周刊《人民报》。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同时还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该报除了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它撰写的文章以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 54 页。
- 62 恩格斯这封信是写在魏德迈 1852 年 4 月 12 日给他的那封信上面。——第 55 页。
- 63 马克思摘引克路斯 1852 年 4 月 15 日给他的信。在这段引文中提到的克路斯的上一封信(1852 年 4 月 4—6 日)是写给威·沃尔弗的;克路斯在该信中谈到,在菲克勒尔主持下,美国革命联盟(见注 110)的代表们 1852 年 4 月 3 日在纽约召开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会议。在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而同金克尔竞争的戈克和菲克勒尔,企图迫使金克尔及其拥护者同意两个竞争的流亡者组织合并。
- 体操协会 存在于美国的一些城市,是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德国民主派(其中包括工人)流亡者的一种组织。这些协会于 1850 年 10 月 5 日在费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上合并成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在其存在初期同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保持联系。
- 克路斯的抗议书是指他针对金克尔于 1852 年 2 月 3 日在辛辛那

提召开的“德美革命公债”的旅美保证人代表大会而发表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揭露了“革命公债”是冒险的举动,并抗议金克尔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推销公债所募集到的款项。克路斯于1852年2月底将这个文件的原件寄给马克思。声明发表在《体操报》上。

魏德迈为答复金克尔的告辛辛那提代表大会参加者书(备忘录)而写的文章,大概也发表在《体操报》上。——第58、218、495、511、513页。

- 64 指维利希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注37)。——第58页。
- 65 亨·查·凯里《利益一致:工业和商业》(《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一书,1851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作者在该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以前出版的《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London, 1835)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第59页。
- 66 马克思指1852年4月17日《星报》第753号上发表的文章《致星报读者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和1852年4月24日《寄语人民》第52号发表的琼斯的答复文章《诉诸人民审判》。——第59页。
- 67 金克尔从美国回来之后,1852年4月16日在伦敦召开了“德美革命公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分别发出了由金克尔和维利希起草的通告式的命令。——第64、66页。
- 68 马克思暗指下面的事实:1844—1845年马志尼在报刊上抗议警察当局秘密检查意大利的革命流亡者的信件。1845年5月,他在报刊上和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了标题为《意大利、奥地利和教皇》的文章,抨击英国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为讨好奥地利政府而下令把革命流亡者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关于这一点,见注38)。抨击性文章是以给格莱安的信的形式写成的。——第64页。

- 69 匈牙利国民议会根据科苏特的倡议于 1849 年 4 月 14 日宣布匈牙利独立,并宣告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5 月 2 日,以瑟美列为首的部长会议代替了保卫祖国委员会。科苏特当选为匈牙利的执政者。匈牙利军队在戈尔盖的指挥下对欧芬(布达)的围攻从 1849 年 5 月 3 日延续到 21 日,最后攻克了城堡。这一战役是在 1849 年 4 月 26 日奥地利军队在科马罗姆要塞附近被击溃之后进行的,而奥军被击溃给革命的匈牙利军队进军维也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革命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而集中自己的力量去解放奥地利卫戍部队占领的匈牙利首都。围攻布达所耗费的时间,使奥军主力得以重整旗鼓,在派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沙皇军队的支持下重新转入进攻。恩格斯在他的《布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70—273 页)一文中,对围攻布达期间的军事行动作了评述。——第 65 页。
- 70 切林·克罗斯路 是伦敦豪华的街道之一,这里住着大资产阶级,有大的出版社、学校和百货商店。——第 66 页。
- 71 指古·霍夫施泰特尔《1849 年意大利日记》1851 年苏黎世—斯图加特版(G. Hoffstetter. *Tagebuch aus Italien 1849*). Zürich—Stuttgart, 1851)。——第 67 页。
- 72 赫·金策耳《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1851 年波茨坦版(H. K.üntzel. *Die taktischen Elemente der neuen Fortificationen*) Potsdam, 1851)。——第 67 页。
- 73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同丹麦军队的伊德施太特(什列斯维希北部的一个村庄)会战发生在 1850 年 7 月 24 日至 25 日。1848 年革命期间,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为了争取与德国合并,举行了反对丹麦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普鲁士统治集团在德国舆论的压力下,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邦一起表面上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但是却处处出卖革命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并于 1848 年 8 月 26 日签订了一项七个月的停战协定,而签订协定的条件是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一切民主成果化为乌有。1849 年 3 月底战争重新开始。互有胜负的军事行动以普鲁士的新的出卖而告终,普鲁士于 1850 年 7 月 2 日同丹麦

- 签订了和约,让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靠自己的力量继续作战。在伊德施太特会战中,普鲁士将军维利森指挥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部队遭到失败,并很快就被迫停止了抵抗。结果两个公国依然是丹麦王国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会战的详细评论,见本卷第 359—360 页。——第 67 页。
- 74 威·维利森《关于 1831 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1840 年柏林版第 1—2 册(W Willisen 《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 - 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In zwei Theilen Berlin, 1840)。——第 67 页。
- 75 阿·戈尔盖《1848—1849 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A Görgei 《Mein Leben und Wirken in Ungar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Bd . I — II ,Leipzig, 1852)。——第 68 页。
- 76 从 1852 年开始,恩格斯十分注意研究军事学术史,想写一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的战争,特别是匈牙利和意大利战局的历史。他为此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维利森、霍夫施泰特尔、金策耳、戈尔盖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但是恩格斯的这一意图未能实现。——第 68、81 页。
- 77 1851 年 9 月法国逮捕了 1850 年 9 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见注 7 和 18)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真姓是克列美尔)制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 1852 年 2 月,被捕者以策划政变的罪名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破产了。——第 73、83、191、575 页。
- 78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为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于 1840 年 2 月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

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自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舍尔瓦尔于1852年春假装越狱逃跑后,来到伦敦,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但是他很快就被揭露出是警探,并被开除出协会。——第73、163、174页。

- 79 议会火车是十九世纪英国对1844年法律规定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的讽刺性叫法,根据这项法律规定,每一家铁路公司都必须在其所辖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十二英里,车费每英里不得高于一便士。——第74、247、442页。
- 80 1852年5月底,马克思到了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并在那里住到6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段时间合写了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第74、127、190、526页。
- 81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笺《致约瑟夫·魏德迈》。这两首驳斥金克尔的讽刺诗是1852年1月16日和23日给约瑟夫·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写作的。由于这两首诗在美国不能及时发表,弗莱里格拉特将其中的第一首用德文发表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文学报《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1852年3月7日第10号上,并用英文发表在1852年4月10日《寄语人民》杂志第50期上。在美国,这首诗1852年5月用英文发表在《国民时代》(《National Era》)杂志上,并在1852年6月同弗莱里格拉特致魏德迈的第二首诗一起用德文发表在不定期刊物《革命》第2期上。——第78页。
- 82 1852年7月初,许多法国和德国的报纸报道了在巴黎逮捕秘密组织的成员的消息,这个组织准备谋杀路易·波拿巴并企图推翻波拿巴政府和恢复共和制度。该组织的参加者准备了自造的火炮和火药等。据报纸

- 报道,多数被捕者是工人,其中有些人是过去 1848 年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参加者。报纸断言,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流亡者领导了这一密谋的准备工作。——第 78、81 页。
- 83 指恩格斯的文章《科伦日报 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62—368、453—457、604—615 页),以及发表在 1849 年 2 月至 5 月《新莱茵报》上的关于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的述评。——第 81、533、608 页。
- 84 恩格斯暗指阿·谢努的书《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 年巴黎版(《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 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 ère ,les corps- francs》. Paris , 1850)。该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13—329 页。恩格斯谈的谢努的两种不同成分,大概是指这个作者的双重身分。他在自己的书中以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团体的组织者身分讲话,同时他的书又反映出他是警察当局的情报员。——第 81 页。
- 85 伐茨布告是 1849 年 1 月 5 日,即在匈牙利首都布达被奥地利元帅文迪施格雷茨的反革命军队占领的那天,由当时指挥匈牙利军团的戈尔盖在伐茨城发布的宣言。宣言别有用心地反对科苏特及其领导的保卫祖国委员会。戈尔盖诬蔑性地指责他们从首都逃跑。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个后来公开背叛革命并叛卖性地在匈牙利军队投降书上签字的戈尔盖,没有执行科苏特关于保卫布达的命令,然后在科苏特不在的情况下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行作出不战而把该城交给文迪施格雷茨的决议。——第 81 页。
- 86 昂吉安公爵以参加反拿破仑的密谋的罪名被判处死刑。1804 年 3 月 21 日被枪决。——第 82 页。
- 87 1852 年 8 月,马克思实现了这里所说的想法,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对英国各政党作了评述,并揭露了英国选举制度反人民的实质。这些文章是《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81—411 页。——第 82 页。

- 88 皮尔派 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在罗·皮尔周围的一些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在经济方面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的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1850年皮尔死后,皮尔派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第82、502页。
- 89 指1852年7月10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82页。
- 90 马扎斯 是巴黎的监狱,所谓德法密谋案的被捕者关押在这里。——第83页。
- 91 克勒蒙特 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1848年路易·菲利浦从法国逃出后的住地;奥尔良派为恢复奥尔良王朝在法国的王位而进行的阴谋活动的中心之一。——第83页。
- 92 指对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7)盟员的起诉书。——第84页。
- 93 《恋爱中的罗兰》(《L'Orlando innamorato》)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博雅多的骑士史诗;1495年在意大利发表。十六世纪洛·多米尼基和弗·贝尔尼改写了这部著作。贝尔尼的《恋爱中的罗兰》改写本最为著名,于1541年出版,多次再版。博雅多的史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伦敦再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引用了史诗《恋爱中的罗兰》的一些个别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60、366、380页)。——第84页。
- 94 1852年7月13日《总汇报》发表了一项通告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已经写好并交给被告的辩护人进行研究。——第85页。
- 95 指德·狄德罗的著作:《拉摩的侄子。对话》1821年巴黎版(《Le Neveu de Rameau, dialogue》Paris,1821)和《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97年巴黎版第1—3卷(《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Tomes I—III, Paris,1797)。——第88页。

- 96 指 1851 年 4 月生效的普鲁士刑法典。原先,在普鲁士的莱茵省实施的是 1811 年在法国以及被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的刑法典(Code Pénal),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直到 1851 年春天,这个刑法典在莱茵省同民法典一起仍然有效。——第 88 页。
- 97 指厄·克尔德罗瓦 1852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下列著作:《战斗的舞台,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罗兰、路易·勃朗、埃蒂耶纳·卡贝、比埃尔·勒鲁、马丁·纳多、马拉尔梅、阿·比昂基(利尔的)以及其他北方勇士之间前不久进行的一场最后的大搏斗》(《La Barrière du combat ou dernier grand assaut qui vient de se livrer entre les citoyens Mazzini, Ledru - Rollin, Louis Blanc, Etienne Cabet, Pierre Leroux, Martin Nadaud, Mallarmet, A Bianchi(de Lille)et autres hercules du Nord》)和《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De La révolution dans l'homme et dans la société》)。——第 89 页。
- 98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 年巴黎版(P. J. Proudhon.《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Etat du 2 Décembre》Paris,1852)。——第 89 页。
- 99 恩格斯暗指下面的事实:充当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人的科伦检察官泽特,在 1849 年 2 月审理金克尔侮辱驻美因兹的普鲁士卫戍部队的案件时,发表了一篇不成功的起诉词。这篇起诉词在《新莱茵报》上遭到嘲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59—361 页)。——第 90 页。
- 100 费·斯米特《1830 年和 1831 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 年柏林版第 1—3 部(F. Smitt.《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und Krieges in den Jahren 1830 und 1831》.Theile I—III, Berlin, 1839—1848)。——第 90 页。
- 101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1831 年战局述评》1847 年柏林版第 1 卷(L. Miroslawski.《Kritisch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m Jahre 1831》. Bd. I. Berlin,1847)。——第 90 页。
- 102 马克思随此信将一篇论述英国各政党的文章寄给恩格斯译成英文。马

克思本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实际上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在这以前,他寄给美国的文章只是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最初马克思用德文为《论坛报》写文章,然后将它们寄给恩格斯翻译成英文。在翻译中,恩格斯有时把长篇文章分为两篇,然后马克思把它们作为独立的文章寄给报纸。这一次恩格斯也把寄给他翻译的材料分成两部分,马克思于8月6日和10日把它们分别以《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为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1—387、388—397页)寄往纽约。从1853年1月底起,马克思已经精通英文,开始自己用英文写通讯。

下面是指1852年7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卢格的文章《欧洲的公法》一文。——第91页。

- 103 马克思担心德纳在美国竞选运动的情况下会拒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评述英国辉格党的文章,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当时支持美国辉格党的代表、总统候选人司各脱。

辉格党 是美国的一个政党,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一部分种植场主也参加了该党。辉格党存在于1834年至1852年,当时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尖锐化,引起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土地党人一起,于1854年组成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加入维护种植场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第91页。

- 104 指1852年7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德国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该文作者大概是格里利。——第92页。

- 105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是马克思(见注4),因为马克思已被正式列为该报的通讯员。——第95页。

- 106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此文写于1850年4月,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第4期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354页)。文中揭露了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而在拉施塔特法庭上受审的金克尔的卑鄙

- 行为。金克尔在他的 1849 年 8 月 4 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加革命运动,并赞扬了霍亨索伦王朝。——第 96、540 页。
- 107 指金克尔 1851 年 11 月 14 日给克路斯的信。——第 97 页。
- 108 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24 日写给金克尔的这封信保存下来的是现在这种异文,以及克路斯在 1852 年 8 月 16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30 日给他的信的片断的抄件(见本卷第 541 页)。寄给金克尔的原件没有找到。——第 97 页。
- 109 指克路斯 1852 年 7 月 22 日随信寄给马克思一份秘密通告,这份通告是科苏特在纽约期间于 1852 年 6 月 28 日写给在美国的德国人的。科苏特在这个通告中敦促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在行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提出冒险主义的选举纲领,这个纲领宣布美国对欧洲事务进行武装干涉以期在欧洲各国实现革命变革的原则。为了揭穿科苏特(他曾正式宣布主张不干涉客居国家的内政)这个号召的冒险主义性质,克路斯筹划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这个通告。这是科苏特 1852 年 7 月 14 日离开美国的直接原因。1852 年 8 月 7 日这个通告连同批判科苏特立场的评论一起发表在《人民报》第 14 号上。——第 97 页。
- 110 美国革命联盟是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组织,由到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戈克和菲克勒尔于 1852 年 1 月建立。——第 98、104、542 页。
- 111 1852 年 5 月,法国根据宪法应举行共和国总统选举。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特别是在流亡者中间,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政变以前曾把民主政台上台执政的希望寄托在 1852 年 5 月上。——第 102 页。
- 112 指金克尔企图为他颂扬卡芬雅克一事进行辩解,说这是在 1848 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前,卡芬雅克在六月起义期间被委任为行政权首脑,指挥了对这次起义的镇压。但是在 1848 年 6 月以前,这个法国军阀的代表人物就是扼杀人民运动的凶手,他参加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由于在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肮脏的殖民战争中“有功”,卡芬雅克在 1848 年 2 月被法国资产阶级集团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第 106 页。
- 113 关于此事见注 109。这里所提到的关于科苏特活动的一些事实,马克思

- 和恩格斯是从克路斯 1852 年 7 月 4—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才获悉的。——第 107 页。
- 114 马克思引用的是克路斯 1852 年 8 月 5 日给他的信。——第 110 页。
- 115 指试图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11—640 页)一事的失败。魏德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委托,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主要部分从布鲁塞尔转寄到威斯特伐里亚,因为当地企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尤·迈耶尔和雷姆佩尔原定在这里出版这本书;然而,在最后时刻,出版商却以缺乏资金为借口,拒绝出版这本书。拒绝的真正原因是出版商自己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书中所反对的那个流派的有关代表人物。——第 110 页。
- 116 信没有找到。——第 111、128、132、164、239、320、326、327、328、333、348、356、370、372、412、421、519、560、569 页。
- 117 指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所成立的单独联盟(见注 18)。——第 112 页。
- 118 指为《人民报》提供资金的该报伦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十三人,其中除宪章派外,还有站在资产阶级激进反对派立场并力图利用该报为资产阶级激进派谋利益的人。——第 112、123 页。
- 119 指萨伊在《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1840 年布鲁塞尔版第 394 页(《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Bruxelles, 1840, p. 394)中所讲的情况。——第 112 页。
- 120 恩格斯是指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16 日左右并寄来让他译成英文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英国选举制度的反人民本质。恩格斯在翻译时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马克思于 8 月 20 日寄往纽约,题为《选举中的舞弊》;第二部分由马克思于 8 月 27 日寄往纽约,题为《选举的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98—404 页和第 405—411 页)。——第 113 页。
- 121 “圣杯”——据中世纪德国的传说,是一只具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 116 页。

- 122 “光明之友”是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1846年,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所谓的“自由公理会”。这个“自由公理会”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激进分子的对派情绪。——第117页。
- 123 集中 是波兰民主协会于1836年成立的领导执行机关,民主协会于1832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协会的纲领规定恢复波兰的独立,取消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把份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进步措施。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1846年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在1849年夏季波兰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伦敦便成了“集中”的驻地,但是协会的大部分会员仍旧留在法国。五十年代是民主协会内部思想混乱时期。1862年,由于在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第121页。
- 124 信中所引关于费特尔去意大利以及关于基什和其他人行动的材料,马克思在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2—415页)一文中利用了这个材料。——第121页。
- 125 在德国和英国(用英文)再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时没有成功。该书的第二版直到1869年才在汉堡出版。——第122页。
- 126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发表。在1896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都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一文载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章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第127页。
- 127 指住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列·海弗纳尔的回忆录《在巴黎三年》,其中对1849—1851年的德国流亡者作了评述。

马克思所说的曼彻斯特的档案是指存放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以及其他与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有关的材

- 料。——第 129、148、548 页。
- 128 指一期情报通报《石印通讯》(《Litographierte Korrespondenz》),这个通报由魏德迈于 1852 年 8 月至 10 月在纽约出版。——第 131 页。
- 129 恩格斯是指海因岑于 1851—1852 年在纽约出版的《雅努斯》报的状况,海因岑在该报上攻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进行了诽谤。——第 131 页。
- 130 这里说的是普鲁士为了恢复关税同盟而采取的行动。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 1834 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它是由于必须建立全德市场而产生的,该同盟进一步促进了德国的政治上的统一。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在普、奥(未加入关税同盟)之间为了争夺在德国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尖锐斗争的情况下被镇压下去之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不再存在。然而普鲁士在 1853 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这个同盟一直存在到 1871 年,即存在到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完成了全国的政治上的统一。
- 关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最后一篇,见注 126。——第 132、144 页。
- 131 马克思在 1852 年 10 月 12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一文中利用了工厂视察员霍纳的统计报告中的这些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9—420 页)。——第 136 页。
- 132 伦敦小市民 是对伦敦东头居民的一种轻蔑嘲笑的叫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伦敦人、伦敦庸人。——第 137 页。
- 133 1852 年 9 月 3 日至 22 日《卡尔斯卢厄日报》第 208—210、212、214、217—220 和 224 号上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1852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总汇报》第 255—257 号上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第 143 页。
- 134 马克思在 1852 年 9 月 28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中利用了上述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3—414

- 页)。——第 144 页。
- 135 人民同盟 是 1852 年 8 月 11 日在伦敦建立的一个组织,是德国流亡者各个集团一再试图联合的结果。德国流亡者各个集团的代表签订了《关于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这个协议由戈克代表美国革命联盟以及由金克尔、维利希作为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 和 110)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签字。人民同盟除了吸收留居英国的德国人以外,还吸收英国人参加自己的队伍。然而,由于自己的冒险主义纲领毫无根据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持续不断发生内部争吵,人民同盟就象早先成立的流亡者组织一样,存在时间不长。——第 144 页。
- 136 指德国的两个宗教反对派——所谓的“德国天主教”和试图成立全德国教会的新教“自由公理会”(见注 122)。“德国天主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的许多邦中发生的,旨在反对天主教会里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这个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他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象“自由公理会”一样,“德国天主教”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以及想在政治上统一全国的意图。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合并。——第 144、571 页。
- 137 大磨坊街协会,见注 78。——第 144 页。
- 138 马克思就泽尔菲给他的信(1852 年 9 月 22 日)中所叙述的各省、特别是里昂对路易·拿破仑的接待一事同恩格斯交换意见。——第 144 页。
- 139 关于 1852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12 日对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进行的审判,见注 7。——第 145 页。
- 140 “恶意指度者可耻”(《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是英王爱德华三世在 1350 年所设置的“袜带勋章”上的一句箴言;这句箴言用金丝绣在深蓝色的天鹅绒带子上,勋章获得者把它带在左膝下面。——第 145 页。
- 141 马克思讽刺地暗示在印加(十五世纪秘鲁地区内形成的早期奴隶占有制国家的所谓统治上层)国和古代斯巴达存在的原始共产主义的若干特征;古代斯巴达(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的社会制度是同传说中的立法

- 者莱喀古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第 145 页。
- 142 马克思指 1852 年 9 月发生的琼斯同宪章运动革命派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如下一些细节。琼斯所编辑的《人民报》由于马克思的积极帮助而采取了越来越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性质,这引起了《人民报》伦敦委员会(见注 118)里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抗。1852 年 8—9 月间,该报的财经状况极为困难。琼斯的敌人借口他似乎滥用贷给该报的资金,对他进行种种阻挠。1852 年 9 月 15 日,在“伦敦南大厅”召开了人数众多的宪章派大会,会上该委员会的委员们试图论证他们责难琼斯的理由。然而,琼斯在发言中证明这些责难是虚伪的,之后,大会表示信任琼斯和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过了几天,《人民报》的债权人发表了一个告全国全体宪章主义者书,要求 9 月 21 日再次召开宪章派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次大会以琼斯的敌人完全失败而告终;琼斯在发言中说明,伦敦委员会资产阶级成员的用心是取消无产阶级的报纸。——第 145 页。
- 143 指哈尼 1852 年秋季试图跟合作社运动和工联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活动者侯里欧克、汉特、库伯、牛顿等一起成立英国“统一的民族党”来争取普选权。哈尼同激进派缔结联盟的代价是放弃为人民宪章其余五条和宪章派的社会要求而奋斗。然而这些在被阉割得适应激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宪章派纲领的基础上建立新党的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第 146 页。
- 144 关于赫尔岑和海尔维格的相互关系,见亚·伊·赫尔岑《往事与回忆》,第五部分(《家庭的戏剧》)。——第 149 页。
- 145 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中利用了这些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4—415 页)。——第 151 页。
- 146 这里和上面提到的书是:尔·阿·弗辽利希《四种主要斯拉夫语速成简明图解指南》(R A Frölich 《Kurzgefa te tabellarisch bearbeitete Anleitung zur schnellen Erlernung der 4 slavischen Haupt

- sprachen》)。该书第一版 1847 年在维也纳出版。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德朗克的信没有找到。——第 154 页。
- 147 塔谢罗的文件 是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败坏布朗基的声誉而由警察当局伪造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编成似乎是 1839 年布朗基因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案件被捕以后向侦查机关提供的供词,由资产阶级杂志《往事述评》(《La Revue rétrospective》)的编辑塔谢罗于 1848 年 3 月 31 日发表。这个诽谤性的文件的流传,使革命民主阵营受到严重损失,散布了对布朗基的不信任,加深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矛盾,这一点被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利用。——第 156 页。
- 148 雅典神殿 —— 在英国许多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等地,有过一些以这个名称命名的文人学者聚集的俱乐部。——第 156、182、190、229、630 页。
- 149 在 1852 年 10 月 6 日的《晨报》上刊载了一篇以《德国“孤星”》(《The German Lone Star》)为题的文章,谈到戈克和菲克勒尔在美国建立流亡者组织——美国革命联盟(见注 110)的活动。马克思讽刺地利用文章的标题,把这个组织叫做“德国债星协会”,并暗指美国革命联盟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的活动。1852 年 9 月,在惠林(美国)举行了马克思在下面提到的美国革命联盟代表大会。——第 156、571 页。
- 150 马克思 1852 年 10 月 12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并由马克思于 10 月 15 日和 19 日分成下述两篇文章寄往纽约:《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6—423、424—428 页)。——第 157 页。
- 151 指 1852 年 10 月 11 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根据 10 月 7 日《新普鲁士报》的材料写成的通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 1852 年 10 月 28 日写的《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29—430 页)中,提请英国舆论界注意《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编辑部对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7)所持的支持普鲁士反动派的立场。——第 157 页。

- 152 指陪审法庭庭长哥贝尔 1852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审问被告毕尔格尔斯时的行径。——第 158 页。
- 153 指马克思 1852 年 10 月 16 日写的关于英国各个政党的状况的文章。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于 11 月 2 日和 9 日以两篇文章的形式寄往纽约,其中第一篇发表于 11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标题是《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第二篇发表于 11 月 25 日,没有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33—437、438—442 页;第二篇文章的标题:《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是编者加的)。——第 158、161 页。
- 154 很可能指的是皮佩尔译成英文的瑟美列的小册子《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第 159 页。
- 155 恩格斯指作为科伦案件原告证人的警务顾问施梯伯企图在 1852 年 10 月 18 日法庭开庭时的证词中硬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所谓德法密谋(关于这一点,详见注党人案件被捕,他在侦讯中作了叛卖性的供词。豪普特在审判前就被警察当局释放,逃到了巴西。他的供词使被告的处境恶化,该供词由泽肯多尔夫于 1852 年 11 月 3 日法庭开庭时在起诉书宣读。——第 161 页。
- 157 评价员是英国官吏,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 162 页。
- 158 关于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捕的事情,详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0—494 页)。——第 162 页。
- 159 马克思思想靠维尔特通过出版商敦克尔在柏林打听出版商艾森曼(或艾泽曼)的情况,班迪亚说,他同这个出版商商谈了关于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事宜。——第 162 页。
- 160 “库伯密探”是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他出于思想上的爱国主义的冲动而执行了密探的任务。——第 163 页。

- 161 在 1852 年 10 月 23 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施梯伯提出了似乎在科伦的被告们被捕以后由马克思在伦敦建立的一个新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的所谓“原本记录”,作为起诉材料。按施梯伯的假证词说,记录人是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实际上,“原本记录”是警察当局伪造的,伪造者是密探希尔施,此人钻进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被同盟盟员揭发,并于 1852 年 2 月 19 日前后被开除出同盟。由于希尔施已被开除,决定改变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成员们每周集会的地点和日期。希尔施不知道这个决定,在他捏造的记录上都标明为星期四,其实会议已改在每星期三举行了。把希尔施的笔迹取样寄到科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被告们的辩护人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后来为了同一个目的,还把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笔迹也取样送到科伦(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6—498 页)。由于马克思把必要的材料和指示寄给了辩护人,警察当局的伪造被揭穿了,作为起诉材料的“原本记录”实际上也被推翻了。——第 164 页。
- 162 在施梯伯提交陪审法庭的“原本记录”中,伪造了被告之一的丹尼尔斯博士的妻子给马克思的信,在这些信中伪造她谈到了在科伦受侦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情况。在 1852 年 10 月 26 日《科伦日报》第 274 号上,刊载了丹尼尔斯夫人的父亲、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声明驳斥了丹尼尔斯夫人同马克思通过信的事实,并宣告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是“欺骗”。这个事实给予企图把“原本记录”用作起诉材料的重要部分的原告以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了这个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7—498 页)。——第 166、236 页。
- 163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是一部战斗性的抨击性著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痛斥了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1852 年 10 月底,当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判还在科伦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写这一著作;12 月初写完这一著作。12 月 6 日,手稿寄给了瑞士的出版商小沙贝利茨。另一份手稿在第二天寄给了在美国的克路斯。1853 年 1 月,抨击性著作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但是,3 月间在巴登边

境的一个小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数是两千册)被警察没收。在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到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第167页。

164 揭露舍尔瓦尔是一个密探和奸细的这个材料,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在1852年11月4日法庭开庭时的辩护词中利用过,稍后,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曾经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9—480、484—487页)。由于揭露了舍尔瓦尔及其在所谓德法密谋(见注77)案件中当奸细一事,马克思给科伦案件的辩护人提供了材料去驳斥原告提出的诽谤,即似乎科伦共产党人参与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成员们在巴黎的冒险密谋活动。马克思寄来和辩护人在案件中加以利用的材料表明,反动派企图把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是国际密谋的中心是毫无根据的,并且揭穿了警察当局为此而使用的种种手段的拙劣无耻。——第168页。

165 指马克思同海·贝克尔就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集而进行的通讯。就这个问题从1850年12月开始商谈,商谈的结果,于1851年4月底在科伦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集》第1分册(《Gesammelte Aufsätze von Karl Marx》. I. Heft, Köln, 1851)。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1分册出版后没有继续出版。

罗·丹尼尔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曾于1851年2月中由他从科伦寄给马克思审阅。马克思在3月20日给丹尼尔的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谈了自己对手稿的意见。丹尼尔也就这部手稿给马克思写过几封信。由于1851年6月接着而来的丹尼尔的被捕,并被交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法庭,手稿一直没有发表。——第169页。

166 马克思指希尔施在工人协会所作的记录。这个协会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于1852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 的工人们(见注 78 和 1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都受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并归附于原先的组织了。——第 169、181、513 页。
- 167 采取这些办法为的是要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以及希尔施参与伪造了这个记录;也是要揭穿施梯伯的证词的虚伪性。这些办法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谈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6—506 页)。——第 170 页。
- 168 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学生会的许多成员,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 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 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第 170、524 页。
- 169 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援引了贝克尔 1851 年 1 月 27 日给他的信的这段摘录,用来证明原告企图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冒险举动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9 页)。——第 170 页。
- 170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除发表于《晨报》外,还发表于 1852 年 10 月 28 日的《旁观者》,10 月 30 日的《人民报》、《先驱》和《观察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29—430 页)。——第 171 页。
- 171 指巴特米和法国流亡者库尔奈之间的决斗,结果库尔奈被打死。巴特米由于参加决斗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
- 凡迪门岛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 1853 年以前一直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第 171、232 页。
- 172 马克思转往科伦的这封信,施奈德尔第二在 11 月 4 日法庭开庭时的辩

- 护词中曾用来揭露施梯伯过去的密探活动；马克思认为这封信作为揭发性文件具有很大的作用，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全文加以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7—508页）。——第173页。
- 173 指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建立的单独联盟的中央委员会（见注18）。——第174页。
- 174 指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9年9月，马克思被选入该委员会。为了制止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活动，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者的建议改组成了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第174页。
- 175 关于罗伊特偷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文件，以及警察当局利用这些文件炮制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罪状，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8—470页）。——第174页。
- 176 马克思指的是施梯伯在1852年10月18日的证词中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归结为私人纠纷，硬说马克思期望由于未来革命的结果而登上德国的独裁者并任命自己的战友和朋友们为大臣。——第175页。
- 177 指阿·茹·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A. J. Dureau de La Malle.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 Paris, 1840），共两卷。——第175页。
- 178 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0—492页）。施奈德尔第二在11月4日的辩护词中揭露了施梯伯捏造的与警察当局没收马克思给科特斯的信有关的事实。——第176页。
- 179 刑法典（Code pénal）（见注96）对伪证、诽谤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规定

了刑事处罚。——第 178 页。

180 指 1852 年 10 月 29 日《晨报》上刊载的一篇科伦通讯员的报道,这篇报道相当客观地说明了科伦案件的进程。——第 179 页。

181 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就上述各点写成的、经英国法庭证明后寄到科伦的证词,由施奈德尔第二在案件中用来驳斥施梯伯的控告和证词中的说法,并用来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

《红色问答书》的作者是依附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莫泽斯·赫斯,它的附函是又一个警察伪造的文件,它仿照马克思的笔迹,目的在于证明科伦的被告们和马克思同该集团普鲁士莱茵省成员的冒险活动有关。马克思揭发这个伪造文件的声明,曾寄给科伦被告的律师们,并寄给《晨报》编辑部,该报于 11 月 2 日发表了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31—432 页);11 月 6 日,《人民报》也刊登了这个声明。施奈德尔第二打算在 11 月 4 日的法庭上宣读马克思的声明,但遭到了检察当局的反对,检察当局拒绝审理出自马克思的文件(关于这一点并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18—520 页)。但是,原告被迫不再利用“附函”来反对科伦的被告们。——第 180 页。

182 敦克尔 1852 年 10 月 21 日写信给维尔特,答复他打听的关于出版商艾森曼或艾泽曼的情况(见注 159)。敦克尔在信中说,没有这样一个姓氏的《立宪主义者报》出版商。

科特斯被捕的原因是,警察扣下了一封马克思寄给他转交贝尔姆巴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0—491 页)。——第 181 页。

183 欧德曼是英国市参议会或郡参议会的一部分议员,他们从市参议会或郡参议会的全体议员中定期选举出来去执行直接的行政职能。——第 184 页。

184 指《红色问答书》的附函(见注 181)。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严厉地斥责了赫斯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其他成员的立场,他们默许警察当局,把属于这个集团的反映其冒险活动和立

即爆发革命的错误主张的文件,用来作为反对科伦被告们的起诉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5—526页)。——第184页。

- 185 恩格斯指对毕尔格尔斯提出的起诉书的主要内容:他参加了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起草和1851年5月他按照科伦中央委员会交给的任务从科伦前往汉诺威、汉堡、柏林、布勒斯劳、德勒斯顿等地。起诉书企图把毕尔格尔斯的文件和宣传旅行,以及下面提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特使诺特荣克1851年5月到莱比锡的旅行(他在这次旅行期间被捕),当作被告们参加广泛的共产主义密谋的证据。

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们、主要是毕尔格尔斯,鉴于同盟的分裂而起草的。告同盟书的起草者们,整个说来,是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指出了理论对于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告同盟书中说,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所建立的单独联盟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然而这个文件没有揭示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过错部分地也归咎于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们。告同盟书的个别论点带有含混的、不明确性质。告同盟书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们被捕而落入警察之手以后,曾被刊登在1851年6月22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和1851年6月24日《科伦日报》第150号。——第187、199页。

- 186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筑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187页。
- 187 恩格斯指警监戈德海姆在1852年11月3日庭审时的证词的意思。关于这个证词的报道刊载在11月4日的《科伦日报》上。

“原本记录”的伪造性质在案件的进程中被揭穿以后,施梯伯为了挽回起诉书的名誉和掩饰他的失败,要了新的花招,其目的是要消灭这一警察诡计的罪证,并把事情说成好象这种诡计的确有某些可靠的事实为依据。为此目的,他派了警监戈德海姆到伦敦作“补充调查”,此人

回到科伦以后,在法庭上声明,他如何在警监格莱夫的帮助下查明,虽然所谈的本子不是“记录”,而是“笔记”,但的确是由H·李卜克内西(这个人物是虚构出来的记录人;由于辩护一方提出了有W·李卜克内西真正笔迹的文件,而这个笔迹又和“记录”的笔迹不符,于是施梯伯就造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出卖给普鲁士密探弗略里的,其中有共产党人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秘密会议的札记。戈德海姆担保说,看到过李卜克内西的亲笔收款条。他还声称,1852年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绝密会议”上,讨论过对付这个罪证的措施。提出这些证词旨在扰乱辩护一方(这些证词是在辩护人发言的前夕蓄意编造出来的)并且把陪审员弄糊涂,然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在1852年11月4日法庭上的发言中证明了这些证词的伪造性质。关于这一点并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9—506、510—512页)。——第190、192页。

188 摘自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陪审法庭1852年11月3日庭审时的起诉词。——第190页。

189 1852年11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是由阿·卢格及其拥护者组织的。卢格、陶森瑙、隆格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都在大会上发了言。所有发言都是关于自由的华丽而抽象的空话。

燕妮·马克思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由马克思寄往美国,据克路斯1852年12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篇报道发表在《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报》(《Philadelphia Democrat》)上。——第191、197页。

190 弗略里被迫作出的揭露戈德海姆供词的声明,没有在《科伦日报》上发表。它到达科伦辩护人手中时已经在案件结束以后。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了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14—515页)。——第193页。

191 马克思揭露施梯伯的声明,写于1852年10月21日,曾经寄给《科伦日报》、《法兰克福报》和柏林《国民报》,但这些报纸编辑部没有发表。声明的原件没有找到。后来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提到

- 了这件事,并提到了德国报纸编辑部拒绝发表这个声明的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8页)。——第193页。
- 192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15—516、527—529页)。——第195页。
- 193 指1852年10月间以石印通告形式发表的赖辛巴赫的财务报告和声明。他负责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49)的钱柜。赖辛巴赫在声明中说,他拒绝掌管公债的钱柜是鉴于革命公债的思想没有得到实现。后来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赖辛巴赫声明的摘要,来说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的冒险主义的“玩弄革命”,以及他们中间经常发生的内部纠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7—738页)。
- 关于曼彻斯特的档案,见注127。——第195、570页。
- 194 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写信给法兰克福新闻记者艾布纳尔(后来弄清楚,艾布纳尔是奥地利警察局的情报员),请他了解在该地能否出版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第196页。
- 195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1852年11月29日写了《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发表在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后来,这篇文章被编入经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整理于1896年出版的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以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结束这组文章、而《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登载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篇,以后该书的许多版里也载有这篇文章。——第196页。
- 196 指《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声明送交《晨报》编辑,署名的是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和威·沃尔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5—448页)。——第196页。
- 197 “意大利之友”是由一些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1年5月在伦敦成立的组织。目的是影响英国舆论以支持意大利的

- 民族解放。——第 197 页。
- 198 信的原件没有找到。后来发现马克思 1860 年笔记本内有关写作《福格特先生》这本抨击性著作的资料中有作者自己抄写的此信全文。——第 197 页。
- 199 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是由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马克思把呼吁书转寄给克路斯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见本卷第 564 页)。呼吁书发表在 1853 年 1 月份《加利福尼亚州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42—646 页)。——第 197、218、564 页。
- 200 指魏德迈在纽约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遇到的资金上的困难。——第 198 页。
- 201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的反动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是在受法国 1830 年七月革命影响而力图恢复民主运动的活动被镇压以后出现的。
关于蛊惑者,见注 168。——第 199 页。
- 202 指科布顿 1852 年 11 月 26 日在下院讨论贸易自由对英国经济发展的意义的决议时的发言。表决结果通过了由保护关税派修正的,贬低了 1846 年取消谷物法的意义的决议。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的《议会。——11 月 26 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37—544 页)。——第 201 页。
- 203 指所谓的德法密谋(见注 77),普鲁士和法国警察的代理人舍尔瓦尔对捏造这次密谋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写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跟舍尔瓦尔的阴谋活动有关的重要情节。马克思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使用了这些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72—487 页)。——第 202 页。
- 204 恩格斯在 1852 年 12 月下半月来到伦敦,一直住到 1853 年 1 月 10 日。——第 204、207 页。
- 205 大概是指赫尔岑的著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1851年第一次在尼斯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增订第二版也用法文于1853年在伦敦出版。——第209页。

206 指的是靠推销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49)而募集的钱。——第210页。

207 指发表在威·魏特林于纽约出版的1852年12月25日《工人共和国报》第52号上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结论》一文,这篇文章有诬蔑攻击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容。

“康姆尼”是魏特林的拥护者们为了实践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原则,于1849年在艾奥华州(美国)建立的移民区。很快就暴露出这个企图是站不住脚的。移民区由于内部矛盾和财务困难,在1853年就不再存在。——第211、358页。

208 马克思指发表在1853年1月22日《经济学家》杂志第491期上的《英格兰银行和贴现率》一文。——第211页。

209 指各报上刊载的拿破仑第三1853年1月22日同欧仁妮·蒙蒂霍结婚时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演说完全是对各旧统治王朝的挑战。——第212页。

210 1853年初,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教授,由于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十九世纪史序言》(《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被控教唆叛国和危害社会治安而受到司法追究,反动派认为该书维护民主制度和攻击君主政体。——第212页。

211 指理·科布顿的小册子《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853年曼彻斯特版(R Cobden 《1793 and 1853 In three letters》 Manchester, 1853)。

马克思说的“和平会议”是指1853年1月底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协会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英国自由贸易派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的反法战争宣传和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大会的活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一文中对科布顿的小册子以及对曼彻斯特和平大会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80—583页)。这篇文章里也利

- 用了这封信下面所引的英国保守党报纸上的材料。——第 212 页。
- 212 指土耳其和门的内哥罗之间的武装冲突,门的内哥罗原是苏丹的藩属,它脱离苏丹而获得了完全的独立。1853 年初,土耳其军队侵入门的内哥罗境内,但是俄国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迫使苏丹很快就召回了自己的军队。——第 213、214、226 页。
- 213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于 1853 年 2 月 6 日在米兰发动的、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谋性策略组织的,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93—594、600—602、621、624—625 页)。——第 214、586 页。
- 214 瑞士的德森(提契诺)州在十九世纪是意大利流亡者的中心之一。该州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印刷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拥护者就在这些印刷所里印刷他们的书籍和文件。——第 214 页。
- 215 科苏特在匈牙利革命军失败以后,转移到土耳其管辖的领土上去,被扣留在维丁要塞(保加利亚)。1849 年 10 月 2 日他向仍驻扎在科马罗姆要塞的起义部队呼吁继续斗争,答应很快将从英国方面给予支持,但是,这支部队鉴于继续抵抗已没有意义,便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投降条件。——第 215 页。
- 216 洪韦德(匈牙利文是《honvéd》——“祖国保卫者”)是匈牙利 1848—1849 年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对 1848 年夏季匈牙利政府建立的匈牙利国民军士兵的称呼。这里是指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士兵。——第 215 页。
- 217 马克思指 1853 年 2 月英国报纸上刊载的梅恩·里德的一封信。梅恩·里德在这封信里代表科苏特声明他与米兰起义(见注 213)无关,并宣布起义时期在米兰散发的、由科苏特签字的呼吁书《以匈牙利人民的名义致在意大利的士兵们》是伪造的。——第 216 页。
- 218 马克思引用了 1853 年 2 月 19 日《先驱》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科苏特

- 和米兰起义》。——第 216 页。
- 219 马克思的《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一文里引用了信里提到的马志尼的朋友德拉·罗科的声明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1 页)。——第 217 页。
- 220 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一次运动,目的是争取工厂主遵守 1847 年议会通过的童工和未成年工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争取在所有的工人中推行此项法案,并争取废除违反 1847 年法案把工作日定为十小时半的 1850 年法律。反动的托利党集团和英国教会的代表人物企图利用这次运动,来达到蛊惑性的目的,使工人阶级仇恨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从而巩固土地贵族的地位。马克思在他的《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9—615 页)一文中对争取遵守十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作了评述。——第 219 页。
- 221 指辉格党首领、阿伯丁联合政府内阁成员约翰·罗素在 1853 年 2 月 10 日议会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罗素所阐述的政府措施纲领是从原先的诺言后退了。马克思所引的关于这个演说的意见,载于 1853 年 2 月 12 日《泰晤士报》。马克思在《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93—598 页)一文里对罗素的演说作了评述。——第 219 页。
- 222 指科苏特就他与米兰起义(见注 213)有关一事辟谣。最初他试图借助梅恩·里德给英国各报纸编辑部的信来达到这一目的(见注 217)。后来,马志尼在 1853 年 3 月 2 日《每日新闻》上发表了答复文章,科苏特又在英国报刊上表示拒绝承认自己是号召起义的传单的起草者,其理由是,同他还在 1851 年签署的传单手写文本相比,传单的印刷文本中有未与科苏特商量就按新出现的形势所作的某些必要的修改。——第 220 页。
- 223 “群贤内阁”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1852 年 12 月—1855 年 1 月)的讽刺性称呼,内阁由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组成,许多重要职位都让给了议会里

爱尔兰自由派集团的代表。马克思在《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53—558页)一文中对这个政府作了评述。——第220页。

224 指英国议会里的质询,起因是传闻大陆列强反动政府,首先是奥地利反动政府,企图要求英国政府把政治流亡者(特别是马志尼和科苏特)逐出英国。1853年3月1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否认有这类要求,并蛊惑性地宣称,如果提出这些要求,英国政府决心断然予以拒绝。可是,3月4日,内阁首领阿伯丁在上院发表声明说,英国政府准备对流亡者提出司法追究。——第220页。

225 希腊辩论是指1850年6月英国议会关于英国希腊冲突问题的讨论,这次冲突是由所谓英国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引起的。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于1847年被焚,这就成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后来派英国舰队到希腊沿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在下院讨论冲突问题时,帕麦斯顿发表了侵略性的演说,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民军法案——见注33。

关于答辞的辩论是在1850年议会冬季会议上发生的。起草国王演辞答辞的通常程序,成了广泛批评帕麦斯顿所参加的罗素的辉格党政府的导火线。——第221、616页。

226 指1853年3月3日激进派休谟在下院提出的关于废除多少带有保护关税性质的一切关税的提案。提案遭到内阁和议会多数的反对。对休谟提案和格莱斯顿及其内阁同事对建议的态度的评价,见马克思《内阁的成就》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64页)。——第221页。

227 指戴·乌尔卡尔特的书《土耳其及其资源:它的市政组织和自由贸易;英国在东方贸易的现状和前途;新的希腊政府,它的收入和国有财产》1833年伦敦版(D. Urquhart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its municipal organization and free trade;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English commerce in the Eas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Greece, its revenue and national possessions》 London, 1838)。——第221页。

- 228 恩格斯在《土耳其问题》一文里揭露了《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之间在东方问题上的论战的实质;他在这篇文章中也评述了乌尔卡尔特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4—30页)。——第222页。
- 229 指1853年2月19日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通商条约。马克思在《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中对这个条约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6—627页)。——第223页。
- 230 联邦委员会是瑞士政府的名称。——第224页。
- 231 《纽约每日论坛报》自1853年2月18日到4月16日这个时期刊登了马克思从1853年1月28日到3月4日写的六篇文章:《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77—623页)。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写于1853年3月1日)没有在该报发表。马克思提到的一篇新写的文章1853年3月11日是否寄到纽约去了,不得而知。《论坛报》所刊载的马克思的文章中最接近的一篇《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4—631页),注明日期是1853年3月18日。——第225页。
- 232 指匈牙利的政论家,科苏特的拥护者奥略里·费伦茨·普尔斯基的几篇文章。他流亡伦敦时,从1853年到1860年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他的通讯发表时或者不署名,或者署名A P c(看来是Aurelius Pulszky's Correspondence的缩写)。关于普尔斯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这件事,马克思只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马克思是否进一

- 步也知道署名 A. P. C. 的通讯就是普尔斯基写的,这一点始终不清楚。——第 226 页。
- 233 “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是表示 1830 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和英国接近的一个用语。尽管“诚意协商”,但在三十年代和以后的时期,英法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却一再尖锐化。
“神圣同盟”——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可能结成的联盟。为了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维护这些国家的封建君主制度而在 1815 年建立的名为神圣同盟的欧洲专制君主的反革命联盟,就以俄、奥、普三国为核心。1815 年的神圣同盟还在二十年代末就瓦解了,但在 1830 年和 1848—1849 年革命后曾试图加以恢复。——第 226 页。
- 234 指约·哥·弗吕格耳《英德和德英大词典》(J. G. Flügel 《Vollständiges Englisch- Deutsches und Deutsch- Englisches Wörterbuch》);第 1 版 1830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27 页。
- 235 暗指拉萨尔在 1846—1854 年办理的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1851 年 7 月法院判决离婚以后,拉萨尔把伯爵夫人的一份财产从过去夫妇共同的财产中分了出来。拉萨尔过分夸大了这件为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成员作辩护的诉讼案的意义,把这件事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相提并论。拉萨尔为这一案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损害了实际的政治活动。——第 230、386 页。
- 236 马克思所引用的文章《土耳其及其作用》发表在 1853 年 3 月 12 日《经济学家》第 498 期上。恩格斯在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使用了这段引文援引的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6 页)。——第 232 页。
- 237 加拿大教会预备基金是 1791—1840 年用出卖加拿大土地所得进款的七分之一建立起来的,它主要用来津贴特权教会:英国国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其他教会代表对基金的这种分配办法十分不满,因而促使英国议会在 1853 年通过一项法律,授权加拿大立法机关将基金按各教徒人数比例分配给各个教会。下院根据罗素的提议在通过他提出的法案

时,删去了有关废除对加拿大各教会发放津贴的一条(这些津贴是在从出卖土地中给这些教会的捐款不够规定数目的年份发放给它们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内阁的成就》一文中对这个法案和下院通过这一法案的情况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57页和第63—64页)。——第232页。

238 马克思讽刺地引用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关于阿伯丁的一句话。——第232页。

239 克路斯 1853年3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引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有关他在策划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作用的自供(见注7和161)。克路斯是从魏德迈那里得到这些摘录的,魏德迈早在美国报纸发表希尔施声明的全文之前就知道了这个声明。不久,希尔施的自供在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4、5和6号上公布了,标题是《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辩护书》。经维利希同意而发表的希尔施的自供,旨在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拥护者,并为了在舆论方面替维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的活动进行辩护。

由于希尔施自供的发表,克路斯和魏德迈在美国各报上发表了专门声明,揭穿希尔施歪曲事实。他们还发表了马克思早在1852年1月就寄给魏德迈的希尔施的第一个声明(见注460),在这个声明中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恶劣作用已经暴露出来。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发表了马克思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揭露了希尔施所散布的欺骗性的说法,即科伦案件控告所用的资料好像是密探班迪亚从马克思那里骗来的,并说明了与此有关的阻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一些情况,该书的手稿落到了班迪亚的手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希尔施的自供也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第235、239页。

240 指没有找到的马克思写给班迪亚的一封信,看来,这封信是马克思在

- 1852年5月底到6月下半月同恩格斯一起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期间,从曼彻斯特发出的。——第235页。
- 241 讽刺地暗指所提到的这些警探企图以高尚的动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关于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见注160。——第236页。
- 242 希尔施在自己的自供中肯定说,偷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文件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罗伊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2、469—470页以及本卷第174页),而是弗略里。——第237页。
- 243 关于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事,见注163。——第237页。
- 244 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没有找到。看来这封信是1853年4月8日写的。——第237页。
- 245 指皮佩尔艰苦的物质生活状况,他由于担任私人教师没有得到应该付给他的钱,写信给恩格斯求助。——第238页。
- 246 马克思引的是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第239页。
- 247 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控告叫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密谋)。
- 1853年3月柏林普鲁士警察局逮捕了许多左派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人士,企图制造一个新的密谋案件。同时,匈牙利人李伯尼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也成为借口之一。马克思的文章《柏林密谋》、《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局。——马志尼。——拉德茨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1—34、41—43、96—100页)揭露了警察局的这些挑衅。——第240、425、595页。

- 248 指恩格斯关于瑞士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同马克思的一篇定期通讯合成一篇完整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编辑部把这个材料分成了两部分:把马克思的通讯和恩格斯文章的开头部分,用《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为标题发表,而恩格斯的文章的基本部分,用《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作标题单独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96—108页)。——第241页。
- 249 马克思1853年4月30日到5月19日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第245、247、274页。
- 250 指1853年4月底刊载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魏德迈的声明《“民主的”奸细》,声明驳斥希尔施在《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中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散布的诽谤性谣言(见注239)。——第245页。
- 251 指应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的呼吁,为资助在科伦被判罪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及其家属在美国募集的款项。——第245页。
- 252 1853年5月21日厄·琼斯在他编辑的《人民报》上号召工人参加宪章派定于1853年6月19日举行的群众大会。宪章运动的革命派的代表,把这些群众大会看作是他们在1853年2月在英国罢工斗争高涨的情况下开始的,恢复争取通过人民宪章(这是宪章运动的政治纲领,主要要求是实行普选权)的运动中的一项重要措施。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51—155、190—196页)都讲到了这一时期宪章运动的活跃情况。——第247页。
- 253 由于《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了魏德迈驳斥希尔施的声明(见注239和250),《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3),维利希于1853年5月初在这两家报上刊登了一个声明。维利希在声明(恩格斯连同魏德迈1853年5月9日的信一起收到了《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声明的校样)中威胁说,要在最近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维利希只是在半年以后,才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这篇诽谤性文章。马克思用抨击

- 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回答了维利希。——第248、253页。
- 254 1850年9月,维利希由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同施拉姆发生争吵,而同他进行决斗。但维利希到处造谣诽谤,把这次决斗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用暗杀的办法来摆脱他。对这种诽谤的驳斥,见马克思的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52—556页)。——第248页。
- 255 《改革报》(《Die Reform》)是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该同盟的多数成员是德国的流亡工人。该报从1853年3月5日至1854年4月26日在纽约用德文出版,起初是周刊,后来每周出两次,从1853年10月15日起改为每日出版。该报的编辑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克耳纳,副编辑是魏德迈,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保持着无产阶级的性质。该报时常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马克思曾促使自己的拥护者(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为该报撰稿。该报也经常发表克路斯的文章和通讯,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据马克思来信中的材料写成的。但到该报的末期,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占了上风,这种影响的代表者是该报的总编辑克耳纳。——第249页。
- 256 指查·福斯特《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或主教对天启教的证实》1844年伦敦版第1—2卷(Ch Forster.《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 or, The Patriarchal Evidences of Revealed Religion》. Vol. I—II, London, 1844)。——第249页。
- 257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英雄传说和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是十三世纪的两种版本。《艾达》的歌曲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题材。——第251页。
- 258 维利希在自己的声明中宣布他打算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未来的著作叫做对捷列林格的小册子的补充,小册子是指捷列林格所写的诽谤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Vorgesckmack in die

-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els》, Köln, 1850)。——第 254 页。
- 259 这里引用了 1853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按语(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639 页注 74)。马克思的通讯(这个按语就是加在这篇通讯之前的)是马克思在该报上发表的论述格莱斯顿的预算的第二篇文章(除《论坛报》外,马克思还就这个题目在《人民报》上发表过一组文章)。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是《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65—71 页)。此外,对格莱斯顿的初步预算提案,马克思早在《内阁的成就》(同上,第 56—64 页)一文中就作了分析。——第 254 页。
- 260 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以两篇文章的形式发表这里所提到的通讯一事,见注 248。第二篇文章——《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不是以社论的形式,而是作为署名马克思的文章发表的(见本卷第 274 页)。——第 255 页。
- 261 1853 年 6 月 14 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只有马克思就这个题目写的一篇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09—116 页)。——第 255 页。
- 262 弗·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1830 年巴黎版第 1—2 卷(F. Bernier. 《Voyages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 de l'Indoustan, du Royaume de Cachemire, etc.》. Tomes I—II, Paris, 1830)。——第 255 页。
- 263 马克思对这里提到的格莱斯顿在这个时期的财政草案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0—55、59—63、118—119、135—137 页。在这里把格莱斯顿比作拉尔夫(意大利文为鲁道福),这是英国诗人赛·巴特勒的讽刺诗《休迪布腊斯》中的人物,此诗写于 1663—1678 年,旨在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假道德和伪善行为。作者把这个人物塑造为固执己见和爱吹牛的不大聪明的人的典型。他是休迪布腊斯法官的秘书,反对休迪布腊斯的一切新设施。——第 257 页。
- 264 指魏德迈和克路斯驳斥 1853 年 5 月初《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

《新英格兰报》所载维利希诽谤性言论(见注 253)的声明,魏德迈和克路斯的声明于 1853 年 5 月 20 日左右发表在这两家报纸上。——第 258 页。

- 265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78)设在大磨坊街。——第 259 页。
- 266 恩格斯讽刺地把加入维利希部队的劳,比作牧歌中苦于单恋的牧人科里登。——第 259 页。
- 267 维利希于 1848 年 11 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了一支由德国流亡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志愿部队。后来,志愿部队编入了军队,由维利希指挥,在所谓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 37)期间,于 1849 年 5—7 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战斗行动。
- 这个志愿部队的秩序和风气残留着游击兵营生活中某些消极方面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文《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这一点作了讽刺性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62—366 页)。同时他们用很大的篇幅勾勒了这个部队的长官——维利希的面貌,包括他表面上是禁欲主义,被夸奖具有美德,而背后却不时隐藏着卑鄙的放荡行为。——第 259 页。
- 268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所表述的思想,马克思在他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43—150 页)。——第 260 页。
- 269 鞑靶 是十九世纪对中亚细亚和土尔克斯坦的一部分地区的叫法。——第 260 页。
- 270 恩格斯指的是没有找到的魏特林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写的《普遍的逻辑和语法及人类通用语言的基本特点》(《Allgemeine Denk- und Sprachlehre nebst Grundzügen einer Universal- Sprache der Menschheit》)一书。看来,这本书除了某些合理的成分以外,还包含一些幼稚的空想的和蒙昧的思想,例如说语法中的与格是什么贵族式的,从而提出取消这个格的主张。——第 265 页。
- 271 马克思指伦敦的报纸《先驱》1853 年 6 月 11 日刊载的两篇短文:《阿尔诺德·卢格》和《伦敦的俄国民主印刷所》。

- “自由俄国印刷所”是亚·伊·赫尔岑在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积极协助下于 1853 年在伦敦创建的。从此俄国才有不受书报检查机关检查的印刷品。弗·伊·列宁在谈到赫尔岑这方面的活动时曾说,他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的第一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6 页)。参加领导这个印刷所的,还有俄国革命民主派的另一杰出代表人物尼·普·奥格辽夫。“自由俄国印刷所”除了印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传单以外,还印过《北极星》和《钟声》这一类在俄国发展革命民主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期刊。该印刷所存在到 1867 年 8 月,从 1865 年 4 月起设在日内瓦。——第 269 页。
- 272 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174。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事实,在他 1853 年 6 月 14 日这同一天写给克鲁斯的信中说得更详细(见注 555)。——第 269 页。
- 273 指亨·查·凯里的著作《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H. C. Carey,《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 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 Philadelphia, 1853)。该书第 203—204 页引用了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中的话。马克思在他的一系列书信中(例如本卷第 508—509 页),以及《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了凯里的观点。——第 269 页。
- 274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 1812 年发表的英国下院委员会的报告(有些地方是用自己的话转述的)。看来马克思同时还使用了乔·坎伯尔的著作《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 年伦敦版(G. Campbell,《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London, 1852)。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47—148 页)以及后来在《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396 页)中使用了这些资料。——第 272 页。

- 275 “摩拏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占有制国家的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习惯法典的早期尝试之一。据传这部法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拏(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料是在许多世纪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新纪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拏法典”反映了保存有原始公社制许多残余的印度奴隶占有制社会发展的特点。——第 272 页。
- 276 1853 年 6 月,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为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努力收集材料;同时特别注意研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在 1853 年 6 月下半月,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了四篇文章:《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51—183 页)。——第 273 页。
- 277 指宪章派的领袖们 1853 年 6 月 26 日为安葬老宪章派工人本杰明·腊斯顿而在哈里法克斯组织的二万五千人政治游行示威和集会。关于这次游行示威,马克思在他的《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一文中曾报道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95—196 页)。——第 273 页。
- 278 指海因岑的小册子《杀人和自由》(《Mord und Freiheit》),1853 年在纽约出版。——第 274 页。
- 279 马克思引用的是约·布莱特在 1853 年 7 月 1 日英国下院讨论政府关于使广告税适用于所有出版物的提案(这些提案没有被议院通过)时的演说。布莱特的演说全文于同年 7 月 2 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马克思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 在下院。——印度的管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97—209 页)一文中对这次辩论,包括布莱特的演说,作了分析。——第 279 页。
- 280 阿·雅科比 1851 年 4 月在波恩大学作了医学博士论文答辩,题目是《关于自然界生命的探索》(《Cogitationes de vita rerum naturalium》)。——第 279 页。

- 281 以琼斯为首的宪章运动革命派领袖们为了恢复群众性的宪章运动,在1853年6—7月间在全国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其中最大的是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的集会,6月26日在哈里法克斯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见注277),6月27日在奥尔丹的集会,7月3日在新堡的集会,7月10日在蒙特索雷耳的集会。——第279页。
- 282 恩格斯在1853年7月底至8月初为了接他母亲来英国,在伦敦住了几天(见本卷第273页)。——第280页。
- 283 指乌尔卡尔特的文章:《何谓“保护”希腊正教》,《外交中的时间因素。——“欧洲的承认”》,《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英法战争》。这几篇文章以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53年8月11、12、15和16日的《晨报》上。——第281页。
- 284 从克路斯1853年10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和皮佩尔1853年9月3日给雅科比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为想去美国的阿·雅科比写的介绍信是在1853年9月初寄往美国的。然而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给克路斯和魏德迈的信件和信件片段中,没有反映出这个情况。——第283页。
- 285 马克思指1853年8月在《晨报》上展开的关于巴枯宁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8月19日刊登的一篇匿名文章《欧洲。——一个人》(文章的副标题是《伦敦的一个俄国侨民作》,它的作者是戈洛文)挑起的。8月23日刊登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署名弗·马·(乌尔卡尔特的信徒弗兰西斯·马克思的简写),标题是《俄国间谍巴枯宁》。8月24日用同一个标题刊登了一篇由戈洛文、赫尔岑和波兰民主主义者沃尔策耳署名的反驳弗·马·短文的文章,其中有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对“一家德国报纸”的攻击。弗·马·在8月27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作答,在声明中他把欧洲发生革命与沙皇间谍的活动联系起来。8月29日戈洛文和赫尔岑刊登了另一封信,标题是《弗·马·是什么人》(这两个文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但他在下面抄引的他的声明稿中提到了)。在这以后,戈洛文继续进行论战,赫尔岑不再参加。8月31日该报刊登了卢格的一封信,标题是《米哈伊尔·巴枯宁》,这封信对马克思和

- 《新莱茵报》公开进行诽谤,指责他们曾蓄意传播损坏巴枯宁名誉的谣言。——第 283 页。
- 286 马克思在下面抄引的是他致《晨报》编辑的信的一些段落,这封信发表在 1853 年 9 月 2 日的《晨报》上,标题是《米哈伊尔·巴枯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21—323 页)。——第 283 页。
- 287 这里所说的乔治·桑的信,刊登在 1848 年 8 月 3 日《新莱茵报》第 64 号上;编辑部在信前加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22 页。——第 284 页。
- 288 马克思所引的是恩格斯的文章《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23 页),文章批判了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1848 年克顿版(《Au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es in Prag》. Koethen, 1848)。——第 284 页。
- 289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第十八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07—108 页),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的,于 1851—1852 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第 284 页。
- 290 马克思的声明(信中下面引用的是声明的草稿)《晨报》编辑部未予刊登。因此马克思把声明发表在 1853 年 9 月 10 日《人民报》第 71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27—329 页)。——第 285 页。
- 291 恩格斯 1853 年 9 月 5 日左右写给马克思的信,大概是他对马克思给《晨报》的声明草稿的意见,这封信没有找到。——第 287 页。
- 292 指乌尔卡尔特的一篇短文,标题是《真的吗?》,副标题是《“本国通讯员”作》,发表在 1853 年 9 月 5 日的《晨报》上。关于马克思的声明,见注 290。——第 288、295 页。
- 293 指威·沃尔弗要离开伦敦去曼彻斯特,原来打算再从那里迁居美国。

- 1853年9月上半月威·沃尔弗迁居曼彻斯特,在那里一直住到1864年去世。——第288页。
- 294 指弗兰塞宗《西班牙语语法》(C. Franceson 《Grammatik der spanischen Sprache》),该书第一版1822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88页。
- 295 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威·克莱因的回信,没有找到。克莱因在1853年7月31日写了一封信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由后者在8月18日转交给了马克思,克莱因在信中报道了他当时流亡所在地费拉得尔菲亚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支部的情况。他请求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帮助他与伦国的各支部建立联系,并请他们给当时接近费拉得尔菲亚工人同盟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坦率报》寄文章。当时马克思写信给克路斯和魏德迈询问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克莱因本人在费拉得尔菲亚行为不良。考虑到克莱因在佐林根工人中的影响,马克思劝克路斯仍然与他保持联系(见本卷第600、603—604、606页)。——第290、600页。
- 296 看来是指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上刊载的泰奥多尔·佩舍写的《论“阶级斗士”》一文的剪报,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企图反驳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且否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存在。这张剪报显然是马克思从在美国的克路斯那里得到的。——第292页。
- 297 指1853年9月初发表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声明。维利希在这个声明中再次宣布,由于马克思发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3)一书,他打算很快就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第293页。
- 298 指《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和《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这两篇文章,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写进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关于郎卡郡及英国其他工业地区经济情况的材料(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60—378页)。——第294页。
- 299 这是恩格斯这个时期在曼彻斯特的住址,威·沃尔弗暂时寄居在他那里。——第294页。
- 300 指雅科比的论文《论地球的毁灭》,发表在1853年8月31日和9月3、

- 7、10和14日的《改革报》第44—48号上。——第294页。
- 301 关于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写一篇文章的意图,大概在1853年9月17和28日之间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过,这封信没有找到。——第296页。
- 302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1853年8月,普雷斯顿和四郊的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其他行业工人支持了他们。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三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大约有二万五千人停止工作。1854年2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进普雷斯顿。1854年3月,罢工的领导人被捕。工人由于基金耗尽而被迫复工。到5月间罢工结束了。——第297、623页。
- 303 恩格斯信中所写的这些材料,马克思在《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62—471页)中使用了。可能这篇文章中还收入了后来应马克思的要求寄去的材料(见本卷第298—299页)。——第297页。
- 304 关于英国工人罢工斗争的问题,马克思在1853年6月至9月写的下述几篇文章中都曾谈到:《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51—159、184—196、253—263、324—326、372—378页)。——第298页。
- 305 关于普雷斯顿事件,见注302。马克思所说的在威根发生的事件,是指这个地方爆发的纺织企业工人的罢工,首先是指威根煤矿工人大罢工。后者约有五千人参加。威根工厂主和矿主们对工人要求的回答是,宣布同盟歇业,大批解雇工人,并且企图从威尔士和其他地方运煤矿工人来破坏罢工。煤矿巨头们的挑衅行动,后来在1853年10月引起了威根及其郊区的工潮,煤矿工人袭击了矿主的锯木厂并同军队发生了冲突。——第298页。

306 马克思的这些意图,看来实现得较晚,并且没有完全实现。关于所谓“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基督圣地,受拿破仑第三支持的天主教会同受俄国沙皇庇护的“东方的”希腊正教教会曾争夺这种基督圣地的支配权)的问题,马克思在1854年2—3月写的以下两篇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论述:《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9—76、178—187页)。在1853年10月21日写的《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景》和1853年11月4日写的《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阐述了丹麦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77—478、501—502页)。——第299页。

307 1853年9月20日至10月7日,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有下列几篇:《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俄军在土耳其》(全部由恩格斯写成),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开头部分,《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50—404、462—471页)。

《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抨击文,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原先计划作为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续发表。1853年10月初马克思动手写这组抨击文之后,又同意把它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宪章派机关报是把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的,并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报”这一句编者按语,而《论坛报》编辑部却把第一篇文章作为社论刊登出来,未署作者姓名。这样一来,接着刊登的文章在表面上看来就成为互不关联的东西了。《人民报》在1853年10月22日至12月24日这段时间内共刊登八篇。最后一篇,也和以前的几篇一样,结尾都注有“待续”字样。从马克思1853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论述帕麦斯顿在1840—1841年伦敦公约签订

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是这种意图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并且拖延到 1854 年初,尽管马克思早在 1853 年 12 月 6 日就把最后一篇寄往纽约了。该报共发表了四篇,一律是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论坛报》1853 年 10 月 19 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一、二两篇;1853 年 11 月 4 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 年 11 月 21 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 年 1 月 11 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第 300 页。

- 308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就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汉萨德》——即《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以 1803—1888 年出版这些记录的公司经理的姓而得名。——第 300 页。

- 309 指 1853 年 9 月 14、17、21 和 24 日发表在《改革报》第 48—51 号上的克路斯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文章旨在反对波士顿报纸《新英格兰报》所散布的庸俗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学说,把这些学说当作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就。在 1853 年 9 月 17 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节中,克路斯根据马克思就这个问题给他本人以及看来还有给魏德迈的许多信件的内容,对巴师夏和凯里的庸俗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克路斯文章中论述凯里的那部分,同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 508—509 页)中的有关片断几乎一字不差。文章谈到巴师夏时,看来是以没有找到的马克思的信为依据的,文章中说:“一切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都正在反对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即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理论,这种理论被轻信的公众想象为德国和美国的最新发现,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综合’……上面提到的学说连同巴师夏先生本人,在 1849 年蒲鲁东的《人民之声报》(《Vox du Peuple》)上进行

- 论战期间,被欧洲社会主义法庭最后宣告有罪;历史的进程早就使得这种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在欧洲社会中失去了一切根据。美国今天的社会矛盾的发展远远不如欧洲,欧洲的基础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在美国,这个理论找到了经济学家凯里这样一个代表人物。”——第302页。
- 310 1853年10月8日《经济学家》杂志第528期“外国通讯”栏刊登了来自巴黎的一篇关于经济状况问题以及法国内外政策的报道。——第304页。
- 311 指发表在1836年7月20日《公文集》第26期上的《关于1828年和1829年俄国战局报告摘要,切斯尼中校编写,供威灵顿公爵参考》。
《公文集》(《Portfolio》)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汇编的简称。《公文集,或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1843—1845年出版。——第304页。
- 312 1827年10月20日纳瓦林(希腊)会战中土埃舰队被俄、英、法联合舰队所歼灭。——第304页。
- 313 1853年10月魏德迈成为《改革报》的责任编辑,因此,马克思的护拥者在这个时期对该报立场的影响加强了。魏德迈工作负担过重,据克路斯说,他不得不“几乎全部稿件都由自己写”,所以克路斯再次请求马克思为该报寄材料,予以帮助。——第308页。
- 314 1853年10—12月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回信没有找到。——第309页。
- 315 1853年12月底恩格斯住在伦敦。——第311、317页。
- 316 指1850年7月底或8月初德朗克从瑞士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的摘录;德朗克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泰霍夫关于维利希的军事才能的批判性意见告诉了恩格斯。马克思在针对维利希而写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用了这段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4—545页)。——第311页。
- 317 1853年11月23日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就维利希的《卡尔·马克

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写的声明信发表在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8—553页)。这封信的其他形式没有找到。——第312页。

318 马克思是指发表在1853年11月26日《经济学家》杂志第535期上的《工人议会》一文。——第312页。

319 这里和下面指的是1853年11月28日和29日波兰流亡者的代表在伦敦为庆祝1830—1831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组织的大会。——第312页。

320 克路斯1853年11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美国的拥护马克思的人已经给报刊写好了文章驳斥维利希诽谤性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反驳的文章以致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签名的是约·魏德迈、阿·克路斯和阿·雅科比。——第312页。

321 看来马克思引用的是恩格斯1853年12月14日左右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第314页。

322 指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和早些时候魏德迈、克路斯和雅科比发表的给维利希的答复(见注320)。——第314页。

323 指1840年7月15日英、俄、奥、普就援助土耳其苏丹以反对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所签订的伦敦公约(法国因支持穆罕默德-阿利,未参加),以及1841年7月13日以俄、英、法(它参加会议就证实自己已放弃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奥、普为一方,以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敦签订的有关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列强的军舰通过。

马克思关于写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最后几篇的没有实现的计划,见注307。——第315、617页。

324 马克思回答同意约·卡·尤塔关于为《南非人报》撰稿的建议(该报同时用英文和荷兰文发行)。但是马克思寄给该报的三篇文章中,刊登的只有一篇——《东方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31页)。——第316页。

- 325 《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年巴黎版第1—3卷(《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T. I—III, Paris, 1853—1854)。——第317页。
- 326 指伦敦出版商塔克尔把1853年1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翻印成单行本一事,这是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第三篇。单行本在1853年12月出版。1854年初出了第二版,出第二版时马克思根据《人民报》的文本作了修改和补充。——第319页。
- 327 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多瑙河战争》和《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80—587页和第10卷第39—42页)里分析了俄国和土耳其军队1853年11月4日在沃耳特尼察以及1854年1月6日在切塔特的会战。——第319页。
- 328 1853年11月30日,俄国黑海分舰队在海军中将巴·斯·纳希莫夫的指挥下在西诺普几乎全歼了土耳其舰队,并俘虏了它的指挥官奥斯曼-帕沙。

西诺普会战后,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爵士向苏丹转交了英国政府关于同俄国缔结停战三个月协定的建议;与此同时,雷德克利夫竭力争取使英国分舰队立即进入黑海。

维也纳议定书于1853年12月5日由英、法、普、奥等国代表签字,代表们根据此项协定向土耳其和俄国发出照会,说上述列强愿充当俄土冲突的调停人。提出下列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国撤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使以前的俄土条约重新生效;保障基督徒的权利和实行土耳其行政制度的改革。土耳其政府在1853年12月31日的照会中宣称同意由列强居间在下述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1)保持它领土的完整;(2)俄国撤出多瑙河各公国;(3)遵守1841年伦敦公约(见注323);(4)尊重苏丹的主权。1854年1月13日召开的新的维也纳大使会议同意了这些条件,并转交了沙皇政府。但是沙皇俄国拒绝了列强的调停,愿同土耳其直接举行谈判。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拒绝了俄国的提议。于是双方积极备战:1月初,英法分舰队已进入黑海,俄国的外交则竭力使奥地利倾向中立;1854年3月底英、法向俄国宣战。——第320、427

页。

- 329 指帕麦斯顿短期地离开内务大臣职务(1853年12月16—24日)。帕麦斯顿采取这一蛊惑性的步骤,期望推翻阿伯丁联合内阁,而作为内阁首脑重掌政权(见马克思的《帕麦斯顿辞职》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09—612页)。——第320页。
- 330 规定议会在1854年1月31日开会。——第320页。
- 331 恩格斯就这个题目给英国报刊写文章的意图没有实现。——第320页。
- 332 马克思给威廉·沃尔弗的便条没有找到。——第321页。
- 333 指土耳其政府1853年12月31日的照会,这个照会是对欧洲列强代表维也纳会议参加者的建议(见注328)的回答。——第321页。
- 334 马克思把俄国和土耳其的妥协草案称作“最初的维也纳照会”,该草案是由奥地利大臣布奥尔拟就的,并由1853年6月底他同法、英、普各国驻维也纳大使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皇,然后在沙皇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自己解释照会的权利,而阿卜杜-麦吉德提出再做一系列修改和写上沙皇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保留条件,作为他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俄土之间的谈判于是中断,1853年10月4日土耳其向俄国宣战。——第321、427页。
- 335 指刊登在1854年1月11日维也纳报纸《漫游者》上的来自小瓦拉几亚的消息。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在“奥地利”栏转载了这篇通讯。——第322页。
- 336 显然是指《祖国报》上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7—38、48—49页)。——第322页。
- 337 指科布顿和布莱特在1854年1月24日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这些演说主要是讲对外政策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

- 中对这些发言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49—51 页)。——第 323 页。
- 338 指塔克尔准备根据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一组文章出版第二种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用的标题是:《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上是另一个标题:《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它稍加更改翻印了《人民报》发表的马克思抨击文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和第五篇。——第 323 页。
- 339 指《帕麦斯顿与俄国》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这本小册子翻印了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第三篇。文章内容是帕麦斯顿 1830—1840 年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第 324 页。
- 340 指拿破仑第三 1854 年 1 月 29 日给尼古拉一世的信,法皇在信中要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军、承认欧洲列强是它同土耳其将来签订和约的保证人,以此作为保持和平的条件。拿破仑第三明知沙皇无法接受这些条件,他是想显示自己“爱好和平”,并把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俄国。加上这封信立即在法国各家报纸上登出,而 1854 年 2 月 14 日的《总汇通报》竟发表了正式文本,这就使它的挑衅性质更加严重了。尼古拉一世的回信在 1854 年 2 月 9 日发出,信里拒绝了拿破仑第三的“和平”建议。尼古拉一世在信中,象他过去同拿破仑第三交换信件时一样,未用君主之间通用的称呼“亲爱的兄弟”,而又用了“善良的朋友”,以暗示法国皇帝政权的非王朝正统性质。——第 325 页。
- 341 指伊皮罗斯、特萨利亚山区以及其他还处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领土上的希腊人的起义,起义者争取摆脱土耳其的压迫,争取同希腊国家的重新统一。1854 年 1 月希腊军队占领了伊皮罗斯,然后进入特萨利亚;同年 3 月希土战争开始。但由于英法进行干涉,1854 年 5 月英法占领了部分希腊领土,并强迫希腊政府放弃恢复希腊国土统一的打算,于是希土战争很快就停止了。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40—142 页)一文中对希腊的事件作了评价。——第 326、352 页。
- 342 由于 1853 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一批

宪章派提出了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当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工人议会由参加“群众运动”的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的群众大会和工联的会议选出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开幕,1854年3月18日闭幕。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议会的名誉代表的马克思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33—134页),这封信在3月10日的会上宣读了。马克思在信里提出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马克思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把它看做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狭小框子的一种尝试,是走向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一个步骤。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对政治斗争抱否定态度,不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思想。同时,1854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起了不利的影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没有再召开会议。——第327页。

- 343 恩格斯分析了拉萨尔1854年3月7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谈到的有关俄土战争前景的观点。

埃内兹和罗多斯托是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欧洲海岸上的据点,是英法联军预定登陆的地点(英军在埃内兹,法军在罗多斯托),照英、法指挥部的意图,英、法联军应当掩护君士坦丁堡不受俄军侵犯。马克思在《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一文中对这一计划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18—120页)。——第329页。

- 344 恩格斯所列举的关于奥军和土军在奥地利加入反土耳其战争时的行动方式的一些见解,马克思在《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一文中曾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2页)。——第330页。

- 345 恩格斯的的文章《喀琅施塔得要塞》没有在《每日新闻》上发表(见本卷第

- 340—341页)。——第330页。
- 346 指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汉密尔顿·西摩尔同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之间的秘密往来的公文,内容是西摩尔于1853年初就土耳其问题同尼古拉一世所进行的谈判。这些文件用蓝皮书(见注308)发表,标题是《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议会两院。1854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4)。对谈判的进程和英国政府在谈判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59、160—177页)两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分析。——第332、428页。
- 347 这里所提到的报道发表在1854年3月28日《泰晤士报》的“金融市场与西蒂区消息”栏里。——第333页。
- 348 这里所谈到的一些军事见解,恩格斯在《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7—211页)一文中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第335页。
- 349 水上波兰人(Wasserpolacken)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在奥得河上放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第335页。
- 350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D. Urquhart.《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London, 1853)。——第338页。
- 351 暗指帕麦斯顿任英国外交大臣时所做的几件事,马克思认为这是英国外交政策背信弃义的很典型的例证。1840年,当克拉科夫居民就奥地利军队自1836年以来非法继续占领克拉科夫一事(1815年维也纳条约规定,克拉科夫为自由市),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抗议时,帕麦斯顿一

面向议会提出假保证,似乎已经采取了措施,奥地利军队撤出克拉科夫只是时间问题,一面却在俄国和普鲁士的参加下与同一个奥地利签订了一个旨在对付法国的协定,从而在事实上姑息了奥地利及其同盟者在克拉科夫问题上的行动。1846年11月,在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帕麦斯顿在议会和报刊上把自己装扮成“波兰的朋友”,拒绝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议这项条约的建议,并在1846年11月23日的信中向维也纳当局示意,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放弃它们对克拉科夫的意图。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勋爵》这篇抨击文里揭露了帕麦斯顿的这些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09—417页)。——第338页。

- 352 1854年4月19日《泰晤士报》从1854年4月6日《圣彼得堡报》的专刊上转载了俄国多瑙河军团司令官哥尔查科夫给尼古拉一世的报告,标题是《俄军渡过多瑙河》。同一号《泰晤士报》还从《俄国残废者》报(不是从《北方蜜蜂》)转载了关于高加索沿海一带战役的消息,标题是《黑海的俄国舰队》。——第339页。
- 353 看来恩格斯是指毛奇的著作《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第341页。
- 354 看来是指哥尔查科夫的报告(见注352)。——第341页。
- 355 亚·席梅尔普芬尼希《土俄之战。军事述评》1854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A. Schimmelpfennig. 《The War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A military Sketch》. Philadelphia—London, 1854)。——第342页。
- 356 指科苏特(同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一起)公开批评美国参议院拒绝延长美国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乔治·桑德斯担任驻伦敦领事的职务一事。桑德斯同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有联系。科苏特因此受到美国

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的严厉攻击;《纽约时报》斥责他干涉美国内政。——第348页。

- 357 “乌利亚的信”是一封对递信人作出判决的信。据圣经传说,大卫王爱上了勇士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想除掉乌利亚,于是派乌利亚给他的统帅约押送一封信去,信中秘密命令在打仗时把乌利亚放到最危险的地方。——第349页。
- 358 可能刊登这篇文章的那个时期的《改革报》没有找到。——第350页。
- 359 指1854年4月22—24日英法联合舰队炮击敖德萨一事(详见马克思《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演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28—231页)。——第352页。
- 360 马克思指尼古拉一世的宣言,该宣言是对1854年3月底英、法向俄国宣战的答复;宣言于1854年4月23日公布。关于此事的消息发表在1854年5月3日《泰晤士报》上。——第354页。
- 361 1838—1839年,列强就调停荷兰同比利时(1830年革命后脱离荷兰王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谈判。英国本来在前一个时期同法国一起支持比利时,这一次却同俄、奥、普站到一起,竭力把列强制定的和约草案的条件强加于比利时。由于英国改变立场,继续支持比利时的法国陷于孤立,而不得不同意其余列强的提案。路易-菲力浦的这次外交失败在法国被看作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严重屈辱。
- 1839年当土、埃两国冲突由于叙利亚(1833年被埃及军队占领)而重新爆发时,法国支持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英国极力阻止法国在这一地区加强影响,于是组织对法国施加外交压力。1840年7月15日,英、俄、普、奥、土在伦敦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公约(见注323)。路易-菲力浦面临同这一联盟冲突的威胁,再次让步,并放弃对埃及的进一步支持。——第354页。
- 362 怀特柴泊是伦敦的一个区,许多流亡者居住在这里。
- 上面是指路·米斯科夫斯基就施拉姆和维利希两人决斗(见注254)的声明,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 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里引用了这个声明。——第356页。
- 363 指维斯的文章《当代的基本趋向》，发表在1854年3—6月《工人共和国报》上。看来马克思是指发表在1854年4月15日该报第16号上的那一部分。——第357页。
- 364 马克思指1841年9月下半月到1842年8月15日恩格斯在柏林当志愿兵一事。——第357页。
- 365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柏林施特赫利糖果点心店是思想激进的作家聚会的地方。——第357页。
- 366 “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著作家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并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传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杰出人物，即“精神”的体现者、“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写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357页。
- 367 维利希在诽谤性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中硬说，施拉姆的助手米斯科夫斯基在施拉姆同维利希决斗(见注254)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第359页。
- 368 指德朗克的文章《民主制的自然史》，发表在1854年4月12日《改革报》上。——第359页。
- 369 信中接着分析1850年7月24—25日丹麦军队和维利森统帅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在伊德施太特作战的进程(见注73)。——第359页。
- 370 指1854年6月1日《泰晤士报》的第一篇社论。——第363页。

- 371 “青年意大利”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秘密组织,存在于1831—1848年,创始人是马志尼。它所抱的目的是“从下面”(用革命方法)争取意大利的统一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第364页。
- 372 恩格斯很可能是指1854年5月英国舰队在纳皮尔海军上将指挥下炮击和占领波罗的海芬兰海岸上的俄国要塞古斯塔夫斯维恩一事。恩格斯在1854年5月22日所写的《战争》一文中谈到这一事件,他写道,古斯塔夫斯维恩堡垒的军事意义并不大,占领它不能抵偿为此而消耗的费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5—256页)。——第365页。
- 373 关于恩格斯写有关1848—1849年匈牙利战局的书的意图,见1853年4月12日他给魏德迈的信和注76。——第365页。
- 374 指受文迪施格雷茨委托写成的《1848—1849年匈牙利冬季战役》(《Der Winter - Feldzug 1848—1849 in Ungarn》)一书,1851年维也纳版,该书作者是弗里德里希·赫勒尔·冯·赫耳沃德。——第366页。
- 375 大概是指《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各帝国—王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官方出版物,1849、1850年欧芬版第1册和第2册(《Sammlung der für Ungarn erlassenen allerhöchsten Manifeste und Proklamationen, dann der Kundemachungen der Oberbefehlshaber der k. k. Armeen in Ungarn》 Amtliche Ausgabe .1. und 2. Heft . Ofen, 1849 .1850。),——第366、590页。
- 376 恩格斯指格·克拉普卡的《回忆录。1849年4—10月》1850年莱比锡版(G. Klapka 《Memoiren April bis Oktober 1849》 Leipzig, 1850。),——第366页。
- 377 由于恩格斯在《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96—298页)中提到格拉赫上校的名字,所以马克思谈到他的情况,这篇文章当时寄给马克思是为了发往《纽约每日论坛报》。格拉赫参加过锡利斯特里亚的工事的改建工程。——第367页。
- 378 指黑格尔的著作《哲学全书缩写本》(《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

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该书第一版1817年在海得尔堡出版。

马克思谈到埃尔希和格鲁伯是指《科艺全书》(《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这部全书开始是由德国学者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于181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全书》在1890年出全,共一百六十七卷。——第368页。

- 379 从1854年春天起,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和反动势力横行霸道激起了人民的不满;1854年6月28日在马德里开始了军事暴动(军事政变)。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但不得不答应在征税方面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他们还答应肃清权奸,召开议会,组织国民军和进行其他的改革。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引起了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过程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资产阶级自由党在1854年7月底取得了政权。但是,被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吓破胆的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方面,1856年,极端反动集团又重新执政。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分析这一时期在西班牙发生的革命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76页。
- 380 在1854年7月24日下午的会议(会议拖到大半夜以后)上,下院领袖罗素在长篇演说中宣称塞瓦斯托波尔被英法舰队攻占。《泰晤士报》当天也传播了这种说法。但是罗素在回答托利党反对派领袖迪斯累里的质询时,不得不在演说结束时把他说过的话收回。在1854年7月25日的会议上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对于埋怨英国的远征军和海军的供应状况不佳而作解释时,千方百计地为内阁和军事管理机构进行辩护。马克思在《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一文中对这些插曲作了详细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86—390页)。——第380页。
- 381 指通称为《塔克尔政治评论集》(《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的一套小册子,由乌尔卡尔特分子塔克尔于1853—1854年在伦敦出版。共出版了十二册,均为揭露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丛书的头两册转载了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某些部分(见注326、338)。其他各册

- 刊登了基本上出自戴·乌尔卡尔特之手的有关帕麦斯顿的文章。不过，马克思拒绝在这套小册子上继续刊登他的抨击文和其他文章，主要原因看来是他前些时候于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里所谈到的（见本卷第615页）。1855年塔克尔把这套小册子重印出来，合为一卷。——第380、615页。
- 382 联邦议会 是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德国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是执行德意志各邦政府的反动政策的工具，一直存在到1866年。——第383页。
- 383 看来是指美因兹中央审讯委员会，它是根据1819年德意志各邦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的决定成立的，目的是调查“蛊惑者的阴谋”，即为了同德意志各邦的反对派运动作斗争。——第383页。
- 384 教皇党人 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进行斗争期间的意大利教皇拥护者的政党。教皇党人同保皇党人相反，前者是意大利城市中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后者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第384页。
- 385 虽然马克思把恩格斯的军事评论并到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里，但是该报编辑部把这篇评论作为1854年8月21日社论发表了，题为《对俄国要塞的攻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9—411页），文章的其余部分也登在这期报纸上，署名马克思（见《撤出多瑙河各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12—419页）。——第385页。
- 386 柏林案件，见注247。
关于 蛊惑者，见注168。——第386页。
- 387 指马克思由于1854年8月开始为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一组连载文章《革命的西班牙》而对西班牙历史所作的研究。保存下来的有马克思的五本笔记，其中都是从英、法、西等著作中作的摘录。这些摘录证明，马克思为了更好地理解西班牙新的革命（见注379）的独特的性质和特点，多么深刻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从马克思的札记中可以看出，1854年12月以前，他从该组文章中寄给《纽约每日

- 论坛报》十一篇,然而,该报只发表了前面的八篇(都是阐述1820年以前的事件的)。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的只有论1820—1823年革命失败原因的手稿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53—511、669—672页)。——第388页。
- 388 显然,马克思是指燕妮·马克思在她逗留特利尔期间跟他母亲罕丽达·马克思见面一事。——第389页。
- 389 朱阿夫兵是法国轻步兵的一个兵种。朱阿夫部队最初是在阿尔及利亚形成的。关于1854年夏季驻扎瓦尔那的法军中的朱阿夫兵的风潮,详见恩格斯的文章《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40—541页)。——第390页。
- 390 指英、法、土联军1854年9月28日开始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这次围攻延续到1855年9月8日。——第392页。
- 391 指题为《欧洲状况》的伦敦通讯,这篇通讯发表在1854年9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A P C。——第394页。
- 392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给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1854年9月9日发表)增加了这样的辞句:“我们希望,西班牙人民载入史册的新的篇章,将无愧于西班牙人民,而将会给西班牙人民,以至于给全世界带来良好的结果”。——第394页。
- 393 马克思所说的“尼科尔森男爵的法庭”,是指一个独特的俱乐部——“法官和陪审员协会”,这是娱乐场老板尼科尔森1841年在伦敦建立的。到俱乐部来玩的人举行诙谐的法庭审判,尼科尔森本人主持审判,他的称号是高等控诉院院长(Lord Chief Baron)——英国一种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称号。——第395页。
- 394 显然,指布·鲍威尔的著作《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沙洛顿堡版(B. Bauer. 《De la Dictature occidentale》. Charlottenbourg, 1854)。——第395页。
- 396 在七年战争中(1756—1763)英国曾同普鲁士联合,反对奥地利、法国、俄国、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而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把自己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东

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等)让给英国,这就巩固了英国的殖民的和海上的霸权。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的战前疆界。——第397页。

- 396 1763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威尔克斯在他所出版的《北不列颠人报》(《The North Briton》)上批评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国王演辞,为此,被革除出下院;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以后,不得不逃往法国。1768年回国后,威尔克斯曾四次选入议会,但每次选举都被宣布为无效。只是在第五次当选后,威尔克斯才被允许进入议会。“威尔克斯事件”是英国政治危机增长的标志。

自1768年底至1772年在《大众报》(《The Public Advertiser》)上披露的署名尤尼乌斯的信件,由于“威尔克斯事件”而流传很广。信的作者为恢复威尔克斯的名誉和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了斗争。1772年,尤尼乌斯的信出了单行本。信的作者,后来弄清楚了,是英国的政论家菲·弗兰西斯。——第398页。

- 397 指1792年2月开始的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联军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支持联军,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1793年1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联军,公开参战。——第398页。

- 398 唐宁街 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机关所在地。——第399页。

- 399 海军上将约翰·宾,在七年战争开始时奉命统率分舰队驶往地中海。虽然英国政府知道,法军准备用强大的海军进攻当时英属米诺尔卡岛,但是在给宾的训令中只是提到他有参加保卫这个岛屿的可能,而他的主要目的则被说成是监视直布罗陀海峡。1756年5月20日米诺尔卡战役中,宾的分舰队遭到失败,政府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这个海军上将身上。解往英国后,他被判死刑,于1757年3月枪决。——第399页。

- 400 指威·弗·帕·纳皮尔《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Vol. I—VI, London, 1828—1840)。

1808—1814年西法战争 是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反击拿破仑军队(1808年11月到12月由拿破仑自己指挥,以后由他的元帅们指挥)时,西班牙人特别广泛地运用了游击战的方法。与西班牙军队和游击队同时在比利牛斯半岛行动的,还有威灵顿所指挥的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军队。——第399页。

401 1833—1840年在西班牙发生了所谓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战争是在以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的封建天主教势力和支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女王政府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第399页。

402 沙多勃里昂《维罗那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Chateaubriand 《Congrès de V éone Guerre d'Espagne N 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T .I— II ,Bruxelles ,1838)。

神圣同盟(见注233)维罗那会议是由于1820—1823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件而召开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1822年7月7日占领革命的马德里的试图失败以后,暗中吁请神圣同盟帮助他镇压革命。根据会议的决定,法国于1823年派出远征军团进入西班牙,恢复了那里的专制政体。法军在西班牙一直呆到1828年。——第401页。

403 1821年5月神圣同盟在莱巴赫(柳布梁纳)举行会议,公开宣布神圣同盟列强有权干涉别国内政以支持封建君主制的原则。与此相适应,会议通过决议,派奥地利军队开往意大利,以镇压那里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402页。

404 指粉碎拿破仑的法国以后于1814—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的全部条约,这些条约对法国作了一系列的限制。——第404页。

405 指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交战》1849年纽约版第1—2卷(R .S . Riplery 《The war with Mexico》 Vol .I - II ,New York ,1849)。书中叙述了1846—1848年美国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的历史,这次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野心而引起的。战

争的结果,几乎一半墨西哥领土被美国强占,其中包括整个得克萨斯,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一些地区。——第408页。

- 406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是一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德文日报,1849—1855年以此名称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在五十年代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并遭到政府机关的迫害。

五十年代初,报纸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尔斯纳、泰梅和施泰因;从1855年9月起,摩里茨·埃尔斯纳成了《新奥得报》的主编;报纸的出版者是德国的政论家拉萨尔的表弟麦克斯·弗里德兰德。从1854年12月底起,马克思作为该报驻伦敦通讯员开始为该报撰稿,每周发二、三篇通讯。在反动年代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派报刊来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是重要的。在克里木战争期间,马克思除寄出其他内容的通讯以外,还系统地给《新奥得报》寄去有关战争进程的文章,有时经过某些修改后全文或部分利用了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军事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和第11卷)。——第413页。

- 407 这里指的是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为了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阿·巴尔贝斯在大赦后将到英国旅行一事和拿破仑第三将访问英国一事而成立的“欢迎和抗议委员会”的活动。

马克思给恩格斯寄去了1854年12月2日的《人民报》,上面载有巴尔贝斯给该委员会的信,他在信中通知委员会,因病不到英国旅行了。

这里所提到的《先驱》责难琼斯在对同英国结盟的君主采取“不爱国”态度一事,见1854年11月18日该报简讯《不列颠民主主义者致路易-拿破仑》。——第413页。

- 408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1854年12月21日写了《奥地利的兵力》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15—619页)。——第416页。

- 409 讲的是恩格斯想写一本批判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的小册子的意图。从马

- 克思1855年5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1855年春,马克思曾在德国接洽出版这本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计划没有实现。——第416、443页。
- 410 看来是指古·迪策尔的一本书《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1853年斯图加特版(G Diezel .《Russland, Deutschland und die östliche Frage》. Stuttgart, 1853)。——第416页。
- 411 看来马克思是指《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Notizen, gesammelt auf einer Forstreise durch einen Theil des Europäischen Russ- lands》),发表于1854年在圣彼得堡发行的《俄罗斯帝国之科学贡献》杂志第19卷(《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s Russischen Reiches》, Bd .19)。这篇著作的作者是阿·弗·博德(手稿为:罗德)。——第416页。
- 412 恩格斯大约从1854年12月22日至月底住在伦敦。——第417页。
- 413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流亡者艾曼纽尔·巴特尔米被控杀死两个英国人的审判案。审判期间杀人的动机始终没有查明,以致引起英国报界纷纷议论。巴特尔米被判死刑,1855年1月22日被绞死。——第417、421页。
- 414 指英国政府为了参加克里木战争而打算建立的外籍军团。马克思称它为伪经书式外籍军团,看来,因为建立军团的法案于1854年12月在议会通过时遇到激烈的反对,反对法案的人认为雇佣外籍士兵到自己的军队里来,对英国民族来说是一种侮辱。虽然如此,法案还是通过了,而且若干新编外籍部队后来被派到作战地区。——第419、429页。
- 415 大概是指1855年1月9日《总汇报》第9号所载的一篇通讯《评英国人》。——第420页。
- 416 指亨·海涅的《各种作品集》1854年汉堡版第1—3卷(H Heine《Vermischte Schriften》Bd .I—III, Hamburg, 1854);后两卷是题名为《吕太斯》的论文和特写文集。

下面,马克思是指海涅在他的《回顾说明》一文中不完全准确地转述的一件事;德国反动报刊利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公布从路易

- 菲利浦政府领取津贴的人名单一事,作为对海涅进行新的攻击的口实。特别是奥格斯堡《总汇报》于1848年4月28日指控海涅“卖身投靠”。海涅在这家报纸发表的答复中解释说,他是在如何艰难的物质状况下(由于在德国查禁他的书)才迫不得已接受了法国朋友们(特别是历史学家米涅)为他奔走的这笔补助金的。

马克思是1843年12月底在巴黎认识海涅的。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对革命诗人的创作起了最有成效的影响。在海涅同激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争论中马克思是支持海涅的,激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攻击海涅是因为他批判了他们的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白尔尼。——第420页。

- 417 指1852年12月至1855年2月1日执政的阿伯丁联合政府。当写这封信的时候,已预料到这个政府将要倒台,并将重新组阁;最有可能继任首相的人是帕麦斯顿。马克思把这封信里谈到的一些材料连同下一封1855年1月31日的信一起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这封信和上述材料为基础,于1855年2月1日写成《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作为社论刊载在1855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就同一问题为《新奥得报》写了《被推翻的内阁》和《两种危机》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32、46—49、53—56页)。——第423页。
- 418 1853年4月和1854年5月,马克思写了许多有关格莱斯顿的财政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和《人民报》上。在《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和《不列颠的财政》等文章中对格莱斯顿的预算所作的分析最为详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72—86页和第10卷第236—243页)。马克思指的想必就是上述这些文章。——第424页。
- 419 爱尔兰旅 是大不列颠议会中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

- 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和辉格党处于均势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学派一起,能够动摇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命运。爱尔兰派的某些领袖在阿伯丁联合内阁中得到了政府职位。——第424页。
- 420 指的是选举改革法案,罗素在1852年2月就曾预先声明要提出这个法案;可是法案后来并没有提交议会讨论。——第424页。
- 421 指罗素向下院提出的“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提案,提案的目的是准许犹太人进入下院。罗素的法案被下院通过,但未能在上院通过。马克思在《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9—610页)。——第425页。
- 422 1853年5月31日罗素在下院会议的演说中宣称,英国议会不应当同意国家去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僧侣对英国王室和宪法不够忠诚。——第425页。
- 423 指1852年11月向英国议会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法案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放宽在爱尔兰租佃土地的条件。1853年,在联合政府的虚假同意下,法案在下院通过了,因为联合政府希望爱尔兰议员支持自己的政策;但是法案在上院却遭到了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在两院之间转来转去,并被一再修改;1855年7月,对这些法案的讨论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对这些法案作了分析和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77—183页;第11卷第403—404、539—540页)。——第426页。
- 424 流放法案于1853年8月12日通过,它要求废除用流放到殖民地服苦役的办法来惩罚犯罪行为。被判罪的人在审前羁押期满后,得到一张假释证,证明他可以在警察的监督下在英国居住,并且在公共工程中充当廉价劳动力。马克思在《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87页)。——第427页。

- 425 指1854年2月10日提交下院的一个被否决的法案 ;这个法案规定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禁止象过去根据以前的法律那样强制贫民返回原来的居住地。—— 第429页。
- 426 议会通过的 民军法案 ,允许政府使用在英国境外编制的民军。—— 第429页。
- 427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78)。—— 第430页。
- 428 指由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从1855年2月起开始称为“欢迎和抗议委员会”,见注407)的代表以及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琼斯。1855年底这个委员会成为独立的组织 ;1856年改名为国际协会 ;这个组织一直存在到1859年。—— 第430页。
- 428 外侨管理法案 是英国议会借口保护英国臣民免遭旅英外侨的所谓敌对行动的危害而数度采用的法律 ;实际上 ,该法案是针对作为政治流亡者侨居英国的国际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的。—— 第433、502页。
- 430 指1855年3月3日的《人民报》,报上登载了国际群众大会上一些人的演说 ,也登载了琼斯和赫尔岑的演说。这次群众大会是宪章派首领们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于1855年2月27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的。赫尔岑用法文作的演说 ,报上刊登的是英译文。—— 第435页。
- 431 指1855年3月3日《泰晤士报》的社论。—— 第435页。
- 432 马克思指的是塔韦尔尼埃写的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论东方战争的进行。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报告》1855年布鲁塞尔版(《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Expédition de Crimée .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Bruxelles,1855)。这本小册子被认为出自拿破仑亲王(小日罗姆·波拿巴)之手。马克思在《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和《布鲁塞尔回忆录》两文中 ,恩格斯在《大冒险家的命运》一文中 ,都对这个文件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24—127、132—133、142—145页)。—— 第437页。

- 433 马克思显然是指1855年3月4日《总汇报》上登载的通讯《俄国人赫尔岑》,通讯中指出赫尔岑在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见注271)方面的作用。

赫尔岑在1855年2月27日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见注430),用英文除发表在《人民报》外,还摘要发表于1855年3月3日《先驱》报,用法文发表于1855年3月7日第14号《人》报,此外,还在泽稷岛出了小册子;同年由“自由俄国印刷所”印成俄文收入文集《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的群众大会》。——第438页。

- 434 指拿破仑第三于1855年4月16日到达英国访问。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1846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442页。

- 435 马克思和夫人于1855年4月18日至5月6日左右在曼彻斯特。——第443页。

- 436 看来是指布鲁诺·鲍威尔一些反映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书(《俄国和德国人》、《俄国和英国》等等),以及下列的书:

《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1855年哥达版(《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über wichtige neue Erforschungen auf dem Gesamtgebiete der Geographie》Gotha, 1855),由奥·彼得曼编辑出版;

卡·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1822年柏林和波兹南版(C. Decker.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Berlin und Posen, 1822)。——第443页。

- 437 马克思指的是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第158号的社论;在社论中琼斯谈到所谓行政改革协会的代表同宪章派首领的谈判以及这些代表的阴谋。这个协会由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领袖(西蒂区“实业界”)发起,于1855年5月成立,它指望依靠群众大会对议会施加压力,使自己有

更大的可能获得英国贵族所把持的那些国家职位。协会的代表企图在同贵族寡头的斗争中利用宪章派,并且通过宪章派利用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企图未能实现。协会宣传只要求在国家管理方面作一些温和的改革,这种宣传失败后,协会就不再存在了。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里,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2—255页)一文中,揭露了西蒂区改革派的真正目的。——第444页。

- 43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为沙皇俄国侵略性对外政策辩护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俄国流亡者、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吹者古罗夫斯基的思想,对美国舆论有一定的影响,此人于1854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叫做《俄国真相》(《Russia as it is》)的书。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在4月中写了两篇文章,标题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8—225页),发表在《新奥得报》上,同时也准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后者在1855年5月5日和7日以《欧洲的斗争》和《奥地利的弱点》为题歪曲地登载了这两篇文章:在第二篇文章中加进了一整段话,吹捧古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恩格斯在1856年1月至4月写了一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共十五篇),由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是该报编辑部没有登载这些文章,并于1856年9月退给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手稿没有找到。——第444页。
- 439 指《北极星》文集,由赫尔岑自1855年至1862年和1869年在“自由俄国印刷所”(见注271)出版,共八册。文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向读者介绍俄国作家和诗人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的作品,包括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文集收入了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有名的信,也发表了赫尔岑本人的著作,特别是《往事与回忆》。——第445页。
- 440 指1855年6月18日(滑铁卢会战四十周年纪念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不成功的强攻。法军主攻马拉霍夫冈,英军主攻凸角堡(第三棱堡)。恩格斯在《六月十八日的强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

- 394—397页)一文中对这次战役作了分析。——第447页。
- 441 指宪章派于1855年6月17日组织的在海德公园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示威,这次示威表示伦敦人民群众抗议议会通过一系列损害劳动者利益的措施(取消星期日交易,将公共娱乐场所星期日营业时间限制在晚上几小时,等等)。马克思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示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63—369页)一文中描写了这次示威。——第447页。
- 442 指参加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海德公园第二次示威的人遭到警察猖狂镇压一事(第一次示威见注441),示威是在1855年7月1日星期日不顾警方的禁止而举行的。马克思在《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法案所引起的风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85—389页)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描述。——第450页。
- 443 讲的是罗素因议会批评内阁而辞职。马克思在自己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98—411页)里对事件的内幕作了揭露。——第450页。
- 444 从1851年起,缅因州实施了禁售酒类的法律。
“什么都不知道”(Know-nothings)是美国一个秘密的反动政治组织的名称,产生于1854年,专门对付流亡者,该组织的成员宣誓,对涉及该组织活动及目的的一切问题,都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I know nothing)。——第451页。
- 445 赛雷迪请求马克思帮助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和推销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领袖们》。——第451页。
- 446 马克思的抨击文《约翰·罗素勋爵》于1855年8月28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原文被删节、合并成了一篇文章。抨击文全文于1855年7月28日至8月15日以一组六篇文章的形式用德文发表于《新奥得报》。——第453页。
- 447 关于第一个《报告》,见注432;第二个匿名《报告》的作者,被认为是拿破仑亲王身边的一个叫科夫利埃茨基的人,其实这也是塔韦尔尼埃写的,

目的是要说明法军指挥部及拿破仑第三本人在克里木战役中的行动是正确的。——第453页。

- 448 1855年6月15日起查理·纳皮尔公布一批信件,他在信中谴责1854年至1855年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的军事行动中暴露出来的不列颠舰队管理制度的严重缺点,指挥无能,特别是海军首席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玩忽职守。在信的下文中提到的纳皮尔文章的第一篇,载于1855年8月24日的《泰晤士报》,以后,纳皮尔为了否认格莱安在下院和报刊上加在他身上的诽谤性的罪名,于1855年9月3、4、6和8日把自己和他在1854年2月24日至11月6日之间的通信公布在《泰晤士报》上。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对纳皮尔的信件以及他同格莱安之间的通信作了剖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33—336、564—565和582—588页)。——第455页。
- 449 马克思讽刺地把自己被迫前往曼彻斯特比作俄军1855年9月8—9日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南部。马克思在曼彻斯特从1855年9月12日呆到12月初。马克思离开伦敦以及在曼彻斯特长时间逗留(原来打算在那里住不到一星期),是因为弗罗恩德医生进行了司法追究,同时也因为分给燕妮·马克思的遗产迟迟不能得到,以致马克思不能在短期内偿清债务。——第458页。
- 450 马克思提到的赫尔岑同匿名批评者之间的论战,发生在两卷英文版的《往事与回忆》(内容是该书的第二和第四部分)于1855年10月以《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My Exile in Siberia》)为题出版以后。书的标题是出版者自拟的,没有告诉作者,作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根据作者的要求,标题作了更改。赫尔岑为此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地球和旅行家》报编辑部,登在1855年10月25日该报上。这封信中提到的反对赫尔岑的短文,第一篇登在1855年11月29日的《晨报》上,赫尔岑对此作的回答于1855年12月1日登载在同一家报纸上,标题是《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12月6日《晨报》同时刊登了赫尔岑的匿名反对者对他的新的攻击,以及一个不知名人物为他作的辩护和编辑部关于停止争论的声明。

马克思的这封信证明,不论是马克思或拥护马克思的人同这场争论都毫无关系,而不是象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回忆》的《流亡中的德国人》一章中对此事毫无根据的记述那样。

伦敦小市民,见注132。——第460页。

- 451 德纳在1855年11月20日写信给马克思,这封信显然是对马克思一封没有找到的信的回信,在信中,德纳告诉他《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同意每周刊登马克思两篇通讯,每篇给十美元报酬。——第461页。
- 452 根据德纳1855年11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马克思除了其他建议以外,还谈到了直接从战场上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通讯的问题。写这些通讯的材料显然准备从德国流亡者、前普鲁士炮兵军官奥·米尔巴赫那里获得,看来此人在恩格斯协助下正准备动身前往克里木。——第462页。
- 453 讽刺地暗指青年黑格尔派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即把历史的创造者说成是一些杰出的个人,“纯批判”的代表者等等(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流派称为“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中说明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拥护者的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第465页。
- 454 指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J. Grimm.《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一书。第一版共两卷,1848年在莱比锡出版。——第465页。
- 455 指最初由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负责出版的多卷德语历史词典。1852年第一分册出版,在写这封信时出版了由雅科布·格林负责编印的该词典的第一卷:《德语词典》1854年莱比锡版(《Deutsches Wörterbuch》Leipzig,1854)。格林兄弟死后,词典继续出版。——第465页。
- 456 1855年12月24日到1856年1月初,恩格斯住在伦敦。——第465页。
- 457 马克思指1855年12月14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社论反对维多利亚女王

- 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担任英军总司令。社论又引起了英国议会和舆论界一场反对阿尔伯特亲王这个外国人的运动，他们力图把英国军事系统的缺点说成是他的责任。——第466页。
- 458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并为魏德迈的杂志《革命》写论英国的文章（见注4和8）。——第471页。
- 459 1851年初，康·施拉姆为了同维利希开玩笑，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海·贝克尔的名义，照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观点给他写了一封信。随后维利希给贝克尔寄去许多封复信，阐述使莱茵省“革命化”的冒险主义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03—204、568页）。在科伦案件审讯期间，马克思利用了这些信件揭露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第472、639页。
- 460 指希尔施1852年1月12日的声明，该声明对维利希和沙佩尔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1852年2月间已查明，希尔施是普鲁士警察局的奸细，因此他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马克思在2月20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494页）中，请他不要发表希尔施的声明。1853年春，希尔施在美国发表了《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该文矛头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的是为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分裂活动作辩护。这时克路斯和魏德迈为了揭露希尔施，发表了她的第一个声明（关于此事见注239）。——第474、494页。
- 461 在1852年1月出版的两期《革命》杂志中，刊登了由约·魏德迈签署的如下启事：“《革命》从1月起每星期六出版，由签署人担任编辑，并有前《新莱茵报》编辑部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等人协助。他们的责任是提供一幅尽可能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图景，这种阶级斗争在旧大陆将日益尖锐，而最终必将导致所有的阶级差别的消灭，同时经常使读者了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间的工商业关系及其政治状况的一切变化，由于这些变化正酝酿着革命的爆发。”——第476页。
- 462 在准备刊登的普芬德1852年1月21日的声明中，说明了支持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位于大磨坊街）的多数派同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普芬德和亨·鲍威尔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普芬德和鲍威尔被诬告侵占该协会的钱款(普芬德的声明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673—674页注159)。这个声明在美国没有发表,而刊载于《瑞士国民报》,关于此事雅·沙贝利茨在1852年3月6日的信中曾告诉马克思。

信中提到的由奥斯渥特·迪茨以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的诬告鲍威尔、普芬德侵占钱款的声明,发表于1851年1月7日《瑞士国民报》上。——第476、513页。

- 463 马克思讽刺地把阿尔诺德·卢格比作十四世纪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中半传奇式的英雄阿尔诺德·文克里特。——第476页。
- 464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情况,见注78。——第477页。
- 465 关于施泰翰领导的工人协会,见注166。——第477页。
- 466 马克思指的是魏德迈打算在美国,不仅以定期刊物而且还以小册子形式出版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文献(并见注492)。
马克思所说的同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有联系的宪章派集团,是指哈尼集团(并见注11和45)。——第478页。
- 467 恩格斯这封给魏德迈的信和一篇文章——恩格斯于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为《革命》杂志而写的论英国的四篇文章中的一篇,——在途中遗失,魏德迈没有收到。下面提到的恩格斯随“尼亚加拉号”轮船给魏德迈寄去的另一篇文章也没有寄到。——第478页。
- 468 关于设立警务部和任命德·莫帕为警务部长的命令,是路易·波拿巴1852年1月22日签发的,并于1月23日在《总汇通报》上公布。——第480页。
- 469 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在许多省的城市和农村中,特别是在法国的南部(例如在瓦尔和惹尔各省),遭到了严重的抵抗。某些地方成立了游击队,它们主要是由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带有分散性质而没有总的领导的共和派起义被镇压下去,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警察恐怖。——第480页。

- 470 关于欧洲大陆各国军队首先是法国军队武装入侵英国的可能性问题，恩格斯在《英国——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8—236页）一文中作了评述，该文是他为了在《革命》杂志上发表而与此封信一同寄给魏德迈的。该文于1852年11月发表在纽约出版的《体操报》上。——第481页。
- 471 罗马围墙线（所谓阿德里安围墙）——二世纪时在英国北部为保卫不列颠的罗马地区不受皮克特人（古时居住在现代苏格兰地区的部落）侵犯而建筑的一条筑垒线。这条筑垒线从现在的诺森伯兰的新堡通到西海岸的卡赖尔；五世纪，由于罗马统治的衰败，被征服的克尔特部落的起义以及皮克特人的侵犯，阿德里安围墙被毁坏。——第482页。
- 472 指弗莱里格拉特1852年1月23日致魏德迈的诗笺二。下面谈到的那部分诗，是献给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提安·安徒生的。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弗莱里格拉特不再打算把诗中附加的这一节寄给魏德迈。——第483页。
- 473 弗莱里格拉特在1852年1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了一段他前一天收到的艾布纳尔（奥地利警察局的情报员，这是在后来很久才弄清楚，马克思及其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的信。艾布纳尔在他的信中表示对马克思和皮佩尔不写信感到惊奇，并答应同出版商勒文塔尔商讨关于出版马克思著作的条件问题。——第484页。
- 474 指检察院关于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案件的决定（关于科伦案件的详细情况见注7）。——第484页。
- 475 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62—169页），该文发表于1848年12月24日《新莱茵报》。——第484、489页。
- 476 指埃卡留斯关于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见注41）的文章，该文是为魏德迈出版的杂志《革命》而写的。由于杂志停刊，文章没有发表。——第485、530页。
- 477 马克思寄给魏德迈和克路斯的关于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状况的材料，克路斯曾加以利用。从克路斯1852年4月12日给

- 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克路斯曾把关于在科伦的被监禁者的一篇文章寄往在辛辛那提出版的民主派报纸《高地哨兵》（《Der Hochwächter》）。——第488页。
- 478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以及上一封信都没有找到。——第496页。
- 479 关于马克思在在德国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意图，见注48。
马克思在德国出版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德译本的意图，也未能实现。马克思在世时，这部著作没有用德文出版过。德文第一版是在1885年出版的。——第496页。
- 480 这封信是对魏德迈1852年2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的复信，魏德迈在信中特别提到他收到了恩格斯1月23日的信（见本卷第478—482页）。——第500页。
- 481 指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拿破仑统治的反抗，并指1808—1814年由威灵顿指挥的英、葡、西军队对法军的军事行动。——第501页。
- 482 对这个法案的评述，见恩格斯的文章《英国——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37—240页）。——第501页。
- 483 在罗素政府里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于1851年12月辞职，这是由于如下情况引起的，即在法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后，他与法国驻伦敦大使会谈时赞成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篡位行动，而没有取得辉格党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但是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没有分歧，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体。——第502、616页。
- 484 恩格斯的意图未能实现，因为当时没有条件发表他所考虑的文章。——第503、516、532页。
- 485 显然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结尾部分的过程中，他的计划稍有变动，因为这部著作不是由六章而是由七章组成，其中最后一章是马克思于1852年3月25日寄往纽约的（见本卷第511页）。——第504、644页。

- 486 《共产党宣言》于1850年11月在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这是《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在该杂志编辑乔·哈尼写的序言中，第一次指出《宣言》的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4月至6月，在哈尼出版的杂志《民主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摘要。这里提到的哈尼对这部著作的意见，发表在他关于路·勃朗的著作《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史的几页》的书评中，书评于1850年5月发表在《民主评论》上。——第504页。
- 487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V页(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 p. V)。——第508页。
- 488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谈到的对凯里的意见，后来克路斯在他驳斥海因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见注309)中曾加以利用。——第509页。
- 489 马克思指他和恩格斯同海因岑的论战，海因岑于1847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的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97—315、322—356页)中，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特别是揭露了他们不理解德国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必要性。——第509页。
- 490 马克思把1849年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2月7日对《新莱茵报》和1849年2月8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案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85、286—306页)，带给在纽约的克路斯。
- 由于霍赫施土耳其去美国迟误，克路斯直到1852年7月才通过到美国的康·施拉姆得到了七本《两个政治审判案》。——第510页。
- 491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该章程是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制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第510

页。

- 492 魏德迈在1852年3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革命》周刊停刊之后,他计划利用他手头的材料,以小册子的形式不定期发行杂志。魏德迈打算在第一期刊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第二期刊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期刊登埃卡留斯一篇关于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的文章,第四期刊登克路斯一篇关于戒酒运动的文章,第五期刊登他自己一篇驳金克尔的备忘录的文章,第六期刊登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一篇文章,等等。马克思在下面表示赞同小册子的选材。但是魏德迈未能完全实现考虑好的计划。不定期刊物《革命》总共只出版了两期,第一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期刊登了弗莱里格拉特的两首诗,即《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第511页。
- 493 马克思在这里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二至三世纪)的著作《学者们之宴会》(《Deipnosophistae》)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以隐喻的方式讥笑带兵前来帮助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的矮小身材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成狮子的。”——第511页。
- 494 根据克路斯1852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马克思在1852年3月23日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曾请他和魏德迈设法在美国出版瑟美列的小册子《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克路斯和魏德迈未能为这本小册子找到出版者。但是在1853年6月1日至7月6日的《改革报》第18至28号上曾经刊载这本书中谈到戈尔盖的一部分。——第512页。
- 495 马克思在这里把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78)称作维利希协会,当时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在该协会占优势。——第513页。
- 496 指的是琼斯打算出版《人民报》一事(见注61)。关于领导机器制造工人罢工的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工联领导人的立场,见注41。——第514页。

- 497 指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于1852年4月3日在纽约举行的会议(见注63)。——第514页。
- 498 魏德迈1852年5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弥勒·捷列林格诽谤攻击马克思的声明,美国报纸没有刊登。——第516页。
- 499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6月6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17页。
- 500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5月8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小段。——第518页。
- 501 在魏德迈1852年4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由于一个德侨工人拿出自己积蓄的四十美元,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才有可能出版。——第519页。
- 502 指魏德迈打算把普芬德的声明(见注462及本卷第513页)发表在他准备以丛书形式不定期出版的杂志《革命》上。——第519页。
- 503 国际工业博览会1853年在纽约举办。——第519、533、597页。
- 504 看来马克思在1852年4月30日的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把琼斯和哈尼之间的冲突的实质(关于这件事见注11)告诉了克路斯,克路斯在1852年5月22日至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第521页。
- 505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5月31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22页。
- 506 一度参加宪章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威·詹·林顿,用“斯巴达克”的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一篇标题为《国家的理性》的文章刊登在1852年5月8日《自由之星报》第1号上,文中对宪章运动的革命派进行了攻击。——第525页。
- 507 指维利希的拥护者们(他们曾是在维利希指挥下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起义军队伍的成员)试图在美国再建一支专门的部队以便参加欧洲仿佛已经临近的革命。“维利希军团”的组织者们要求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魏德迈在1852年6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维利希拥

护者的行动作了评价,认为这是企图建立一种与其他许多昙花一现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类似的组织。——第527、535页。

- 508 指哈·哈林的小册子《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H.Haring.《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 - 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London,1852)。——第529页。
- 50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曾利用马克思在他1851年5月21日和28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里对《宇宙》报及其撰稿人卢格和金克尔所作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80—281、289页)。——第529页。
- 510 在由魏德迈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版扉页上书名是《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第529页。
- 511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7月13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小段。克路斯把马克思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向魏德迈转述如下:
- “几天前,马克思从曼彻斯特还匆忙地写了几句话,答应下星期写得详细一些。他手头总共还剩下三本《雾月》。
- 《老鼠与青蛙之战的历史》(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第一本写到金克尔去美国)将匿名出版。马克思惋惜的是,必须中断手头的工作,以便把‘厕所的清洁工’的工作完成。然而我想,这非常好,因为多少可以使下一次革命防备这些结成一伙的骗子。马克思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很生动,只要一出版,我们就可以拿到。他委托我们,如果我们认为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利,就在美国出版它。请你对这件事好好考虑一下。”——第536页。
- 512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8月6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36页。
- 513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8月16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摘引的大量摘录。——第539页。

- 514 指胡策耳在1852年6月底给克路斯的信,胡策耳在信中说金克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诽谤。克路斯在1852年7月4—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录了胡策耳这封信的一段话。——第539页。
- 515 指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这次分裂是由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活动引起的(见注7)。——第544页。
- 516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底和6月写的两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和第359—366页)以及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注185)。1850年3月发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于1851年6月和7月先后发表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日报》和《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上。——第544页。
- 517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10月1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小段。——第545页。
- 518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伊曼特1852年8月27日来信的复信,伊曼特随信给马克思寄去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两个文件:一个是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1852年8月11日签署的、作为建立新的流亡者组织——人民同盟(见注135)——的基础的《关于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另一个是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致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49)的美国保证人的通告。关于信中提到的金克尔—维利希想用建立新组织的办法把公债所筹集到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企图,关于他们因此与公债出纳员赖辛巴赫的冲突,以及关于公债保证人代表大会参加者伊曼特为揭露金克尔—维利希冒险计划而采取的行动,并见本卷第97—99、102—106页。——第547页。
- 519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2年9月28日和1853年3月26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两个片段。——第548页。
- 520 1851年初,《汉堡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马克思的文章,文章是由列·海弗纳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对马克思极其敌视的说法而写出来的(关于此事见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

- 集》中文版第14卷第486—487页)。——第548页。
- 521 指金克尔1850年11月从旅潘道越狱一事,他由于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曾被囚禁在那里。——第553页。
- 522 指与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代表人物金克尔、卢格、海因岑之间的斗争有关的一个插曲,他们竭力互相争夺在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冒险计划的发起权。金克尔想把公债筹集的资金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激起了各竞争集团对他的攻击,于是他在美国报刊上发表声明,否认他有独自推销公债的意图,似乎这是强加于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斯在美国许多德文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反声明,揭露金克尔歪曲事实真相,指出寄往美国的关于公债的宣言是金克尔一人签名的。关于这段插曲,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50—351页)。——第554页。
- 523 关于1852年10月6日《晨报》的文章,见注149。
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1852年11月1日写了一篇对这篇文章的答复寄给《晨报》,对卢格的拥护者戈克所领导的美国革命联盟(见注110)的活动作了批评。但是该报没有发表克路斯的这封信。——第554页。
- 524 克路斯的文章《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或英勇而疯狂地追逐自己跛马影子的漫游骑士》发表在1852年6月底或7月初的《纽约民主主义者报》上。——第555页。
- 525 大概是指在《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发表的克路斯的一篇文章,克路斯在这篇文章中,根据马克思告诉他的一些情况,谈到了布吕宁克夫人和维利希之间发生的事件(见本卷第73、77页)以及金克尔和维利希关于她从事间谍活动的指责。——第556、645页。
- 526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以及后面一封12月14日的信,克路斯在他1853年1月6日和7日给魏德迈的两封信中都引用了。马克思的手稿没有找到。——第563页。
- 527 克路斯在1852年1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马索耳(马克思曾把马索耳1852年7月25日的信寄给克路斯看)的看法是否正确表示怀疑,马索

耳认为蒲鲁东在其新作中似乎采取了与他四十年代的著作相反的革命立场。克路斯认为蒲鲁东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者的观点，是跟革命思想根本不同的。魏德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第565页。

528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在克路斯1853年1月7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转抄了这封信。——第569页。

529 指1852年底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78)内向维利希提出的质问,这是因为被揭穿的密探希尔施声称,维利希是他的同伙。希尔施的声明被看作是诽谤,然而协会会员对维利希的怀疑态度却证明,他们中间曾经受维利希—沙佩尔影响的人,对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首领们的行为和策略的不满正在增长。

这里所提到的一些事实,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他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都已经讲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7—528页和第9卷第44页)。——第571页。

530 马克思根据他从沙贝利茨那里得到的消息(见本卷第205页),认为他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已经在巴塞尔出版了。关于这个版本的命运,见注163。——第574页。

531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没有能在瑞士出版。——第574页。

53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5—486页。——第575页。

533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3年2月17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76页。

534 这封信是对克路斯1853年3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答复;克路斯在寄给马克思信的同时还把华盛顿体操协会救济科伦被判罪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的第一次汇款(为了响应马克思向美国发出的关于救济的呼吁书;关于这个呼吁书,见注199)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克路斯1853年2月25日和3月2日的两封信,看来没有得到答复。——第577页。

- 535 暗指费·奥·普尔斯基和他妻子泰·普尔斯基合写的美国游记一书《白、红、黑。美国社会访问记》1853年伦敦版第1—3卷(《White, Red, black. Sketches of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visit of their guest》Vol. I—III, London, 1853)。书名反映了美国居民的种族成分。——第579页。
- 536 指施拉姆与维利希的决斗。这次决斗是由维利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挑衅行为引起的,决斗于1850年9月在奥斯坦德举行,巴特尔米在这次决斗中是维利希的监场人(见注254)。——第579页。
- 537 指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年柏林版(J. C. Plümcke. 《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Berlin, 1820)。——第583页。
- 538 若米尼论述拿破仑战争的下述著作最闻名:《1792年至1801年革命各次战争的军事批判史》1819—1824年巴黎版第1—15卷(《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792 à 1801》T. 1—15, Paris, 1819—1824);《拿破仑在凯撒、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自述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第1—4卷(《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 racontée par lui-même au tribunal de César, d'Alexandre et de Frédéric》T. 1—4, Paris, 1827)。
- 恩格斯看到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看来是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的他的第一版全集《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Hinterlassene Werke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共十卷。论述拿破仑战争的著作收在该版全集第五至第八卷中。——第583页。
- 539 1846年2月,当波兰国土上为争取波兰民族解放而举行起义以及起义者在克拉科夫暂时获得胜利的时候,加里西亚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各级政府利用受压迫的乌克兰农民对波兰贵族的仇恨,多次使起义农民把矛头指向了波兰起义者的队伍。在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遭到了残酷镇压。——第584页。
- 540 指1846年7月至1852年2月执政的罗素的辉格党内阁,接替这个内阁的

- 以得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它维持到1852年12月)以及阿伯丁的联合内阁(由辉格党人和皮尔派组成)。——第585页。
- 541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又趋于尖锐化,譬如,奥地利利用沙皇俄国的支持,阻挠普鲁士恢复关税同盟(见注130)。在法国1851年12月波拿巴政变以后,由于波拿巴集团妄图恢复第一帝国的边界,在欧洲产生了新的战争危险。正是由于这个情况,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通商问题的谈判中表现了某些让步(见注229)。——第586页。
- 542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3月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第587页。
- 543 指威·维利森写的《1848年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W Willisen .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Berlin,1849)。——第588页。
- 544 指北意大利1849年春季战役,战役是在奥地利和皮蒙特之间1849年3月12日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开始的。在这次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1849年3月23日的诺瓦拉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击败了皮蒙特军队。由于这次失败,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恢复了。在这次战役的进程中,奥军司令巧妙地利用了拉莫里诺将军造成的皮蒙特兵力分散的弱点。——第589页。
- 545 恩格斯指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决定的一项军事行动:在1849年4月19日在纳迪-夏尔歼灭奥军和奥军在1849年4月26日撤出科莫恩(科马罗姆)之后,它们决定不去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被击溃的奥军,而是去解放布达(见注69)。恩格斯认为,这个决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使得奥军在沙皇军队开始入侵匈牙利以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以致最终导致了匈牙利军队1849年8月13日在维拉戈什的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有战斗力,并且受到匈牙利人民中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戈尔盖的叛卖行动所造成的,戈尔盖所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中和贵族中的反

革命部分。另一方面，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反对戈尔盖的叛卖行动的斗争中表现得很不坚决，很不彻底。——第589页。

- 546 指贝姆率领的匈牙利军队于1849年春天在特兰西瓦尼亚击败反革命的奥军、沙皇军队以及当地敌视革命匈牙利的武装力量以后向巴纳特的进军，巴纳特是塞尔维亚的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利的版图。尽管贝姆取得了个别胜利，但战争的整个进程在这里对匈牙利人是不利的，因为巴纳特的情况极其复杂，它是民族杂居的地区，而匈牙利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使奥地利君主国得以利用塞尔维亚人争取自治运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

恩格斯所说的在海尔曼施塔特(锡比乌)近郊的机动，是指贝姆的部队1849年2月到3月间在特兰西瓦尼亚战役中的下述行动：贝姆用强行军向海尔曼施塔特推进，沿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部队，把一支软弱的俄国部队赶出了城，并且最后迫使奥军和沙皇军队全部撤出特兰西瓦尼亚。接着贝姆和佩尔采尔的部队完成了向巴纳特的进军。1849年夏天，由于沙皇军队举行全面进攻，贝姆回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在这里他又向海尔曼施塔特进军，把俄国的城防部队赶出了城，但是由于这次遇到沙皇军队和奥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撤退。——第590页。

- 547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3年5月3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91页。
- 548 指1853年4月至8月在《改革报》上发表的魏德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一组文章的头几篇。——第591页。
- 549 指皮佩尔发表在1852年12月4、11和18日《人民报》第31至33号上的总标题是《法国社会主义批判史》的一组文章。魏德迈和克路斯本来想在《改革报》上转载这一组文章，但是皮佩尔没有把它写完。——第592页。
- 550 指马克思1853年3月25日和4月17日写给克路斯的信(见本卷第577—580、591—593页)，以及看来还有一封马克思在1853年4月10日左右写的、没有找到的信。从克路斯1853年4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在后一封信中谈到了在美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他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问题。——第594页。

551 指1853年4月23日《人民报》第51号上从《晨报》上转载的一篇署名“英国人”(理查兹的笔名)的文章。——第594页。

552 指琼斯1852年3月3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注42)。——第596页。

553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3年6月28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97页。

554 指对预期要发表的维利希的声明的答复,维利希于1853年5月初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兰报》上宣称他打算在报刊上“揭露”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见注253和258)。——第597页。

555 克路斯没有继续引用马克思的原信,在自己写了几行以后向魏德迈转述了该信的部分内容,他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谈到关于钱的事。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救济他的钱;至于维利希大肆散布的那件事,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马克思在切尔西(伦敦)向一个承租人租了一套住宅,尽管经常感到很拮据,但他每月都按期缴付房租。忽然来了真正的房主,他要求马克思付房租,因为居间的承租人整年没有给他付过分文。英国法律是许可这样做的。马克思无力支付,人家就派了评价员到他家里,等等。他的处境糟糕透了。他是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每个星期付钱给个别的流亡者。但是主要的款子——其中大部分是我们的欧洲朋友寄去的——却闲置着没有用,马克思从中得到他必要的数额而‘得救’,条件是:他将根据其他流亡者(大概是享有领取救济金特权的那些人)所需要的数额分批偿还这笔钱。他老老实实这样做了,一部分用他自己赚的钱,一部分用他家里给他的钱,偿清了全部债务。情况就是如此。

要谈谈这件事,我不感到缺乏材料,相反,材料是绰绰有余的。例如,他为《新莱茵报》做出的牺牲,在六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离开了《新莱茵报》,而在科伦实行戒严以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它,这好极了!马克思说,他为《新莱茵报》花费了约七千塔勒……他还说,我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寄给我的一切简讯而不要作为文献资料去引用。

关于《改革报》,马克思认为我是对的。他说,半个德国将要到纽

- 约去看工业博览会,既然我们在这个城市没有别的机关报,所以我们对《大胡蜂》的先生们的愚蠢行为就应该装聋作哑,并且巧妙地贯彻自己的路线。众所周知,达来朗总是号召他的国家要人:“首先,不需要过分热心,过分热心!”。——第597页。
- 556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在1853年10月3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98页。
- 557 指刊登在1853年8月31日《改革报》第44号上的克路斯的魁北克通讯以及发表在这同一号报上的题为《新世界》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克耳纳写的,论述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佩舍和格普的一本书《新罗马。世界合众国》。1853年9月3日的《新英格兰报》刊载了佩舍的一篇文章《论“阶级斗士”》。——第598页。
- 558 马克思给魏德迈的这封信的全文没有找到。——第601页。
- 559 一度打算迁往美国的威·沃尔弗曾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602页。
- 560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3年11月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603页。
- 561 看来是暗指海因岑的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发表在《新英格兰报》,后来又发表在当时由海因岑任编辑的《西方先驱报》上。克路斯和魏德迈在《改革报》上对海因岑的行动和刊物上发表的东西进行了尖刻的嘲笑。——第604页。
- 562 马克思暗指追求王朝冒险主义目的的波拿巴法国执政集团在东方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及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动,沙皇俄国为了实行掠夺性的反革命政策,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对俄国人民的同情,于1853年6月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多瑙河两公国。敌对双方兵力的加强使得新的欧洲战争(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土俄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不可避免,马克思认为这是对欧洲(包括德国在内)民主政治的一种威胁。——第605页。
- 563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3年12月7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605页。

- 564 指从1852年9月至1853年5月《人民报》刊登的埃卡留斯关于法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通讯。这些通讯中有一组文章的标题是《政变文献评述》，其中特别阐述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著的内容（1852年12月11日和18日《人民报》第32号和第33号）。——第605页。
- 565 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是答复克路斯1853年10月23—24日的来信，来信中谈到，克路斯已经把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一部分译成了德文，并把译文寄给了《改革报》。译文发表时难以指出作者，因为《论坛报》是以社论的形式刊载这篇著作的，没有署马克思的名字（见注307）。因此，《改革报》在开始发表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它促使我们采用了《论坛报》这篇东西。这篇短文显示了作者对英国的问题异常熟悉，尽管没有署名，但不难猜出它是谁写的。”克路斯的译文刊载在该报1853年11月2、3、4、8和9日第72、73、74、77和78号上。——第606页。
- 566 克路斯隔了几行写道：“由于琼斯在一份我将要收到的报纸上很不妥当地把乌尔卡尔特说成是俄国的同盟者，马克思又附来了对乌尔卡尔特的一些评语。马克思说，在给琼斯的一封信（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编者注）中，他曾为这件事训斥了琼斯一顿。我将根据‘乌尔卡尔特的东西’写一篇不长的文章。”这篇题名《戴维·乌尔卡尔特》的文章确实由克路斯不署名地刊登在1853年12月19日《改革报》第112号上。这篇根据没有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评语写成的文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字逐句转抄的，原文如下：
- “从最近的轮船给我们带来的一份英国报纸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乌尔卡尔特这个近来由于鼓动在英国召开反俄大会而不止一次被提到的人，竟被称为替俄国效劳的密探。我们只能设想这种谬论是‘自由斯拉夫民族’搞的阴谋，因为全欧洲一直知道乌尔卡尔特只是个态度鲜明的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据说，在他当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秘书的时候，俄国人甚至企图毒死他。因此，我们关于这个人要谈几句，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着，但是他实际上是什么人，几乎没有一个

人弄得清楚。

乌尔卡尔特总是醉心于某种固执的思想。二十年来他总是没有成效地揭露帕麦斯顿和俄国人的诡计，由于这个缘故，他象一个着了某种思想的迷、而又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失掉了一半理智。他认为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至今所以能够站得住脚，是由于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纠纷，这是对的，但自然只是对了一部分。目前英国议会不是依据人们的功绩，而是按照唯一的标志——这个人是不是担任某种职务——来对待人的，他这个天生的保守党人认为，要摆脱目前的英国议会，只有一方面加强王权，另一方面加强地方自治。为了反对俄国，他总想使西欧组成一个象俄国人那样紧密而单一的实体。所以，他不愿听到谈政党，他是中央集权倾向的主要敌人。由于从1848年以来到现在发生的一切革命，在某一时刻曾经起了推动俄国前进的有利作用，所以他狂妄地把这些结果都当作俄国外交所预先策划好的目的。同时，在乌尔卡尔特心目中，俄国密探都是革命的秘密领袖。由于在旧的保守体系的范围内，奥地利是和俄国直接对抗的，所以他特别倾心于奥地利，而对威胁奥地利国际威力的一切，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一方面与俄国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革命的平等化相对立，他坚决地维护个人主义和各民族的特殊的独特性。在他眼里，犹太人、茨冈人、西班牙人和穆斯林（包括切尔克斯人在内）是四个最优秀的民族，因为他说他们没有受到巴黎和伦敦的庸俗影响。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一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他把历史当作外交的最终结果。至于客观的唯物史观，他认为这是某种力图阻挠犯罪行为受到法院审判，或者相反，希望把它当作法律的东西。正如一位评论家对他所作的评论，‘他是一位可尊敬的、固执的、爱真理的、热情的、偏见极深的、疯疯颠颠的老先生。’

既然他所知道的，只有一个生活任务，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丰富知识所进行的反俄斗争，所以这一切并不那样可怕。只有一个生活目的的骑士，必然再以‘高贵的愁容骑士’的姿态出现，而且无论在这里或在欧洲他都不缺桑科·判扎这样的人。这种人的现代化典型之一就体现在人 A P C 这个《论坛报》在伦敦的主要台柱身上。”——第606页。

- 567 恩格斯显然是指霍·道格拉斯的《海军炮兵论》(H Douglas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一书;第一版1820年在伦敦出版。——第610页。
- 568 弗·罗·切斯尼《从东方现状看1828年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1854年伦敦版(F R Chesney 《The Russo-Turkish campaigns of 1828 and 1829, with 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affairs in the East》 London, 1854)。——第610页。
- 569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签订的,条约规定,一旦同第三国发生战争,双方互相给予援助。根据这一条约,土耳其特别承担了一项义务,按照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舰只进入黑海。
关于1840年和1841年条约,见注323。
1838—1842年英国和阿富汗的战争是英国为了对阿富汗实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战争以英国殖民者计划的破产而告终。
关于帕麦斯顿在克拉科夫问题上的立场,见注351。——第613页。
- 570 1838年那不勒斯王国把开采西西里岛硫磺的权利租让给了法国公司。英国政府借口1846年条约规定那不勒斯不得把有碍英国利益的商业优惠权给予别国,命令自己的地中海舰队采取军事行动,并迫使那不勒斯解除了同法国公司所订的合同。——第613页。
- 571 1852年5月8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等国代表一起,同丹麦代表签定了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伦敦议定书中提到俄国皇帝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为号统治过俄国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卡尔·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王位追求者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把它让给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大公,他被宣布为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这就为俄国沙皇将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止时要求丹麦王位开了先例。——第616页。
- 572 四国同盟——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在1834年4月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是反对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专制政体的强国,实

- 实际上是使英国借口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进行军事援助以反对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从而巩固它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这就成为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第616页。
- 573 拟议中的这组文章中,马克思在1854年12月29日和1855年1月1日写了两篇,刊登在1855年1月2日和4日的《新奥得报》上。在本版中文章标题是《克里木战局的回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20—625页)。从这篇述评起,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见注406)。——第619页。
- 574 “钦赐宪法”——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钦赐的”一些宪法。其中头一部是1849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公布的。在普鲁士实行了两院制,国王不仅保留着撤销两院决议的权利,而且还保留修订宪法个别条文的权利。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导致了下述的这些结果:1849年4月解散了根据钦赐宪法选出的第二议院,以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的三级选举制代替了普选权,实施了于1850年1月31日生效的新的更加反动的宪法。在此以前新选出的下院代表中奴颜婢膝的多数,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立宪派,他们拥护国王所提出的新宪法,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主张保持原来的1848年宪法。——第630页。
- 575 1855年10月10日法国流亡者在泽稷岛出版的机关报《人》报,发表了一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公开信,信是由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首领之一费里克斯·皮阿就1855年女王访法一事而写的。由于公布这封冒险性的煽动性的信,结果只是使英国政府为讨好拿破仑第三而把许多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维克多·雨果)驱逐出泽稷岛;当时还传闻,要恢复所谓的外侨管理法案(见注429)。——第630页。
- 576 马克思自1843年10月底到1845年2月3日住在巴黎,其后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被驱逐出法国,因而被迫迁往布鲁塞尔。——第632页。
- 577 指马克思打算让自己的战友,包括维尔特在内的前《新莱茵报》编辑,为魏德迈的杂志《革命》撰稿。——第638页。

- 578 指1852年9月27日《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发表的该报编辑施瑙费尔对在该报同一号上发表的布吕宁克来信的答复。在这个刊物上登载的上面提到的克路斯的那篇文章中,曾讲到一些有关布吕宁克夫人的消息,布吕宁克向编辑部询问这些消息的来源。——第646页。
- 579 1852年10月9日和16日《人民报》上登载了克路斯的两篇论述美国总统选举酝酿过程的文章。——第646页。
- 580 指贝克尔、魏德迈、毕尔格尔斯打算在185年春季创办的杂志,但是这个刊物未能出版。——第647页。
- 581 在1852年10月23日科伦陪审法庭上,施梯伯向法庭递交了一本伪造的“原本记录”(见注161)。跟这次审讯的组织者的用意相反,把分明是伪造的文件作为罪证提出来,只不过加强了辩护方面的地位,给辩护方面提供了揭露起诉材料的伪造性质的更充分的理由。——第648页。
- 582 大概是指克路斯为驳斥卢格而写的一篇文章《物质的批判和道德化的观点》。——第650页。
- 583 克路斯在1853年3月28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引用了这封信的全文,信的原件没有找到。——第651页。
- 584 暗指魏德迈和克路斯由于物质困难,未能向印刷厂主买回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大部分书。——第651页。
- 586 看来,燕妮·马克思是指,除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全数被没收外,试图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事也未能成功。——第652页。
- 586 这里说的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1853年和1854年柏林版,上下两册(《Die Communisten- Verschwörungen des neun- 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此书是由警察官吏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编的。对该书的评价见恩格斯的著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1页)。

- 马克思把靠推销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49)募集的款项称做“美国款项”。——第652页。
- 587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的一部分内容;马克思的这封信很可能是在1853年5月1日左右,即马克思逗留曼彻斯特期间写的。——第654页。
- 588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所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篇即第二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发表,而且显然是没有写成(见注126)。因此,克路斯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写个结尾,以便按计划在该报上发表该著作的德译文时应用。——第655页。
- 589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燕妮·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大概是根据马克思的委托,在1853年5月20日左右写的。燕妮·马克思这封信的别的形式,没有找到。——第655页。
- 590 指魏德迈的一组文章《政治经济学概论》(见注548)和魏德迈对希尔施1852年1月12日声明(见注460)所写的前言,题为《“民主的”奸细》,这篇前言发表在1853年4月底《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第655页。
- 591 看来,这句话是指路特希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旁系的代表之一——威廉·卡尔·路特希尔德(1828—1901),显然,他象皮佩尔一样,在哥丁根大学上过学。——第656页。
- 592 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中,1853年4月间作为社论在该报上发表的共同有三篇:《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19、24—30、35—40页)。所有这些文章都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第656页。
- 593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的一部分内容,这封信看来是1853年2月写的。——第656页。
- 594 大概是指马克思,1852年11月底写给雅·沙贝利茨的一封信(这封信没

- 有找到)。沙贝利茨在同年12月1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示同意接受马克思为出版他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所提出的条件。——第658页。
- 595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叙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的一部分内容,这封信看来是1853年10月中写的。——第658页。
- 596 指维利希和施拉姆之间的决斗。维利希在他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 揭露》中歪曲了决斗的情况。在马克思的反驳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用了施拉姆的监场人米斯科夫斯基驳斥维利希的论点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53—555页,并见本卷注362)。——第659页。
- 597 克路斯给魏德迈的这封信,叙述了马克思1853年11月28日给克路斯的一封信的内容(马克思把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手稿同这封信一起寄给了克路斯),并引用了看来是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在这封信的附笔中的两段话。这些文件的别的形式没有找到。——第660页。
- 598 指克路斯、魏德迈和雅科比为驳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而发表的声明(见注320)。——第660页。

人名索引*

A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Earl of 1784—186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1841—1846)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第 220、232、352、354、361、425、427、608、613 页。
- 阿卜杜·麦吉德 (Abdul-Mejit 1823—1861) ——土耳其苏丹 (1839—1861)。——第 213、226 页。
- 阿尔伯特 (Alberts)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第 193 页。
- 阿尔伯特 (Albert 1819—1861)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 333、466 页。
- 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 康斯坦扎 (Arconati Visconti, Constanca 约 1801—1870) ——侯爵夫人,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女活动家。——第 150 页。
- 阿尔宁, 路德维希·阿希姆 (Arnim, Ludwig Achim 1781—1831) ——德国诗人, 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 347 页。
- 阿尔诺德, 弗兰茨 (Arnold, Franz) ——德
 国民主义者, 侨居美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同阿·克路斯关系密切, 曾在美国参加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第 274 页。
- 阿尔坦施泰因, 卡尔 (Altenstein, Karl 1770—1840) ——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 (1817—1838)。——第 368 页。
- 阿哥斯提尼, 切扎列 (Agostini, Cesar 1803—1855) ——意大利革命家, 马志尼的信徒, 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来脱离马志尼。——第 217 页。
- 阿革西拉乌斯 (Agesilans 约公元前 442—358) ——斯巴达王 (约公元前 399—358)。——第 511 页。
- 阿雷蒂诺, 彼得罗 (Aretino, Pietro 1492—1556)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讽刺作家, 写有反对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的讽刺著作。——第 79、80 页。
- 阿雷纳, 安都昂 (Arena, Antoine 死于 1544 年) ——法国讽刺诗人。——第 280 页。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18、603 页。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阿泰纳奥斯(Athenaios 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古希腊演说术教师和语法学家。——第511页。
- 埃尔哈特,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Erhardt, Johann Ludwig Albert 约生于1820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544页。
-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第413、447、618—619、624—625、628—631页。
- 埃尔希,约翰·赛米尔(Ersch, Johann Samuel 1766—1828)——德国图书学家,哈雷的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第368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的活动家。——第348、353、485、492、525、529、533、591、605、643、656页。
-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175页。
-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进步党领袖,西班牙摄政(1841—1843),政府首脑(1854—1856)。——第394页。
- 埃斯潘纳斯,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 - Marie - 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390页。
- 埃特雷伯爵,路易·沙尔·塞扎尔·累特耳埃(Estrées, Louis - Charles - César Letellier, comte d' 1695—1771)——法国元帅,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1762年指挥莱茵河的法国军队。——第398页。
- 艾布纳尔,海耳曼(Ebner, Hermann)——德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第62、169、188、212、391、484页。
-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耳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脱盟。——第27、34、36、50、52、283、451页。
-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1846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1849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后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58、96、274、

- 314、539、540页。
- 安内克·玛蒂尔达·弗兰契斯卡(Anneke, Mathilde Franziska 1817—1884)——德国女作家,1848—1849年曾为民主报刊撰稿;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之妻。——第254页。
- 安斯提·托马斯·契泽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1854—1859)。——第346页。
- 安徒生,汉斯·克里斯提安(Andersen, Hans Christian 1805—1875)——丹麦作家和诗人,以童话闻名。——第483页。
- 安许茨(Anschütz)——德国音乐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流亡伦敦;恩·德朗克的朋友。——第56、57、60页。
- 昂吉安公爵,路易·安都昂·昂利·德·波旁-孔代(Enghien, Louis - Antoine - Henri de Bourbon-Condé, duc d' 1772—1804)——法国亲王,波旁王朝的代表,曾参加反革命流亡者军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被拿破仑第一下令枪决。——第82页。
- 奥艾尔巴赫,倍尔托特(Auerbach, Berthold 1812—1882)——德国自由派作家;后为俾斯麦的辩护士。——第465页。
- 奥本海姆(Oppenheim)——伦敦的银行家。——第210页。
-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之一,1849年至1861年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72、638页。
- 奥比茨,马丁(Opitz, Martin 1597—1639)——德国诗人,德国文学中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第379页。
-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
- 奥尔良亲王——见茹安维尔·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第11、12、78—79、82、150、497—499页。
-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第172页。
- 奥弗拉赫蒂,艾德蒙(O'Flaherty, Edmond)——英国官员,1854年任财政部在爱尔兰征税的特派员。——第428页。
-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前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第438页。
- 奥康瑞尔,菲格斯(O'Con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18、37、456、478页。
- 奥朗则布(Aurangzib, Alangir 1618—1707)——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钵谛沙赫(1658—1707)。——第255、256页。
-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浦·路易(Aumale, Henri - Eugène - Philippe - Louis d'Orléans, duc

- d'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第150、480页。
- 奥美尔·帕沙(米哈伊尔·拉塔斯)(Omer-Pasha (Michail Latas) 1806—1871)——土耳其将军,克罗地亚人,克里木战争中任土军总司令。——第291、330、338、344、363、393、463、608、612页。
- 奥斯坦·萨肯,德米特利·叶罗费也维奇(Остен-Сакен, Д. 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在俄国南部任军长(1853—1854),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1854年底—1855年)。——第378页。
- 奥斯渥特,欧根(O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第98、103、529页。
- 奥滕伯格,约瑟夫(Ottenberger, Joseph 生于1768年)——奥地利官员和布拉格历史教员;写有论述古罗马人军事的教材。——第109页。
- 奥托,卡尔·克利斯提安(Otto, Karl Christian 1817—1873)——丹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绍林吉亚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4年侨居美国。——第364、366页。
- 奥托,卡尔·乌尼巴特(Otto, Karl Wunibald 约生于1809年)——德国化学家,1848—1849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第11、159页。
- 奥托一世(Otto I 1815—1867)——巴伐利亚王子,希腊国王(1832—1862)。——第355页。
-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43—约公元17)——古罗马诗人,公元前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第149页。

B

-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1760—1797)(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Francois-Noël)——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第145页。
-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 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会议议员,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被赦;被赦后侨居国外,不久就脱离政治活动。——第19、413、430页。
- 巴尔托尔德,弗里德里希·威廉(Barthold, Friedrich Wilhelm 1799—1858)——德国历史学家。——第109页。
-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153、154、558页。
- 巴赫,亚历山大(Bach, Alexander 1813—1893)——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律师,1848年任司法大臣,1849—1859年任内务大臣。——第523页。
- 巴卡普(Buckup)——布莱得弗德的商人。——第249、251、359、374、375页。

-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37、283—288、295、584页。
- 巴纳姆, 芬涅阿斯·泰勒 (Barnum, Phineas Taylor 1810—1891) —— 美国剧院老板, 专演各种稀奇古怪的戏剧。—— 第5、66、437页。
- 巴特米, 艾曼纽尔 (Barthémy, Emmanuel 1820左右—1855) —— 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 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 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 第81、149、171、232、233、417、421、423、579页。
- 巴特勒, 赛米尔 (Butler, Samuel 1612—1680) —— 英国讽刺诗人, 《休迪布腊斯》一诗的作者。—— 第257页。
- 巴特勒, 詹姆斯·阿默尔 (Butler, James Armar 1827—1854) —— 英国军官, 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组织者之一。—— 第380页。
- 巴亚尔, 比埃尔 (Bayard, Pierre 1475左右—1524) —— 法国骑士, 同代人称颂他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 是“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 第361页。
- 白恩士, 玛丽 (Burns, Mary 死于1863年) —— 爱尔兰女工, 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 第350页。
- 拜尔, 约瑟夫·奥古斯特 (Bayer, Joseph August 1821—1864) —— 奥地利军官和著作家,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任戈尔盖军队的参谋长; 1849年该军投降后被俘并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要塞监禁, 1850年遇赦。—— 第589、590页。
- 拜伦, 乔治 (Byron, George 1788—1824) —— 杰出的英国诗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第347页。
- 班贝尔格尔, 路德维希 (路易) (Bamberger, Ludwig (Louis) 1823—1899) —— 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瑞士、英国和法国, 六十年代回到德国, 后为自由主义者, 国会议员。—— 第225、243、576页。
- 班贝尔格尔, 西蒙 (Bamberger, Simon) —— 伦敦银行家, 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的父亲。—— 第209、225、230、238、239、245、274、658页。
- *班迪亚, 亚诺什 (Bangya, János 1817—1868) —— 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 同时也是秘密警探; 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 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进行活动 (1855—1858)。—— 第18、19、27、58、64、65、76、79、83、84、86、150、155、156、160、180—182、185、188—191、200、203、204、210、217、234—238、240、247、301、307、340、343、385、512、519、533、551、553、560—562、571—575、581、582、592、596、643页。
- 邦迪埃拉兄弟, 阿提利奥 (1810—1844) 和埃米利奥 (1819—1844) (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 ——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奥地利舰队的军官, “青

- 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第32页。
- 鲍蒂扬尼，卡兹美尔(卡季米尔)(Battyány, Kasmer (Kasimir) 1807—1854)——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1849年任匈牙利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法国。——第18—19、27页。
- 鲍蒂扬尼，拉约什(路德维希)(Battyány, Lajos (Ludwig) 1809—1849)——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曾领导匈牙利政府(1848年3—9月)，执行与奥地利君主制妥协的政策，革命被镇压后遭枪杀。——第512页。
-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99、357、358、464、593、619页。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3、24、44、50、52、59、66、92、93、357、368、395、399、416、417、443、446、464、465、522、625页。
- 鲍威尔，亨利希(Bauer, Heinrich)——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第476页。
-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亡国外。——第150页。
- 贝尔根罗特，古斯塔夫·阿道夫(Bergengroth, Gustav Adolph 1813—186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国外。——第465页。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ph 1822—1875)——科伦的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人，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自由派。——第11、13、86、88—90、161、162、170、171、178、484、525、538、544、563页。
- 贝尔纳，马丁(Bernard, Martin 1808—1883)——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为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由于参加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而被流放，五十年代初从流放地逃往英国；1859年大赦后返回祖国。——第29页。
- 贝尔纳多·德·圣比埃尔，雅克·昂利(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Jacques-Henri 1737—1814)——法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355页。
-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Bernays, Karl Ludwig 1815—1879)——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4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加下出版；1848—1849年革命

- 后侨居美国。——第576页。
- 贝尔尼, 弗兰契斯科 (Berni, Francesco 1498左右—1535)——意大利诗人, 以改写博雅多的长诗《恋爱中的罗兰》闻名。——第84页。
- 贝尔尼埃, 弗朗斯瓦 (Bernier, Francois 1625—1688)——法国医生, 旅行家和作家。——第255—256、264页。
- 贝耳菲德, 詹姆斯 (Belfield, James)——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朋友之一。——第165页。
- 贝克尔, 奥古斯特 (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 瑞士的正义者同盟盟员, 魏特林的拥护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3年流亡美国, 为民主派报纸撰稿。——第103页。
- 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西德意志报》发行人 (1849年5月—1850年7月); 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1、159、169、170、192、196、374、409、474、475、484、485、489、528、544、567、568、641、647、649、653页。
- 贝克尔, 麦克斯·约瑟夫 (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莱茵省的工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 流亡瑞士, 后迁居美国。——第513、655页。
-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制刷工, 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以瑞士军官的身分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曾指挥巴登民团; 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 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 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99页。
- 贝克曼 (Beckmann)——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 《科伦日报》驻巴黎记者。——第144页。
- 贝克曼 (Beckmann)——前者之妻。——第144页。
- 贝朗热, 比埃尔·让 (Béranger, Pierre-Jean 1780—1857)——法国最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 写有许多政治讽刺诗。——第406页。
- 贝冷——见维克多, 克劳德·维克多·佩兰, 贝冷公爵。
- 贝里公爵, 沙尔·斐迪南 (Berry, Charles-Ferdinand de Bourbon, duc de 1778—1820)——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侄儿。——第405页。
- 贝姆, 约瑟夫 (Bem, Józef 1795—1850)——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 匈牙利革命军领导者之一; 后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第590页。
- 贝坦, 路易·玛丽·阿尔芒 (Bertin, Louis-Marie-Armand 1801—1854)——法国新闻记者, 奥尔良党人, 1841—1854年是《辩论日报》的出版者。——第38、257页。

- 比安卡(Bianca)——城市贵族代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187、554页。
- 比昂基,阿·(Bianchi, A.)——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9、41页。
- 比布腊,耳·(Bibra, L.)——伦敦德国旅馆老板。——第461页。
- 比朔夫斯海姆,路易(Bischoffsheim, Louis 1800—1873)——法国银行家,股份银行的经理,在伦敦设有分行。——第300、323、389页。
- 比斯克普,埃拉尔特(Bia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曾参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部,1859年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第553页。
- 彼得曼,奥古斯特(Petermann, August 1822—1878)——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家,1855年起为哥达的定期刊物《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研究通报》的编辑。——第443、446页。
- 彼拉多,本丢(Pilatus, Pontius 约死于37年)——犹太的罗马总督(26—36)。——第123页。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355页。
-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成为进步党人。——第11、88、145、147、158、159、163、187、190、192、197、199、374、452、456、460、461、484、485、489、538、641页。
- 毕尔格尔斯,勒娜(Bürgers, Lene)——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的姊妹。——第400页。
- 毕洛夫,迪特里希·亨利希(Bülow, Dietrich Heinrich 1757—1808)——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第335页。
- 卞尼格先,列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列昂节·列昂节也维奇)(Bennigsen, Levin August Theophil 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1745—1826)——在俄国当将军,原籍汉诺威,谋杀保罗一世的参加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7年为总司令,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为俄军总参谋长。——第566页。
- 宾,约翰(Byng, John 1704—1757)——英国海军上将,1756年指挥远征米诺尔卡岛的分舰队;被控未尽其军人天职而被处死刑。——第399页。
- 波茨措-迪-博尔哥,卡尔·奥西波维奇(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俄国外交家,科西嘉人,1814—1821年任驻巴黎公使,1821—1835年为大使,后任驻伦敦大使(1835—1839)。——第404页。
- 波林尼雅克,奥古斯特·茹尔·阿尔芒·玛丽(Polignac, Auguste-Jules-Armand-Marie 1780—1847)——公爵,法国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1829—1830)。——第406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比埃尔(Bonaparte, Pierre

- 1815—1881)——拿破仑第三之堂弟；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属共和派。——第121、566页。
-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日罗姆 (Bonaparteôme 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伐里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为元帅。——第121页。
- 波拿巴，约瑟夫 (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仑第一之长兄，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第317页。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第303页。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第81、405、406页。
- 波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Pott, August Friedrich 1802—1887)——德国语言学家，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的创始人之一。——第368页。
- 伯恩哈特 (Bernhard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在纽约出版的《新时代》周报编辑之一。——第456页。
- 伯恩施太因，亨利希 (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住在巴黎，1844年是《前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1849年流亡美国。——第500、576页。
- 博德，阿道夫·弗里德里希 (Bode, Adolf Friedrich 1807—1865)——男爵，林学家，1840—1855年是彼得堡林学院教员，写有许多森林学著作。——第416页。
- 博尔夏特，路易 (Borchardt, Louis)——德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一。——第256、259、277、281、282、292、293、297、331、630、631页。
- 博雅多，马提奥·马利阿 (Baiardo, Matteo Maria 1434—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恋爱中的罗兰》一诗的作者。——第84页。
-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29、30、38、41、42、45、89、303、327、328、349、412、504、512—513、537、587页。
- 勃鲁姆，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第191页。
-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 (Brü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1845—1855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600页。
- 布尔克奈，弗朗斯瓦·阿道夫 (Bourqueney, Francois-Adolphe 1799—1869)——男爵，法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41—1844)，大使(1844—1848)，驻维也纳公使(1853—1856)，大使(1856—1859)。——第616页。
- 布赫海姆 (Buchhei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409页。
- 布莱桑，路德维希 (Blesson, Ludwig 1790—1861)——德国军事著作家，反

- 动分子,1848年6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司令。——第109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33、72、82、85、278—279、323、429页。
- 布兰克,卡尔·艾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15、54、63、131、223、336、462、471、559页。
- *布兰克,玛丽亚(Blank, Marie 1824—1901)——恩格斯的妹妹,1845年起为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妻子。——第208、557—559页。
- 布朗纳·盖尼阿尔(Brenner- Guénard)——巴塞尔时装店老板。——第224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11、149、156、246、288、413页。
- 布利丹,让(Buridan, Jean 1300左右—1358以后)——法国唯名主义哲学家;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因而误传下面这个驴子的故事是他讲的: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一句俗语。——第119页。
- 布林德,弗雷德里卡(Blind, Friederike)——卡尔·布林德的妻子。——第295、418、602、603页。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209、211、218、247、295、339、342—344、408、409、418、457、564—565、600—603页。
- 布隆诺夫,菲力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公使,(1840—1854、1858—1860),后为驻伦敦大使(1860—1874)。——第616、617页。
- 布伦克尔,路德维希(路易)(Blenker, Ludwig(Louis)1812—1863)——退伍的德国军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来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51、453页。
- 布伦坦诺,克雷门斯(Brentano, Clemens 1778—1842)——德国诗人,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347页。
- 布罗克豪斯,亨利希(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德国出版商,莱比锡的出版和图书发行公司老板。——第107、127、546页。
- *布吕宁克,阿·(Br üningk, A.)——男爵,德国贵族,1851年起住在伦敦,通过妻子玛·布吕宁克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第77、219、551、552、556、569、645页。
- 布吕宁克,玛丽亚(Br üningk, Maria 死

- 于1853年)——男爵夫人,阿·布吕宁克的妻子,伦敦和巴黎政治沙龙的女主人——俄国达·赫·利文公爵夫人的侄女,1850年曾协助哥·金克尔逃出监狱;1851年起住在伦敦,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第73、77、89、99、210、219、235、526、527、534、551、552、569、579、593、645页。
- 布律阿,阿尔芒·约瑟夫(Bruat, Armand - Joseph 1796—1855)——法国海军上将,1854年为黑海分舰队司令,1855年为黑海舰队总司令。——第455页。
- 布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Bute, John Stuart, Earl of 1713—179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761—1763)。——第397、398页。
- 布瓦肖,让·巴蒂斯特(Boichot, Jean - Baptiste 生于1820年)——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立法会议员(1849),1849年六月十三日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364、367页。
- 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Braunschweig, Ferdinand, Herzog von 1721—1792)——在普鲁士供职时是将军;七年战争时期(1757年11月起)任同法奥军队作战的普军和联军司令。——第436页。
- ### C
- 查尔托雷斯基,亚当·埃日伊(Czartoryski, Adam Jerzy 1770—1861)——公爵,波兰大地主,十九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交大臣(1804—1806);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流亡集团。——第27页。
- 查理 - 阿尔伯特(Charles - 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1831—1849),——第589页。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第406页。
- 查普曼(Chapman)——马克思在伦敦的债主之一。——第7页。
- 查塔姆——见皮特(老皮特),威廉。
- ### D
-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 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积极活动家,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第120、364页。
- 达姆(Dam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制宪会议议长;后来流亡英国。——第83、103—105、202页。
- 达·朋特,洛兰佐(Da Ponte, Lorenzo 1749—1838)——莫扎特许多歌剧的歌词作者。——第632页。
- 戴森特,乔治,韦伯(Dasent, George Webbe 1817—1896)——英国文学家和新闻记者,1845—1870年是《泰晤士报》的助理编辑;同外交界有联系。——第213页。
-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 - Jacques 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第287、431页。
- *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Daniels, A-

- malie 1820—1895)——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妻子。——第35、169、171、178、180、236、456、460、485、525、528、626—627页。
- 丹尼尔·弗兰茨·约瑟夫(Daniels, Franz Joseph)——后者的兄弟,科伦大酒商。——第300—301页。
- 丹尼尔·罗兰(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从1850年起是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11、145、159、169、187、211、301、374、386、430、452、456、474—475、484、528、544、626—627页。
- 丹·别尔格,彼得·安德列也维奇 Д анненберг,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俄国将军,1853—1854年在多瑙河和克里木任军长。——第378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252页。
- 道格拉斯·霍华德(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写有炮兵、筑城学和军用桥方面的著作。——第610页。
-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6)。——第26、32—34、39、94、147、161、426、427、499、501、502、532页。
- 得比家族——英国伯爵世家,其代表人物系棉纺织业巨头。——第323页。
- 德克尔,卡尔(Decker, Carl von 1784—1844)——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443页。
- 德拉·罗科(Della Rocco)——意大利流亡者,马志尼的战友。——第217页。
- 德腊勒——特腊勒的外号。
- 德兰恩,威廉·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Delane, William Frederick Augustus 死于1858年)——英国法学家,《泰晤士报》财务经理之一,后者的父亲。——第213页。
- 德兰恩,约翰·塔杰乌斯(Delane, John Thadeus 1817—1879)——英国新闻记者,《泰晤士报》编辑(1841—1877)。——第213页。
-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矮子”)——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19、36、37、39、43、45、51、53—56、60、65、70、74、76、87、88、90—91、93—95、100、108、127、136、149、151、152、154、158、165、169、179、180、182、188、190、192、193、211、219、227、233、236、241、243、245、246、249、251、279—282、285、288、289、294、300、301、308、309、311、313、324、342、352、359、366、369、371、372、374、375、381、386、388、390、407、410、439、442、443、445、451、453、462、463、480、513、515、520、522、532、581、582、591、604、606、624、625、646、656、657、660、662页。

- 德穆兰, 卡米尔(Desmoulins, Camille 1760—1794)——法国政论家,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右翼雅各宾党人。——第287页。
- 德穆特, 海伦(琳薇)(Demuth, Helene (Lenchen)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126、288、371、445页。
- 德纳, 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之一。——第12、14、23、24、26、28、31、35、44、46、50、55、56、62、66、79、80、84、87、90—92、94、108、126、127、129、132、136、145、157—162、165、176、184、186、202、206、209、211、225、227、228、230、240、251、255、274、275、278、311、315、318、323、346、392、408、410—412、414、445、454、455、461、462、469、470、475、490、494、516、522、525、527、528、533、656页。
- 邓宾斯基, 亨利克(Dembinski, Henryk 1791—1864)——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第590页。
- 邓达斯, 亨利(Dundas, Henry 1742—1811)——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苏格兰检察长(1775—1783), 内务大臣(1791—1794),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793—1801), 陆军大臣(1794—1801), 海军首席大臣(1804—1805)。——第399页。
- 狄德罗, 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领袖, 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第88页。
- 迪策尔, 古斯塔夫(Dietzel, Gustav 1827—1864)——德国学者, 法学家。——第416页。
- 迪茨, 奥斯渥特(Dietz, Oswald 1824左右—1864)——德国维斯巴登的建筑师,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后来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98、174、177、240、476、648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 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第85、147、201、206、213、232、380、391、424—426、428、507页。
- 迭米多夫家族——俄国贵族世家, 拥有许多采矿和冶金企业。——第323页。
- 杜班, 安得列·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497页。
- 杜朗(Durand)——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149页。
- 杜朗, 鲁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 官方教会反对派“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 1853年流亡美国。——第327、364、368、513、605、

662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 Jules- César- Auguste 1777—1857)——法国学者,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第175页。

杜沙特尔,汤纳吉·沙尔(Duchâtel, Taneguy- Charles 1803—1867)——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39—1840, 1840—1848年2月)。——第500页。

杜扎尔,彼得罗(D ũsar, Pedro)——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内兄弟。——第27页。

敦克尔,弗兰茨(Duncker, Franz 1822—188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162, 181页。

敦克尔·亚历山大(Duncker, Alexander 1813—1897)——德国出版商。——第447页。

多勃罗夫斯基,约瑟夫(Dobrowski, Joseph 1753—1829)——杰出的捷克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语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第465页。

多米尼基,洛多维科(Domenichi, Lodovico 死于1564年)——意大利诗人,博雅多的长诗《恋爱中的罗兰》的改写者。——第84页。

多伊奇,西蒙(Deutsch, Simon 1822—1877)——奥地利的犹太文献图书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曾为维也纳《激进报》撰稿,后侨居巴黎,成为商人。——第78页。

E

恩格尔,约翰·雅科布(Engel, Johann Jakob 1741—1802)——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老师。——第585页。

恩格兰德尔,济格蒙德(Engländer, Sigmund 1828—1902)——奥地利记者,1848年流亡英国,密探。——第457, 629页。

恩格斯,爱丽莎(Engels, Elise 1834—1912)(丈夫姓格里斯海姆 Griesheim)——恩格斯的妹妹。——第558, 559页。

恩格斯,爱丽莎·弗兰契斯卡(Engels, Elisabeth Franciska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第273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第21, 24, 34, 37, 39, 60, 62, 67, 69—71, 86, 94, 180, 220, 240, 246, 260, 276, 277, 335, 343, 387, 400, 435, 479, 585页。

F

菲尔施坦堡(Furstenberg)——男爵,普鲁士地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554页。

菲克勒尔,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流亡英国。——第57, 98, 105, 451, 521, 564, 565页。

菲廷霍夫(Vittinghof)——伦敦的德国

- 流亡者,阿·卢格的拥护者。——第409页。
-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1835—1848)。——第449页。
-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因1848年炮击墨西拿得绰号“炮弹国王”。——第449页。
- 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第406页。
- 费德尔森(Fedderson)——恩·德朗克在瑞士的熟人。——第233页。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第27、111页。
- 费伦齐(Ferenczi)——匈牙利女歌唱家。——第120页。
-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三十年代是巴黎流亡者联盟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415、420页。
- 费舍(Fischer)——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的编辑。——第500页。
- 费特尔·冯·多根菲尔德,安东(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on 1803—1882)——匈牙利将军,1848—1849年是科苏特的战友,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120、126、186、565、578页。
- *费泽,卡尔·爱德华(Vehse, Karl Edward 1802—1870)——德国历史学家,格·维尔特斯的熟人。——第186、196、560、561页。
- 符尔布纳——见乌尔班,卡尔。
- 符尔皮乌斯,克里斯提安·奥古斯特(Vulpius, Christian August 1762—1827)——德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最为著名。——第233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357页。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与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第26、61、78、386、494页。
-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782、1783、1806)。——第398页。
- 福斯特(Foster)——英国法学家。——第395页。
- 福斯特,查理(Foster, Charles)——英国神学家和旅行家,写有许多所谓的圣经历史著作。——第249—250、438页。
- 弗莱雷,曼努埃尔(Freire, Manuel

- 1765—1834)——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402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初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14、20、27、45、54、63、65、76、78、89、100、110、158、168、171、184、190、195、197、202、233、235、243—246、268、290、300、302、323、331、380、389、408、420、422、439、456、462、470、473、474、476、478、483—485、490、492、495、514、525—527、530、532、538、564、567、577、583、603、638—639、642、650、659页。
- 弗莱里格拉特,沃尔弗干格(Freiligrath, Wolfgang)——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第485页。
- 弗莱里格拉特,伊达(Freiligrath, Ida)——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495页。
- 弗兰克,古斯塔夫(Frank, Gustav 死于1860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第103、105、106页。
- 弗兰契斯科一世(Francesco I 1777—1830)——那不勒斯国王(1825—1830)。——第449页。
- 弗兰塞宗,克·弗·(Franceson, C. F.)——德国语文学家,写有西班牙语教材。——第288页。
- 弗兰西斯,菲利浦(Francis, Philip 1740—1818)(笔名尤尼乌斯 Junius)——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过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章。——第398页。
-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第360页。
- 弗里德兰德(Friedländer)——第239页。
- 弗里德兰德(Friedländer)——伦敦一所学校的所有者。——第218、390页。
-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工作(五十至六十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斐迪南·拉萨尔的表弟。——第413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3左右—1190)——1152年起为德国国王,后为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第383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29、289、383、397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437、586页。
- 弗辽利希,尔·阿·(Fröhlich, R. A.)——奥地利语文学家,写有斯拉夫语教材。——第152、154页。
- 弗罗恩德(Freund)——博士,在伦敦的德国医生,五十年代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第362、363、368、370、372、376、389、400、407、410、412、461、628页。
-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弗里德里希)·冯(Florencourt, Franz (Friedrich) von 1803—1886)——德国政论家,德国许多期刊物的编辑,在他活动的初期

- 是自由党人,后为保守党人;燕妮·马克思的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内兄。——第452页。
- 弗洛伦库尔(Florenccourt)——燕妮·马克思的亲戚,前者的兄弟。——第452页。
-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后为自由党人。——第26页。
- 弗吕格耳,约翰·哥特弗利德(Flügel, Johann Gottfried 1788—1855)——德国辞典编纂家。——第227页。
- 弗略里,查理(Flaury, Charles 生于1824年)(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 Carl Friderich August Krause)——伦敦商人,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第184、185、190、192—195、237、243、592、593页。
-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1867年曾屡任财政部长和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第12、150、303、480、497页。
- 富勒尔,约纳斯(Furrer, Jonas 1805—1861)——瑞士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为联邦代表会议议长,后来任瑞士联邦主席,苏黎世市长。——第439页。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357、358页。

G

- 盖昂,理查·德博弗尔(Guyon, Richard Debaufre 1803—1856)——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军队,1854年为高加索土耳其军队参谋长。——第340页。
-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de 1805—187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派;1844年起在海得尔堡任教授,1847年至1848年10月是《德意志报》的编辑,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212页。
- 哥贝尔(Göbel)——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法庭庭长。——第158、187、194页。
-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公爵,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1853—1854),南部军队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2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年2—12月);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第339、377页。
- 哥林盖尔,卡尔(Göringer, Karl 约生于1808年)——巴登小酒店老板,曾参加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伦敦开设小酒店,那里成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第207、240、407、595页。
- 哥若夫斯基,塔杰乌什(Gorzowski, Thadäus)——波兰流亡者,波兰民主协会会员。——第121页。

-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355、566、657页。
- 戈德海姆 (Goldheim)——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之一。——第189、192—194、238、240、243、430、595、596页。
- 戈德施米特 (Goldschmidt)——1852年初载于《科伦日报》的一篇反对金克爾的文章的作者。——第520页。
- 戈尔盖, 阿尔都尔 (Görgey Arthur 1818—1916)——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军事活动家, 匈牙利军队总司令 (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对革命战争实行怠工。——第64、68、80、81、84、88、159、365、366、512、572、582、589、590页。
- 戈克, 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93、98—100、102—106、111、116、128、339、409、542、548、571页。
- 戈洛文, 伊万·加甫利洛维奇 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86)——俄国自由派地主,侨居英国,政论家,四十至五十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很接近。——第283、285、286、295、344、434、584页。
- 格贝尔特, 奥古斯特 (Gebert, August)——梅克伦堡的木匠,在瑞士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迁往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98、118、549、550页。
- 格茨, 泰奥多尔 (Götz, Theodor)——德国民主主义者,侨居英国,马克思的朋友之一。——第419、430、431页。
- 格尔斯滕堡, 伊西多尔 (Gerstenberg, Isidor)——伦敦银行家,哥·金克爾的政治信徒之一。——第97、243—245、412、654页。
- 格尔斯滕茨魏克 (Gerstenzweig)——伦敦的德国商人。——第409页。
- 格拉赫 (Grach)——特利尔的银行家。——第437页。
- 格拉赫 (Grach)——前者的妻子。——第437页。
- 格拉赫, 弗里德里希 (Grach, Friedrich 1812—约1856)——普鲁士军官,1841年起在土耳其供职,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的领导者之一。——第367页。
- 格莱安,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为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内务大臣 (1841—1846),海军首席大臣 (1830—1834、1852—1855)。——第32、64、82、85、201、455页。
- 格莱夫 (Greif)——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谍报机关领导人之一。——第192—195、218、235、575、592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和

- 1859—1866)和内阁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第220、221、254、257、278、424—428、663页。
- 格兰维耳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1815—1891)——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1886);1852—1854年任枢密院院长。——第616、617页。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持极右翼立场;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第79、630页。
- 格雷,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46—1852)。——第429页。
- 格里利,霍拉斯(Greeley, Horace 1811—1872)——美国资产阶级记者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后来放弃了激进主义。——第92、209、302、414、579页。
- 格林,雅科布(Grimm, Jacob 1785—1863)——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德国民间创作搜集家,柏林大学教授。——第465页。
- 格鲁伯,约翰·哥特弗利德(Gruber, Johann Gottfried 1774—1851)——德国学者,文学史家。——第368页。
- 格罗斯,马格努斯(Gross, Magnus)——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国。——第472、564、645页。
- 格纳姆(Gnam)——德国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流亡美国。——第480页。
- 格普,卡尔(Goepp, Karl)——美国政论家,原系德国人;五十年代同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接近;1852年同泰·佩舍合写了一本书,宣传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世界合众国”的思想。——第599页。
- 谷兹科夫,卡尔(Gutzkow, Karl 1811—1878)——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1838—1842年为《德意志电讯》杂志编辑。——第604页。

H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260、386页。
- 哈茨费尔特-维耳登堡,艾德蒙(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生于1798年)——伯爵,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丈夫。——第229页。
- 哈菲兹,沙姆谢丁·穆罕默德(Hafiz, Schems-ed-Din-Mohammed 约1300—1389)——波斯大诗人,原籍是塔吉克,塔吉克文学的古典作家。——第265页。
- 哈根,泰奥多尔(Hagen, Theodor 1823—1871)——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者。——第653页。

- 哈利耳·帕沙 (Halil Pasha 死于1856年)——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多次任大臣职务;1854—1855年为海军大臣。——第320页。
- 哈林,哈罗 (Harring, Harro 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第529页。
-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约瑟夫 (Hammer-Purgstall, Joseph 1774—1856)——奥地利资产阶级的东方学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1796年至1835年担任近东方面的外交职务。——第333、336页。
- 哈梅耳 (Hammel)——马格德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18、549页。
- 哈尼,玛丽 (Harney, Mary 死于1853年)——乔治·朱利安·哈尼的妻子。——第219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us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以及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五十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人士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第9、17、18、25、38、54、59、62、112、114、146、219、312、504、521、525、569、661页。
- 哈布林·冯·兰岑瑙尔 (Habling von Lanzener)——德国地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554页。
- 海恩,奥古斯特 (Hain, August)——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51、52页。
- 海尔堡,路易 (Heilberg, Louis 生于1818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在布鲁塞爾的政治流亡者,1846年为布鲁塞爾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第76页。
- 海尔米希,尤利乌斯 (Helmich, Julius)——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家和书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美国。——第110、531页。
- 海尔韦格 (Herwe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流亡伦敦。——第103、105、193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后支持拉萨尔。——第149、567页。
- 海耳格尔斯 (Heilgers)——恩格斯的熟人。——第559页。
- 海耳格尔斯 (Heilgers)——前者之妻。——第559页。
- 海弗纳尔,列奥波特 (Häfner, Leopold 生于1820年)——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131、144、548、553页。
- 海华德,阿伯拉罕 (Hayward, Abraham 1801—1884)——英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初期为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854年被委任为济贫委员会秘书长。——第428页。
-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 第212、312、344、376、415、420、507、534、614、626、639、661页。
- 海斯,亨利希(He, Heinrich 1788—1870)——男爵,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年任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各公国奥军总司令,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马振塔会战失败后,统率奥军(1859年6—7月)。——第455页。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第35、92、93、111、131、274、305、307、327、331、333、368、451、472、480、500、504—507、509、519、529、543、555、568、576、587、596、598、601、604、645、647页。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死于1860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胡蜂》报编辑之一(1848—1850),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第50、112、133、281、329、331、332、348—353、359、362、369、375、379、386、387、451、526—528、535、597、605—606、655—656、661—664页。
- 海泽斯,阿道夫(Chaises, Adolph)——奥地利医生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时期是维也纳民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五十年代初流亡巴黎。——第144页。
- 汉特,托恩顿·李(Hunt, Thornton Leigh 1810—1873)——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第146页。
- 汉曾(Hansen)——科伦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第515页。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贩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逃往巴西。——第91、147、161、544、545页。
- 豪泽尔,卡斯巴尔(Hauser, Kaspar 1812—1833)——1828年在纽伦堡发现的弃儿,曾由巴伐利亚当局救济;他的身世和悲惨的死曾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题材。——第22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217、371页。
- 赫伯特,悉尼(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1845),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0)。——第220、379—380、419页。
- 赫德逊,季·伍·(Hudson, J. W.)——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曼彻斯特“雅典神殿”俱乐部的秘书。——第156、182页。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52年起住在英国,在那里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149、184、209、211、218、

- 223、247、269、283、286、295、343、344、431—435、438、445、457、459—460、584、594、629页。
- 赫鲁廖夫, 斯切潘·亚历山大罗维奇 (Хрулёв, Степ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07—1870)——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期间曾指挥多瑙河和克里木的部队, 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英雄之一。——第376页。
- 赫斯, 莫泽斯 (He,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45、54、55、180、184页。
- 黑贝勒, 伯恩哈特 (Hebeler, Bernhard)——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为普鲁士驻伦敦总领事。——第64、180页。
- 黑尔什塔德 (Herstadt)——科伦银行家,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187、554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27、52、67、68、368、509、584、632页。
-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巴登共和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美国, 北美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第61、472页。
- 黑克舍尔, 马丁 (Heckscher, Martin)——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 曾给恩格斯治过病。——第277页。
- 黑林 (Hering)——普鲁士邮局职工。——第240、596页。
- 亨策, 阿· (Hentze, A.)——德国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 参加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原告证人。——第103、104、111、169、177、258、386、477、544、594、649页。
- 亨利四世 (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 (1589—1610)。——第61、383、406页。
- 洪特海姆, 理查 (Hontheim, Richard 死于1857年)——科伦律师,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辩护人。——第169、175、179页。
- 侯里欧克, 乔治·杰科布 (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英国政论家, 改良主义者,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为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 后为合作运动的活动家。——第146页。
- 胡策耳, 雅科布 (Huzel, Jakob)——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 五十年代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阿·克路斯的朋友。——第58、96—98、100、116、259、539、541、569、647页。
- 胡策耳维特 (Huzzelwitt)——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第58页。
- 华姆斯莱, 乔舒阿 (Walmesley, Joshua 1794—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第35页。
- 华盛顿, 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

- 时期(1775—1783)任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第394页。
- 惠特利,理查(W hately, Richard 1787—1863)——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508页。
- 霍夫施泰特尔,古斯塔夫(Hoffstetter, Gustav von 1818—1874)——瑞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47年参加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1849年参加加里波第部队作战。——第67页。
- 霍赫施土耳(Hochstubl)——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2年流亡美国。——第510、514页。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81页。
- 霍纳,莱昂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6),维护工人利益。——第136页。
- 霍伊尔,约翰·哥特弗利德(Hoyer, Johann Gottfried 1767—1848)——普鲁士将军和军事史学家,写有许多筑城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109页。
- 霍约耳(Hoyoll)——德国画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曼彻斯特。——第630页。
- J
-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之一,后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第33、72页。
-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Kirchmann, Julius 1802—1884)——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激进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78页。
- 基什,米克洛什(Kiss, Miklós 生于1820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巴黎,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121、144、573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cois - Pierre -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498、507页。
- 吉埃米诺,阿尔芒·沙尔(Guilleminet, Armand - Charles 1774—1840)——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3年是在西班牙的法国武装干涉者军队的参谋长;1824—1831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第404、406页。
- 吉本,爱德华(Gibbon, Edward 1737—1794)——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第249页。
-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俄国元帅,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第304页。
- 吉伯特——见诺让的吉伯特。
- 吉佩里希,约瑟夫(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
-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之一,后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第

- 义宗派集团的巴黎一个支部的成员,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后来流亡英国。——第168页。
- 济格尔, 弗兰茨 (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 后为副总司令; 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2年迁居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98、103、107、148、327、589页。
- 加尔特 (Garthe)——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03页。
- 加莱尔, 阿尔芒 (Carel, Armand 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自由派; 《国民报》创办人之一和编辑。——第406页。
- 加兰加, 安东尼奥 (Gallenga, Antonio 1812—1895) (笔名马里奥蒂 Mariotti)——意大利新闻记者和政论家,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从三十年代起主要居住在英国, 给英国报刊撰稿, 写有许多意大利历史方面的著作。——第449页。
-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1848年在对奥战争中率领志愿军站在皮蒙特军队方面奋不顾身地作战; 1849年4—7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 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第148页。
- 加内特, 耶利米 (Garnett, Jeremiah 1793—1870)——英国记者, 《曼彻斯特卫报》创办人之一, 1844年至1861年任该报编辑。——第463页。
- 捷列林格——见弥勒·捷列林格, 爱德华。
- 金策耳, 赫· (Küntzel, H.)——普鲁士军官, 军事工程师, 写有筑城学教材。——第67页。
-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850年越狱逃跑, 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9、40、42、43、46—47、57、58、61、64、78、95—100、102—107、111、112、114、116—119、125、126、143、146、156、171、172、181、182、184、185、190、195、210、219、241、245、253、259、277、341、379、386、412、471、472、477、478、483、484、489、494、500、512、514、515、519、521、525—527、530、532、534、537、539—542、544、547—554、556、564、566、567、569—570、576、582、587、592—594、631、638—641、645—647页。
- 金克尔, 约翰娜 (Kinkel, Johanna 1810—1858) (父姓莫克尔 Mocker)——德国女作家,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95—97、114、119、539—542、593、631、639页。
- 居利希, 古斯塔夫 (Gülich, Gustav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第48页。

K

卡贝, 埃蒂耶纳 (Cabet, Etienne 1788—

- 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报》编辑。——第41、89、451、513、537页。
- 卡波第斯特里亚,约翰(Kapo d'Istrias, Johannes 1776—1831)——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年在俄国供职,曾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15—1822);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为外国间谍刺杀。——第355页。
- 卡德龙·德·拉·巴卡,彼得罗(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第355页。
- 卡尔格(Karg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国,《先驱者》报的撰稿人。——第339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 -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6月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首脑(1848年8—12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105、106、150页。
- 卡里翁·尼萨男爵,玛丽·昂利·弗朗斯瓦·伊丽莎白(Carrion - Nisas, Marie-Henri - Francois - Elisabeth, baron de 1767—1842)——法国军官,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曾参加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执政时期和帝国时期是波拿巴分子,参加了拿破仑法国的各次战争;写有许多军事著作。——第109页。
- 卡姆马腊诺,萨耳瓦托雷(Cammarano, Salvatore 1801—1852)——意大利演员,艺术家和剧作家,唐尼采蒂和凡尔迪的许多歌剧的歌词作者。——第149页。
-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798年残酷地镇压了爱尔兰起义,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799—1801),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第502页。
- 卡图鲁斯(凯尤斯·瓦列里乌斯·卡图鲁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 约公元前87—54)——罗马诗人。——第368页。
-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第59、269、270、271、302、508页。
- 坎伯尔,乔治(Campbell, George 1824—1892)——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多种;后为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第271—272页。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1822—1827),首相(1827)。——第404、612页。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323页。
- 康姆,弗里德里希(Kamm, Friedrich 死于1867年)——德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52年流亡美洲。——第99、552页。
-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823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三十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第65、163、560页。
- 考斯勒,弗兰茨(Kausler, Franz 1794—1848)——德国军事史学家。——第109页。
-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Kościuszko, Tadeusz 1746—1817)——杰出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776—1783年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第38页。
-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465页。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33、82、85、201、212、213、322、323页。
- 科尔恩,菲利浦(Korn, Philipp)——匈牙利书商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革命军德意志军团;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流亡英国;1860年回到匈牙利。——第457、629页。
- 科尔夫,海尔曼(Korff, Hermann)——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军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第109、531—533页。
- 科尔特斯,艾尔南(费南多)(Cortes, Hernan(Fernando)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阿西德克人(墨西哥人)国家的征服者。——第411页。
- 科菲尼埃尔,安都昂·西梅翁·加布里埃尔(Coffinières, Antoine-Siméon-Gabriel 1786—约1865)——法国律师,写有许多民法著作。——第632页。
- 科内利乌斯,威廉(Cornelius, Wilhelm)——德国激进派政论家,马克思的朋友之一;五十年代流亡伦敦,从事企业活动。——第340、412页。
-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Kosciel-ski, Wladislaw 生于1820年)——波兰民主主义者,流亡者,五十年代为土耳其军队的将军。——第284、455页。
-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12、18—20、41、64、81、84、97、98、102、107、120、121、144、147、148、159、186、197、214—218、220、230、236、240、281、312、348、356、415、476、512、523、524、542、565、566。

572—574、578、582、589、595、659页。|

- 科塔, 约翰·格契尔格 (Cotta, Johann Georg 1796—1863)——德国出版商, 1832—1863年是一家大出版公司的老板。——第604页。
- 科特斯, 德·(Kothés, D.)——科伦商人, 民主主义者;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第161、162、176、181、188、191、237页。
- 克尔德罗瓦, 让·沙尔(厄内斯特)(Cœruderoy, Jean - Charles (Ernest)1825—1862)——法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革命家, 接近无政府主义, 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89、90、537页。
- 克耳纳, 哥特利勃·泰奥多尔 (Kellner, Gottlieb Theodor 1819—1898)——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参加了加塞尔民主主义运动; 1848—1850年出版了《大胡蜂》报; 1851年流亡美国, 1853—1854年为《改革报》编辑, 1856年起出版《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报》。——第249、336、576、591、595、597—599、655—656页。
- 克拉拉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 残酷地镇压1848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第425页。
- 克拉普卡, 迪约尔吉(格奥尔格)(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将军,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 1849年6—9月任科马罗姆要塞司令; 1849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64、148、366、524、590页。
- 克莱因, 卡尔·威廉 (Klein, Carl Wilhelm)——德国工人, 1849年爱北斐特和佐林根起义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2年流亡美国, 曾参加组织各种工人联合会; 六十至七十年代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 第一国际会员。——第290、600、603—604、606页。
-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1818年)——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11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 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第583页。
- * 克路斯, 阿道夫 (Clu, Adolf 1820左右—1889以后)——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 1849年流亡美国; 华盛顿海军部职员; 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 同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第12、13、45、50、56—58、61、62、65、66、93、95、97、100、106、107、109—110、114、116、126、143、146、162、184、202、207、218、219、227、229、235、237、239、254、258、269、273、274、293、302、305、308、309、312—314、318、321、323、336、339、343、345、348、349、351、359、362、367、369、376、386、387、400、436、443、

- 459、472、480、492、495、510—513、516—518、521—526、527、530、536—546、548—556、563—571、576—580、591、594—595、597—600、602—606、638—640、642、644—653、654—659、660—661、663页。
- 克罗茨,阿那卡西斯(Cloots, Anacharsis 1755—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曾同左派雅各宾党人接近;革命前是普鲁士男爵。——第287页。
- 克罗格,格尔哈特·克里斯多弗(Krogh, Gerhard Christoph 1785—1860)——丹麦将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时期任丹麦军队总司令(1848年7月—1849年4月、1850年)。——第360页。
- 克罗伊斯勒尔(Kräusler)——普鲁士教授,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554页。
- 克洛泽,格·(Klose, G.)——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时(1850)拥护马克思。——第76页。
- 克奈泽贝克,卡尔·弗里德里希(Knesebeck, Karl Friedrich 1768—1848)——男爵,普鲁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各次战争,曾出席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1831年任普鲁士驻波兹南监视军总司令。——第446页。
- 孔代亲王,路易·约瑟夫·德·波旁(Condé, Louis-Joseph de Bourbon, prince de 1736—1818)——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1762年指挥法国下莱茵区军队;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指挥反革命流亡者军队。——第398、480页。
- 库伯,菲尼莫尔(Cooper, Fenimore 1789—1851)——美国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第163、236页。
-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Cournet, Frédéric 1808—1852)——法国海军军官,共和主义者,1847年因抱有共和主义观点被革除军职,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伦敦;同巴特尔米决斗时被打死。——第171、579页。

L

- 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1848—1849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7年2月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214、217页。
- 拉斐德,玛丽·约瑟夫·保尔(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 1757—1834)——法国将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当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的共和派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第394页。
- 拉费隆奈伯爵,奥古斯特·比埃尔·玛丽·费隆(La Ferronnays, Auguste-Pierre-Marie Ferron, comte de 1777—184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 成为反革命流亡者,复辟王朝初期回到法国;驻哥本哈根大使(1817)和驻彼得堡大使(1819—1827),神圣同盟特劳波会议(1820)、莱巴赫会议(1821)和维罗那会议(1822)的参加者,外交大臣(1828—1829)。——第404页。
- 拉加尔德伯爵,奥古斯丹·玛丽·巴尔塔扎尔·沙尔·佩勒蒂埃(Lagarde, Augustin-Marie-Balthazar-Charles Pelletier, comte de 生于1780年)——法国将军和外交家,以反革命流亡者身分参加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并参加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20—1823年任驻马德里大使。——第403页。
- 拉梅耐,费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19、406、513、605页。
-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积极参与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6—12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对路易·波拿巴政府采取反对立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境。——第150、390页。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45、53、227、229、257、259—260、273、278、326—330、332、386、389、400、401、413、430、451、496—499、611—617、620—624、625—626、628、632—633、661页。
-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著名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论家,社会主义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曾参加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制宪议会议员。——第580、662页。
- 拉斯拜尔(Raspail 死于1853年)——弗朗斯瓦·拉斯拜尔的妻子。——第580页。
- 拉斯佩,昂利·德(L'Aspée, Henry de)——维斯巴登的警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曾帮助揭露普鲁士当局制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挑衅手法。——第240页。
- 拉特(Rath)——科伦工厂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187、554页。
- 拉沃,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科伦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655页。
- 腊希顿,威廉·路易斯(Rushton, William Lewis)——英国法学家和语言学家。——第108页。
- 莱昂伯爵,路易·克萨维埃·列奥波特(Lehon, Louis-Xavier-Léopold, comte de 1831—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分子,1851年12月2日

- 起为内务部长莫尔尼的办公厅主任,1856年起为立法团议员,沙尔·莱昂的儿子。——第497—498页。
- 莱昂伯爵,沙尔·艾梅·约瑟夫(Léhon, Charles - Aimé - Joseph, comte de 1792—1868)——比利时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1831—1842年任驻巴黎公使;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第497页。
- 莱昂伯爵夫人(Léhon, comtesse)——前者的妻子,三十至五十年代住在巴黎,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第497页。
-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347页。
- 莱佛尔斯,托马斯·斯坦弗德(Raffles, Thomas Stan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1811—1816年任爪哇的总督,《爪哇史》一书的作者。——第272页。
- 莱喀古士(Lycurgus)——传说中的公元前九至八世纪时古斯巴达立法者。——第145页。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269页。
-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亨利希·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第26、28、227、496—499、560、637页。
- 来丁,科斯莫斯·达米安(Leiden, Kosmos Damian)——科伦商人,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187、554页。
-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 Rullin, Alexandre -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19、29、41、89、197、218、232—233、303、312、339、364、495、512、513、537、542、579、580、594、595页。
-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 Wilhelm Joseph 约生于1822年)——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后为工人启蒙联合会书记,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第88、89、538页。
- 赖辛巴赫,奥斯卡(Reichenbach, Oskar 生于1815年)——伯爵,西里西亚的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0年起侨居英国,后迁美国。——第57、97、98、102、103、111、116、171、172、182、195、196、210、211、219、223、236、515、521、537、547、548、570、580、593页。
- 兰邦(Lampon)——英国新闻记者,《泰晤士报》的撰稿人。——第213页。
- 兰茨科隆斯基(Landkorński)——伯爵,波兰流亡者,沙皇政府的密探。——第121、236页。
- 朗多耳特,厄内斯蒂纳——见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
- 劳(Rau)——1848—1849年革命时期维

- 利希志愿部队的军官之一。——第259页。
- 劳勒, 弗兰西斯·查理(Lawley, Francis Charles 1825—1901)——英国记者, 格莱斯顿的私人秘书(1852—1854); 1854—1856年为《泰晤士报》驻美国记者。——第428页。
- 勒尔, 卡尔·阿德·(Löhr, Karl Ad.)——巴伐利亚军官, 写有关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著作。——第109页。
- 勒夫洛, 阿道夫·艾曼纽尔·沙尔(Le Flô, Adolphe- Emmanuel- Charles 1804—1887)——法国将军,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秩序党代表人物,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曾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1870—1871), 1871年国民会议员; 驻彼得堡大使(1848—1849和1871—1879)。——第497—498页。
- 勒卢阿——见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勒卢阿·德。
- 勒鲁, 比埃尔(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41, 42, 513页。
- 勒麦(Römer)——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409页。
- 勒让德尔, 路易(Legendre, Louis 1752—1797)——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右翼的领导人之一; 丹东的朋友。——第431页。
- 勒韦, 威廉(Löwe, Wilhelm 1814—1886)(号称卡耳贝的勒韦 Löwe von Calbe, 因为他是由普鲁士卡耳贝专区选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德国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 属于左派, 在“残阙”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1861年大赦后回到德国, 追随进步党人。——第57, 98, 102, 103, 172, 210, 292, 456, 516, 521, 547, 580页。
- 勒文塔尔(Löwenthal)——十九世纪四十五至五十年代的德国出版商。——第62—63, 188页。
-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特(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卷烟工人; 1848—1849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 后来追随拉萨尔派。——第12, 88, 159, 187, 197, 538, 587页。
- 勒兹根, 查理(Roesgen, Charles)——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第21, 32, 37, 113, 134, 155, 156, 251, 252, 257, 260, 267页。
-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坎宁。
- 雷缪扎伯爵, 弗朗斯瓦·玛丽·沙尔(Rémusat, François- Marie- Charles, 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第二帝国时期采取反对拿破仑第三政体的立场; 曾任外交部长(1871—1873)。——第83, 85, 168, 497页。
- 李宾特罗普, 阿道夫(Ribbentrop, Adolph)——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 费尔巴哈分子, 艾韦贝克的朋友。——第52页。

-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Liebknecht, Ernestine 死于186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第395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者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1、169、180、194、210、227、300、394、461、649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之一。——第270、294、508页。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27、94页。
- 李希特尔(Richter)——德国手工业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英国;维利希的拥护者。——第15、21、25页。
- 里埃哥-伊-努涅斯,拉斐尔·德(Riegoy Nuñez, Rafael de 1785—1823)——西班牙军官,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第402页。
- 里贝罗耳,沙尔(Ribeyrolles, Charles 1812—1861)——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6—1849年为《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3—1855年为《人.世界民主主义报》主编;1858年流亡巴西。——第438页。
- 里德,托马斯·梅恩(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著名的英国作家,惊险小说作者。——第216页。
- 里夫,亨利(Reeve, Henry 1813—1895)——英国新闻记者和国家官员,1853年为枢密院秘书。——第213页。
- 里普利,罗斯韦耳·萨宾(Ripley, Roswell Sabine 1823—1887)——美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61年起为将军,侵略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写有关于这次战争史的著作。——第408、410、411、414、418页。
- 里恰迪,朱泽培(Ricciardi, Giuseppe 1808—1882)——意大利作家和政论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写有许多意大利史著作。——第449页。
- 里扎-帕沙(Riza Pasha 1809—1859)——土耳其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多次担任陆军大臣职务。——第320页。
-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倍特(Richards, Alfred Bate 1820—1876)——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五十年代曾同乌尔卡尔特分子进行论战。——第295、594页。
- 利埃夫尔,欧仁(Lière, Eugène)——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海耳曼·克利盖的拥护者。——第245、246、451页。
-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俄国将军;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军长,1855年任南方军司令,1856年初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第378页。
- 利文,达丽娅(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тья)

-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公爵夫人,俄国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作为伦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用。——第551、569、612页。
- 利文,赫里斯托弗尔·安得列也维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 - 1839)——公爵,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1810—1812),驻伦敦大使(1812—1834)。——第612页。
- 利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公爵,普鲁士军官,反动分子,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右翼;在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物的典型。——第172页。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第121、465页。
- 列曼,阿尔伯特(Lehmann, Albert)——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是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494页。
- 列施德-帕沙(Reshid Pasha 1802—1858)——土耳其国家活动家;曾多次担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第321页。
- 利文(Leven)——科伦商人,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187、554页。
- 林德瑙,伯恩哈特·奥古斯特(Lindenau, Bernhard August 1779—1854)——天文学家和萨克森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内务大臣(1831—1834)和内阁首相(1831—1843)。——第368页。
- 林顿,威廉·詹姆斯(Linton, William James 1812—1897)——英国雕刻家、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参加宪章运动,化名“斯巴达克”为宪章派刊物撰稿;1866年迁居美国。——第525页。
- 林格斯,耳·符·(Rings, L. W.)——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15、169、294、305、649页。
- * 林肯,赫·季·(Lincoln, H. J.)——《每日新闻》的编辑。——第335、607—610页。
- 隆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57、103、144、156、409、457、494、520、554、556、569、571、629、631页。
- 隆格(Ronge)——前者的妻子。——第43、631页。
- 娄,罗伯特(Lowe, Robert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贸易副大臣(1855—1858),财政大臣(1868—1873),内务大臣(1873—1874)。——第213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6、27、42、57、59、78、81、91—93、98、104、105、144、156、197、269、283、286、295、312、327、339、358、364、368、409、477、494、509、520、529、542、543、554—556、568、569、578、582、587、594、598、605、631、638、645—647页。
- 卢兰,古斯塔夫(Rouland,Gustave 1806—1878)——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1856—1863),国务会议议长(1863—1864),法兰西银行董事长(1864—1878)。——第630页。
- 卢普夫,埃·(Rumpf,E.)——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起流亡伦敦,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9页。
- 鲁道夫一世(Fudolf I 1218—1291)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73—1291),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者。——第384页。
- 鲁日茨基,卡罗耳(Różycki,Karol 1789—1870)——波兰军官,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90页。
- 鲁滕堡,阿道夫(Rutenberg,Adolf 1808—1869)——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2年为《莱茵报》编辑部成员;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465页。
- 路特希尔德,莱昂涅尔(Rothschild,Lionel 1808—1879)——男爵,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的经理,辉格党人,1858年起为议会议员。——第267、656页。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7、303、333、354、405、420、480、487、616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九世(或称圣路易)(Louis IX,或Saint Louis 1215—1270)——法国国王(1226—1270)。——第406页。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397页。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第402、404—406页。
- 罗,约翰(Law,John 1671—172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大臣(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第568页。
- 罗赫纳,格奥爾格(Lochner,Georg 约生于1824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94、477页。
- 罗慕洛·奥古斯图路(Romulus Augustulus 约生于460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475—476)。——第28页。
- 罗素,约翰(Russell,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 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第26、29、201、219、220、232、332、337、380、424、425、427、428、430、452、453、491、501页。
- 罗特哈克尔,威廉(Rothacker, Wilhelm 1828—1859)——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体操报》编辑之一。——第480页。
- 罗伊特,麦克斯(Reuter, Max)——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第174页。
-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78页。
- 吕德尔斯,威廉(Lüders, Wilhelm)——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许多民主派报刊撰稿,后侨居伦敦。——第6、471、638页。
- 吕宁,奥托(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522页。
- 吕特根,阿·(Lütgen, A.)——关于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对丹麦战争一书的作者。——第359页。
- M
- 马迪耶(Madier)——法国机械工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英国。——第8、14、207—208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270、508页。
-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19、77页。
- 马克思,埃德加尔(Marx, Edgar 1847—1855)(“穆希”Musch)——马克思的儿子。——第317、332、362、434、436、438—442、449、530、614、626、627、639、650、654、664页。
- 马克思,爱琳娜(Marx, Eleanor 1855—1898)(杜西 Tussy)——马克思的小女儿,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84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第420、423、430、435、620页。
- 马克思,弗兰西斯·约瑟夫·彼得(Marx, Francis Joseph Peter 1816—1876)——英国保守派政论家,地主;戴·乌尔卡尔特的朋友和支持者。——第283、284、287、347页。
-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Marx, Franziska 1851—1852)——马克思的女儿。——第47、50、514、518页。
- 马克思,罕丽达(Marx, Henriette 1787—1863)——马克思的母亲。——第28、128、389、653页。
- 马克思,亨利希(Marx, Heinrich 1782—1838)——马克思的父亲;律师,后为特利尔司法参事。——第224、651页。
- 马克思,亨利希·格维多(Marx, Hein-

- rich Guido 1849—1850) (“小福克斯”Föxchen)——马克思的儿子。——第646页。
- 马克思, 劳拉 (Marx,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 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129、132、332、362、449、614、639、650、664页。
- 马克思, 路易莎——见尤塔, 路易莎。
-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5、7、28、34、49、54、63、76、84、87、91、95、108、126、129、131、132、136、148、150、156、158、159、162、186、191、200、208、223、227、237、239、244、245、273、277、280、288、294、297、300、312、318、363、366、368—371、373、376、385、387、389、400、407、409、417、419、420、423、430、432、435、436、439—444、449、454、461、464、466、469、471—473、490、495、504、510、511、514、518、522、528—530、600、602、620、624、626、627、629、631、632、637—655、657—664页。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 后为新闻工作者,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 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126、332、347、362、449、485、614、639、650、664页。
- 马拉尔梅 (Mallarmet)——法国工人, 社会主义者, 1848年是巴黎共产主义“博爱”俱乐部主任,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513页。
- 马里奥蒂——见加兰加, 安东尼奥。
- 马林格尔 (Malingre)——科苏特的巴黎通讯员。——第572、575页。
- 马茂德二世 (Mahmoud II 1785—1839)——土耳其苏丹 (1808—1839)。——第304页。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8—1859), 掌玺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354页。
-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265、589页。
- 马斯, 本杰明 (Maas, Benjamin 1822—1891)——德国医生, 空想社会主义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500页。
- 马索耳, 玛丽·亚历山大 (Massol, Marie - Alexandre 1805—1875)——法国新闻工作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 1833—1834年曾访问埃及和叙利亚; 1848—1850年为《改革报》和《人民之声报》撰稿; 蒲鲁东的朋友。——第19、30、37、41、42、116、126、128、132、136、146、555、565页。
- 马西, 杰腊德 (Massey, Gerald 1828—1907)——英国诗人, 曾参加宪章运动; 1849年是《自由精神》报编辑, 化名“邦迪埃拉”和“自由精神”为哈尼出版的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和《人民之友》撰稿; 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的合作运动的影响; 五十年代中脱离工人运动。——第17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在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第19、28、32、35、36、41、42、45、64、89、120、121、197、214—218、220、232、239、243、293、312、364、488、495、512、513、524、525、537、542—543、573、578、579、614页。
- 迈尔,阿道夫(Majer, Adolph 约生于1819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底至1851年为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驻法国的特派员;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之一。——第149页。
- 迈纳斯,克利斯托夫(Meiners, Christoph 1747—1810)——德国历史学家,写有许多文化史著作。——第555页。
- 迈耶尔(Meyer)——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熟人。——第323、331、350、386、462页。
- 迈耶尔,约瑟夫(Meyer, Joseph)——德国裁缝,五十年代初侨居英国,维利希的拥护者;1852年侨居美国。——第494页。
- 麦克耳腊思,托马斯(McElrath, Thomas 1807—1888)——美国法学家,出版者和政治活动家,废奴派的拥护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办人之一和营业部经理(1841—1857)。——第302页。
- 麦克戈温(MacGowan)——英国印刷厂主,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支持宪章派,出版宪章派的刊物;厄·琼斯的债权人。——第112、390页。
-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Mac 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第449、508页。
-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第86、233、597页。
-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军官,后为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1835—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341页。
- 梅恩·里德——见里德,托马斯·梅恩。
-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领导1848年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63年波兰起义时被宣布为波兰民族政府执政,后流亡法国。——第90页。
- 梅塔克萨斯,安德列依(Metaxas, Andreas 1788左右—1860)——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首相(1843—1844),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0—1854)。——第355页。
- 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 Clemens

- 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403页。
- 梅维森,古斯塔夫(Meivissen, Gustav 1815—1899)——德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份公司。——第220页。
- 梅因,爱德华(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77、99、102、103、172、357、409、582、631、638、646、663页。
- 蒙蒂霍,欧仁妮(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234、580页。
- 蒙克,乔治(Monk, George 1608—1670)——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660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第394页。
- 蒙莫朗西,马蒂约·让·费里西德(Montmorency, Mathieu - Jean - Frédéric 1767—182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21—1822),神圣同盟维罗那会议(1822)的参加者。——第402页。
- 蒙塔郎贝尔,沙尔(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主教党的首领;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第499、590页。
- 蒙提思,威廉(Monteith William 1790—1864)——英国将军,外交家和军事史学家,曾站在波斯方面参加俄波战争(1804—1813),1826—1828年俄波战争时任波斯政府军事和外交顾问;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批评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外政策。——第346页。
- 孟戴斯,洛拉(Montez, Lola 1818—1861)——著名的冒险家,女舞蹈家,1846—1848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宠姬;国王退位以后侨居伦敦,1851年侨居美国。——第580页。
- 弥勒,弗兰茨·约瑟夫(Müller, Franz Joseph)——科伦法律顾问,保守党人,是阿马利亚·丹尼尔斯的父亲。——第166页。
- 弥勒-捷列林格,爱德华(Müller - Tel-Lering, Eduard von 约生于1808年)——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在刊物上恶毒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侨居美国。——第50、52、58、254、259、516、520、522、568、577页。
- 米尔巴赫,奥托(Mirbach, Otto)——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461、462、535页。
- 米尔洪德,穆罕默德·伊本·霍万德·沙赫·伊本·哈穆德(Mirchond, Mo-hammed 1433—1498)——波斯历史学家。——第265页。
- 米凯尔,约翰(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

- 党人。——第386、388页。
- 米纳(埃斯波斯-伊-米纳),弗朗西斯科(Mina (Espoz y Mina), Francisco 1781—1836)——西班牙将军,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为游击队领袖之一,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833—1836年曾参加反对卡洛斯派的战争。——第399页。
-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nié, Claude-E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米涅式步枪发明者。——第10页。
- 米努托利,尤利乌斯(Minutoli, Julius 1805—1860)——男爵,普鲁士官吏和外交官;1847—1848年是柏林警察总监;1853—1859年任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领事。——第448页。
- 米斯科夫斯基,亨利克·路德维克(Miskowsky, Henrik Ludvic 死于1854年)——波兰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伦敦。——第312、356、359、659页。
- 米特巴赫尔,奥古斯特·约瑟夫(Mitbacher Autust Joseph)——奥地利邮政部门官员,布拉格一家出版社的股东。——第109页。
- 米勒,约翰·马丁(Miller, Johan Martin 1750—1814)——德国诗人和作家,德国文学中感伤主义的代表。——第43页。
- 明希-贝林豪森,弗兰茨·泰奥多尔(Munch-Bellinghausen, Franz Teodor 生于1787年)——男爵,普鲁士官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554页。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立法团议长(1854—1856、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第11、480、497页。
- 莫利斯,莫布雷(Morris, Mowbray)——英国出版商,从四十年代末起是《泰晤士报》的财务和政务经理。——第213页。
- 莫罗,让·维克多(Moreau, Jean Victor 1763—1813)——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第589页。
- 莫帕,沙尔勒曼·艾米尔(Maupas, Charles-Emil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警务大臣(1852—1853)。——第480、572页。
- 莫特,露克丽霞(Mott, Lucrezia 1793—1880)——美国女社会活动家,美国废除黑奴制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第293页。
- 莫扎特,沃尔夫干格·亚马多(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632页。
-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左右—632)——阿拉伯传教士,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按伊斯兰教的说法是先知,即“安拉的使者”。——第250、255、263、264页。
- 穆罕默德-阿利(Mohammed Ali 1769—

- 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 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1831—1833年和1839—1840年曾进行过反土耳其苏丹的战争,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不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19、617页。
- 米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上是边沁的追随者。——第508页。
- ### N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7、29、67、68、82、107、147、318、319、322、399、405、446、583、589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6、7、10、11、17、22、26、30、38、39、46、49、78、79、82、116、120—122、131、135、144、146—147、149、150、167、168、186、204、212、213、215、218、234、236、303、315、320、325、352、354、361、396、413、434、437、442、453、466、472—473、480、495—499、502、511、517、518、524、536、555、565、568、572、574、580、585、586、616、625、631、639、643页。
- 纳多,马丁(Nadaud, Martin 1815—1898)——法国泥水匠,政论家,蒲鲁东的追随者,1849—1851年为立法议会议员,属山岳派,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1859年以前侨居英国。——第41、327页。
- 纳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第364、365、455页。
- 纳皮尔,查理·詹姆斯(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英国将军,曾在比利牛斯半岛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1842—1843年率领军队攻占信德,1843—1847年为信德执政者。——第589页。
-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399、411、418、607页。
- 纳皮尔,约瑟夫(Napier, Joseph 1804—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52年以爱尔兰总检察长身分进入得比内阁;1858—1859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第426页。
- 奈穆尔公爵,奥尔良的路易·沙尔·菲力浦·拉法埃尔(Nemours, Louis-Charles-Philippe-Raphaël d'Orléans, duc de 1814—1896)——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第二个儿子,将军,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第79页。
- 奈斯密斯,查理(Nasmyth, Charles 1826—1861)——英国军官,《泰晤士报》驻多瑙河奥美尔-帕沙司令部的军事通讯员。——第380页。
-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f)——科伦商人,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第86、374页。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 俄国皇帝(1825—1855)。——第27、222、257、286、322、325、333、354、427、428、434、435、501、545、608页。
- 尼科尔森,伦顿(Nicholson, Renton 1809—186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伦敦几家小酒店老板,多次变换职业,曾不止一次地因破产遭监禁,是所谓“法官和陪审员协会”的创始人(1841)和主席,该协会模仿英国的诉讼程序进行自己的审讯。——第395页。
- 涅谢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维奇(Неселье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外交大臣(1816—1856)。——第292页。
- 牛顿,威廉(Newton, William)——英国工联主义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参加宪章运动;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146页。
- 牛津(Oxford)——斐·弗莱里格拉特工作过的伦敦一家商行的老板。——第302、439、583、603页。
-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费恩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 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分子,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殖民大臣(1859—1864)。——第430、615页。
- 诺让的吉伯特(Guibert de Nogent 1053—1124)——法国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封建贵族观点的表达者。——第384页。
-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3左右—1866)——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第12、88、159、178、187、538、544页。
- 诺瓦伊里(Nova Ìri 约1280—1332)——阿拉伯历史学家。——第263页。

O

- 欧门,彼得(皮特)(Ermen, Peter (Pitt))——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115、244页。
- 欧门,哥特弗利德(Ermen, Gottfried)——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21、252、260、558页。
- 欧门,弗兰茨(Ermen, Franz)——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558页。
-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40页。

P

- 帕金顿,约翰·索美塞特(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陆军大臣(1867—1868)。——第232页。
- 帕里什,亨利·黑德利(Parish, Henry Headley)——希腊外交史一书(1838)的作者。——第616页。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

- 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150、212、220—222、232、295、300、302、305、306、315、320、321、324、332、347、355、358、361、368、380、394、399、423、425、427—429、433、435、466、502、606、612—613、615—617、631、659页。
- 帕姆——见帕麦斯顿伯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 帕斯凯维奇,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第367页。
- 帕西菲科,大卫(Pacifico, David 1784—1854)——英国的臣民,雅典商人,葡萄牙人。——第616页。
- 庞培(格奈尤斯·庞培·马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106—48)——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598页。
- 培尔西尼,让·日尔贝尔·维克多(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1859—1860)。——第12、480、487页。
-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第626页。
- 佩茨累尔,约翰(Petzler, Johann)——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音乐教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329页。
- 佩尔采尔,摩里茨(Per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第19、590、643页。
- 佩克尔,古斯塔夫(Pöckel, Gustav)——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的熟人。——第451、452页。
- 佩利科,西耳维奥(Pellico, Silvio 1789—1854)——意大利爱国主义作家,反对奥地利的统治;1820年因同烧炭党有联系而被逮捕并判处二十年徒刑;1830年被释放,1832年发表了一本描写囚犯在奥地利监狱遭受折磨的书;后来脱离政治斗争。——第460页。
- 佩利西埃,让·雅克(Péles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以极端残酷著称,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驻伦敦大使(1858),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455页。
- 佩尼希(Poenisch)——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127、132页。
- 佩舍,泰奥多尔(Poesche, Theodor 1826—1899)——德国统计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1852年出版了同卡·格普

- 合写的一本书,宣传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世界合众国”的思想。——第599页。
- 皮阿,费里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巴黎公社委员。——第29、42、119、367页。
- 皮阿利——见泽尔菲,古斯达夫。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皮尔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1841—1846),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145、220、291、613页。
- 皮尔斯,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美国总统(1853—1857);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390页。
- 皮佩尔,威廉(Pieper, Wilhelm 约生于1826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侨居伦敦;五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7、9、16、21、23、37、93、122、124、129—131、133—135、137、138、140—142、159、179、184、206、211、227、228、238、241、243、247、252、264、266—268、274、276、280、282、290、291、294、299、300、305、317、323、331、336、337、340、341、344、347、363、373、380、385、390、399、407、452、474—476、478、484、485、513、530、591、592、598、600、601、604、605、640、642、656、657、661页。
- 皮特(老皮特),威廉,查塔姆伯爵(Pitt, William, the Elder, Earl of Chatham 1708—17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1756—1761);首相(1766—1768)。——第397页。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欧洲反革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397、398页。
- 皮特曼,海尔曼(Pütman, Hermann 1811—1894)——德国激进派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391页。
- 品得,爱德华(Пиндар, Эдуард)——俄国流亡者,十九世纪中叶住在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熟人。——第48、63、94、101、124—126、130、145、152—154页。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 -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年为制宪会议议员。——第42、45、89、116、128、204、357、358、496、555、565、568、584页。
- 普尔斯基,奥略里·费伦茨(弗兰齐舍克)(Pulszky, Aurelius Ferencz 1814—1897)——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人,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第225、226、229、232、292、316、328、394、524、578、600页。

普尔斯基, 泰莉莎 (Pulszky, Therese 1819—1866)——匈牙利女作家, 维也纳大银行家的女儿, 1848年起为奥·费·普尔斯基的妻子。——第524页。

普芬德, 卡尔 (Pfinder, Karl 1818—1876)——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画家, 1845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 和 1870—187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5、25、79、369、446、476、513、519、662页。

普莱耶耳 (Pleyel)——匈牙利军官, 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年侨居美国。——第160、590页。

普里斯尼茨, 文岑兹 (Prienitz, Vincenz 1799—1851)——奥地利西里西亚的农民, 发明和使用了水疗法; 积累了水疗医生的大量经验。某些官方医学界人士诬蔑他是招摇撞骗。——第523页。

普鲁茨, 罗伯特 (Prutz, Robert 1816—1872)——德国诗人, 政论家和文学史家, 资产阶级自由派; 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 莱比锡《德国博物馆》杂志 (1851—1867) 的出版者。——第604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昌米克, 约·克·(Plümicke, J. C.)——德国军官, 《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一书的作者。——第583页。

普特南, 乔治·帕麦尔 (Putnam, George Palmer 1814—1872)——美国出版家和政论家, 1853年起出版《普特南氏月刊》,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刊撰稿。——第454页。

Q

齐施克 (Zischke)——马克思在伦敦的债权人之一。——第461页。

契尔奈尔, 赛米尔·埃尔德曼 (Tschirner, Samuel Erdmann 1812左右—1870)——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萨克森议会中极左派领袖, 德勒斯顿1849年五月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革命集中”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来迁居英国。——第327页。

戚美尔曼, 恩斯特·威廉·爱德华 (Zimmermann, Ernst Wilhelm Eduard)——施潘道市长,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207页。

乔里奇, 安东 (Čarič, Antun 1795—1864)——奥地利将军, 原籍克罗地亚; 曾参加镇压维也纳1848年十月起义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第366页。

乔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 (真名奥罗拉·杜班 Aurore Dupin)——著名的法国女作家, 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 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283、284页。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 (1760—1820)。——第397、398页。

切奥达也夫,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Чюда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俄国将军, 曾参加1812年战争, 克里木战争时任军长和后备步兵指挥官。——第334页。

切斯尼, 弗兰西斯·罗当 (Chesney, Francis Rodon 1789—1872)——英国上校, 1855年起为将军。——第304、610页。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编辑之一,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9、17、18、22—25、32、35、37、38、44、46、54、59、62、97、112、122、123、145、146、212、247、273、279、281、291、305、310、312、327、390、391、413、430—433、435、438、444、456、459、461、464、470、477、495、504、512、514、521、525、530、537、541、554、564、569、591、594、696、601—603、605页。

琼斯, 杰恩 (Jones, Jane 死于1857年)——厄内斯特·琼斯的妻子。——第456页。

琼斯, 理查 (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的著作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衰落和瓦解, 同时他却在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第508页。

琼斯, 威廉 (Jones, William 1746—1794)——英国东方学家, 写有许多东方语言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第265页。

R

热拉尔 (格拉尔), 约翰 (Guerard, Johann)——奥地利军官, 著有军事百科指南。——第109页。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 三十至六十年代(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 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立法会议员 (1850—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437、497页。

日拉丹, 德尔芬娜·德 (Girardin, Delphine de 1804—1855)——法国女作家, 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妻子。——第497页。

荣克, 格奥尔格 (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第170、555、653页。

茹安维尔亲王, 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 奥尔良公爵 (Joinville, Franc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路易·菲力浦之子, 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第82、150、168页。

若米尼, 昂利 (Jomini, Henri 1779—1869)——将军, 初在法军中供职, 后在俄军中供职,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 写有许多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 瑞士人。——第583页。

S

萨巴蒂埃 (Sabatier)——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伦敦的法国流亡者; 布朗基主义者。——第19页。

萨德勒, 约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领袖之一, 梯培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 1853

- 年任财政副大臣,因梯培雷里银行在1856年破产自杀。——第428页。
- 萨珊王朝——波斯王朝(226—651)。——第263页。
-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哈里埃特·伊丽莎白·乔治娜·鲁森-高尔(Sutherland, Harriet Elisabeth Georgina Leveson-Gower, Duchess 1806—1868)——苏格兰大地主,辉格党活动家。——第209、227页。
- 萨瓦,昂利·沙尔·约瑟夫(Savoye, Henri-Charles-Joseph 1802—1869)——普法尔茨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2年侨居法国,从事德语教学;赖德律-洛兰的追随者,1849—1851年是立法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国。——第594页。
-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第112、508页。
- 萨宗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Сак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国新闻工作者,自由主义者,四十年代初流亡国外,为各种杂志和报纸撰稿。——第19页。
- 塞里姆·帕沙(Selim Pasha)(捷德林斯基 Zedlinsky)——土耳其将军,波兰人;1853—1854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第377页。
-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119、286、355、388、402页。
- 赛居尔子爵,亚历山大·约瑟夫·比埃尔(Séger, Alexandre-Joseph-Pierre, vicomte de 1756—1805)——法国作家,写有论述妇女在各民族社会制度中的作用一书。——第555页。
- 赛雷迪(Szeredy)——在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亚细亚的领袖们》一书的作者。——第451页。
- 赛雷耳梅伊,恩·(Szerelmey N 生于1807年)——匈牙利军官,军事工程师和政论家,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起流亡英国。——第46、58、61、63、69页。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18、19、27、41、46、58、62、64、84、87、88、159、186、216、236、510、512、520、522、523、572—575、579、582、592、643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8)——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2、112、347、413页。
- 沙贝利茨(Schabelitz)——瑞士出版商和书商,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第202页。
- 沙贝利茨,雅科布(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202、205、206、208、210、218、224—225、227、228、233、247、577、651、652、658页。
-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Chataubriand, Franc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著名的法国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

- 那会议(1822)的代表。——第355、401—406页。
-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 Jean- Baptiste- 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第150页。
- 沙米尔(Шамиль, 1798左右 - 1871)——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领导达格斯坦和彻岑的山民反对当地的封建主和沙皇殖民主义者,穆里德派思想家之一。——第306、328、370、385页。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2—5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57、78、107、149、168、174、194、206、430、431、477、510、534、588页。
- 尚布雷侯爵,若尔日(Chambray, Georges, marquis de 1783—1848)——法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109页。
- 舍尔瓦尔,茹利安(Cheval, Julien)(真名约瑟夫·克列美尔 Joseph Crämer)——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1853—1854年化名纽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第73、74、79、83—86、161、163、168、169、177、193、202、236、386、648页。
- 舍勒尔,丽娜(Schöler, Lina)——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460页。
-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Saint- Arnaud, Armand- Jacques - Achille - 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36—1851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361、378、393、437页。
- 圣安娜,安东尼奥·洛佩斯·德(Santa Anna Antonio Lopez de 1797左右—1876)——墨西哥将军和政治活动家,独立战争(1821)的参加者,墨西哥的独裁者(1833—1836、1841—1844、1846—1848、1853—1855),美墨战争时任总司令(1846—1848)。——第415页。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1858)(卡斯巴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29、31、89、111、357页。
- 施蒂纳·施米特,玛丽·威尔海明娜(Stirner - Schmidt, Marie Wilhelmine 1818—1902)(父姓登哈尔特 Dähn- hardt)——麦克斯·施蒂纳的妻子。——第83、119页。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Konrad 1822左右—1858)——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参

- 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73、107、248、259、451—453、472、527、577、579、639页。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Rudolf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康拉德·施拉姆的哥哥。——第527页。
- 施累格,爱德华(Schlager,Eduard)——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流亡美国,五十年代初为《新英格兰报》编辑;1880年回到德国。——第274、598、599、605页。
- 施米特,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弗兰茨(Schmidt,ErnstFriedrichFranz)——德国牧师,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美国,拥护科苏特。——第500页。
- 施莫耳策,卡尔·亨利希(Schmalze,KarlHeinrich1823—1859)——德国漫画家和诗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112、593页。
- 施奈德,弗兰茨(Sznayde,Franz1790—1850)——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将军。——第90页。
-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SchneiderII,Karl)——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145、164、168—171、173、175、176、179、181、182、184、185、188、190、191、194页。
- 施瑙费尔,卡尔·亨利希(Schnauffer,KarlHeinrich1823—1854)——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年起流亡美国,为《巴尔的摩警钟报》编辑。——第106、400、551、646页。
- 施皮耳曼(Spielmann)——伦敦银行家。——第245、275、280、282、290、300页。
- 施泰翰,哥特利勃·路德维希(Stechan,GottliebLudwig约生于1814年)——汉诺威的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1年12月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从1852年1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第174、181、431、477、513页。
- 施泰因,卡尔(Stein,Karl)——科伦银行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第544页。
- 施泰因,尤利乌斯(Stein,Julius1813—1889)——西里西亚的教师,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1862年起是《布勒斯劳报》的编辑。——第413页。

- 施泰因塔耳(Steinthal)——曼彻斯特一贸易公司老板,格奥尔格·维尔特曾在该公司做过事。——第163—165、257、259页。
- 施坦道,尤利乌斯(Standau, Julius)——德国教师,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俾尔(瑞士)军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500页。
- 施特芬,威廉(Steffen Wilhelm)——前普鲁士军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美国;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第218、227、312、313、320、342、388、390、430、452、592、627页。
- 施特赫利(Stehely)——柏林一家糖果点心店老板。四十年代这家店铺是“自由人”小组的成员聚会的地方。——第357页。
- 施特劳斯(Strau)——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03页。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368页。
- 施特列特,费奥多尔(Streit, Feodor 1820—1904)——德国律师,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参加民主运动。——第110—111、122、127页。
- 施特龙,威廉(Strohn Wilhelm)——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侨居布莱得弗德。——第53、76、86、167、182、185—187、195、199、202、203、239、243、247、251、279、301、311、450页。
-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Strodtmann, Adolph 1829—1879)——德国作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国外,金克尔传记的作者。——第78页。
- 施滕策尔,古斯塔夫·阿道夫(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第109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160、164、166、169、171—182、187、189、190、193、194、238、240、243、307、578、595、596、648、649、652页。
- 施韦茨勒·冯·累克顿(Schweizer von Lect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官员的寡妇。——第172、173页。
- 叔尔茨,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40、43、78、102、103、117、143、147、185、520、547页。
- 舒耳茨(Schultz 死于1852年)——科伦警察厅长,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第147、174、200、543页。
- 舒瓦泽尔公爵,埃蒂耶纳·弗朗斯瓦(Chaiseul, Etienne-Francois, duc de

- 1719—1785)——法国外交官和国家活动家,曾任驻罗马大使(1753—1757)和驻维也纳大使(1757—1758);1758—1770年任法国第一大臣,同时兼外交大臣(1758—1761和1766—1770)和陆军与海军大臣(1761—1766)。——第397页。
- 顺克(Schunck)——曼彻斯特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第277页。
- 顺克(Schunck)——前者的妻子。——第277页。
- 斯巴达克——见林顿·威廉·詹姆斯。
-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de)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545页。
- 斯蒂凡尼·路易莎·阿德里安娜(Stéphanie - Louise - Adrienne 1789—1860)(父姓博阿尔奈 Beauharnais)——1811年起为巴登大公夫人,拿破仑第三的亲戚。——第22页。
- 斯米特,费多尔·伊万诺维奇(Смит,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787左右—1865)——俄国历史学家。——第90, 304, 590页。
-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
- 斯特拉索尔多·格拉芬堡,米哈埃尔(Strassoldo - Grafenberg, Michael 1800—1873)——伯爵,奥地利政府官员,1850—1853年米兰城的总督。——第217页。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 1825—1828),后为大使(1841—1858)。——第319页。
- 斯托普福德,罗伯特(Stopford, Robert 1768—1847)——英国海军上将,1837—1841年是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616页。
- 司各脱,温菲尔德(Scott, Winfield 1786—1866)——美国将军,曾参加1812—1815年英美战争;美国陆军总司令(1841—1861年11月);在侵略墨西哥战争时期(1846—1848),曾指挥占领亚拉克路斯和墨西哥城的部队。——第318, 411, 414页。
- 司徒卢威,阿马利亚(Struve Amalie 死于1862年)——1848—1849年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的妻子。——第27页。
-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7, 61, 543页。
- 苏比兹亲王,沙尔·德·罗昂(Soubise, Charles de Rohan, prince de 1715—1787)——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臣,元帅,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1761—1762年指挥莱茵河的法国军队。——第397, 398页。
- 苏尔特,尼古拉·让(Soult Nicolas - Jean 1769—1851)——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在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为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1830—

- 1834、1840—1845), 外交大臣 (1839—1840) 和首相 (1832—1834、1839—1840 和 1840—1847)。——第 616、617页。
- 索利斯-伊-里瓦德内腊, 安东尼奥·德 (Solís y Rivadeneira, Antonio de 1610—1686)——西班牙历史学家, 诗人和剧作家, 征服墨西哥一书的作者。——第411、414页。
- 索伊蒙诺夫,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Сои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俄国将军,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 在因克尔芒战斗中阵亡。——第376页。
- 所罗门——圣经传说中的古以色列王国国王 (公元前960左右—935), 大卫王之子, 以智慧著称。相传圣经中的《箴言》、《雅歌》等是他所写。——第597页。
- T
- 塔克尔 (Tucker)——伦敦出版商。——第 318、323、380、381、410、444页。
- 塔利, 西吉兹蒙特 (济格蒙德) (Thaly, Sigismund (Zsigmond) 1814—1886)——匈牙利工程师, 科苏特的亲戚和朋友,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为科马罗姆要塞司令, 要塞投降后流亡国外; 六十年代大赦后回国。——第108页。
- 塔韦尔尼埃 (Tavernier)——1855年匿名出版的批评法军司令部在克里木战争中军事行动的一些小册子的作者。——第437、453页。
- 塔西佗 (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120)——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 《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第126页。
- 塔谢罗, 茹尔·安都昂 (Taschereau, Jules-Antoine 1801—187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民报》编委; 1833—1838年和1848年曾发行《往事述评》, 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诽谤性的文件反对布朗基; 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属于右派, 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56页。
-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Ts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柏林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第57、83、97、99、102、119、194、526、552页。
- 泰勒, 贝阿德 (Taylor, Bayard 1825—1878)——美国旅行家, 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第346页。
- 泰勒, 汤姆 (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 五十年代为讽刺性杂志《笨拙》的撰稿人, 1874—1880年为该杂志编辑; 1854年被任命为保健委员会秘书。——第124页。
- 泰勒, 扎卡里 (Taylor, Zachary 1784—1850)——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大种植场奴隶主, 在侵略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中曾指挥在格兰德河作战的美国军队; 1849年起为美国总统。——第411、414页。
- 泰梅, 约多库斯·多纳图斯·胡贝尔图斯 (Temme, Jodok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德国法学家, 资

-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484、489、630页。
-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 (Donizetti, Gaetano 1797—1848) ——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第149页。
- 陶森瑙，卡尔 (Tausenau, Karl 1808—1873) ——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著名代表，1848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首脑；1849年起流亡伦敦。——第78、144、631页。
- 忒伦底乌斯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 (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185左右—159) ——著名的罗马喜剧作家。——第314页。
- 特腊勒 (Tralle)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98、103、144页。
- 特吕布纳，尼古劳斯 (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 ——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65、326、380页。
- 特塞勒 (Tesseler)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554页。
- 梯也尔，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首相 (1836、1840)；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1849—1851年为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共和国总统 (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355、568页。
- 梯叶里，奥古斯丹 (Thierry, Augustin 1795—1856) ——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381—384、507页。
- 托雷，埃蒂耶纳·约瑟夫·泰奥菲尔 (Thoré, Étienne - Joseph - Théophile 1807—1869) ——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后来流亡英国；1860年回到法国，脱离政治活动。——第29页。
- 托伦斯，罗伯特 (Torrens, Robert 1780—1864)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第508页。
- 托马，安都昂·列奥纳尔 (Thomas, Antoine - Léonard 1732—1785) ——法国文学家，接近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1767年起是法国科学院院士。——第555页。

W

- 瓦茨，约翰 (Watts, John 1818—1887) ——英国政论家，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335、341、608页。
- 瓦尔特，约翰 (Walter, John 1818—1894) ——英国出版者，《泰晤士报》的主要所有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议会议员。——第213页。
- 瓦耳埃尔 (Vallées) ——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尔贝斯的拥护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9页。
- 瓦伦提尼，格奥尔格·威廉 (Valentini, Georg Wilhelm 1775—1834)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1811年在俄军中供

- 职,并参加了1806—1812年俄土战争。——第327页。
- 瓦斯邦太,路易(Vasbenter, Louis)——法国民主主义者,1850年是蒲鲁东派的《人民之声报》、《人民报》等报纸的编辑之一,侨居伦敦,六十年代中侨居美国。——第41页。
- 威德,约翰(Wade, John 1788—1875)——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第507页。
- 威尔海米,弗兰茨(Wilhelmi, Fran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72页。
- 威尔克斯,华盛顿(Wilks, Washington 1826左右—1864)——英国激进主义政论家,《晨星报》编辑之一。——第338页。
- 威尔克斯,约翰(Wilkes, John 1727—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写了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章。——第398页。
-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制定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第508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57、98、104、521、542、645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145、147、304、397、501、559页。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1890)——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1846年参加布鲁塞耳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五十至六十年代侨居美国。——第340、451、513、646、664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反动分子;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320、322、437页。
- 威斯特华伦,亨利希·格奥尔格·冯(Westphalen, Heinrich Georg von 1768—1855)——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伯父。——第28、31、436页。
- 威斯特华伦,卡洛琳·冯(Westphalen, Karoline von 死于1856年)——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母亲。——第320、322、369、436、513、646页。
- 威斯特华伦,路易莎·冯(Westphalen, Louise von 1805—1861)——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妻子。——第28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213、222页。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a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8、16、53、

- 86、143、148、151、152、158、159、161—163、167、172、175、177、178、180、182、185、186、188、190、191、196、200—202、203、234、308、447、461、471、478、479、483、487、515、560、583、604、614、633、627、638、641、642、650页。
- 维克多·克劳德·维克多·佩兰，贝冷公爵 (Victor, Claude-Victor Perrin, duc de Bellune 1764—1841)——法国将军，1807年起为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21—1823年是陆军大臣，1823年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策划者之一。——第404页。
- 维莱尔，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 (Villèle, 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 1773—1841)——伯爵，法国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首相 (1822—1828)。——第402—404、406页。
- 维利森，威廉 (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1850年统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对丹麦作战。——第67、68、359、360、588、589页。
- 维利希，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6、25、26、42、50、57、58、61、64、65、67、73、75、77、78、81、83、89、97—99、102—105、107、111、112、114、116—119、144、149、154、168—172、174、184、185、194、195、206、210、219、233、240、241、248、249、253、254、258、259、265、269、274、293、308—314、349、351、359、471、472、477、494、510、513、515、521、526、527、534、535、537、542、547—553、556、564、569—571、576、578、579、582、588、592、594、596、606、639、640、645—649、652、654、655、659、660页。
- 维斯，克·(Wi, C.)——德国医生和新闻记者，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侨居美国；金克尔的拥护者。——第357—359、553、554、662页。
- 维斯康蒂——见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康斯坦扎。
- 韦伯，卡尔·马利阿 (Weber, Karl Maria 1786—1826)——杰出的德国作曲家。——第615页。
- 韦伯，詹姆斯·沃森 (Webb, James Watson 1802—1884)——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1829—1861年为《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讯报》的出版者和所有人；1849—1850年任美国驻维也纳驻办公使，1861—1869年任驻里约热内卢公使。——第307、523页。
- 魏德迈，路易莎 (Weydemeyer, Louise)——约瑟夫·魏德迈的妻子。——第469、482、490、495、503、510、516、522、527、528、535、591、596、641、644页。
- * 魏德迈，约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46—1847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 (1849—1850)；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他为

-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8、9、12、14、16、17、19、20、22—25、29、31、35、37、46、50、53、55、56、58、63、65、66、75、79、82、85、89、106、109、110、114、122、126、127、141、144、157、175、198、235、237、245、247—249、253、254、258、283、293、313、321、324、336、337、469—470、473—482、485—495、499—505、507—522、524—528、530—535、555、565、576、581—591、595—599、601—602、603—605、640—644、654—661页。
- 魏特林, 威廉(W eiting, W 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第211、233、265、274、357、513、535、542页。
- 咏吉尔(普卜利乌斯·咏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305、434页。
- 温甘(W ingham)——伦敦的治安法官。——第169、179、180页。
- 文德克斯(凯尤斯·尤利乌斯·文德克斯)(Caius Julius Vindex 死于68年)——鲁格敦高卢省的罗马总督；高卢人；67年发动高卢部落起义反对尼禄, 提出给予西班牙的罗马执政者加尔巴以皇权；同罗马军队交战失败后自杀身死。——第582页。
-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W 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公爵, 奥地利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起义；1848—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 镇压匈牙利革命。——第366页。
- 文克施特恩, 奥托(W enckstern, Otto)——德国新闻工作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泰晤士报》的撰稿人, 是普鲁士派遭到伦敦的间谍。——第344页。
- 翁格尔, 约瑟夫(Unger, Joseph 生于1828年)——奥地利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写有许多民法方面的著作。——第556页。
- 沃尔策耳, 斯塔尼斯拉夫(W orcell, Stanislaw 1799—1857)——波兰革命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国外；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 “集中”的成员；同国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首领有联系, 参加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第90、312、344页。
- 沃尔弗, 庇护·亚历山大(W olff, Pius Alexander 1782—1828)——德国演员和剧作家。——第615页。
- 沃尔弗, 斐迪南(W olf, Ferdinand 1812—1895 (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 olf)——德国政论家, 1846—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国外；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114、300、420、469、483、583、604、641、657页。
- 沃尔弗, 威廉(W olff, W ilhelm 1809—1864)(鲁普斯 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

- 民议会议员;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8、18、20、31、34、35、71、87、96、109、136、149、158、165、171、179、228、246、257、259、279—282、288—289、291—294、297、299—301、305、308—310、313、321、324、330、332、335、336、352、362、364、379、388、407、418、439、444—446、456、458、462、469、474、476、478、486、493、495、519、526、527、541、543、564、582、591、593、602、604、606、618、630、631、633、641、642、644、650、656—659页。
- 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 (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44—1854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306、380页。
- 沃思,威廉·詹金斯(Worth William Jenkins 1794—1849)——美国将军,在侵略墨西哥战争(1846—1848)中指挥美国军队。——第414页。
- 乌尔班,卡尔(Urban, Karl 1802—1877)——奥地利军官,1850年起为将军,原系罗马尼亚人,1848年曾领导奥地利奸细挑起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反对匈牙利政府的分立暴动;曾参加镇压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366页。
- 乌尔卡尔特,蒙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报的创办人和编辑。——第221、222、228、281、288、295、306、318、324、325、327、329、332、336、338、344、346、347、356、359、381、395、433、606、615页。
- 伍德(Wood)——伦敦小酒店老板。——第207页。
-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第425、537页。

X

-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1757—1844)——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任内务大臣时(1812—1821)对工人运动实行镇压措施。——第502页。
- 西尔莫伊(Szirmay)——伯爵,匈牙利侨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科苏特驻巴黎的特使。——第572、573页。
- 西蒙,奥古斯特·亨利希(Simon, August Heinrich 1805—1860)——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从事工商业活动。——第630页。
- 西蒙,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1872)——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曾流亡瑞士。——第25、26、31、66、492、494页。
-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

- 交家, 1851—1854年任驻彼得堡公使。——第332页。
- 西尼耳·纳骚·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反对缩短工作日。——第508页。
-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54页。
-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 - Charles - 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 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 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270页。
- 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约公元前460—377)——杰出的古希腊医生, 古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第268页。
- 希尔盖特纳尔, 格奥尔格(Hillgärtner, Geor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100页。
- 希尔施, 威廉(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警探。——第35、164、169—171、180—182、189、190、192—195、235—237、239—241、243、247、253、258、474、494、510、570、571、581、582、592、593、595、596、655页。
- 席克耳, 约翰(Schickel, Johann)——美因兹一家商号的职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起侨居美国。——第480页。
- 席勒, 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76、361页。
- 席利, 维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第一国际会员。——第57、99、103、112、114、133、134、145、339、353、535页。
- 席利(Schily)——前者的兄弟。——第133页。
-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0、57、77、78、89、99、102、103、172、235、335、339、341、342、345、348、350、351、459、526、551、556、569、579、593页。
- 夏恩霍斯特, 格尔哈特(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8)——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 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员会主席; 陆军大臣(1807—1810)和总参谋长(1807—1813); 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第436页。
- 夏米索, 阿德尔伯特·冯(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反对封建的反动势力。——第363页。
- 谢努, 阿道夫(Chenu, Adalphe 约生于1817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奸细和密探。——第81、236、500页。
- 谢特奈尔(Schärtner)——奥古斯特·谢特奈尔的妻子。——第112页。
- 谢特奈尔, 奥古斯特(Schärtner August)

- 海瑙的制桶匠,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67、99、102、103、119、194、240、595页。
- 休谟,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首领之一,议会议员。——第35、221页。
- 许茨,雅科布·弗里德里希(Schütz, Jakob Friedrich 1813—1877)——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第57、521、527页。
- 许尔曼(Schürmann)——德国律师,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182页。
- 许纳拜恩,弗·符·(Hühnerbein, F. W.)——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职业是裁缝;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第15页。
- ### Y
-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任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作。——第11、159、275—277、279、282、283、294、297、451、605页。
-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翼;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第276页。
- 亚历山大,威廉(Alexander William)——十八世纪的英国医生,《古今妇女史》一书的作者。——第555页。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401、404—406页。
- 亚奇斯(Agis约死于公元前399年)——斯巴达王(约公元前426—399)。——第511页。
- 耶拉契奇,约西普(Jellačić, Josip 1801—1859)——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威亚和斯拉窝尼亚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366页。
- 耶尼,弗里德里希(Jenni, Friedrich 死于1849年)——瑞士出版商,激进主义者,伯尔尼幽默报纸《全景》的编辑。——第228页。
-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398页。
- *伊曼特,彼得(Imandt, Peter)——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77、78、99、102—106、107、111、172、182、184、
- 雅科布·弗里德里希(Schütz, Jakob Friedrich 1813—1877)——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第57、521、527页。

- 191—193、210、227、273、279、294、302、311、327、349、353、375、386—388、390、407、451、454、535、547—548、552、554、592、625、645、646、657、662、664页。
- 伊默曼,卡尔(Immermann, Karl 1796—1840)——德国作家,政论家,评论家和戏剧活动家。——第567页。
- 伊斯甘德-贝伊(亚历山大·伊林斯基)(Iskender Beg (Alexander Ilinski) 1810—1861)——土耳其将军,波兰人;三十至四十年代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波斯和法国的军队中供职,曾参加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加入土耳其国籍;曾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1853—1854),克里木土军指挥官(1855)和高加索土军指挥官(1855—1856)。——第377页。
- 伊文思,乔治·德·雷希(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437页。
-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Peter l'er-mite (Peter d'Amiens) 1050左右—1115)——法国僧侣和传教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1096—1099)为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第36页。
- 尤利乌斯,古斯塔夫(Julius, Gustav 1810—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185页。
- 尤尼乌斯——见弗兰西斯·菲力浦。
- 尤塔,路易莎(Juta, Louise 1821—约1865)——马克思的妹妹,约翰·卡尔·尤塔的妻子。——第273、274页。
- 尤塔,约翰·卡尔(Juta, Johan Carel 生于1824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第273、274、316页。
-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第434、631页。
- 约丹,威廉(Jordan, Wilhelm 1819—1904)——德国资产阶级作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在波兰问题辩论后转到中间派方面。——第149页。
- 约翰逊,阿·(Johnson, A.)——英格兰银行职员,斐·弗莱里格拉特的熟人。——第20、23、25、84、92、94、100、175页。
- 约斯特,卡尔(Joest, Karl)——科伦工厂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460、463、554页。

Z

- 载勒尔,塞巴斯提安(Seiler, Sebastian)——德国政论家,1846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流亡伦敦。——第22、26、27、29、214、371、372页。
- * 泽尔菲,古斯塔夫(Zerffi, Gustav 生于1820年左右)(真姓希尔斯 Hirsch)——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起侨居巴黎,1853年初侨居伦敦;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保持联系;后为金克尔的拥护者。——第129、143、144、150、213、234、235、493、548、571—575页。
- 泽肯多尔夫,奥古斯特·亨利希·爱德华·

弗里德里希(Sekendor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1807—1885)——男爵,普鲁士法学家,大法官;1849年是第二议院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起诉人。——第187页。

泽特,奥托·约瑟夫·阿尔诺德(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普鲁士法官,1848年起任科伦检察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起诉人。——第85、90、162、166、177、460、649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弗腊夏布——古伊朗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中的图兰国王,在同伊朗的多次战争中屡被打败。——第265页。

阿哈特——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主人公,亚尼雅士的忠诚伙伴;他的名字成了忠实朋友的同义语。——第434页。

F

弗里多林——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善良而谦虚的多情少年的典型。——第361页。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第355、566页。

G

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非利士人的勇士,据说身材特别高大,头戴铜盔,身穿重甲,背负铜戟,手持铁枪,同以色列人作战时所向无敌。后被大卫击杀。——第346页。

J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40、233、494页。

济格瓦特——约·马·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中的主人公。——第43页。

K

科贝斯第一——亨·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雅科布·费奈迭的绰号。——第415、420页。

科里登——牧歌中苦于单恋的牧人。——第259页。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第212、344、639页。

L

拉尔夫——赛·巴特勒的讽刺诗《休迪布腊斯》中的人物。——第257页。

拉撒路——圣经《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的名字。——第663页。

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强盗,德国作家克·奥·符尔皮乌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233页。

李尔——虚构的不列颠国王,莎士比亚把

关于他的传说作为自己的悲剧《李尔王》的题材。——第112页。

利古里奥——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中的人物。——第77页。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仆人。——第632页。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特点是善于大吹大擂，胡说八道。——第18页。

M

马伏里奥——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第347页。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第589页。

摩拏——传说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拏法典》是婆罗门在一至五世纪这一时期内编纂的。——第272页。

N

尼恰——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中的人物。——第77页。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伊理逆司或厄默尼德。——第312页。

挪亚——据圣经传说，为“洪水”后重新繁衍的人类的始祖。——第249页。

P

潘格洛斯——伏尔泰的中篇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乐观主义哲学家。——第357页。

佩格斯——古希腊神话中有翅膀的马，根据后来关于这匹马的神话，十五世纪时在欧洲有“跨上佩格斯”这种说法，意即充满诗人的灵感。——第642页。

S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凶暴的守卫者的象征。——第97、570页。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第119、286页。

施莱米尔，彼得——夏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角，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363页。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402页。

W

瓦西拉普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在国外过着游乐生活的波兰贵族的讽刺典型。——第312、661页。

文克里特，阿尔诺德——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相传在138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第476页。

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的勇士。大卫王派乌利亚随统帅约押出战，要约押在作战时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以便除去他后霸占他的妻子拔示巴。——第349、353页。

X

谢尔穆夫斯基——德国讽刺作家克·罗伊特(1665—1712以后)作品中的主人公，

是一个喜欢吹嘘自己虚构的旅行奇遇的吹牛大王的典型 ;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曾采用过这个典型。—— 第661页。

Y

亚伯拉罕—— 据圣经传说 ,是古犹太人的族长。—— 第249页。

伊瑟格林—— 歌德的《狐狸 - 莱涅克》中的角色 ,是一只狼。—— 第657页。

约翰—— 使徒之一 ;据圣经传说 ,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 第220页。

约逊——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曾率领亚尔古船英雄们远航 ,去寻求由巨龙看守的金羊毛。—— 第28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埃斯帕特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1—408页)。

—E spartero .

载于1854年8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1号。——第394页。

《奥地利的破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10—116页)。

—Austrian bankruptcy 载于1854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3号。——第346页。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01—506页)。

载于1853年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8号。——第299页。

《不列颠的财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36—243页)。

—British finances .

载于1854年5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6号。——第424页。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3—150页)。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

载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号。——第271、658页。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46—252页)。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

载于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0号。——第658页。

*《撤出多瑙河各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12—419页)。

载于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第385页。

《答科苏特的“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45—546页)。

—A Reply to Kossuth's "secretary" .
载于1853年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报》第3656号。——第566、573页。
-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2—356页)。
- Die moralisie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erende Moral .
- 载于1847年10月28、31日和11月11、18、2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6、87、90、92和94号。——第509页。
- *《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利。——泰晤士报 谈对俄战争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77—479页)。
- 载于1853年11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7号。——第299页。
- 《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67—176页)。
-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Its history and results .
- 载于1853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6号。——第658页。
- *《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9—76页)。
- 载于1854年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13号。——第299页。
-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84—196页)。
- Russian policy against Turkey .
- 载于1853年7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9号。——第298页。
- 《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9—608页)。
- The Attack on Francis Joseph —The Milan riot —British politics —Disraeli's speech —Napoleon's will .
- 载于1853年3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10号。——第225、228、578页。
- 《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 Der Ritter vom edelmütigen Bewusstsein . [New York, 1854] .
- 第312、314、321、323、324、349、356、660页。
- 《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53—511页)。
- Revolutionary Spain .
- 载于1854年9月9日和25日,10月20、27和30日,11月24日,12月1日和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9、4192、4214、4220、4222、4244、4250和4251号。——第388、392、394、408页。
-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33—437页)。
-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ospects .
- 载于1852年11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5号。——第158、161、176页。
- *《给工人议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33—134页)。
- 载于1854年3月18日《人民报》第98号。——第327页。
-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59页)。

- The Documents on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
载于1854年4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5号。——第381页。
-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4—646页)。
载于1853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报》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197、218、234、564页。
-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 [Bruxelles , 1848] 。——第623页。
- 《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85—592页)。
- Defense —Finances —Decrease of the aristocracy —Politics .
载于1853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9号。——第225、228页。
-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38—442页)。
载于1852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2号。——第158、161、176、184、187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 Proze Zu Köln Basel , 1853 。——第163、166—167、188、196—199、202、205—206、208、210、218、224—225、227、228、233、234、247、301、308、460、563—564、571、574、575、576—578、651—653、658页。
- [Boston , 1853]——第248、251、257、260、273、278、301、308、460、563—564、571、576、578、594页。
- 1853年3—4月《新英格兰报》。——第237、576—578、594、651—653页。
-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77—86页)。
- Riot at Constantinople —German table moving —The Budget .
载于1853年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61号。——第254、278、424页。
-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3—444页)。
- Kossuth , Mazzini and Louis Napoleon .
载于18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7号。——第566页。
-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4—631页)。
载于1853年4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3号。——第225、228、252、578页。
-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20—625页)。
—Rückblicke .
载于1855年1月2日和4日《新奥

- 得报》第1号和第5号。——第619页。
- 《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24—326页)。
- Rise in the price of corn —Cholera —Strikes —Sailors' movement .
- 载于1853年9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73号。——第298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
- 载于1852年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第12, 29, 53, 56, 65, 79, 106, 109—110, 122, 124, 129—143, 162, 199, 224, 453, 469, 473, 475, 485, 488, 490, 492, 495, 504, 511, 518, 519, 521, 524, 530—532, 545, 563, 574, 637, 640—641, 643—644, 646页。
- *《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72—378页)。
- 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第294, 298, 300页。
- *《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40—348页)。
- 载于1854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6号。——第373页。
- 《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2—415页)。
- Movements of Mazzini and Kossuth —League with Louis Napoleon —Palmerston .
- 载于1852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90号。——第186, 236, 565, 573页。
- 《米哈伊尔·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21—323页)。
- Michael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
- 载于1853年9月2日《晨报》。——第283—284, 295页。
- 《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0—177页)。
- The Secret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
- 载于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0号。——第381页。
-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
- Lord Palmerston .
- 载于1853年10月22日和29日, 11月5, 12和19日, 12月10, 17和24日《人民报》第77, 78, 79, 80, 81, 84, 85和86号。——第305, 306, 307, 310, 315, 323, 324, 326, 659页。
- Palmerston ;Palmerston and Russia ;A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 England and Russia .
- 载于1853年10月19日, 11月4和21日及1854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 3916, 3930和3973号。——第300, 302, 306, 310, 315, 338, 381, 606, 612, 615页。
- Palmerston .

- 载于1853年11月2、3、4、8和9日《改革报》。——第606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1 edition London, 1853. 2 edition London, 1854. ——第318、324、326、368、380、612、615页。
-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 London, 1854. ——第323、368、380、612、615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 London, 1855. ——第444页。
- 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
- 《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6—423页)。
- Pauperism and free trade.—The Approaching commercial crisis. 载于1852年1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1号。——第157页。
- 《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62—169页)。
- Die preu ische Contrerevolution und der preu ische Richterstand. 载于1848年12月24日《新莱茵报》第177号。——第484、489页。
- 《奇怪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43—347页)。
- Eccentricities of politics. 载于1855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37号。——第446页。
-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16—623页)。
- Forced emigration.—Kossuth and Mazzini.—The Refugee question.—Election bribery in England.—Mr. Cobden. 载于1853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22号。——第225、228、579页。
-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24—428页)。
-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mmercial excitement. 载于1852年11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2号。——第157、158页。
-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77—584页)。
- Capital punishment.—Mr. Cobden's pamphlets.—Regulation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载于1853年2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5号。——第211、225、228页。
- *《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30—340页)。
- 载于1853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1号。——第291、658页。
- 《希尔施的自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
- Hirsch's Selbstbekenntnisse. 载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245、247、581、592页。

- 《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142页)。
—The Greek insurrection .
载于1854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9号。——第346、354页。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60—371页)。
载于1853年10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92号。——第294、300页。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50—359页)。
载于1853年10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9号。——第300页。
- *《西方强国和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9—19页)。
载于1854年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88号。——第318页。
- 《宪章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8—397页)。
—The Chartists .
载于1852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3号。——第91—93、101、554页。
—1852年10月9日《人民报》第23号。——第554页。
-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78—187页)。
载于1854年4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4号。——第299、355页。
-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页)。
—Elections —Financial clouds —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and slavery .
载于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87号。——第208、210、227、269页。
- 《选举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05—411页)。
—Result of the elections .
载于1852年9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8号和1852年10月23日《人民报》第25号。——第113、145、554页。
- 《选举中的舞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98—404页)。
—Corruption at elections .
载于1852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2号和1852年10月16日《人民报》第24号。——第113、554页。
- 《约翰·罗素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29—455页)。
—Lord John Russell .
载于1855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79号及1855年7月28日、8月4、7、8、10和15日《新奥得报》第347、359、363、365、369和377号。——第453页。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
—1848 bis 1849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和5—6期。——第490页。

- Two years of a revolution ; 1848 and 1849 .
载于1850年4—6月《民主评论》。——第504页。
-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8页)。
- The Italian insurrection —British politics .
载于1853年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01号。——第225、228页。
- 《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7—544页)。
- Parliament —Vote of november 26 —Disraeli's budget .
载于1852年12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50号。——第206页。
- 《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9—615页)。
-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e Clergy against socialism —Starvation
载于1853年3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16号。——第225、228页。
- 《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72—76页)。
- L. S. D., or class budgets, and who's relieved by them .
载于1853年4月23日《人民报》第51号。——第424页。
- 《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51—159页)。
- English prosperity —Strikes —The Turkish question —India .
载于1853年7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9号。——第298页。
- 《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1—387页)。
- The Elections —Tories and Whigs .
载于1852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0号。——第91、92、93—94、554页。
- 载于1852年10月2日《人民报》第22号。——第554页。
-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2—657页)。
- The Commercial crisis in Britain .
载于1855年1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97号。——第419页。
- *《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2—288页)。
- Speeches of Kossuth and Urquhart —The New ministry of war trade .—Corn.—St. Arnaud .
载于1854年6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4号。——第393页。
- *《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75—281页)。
- 载于1854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5号。——第363页。
- *《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

- 沙皇宣言。——丹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64—270页)。
- 载于1853年8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7号。——第599页。
- 《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91—500页)。
- War .—Strikes . —Dearth .
- 载于1853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5号。——第306页。
- 《战争。——议会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15—323页)。
- The war . —Debate in parliament .
- 载于1854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6号。——第372页。
- 《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62—471页)。
- The War question . —Financial matters —Strikes .
- 载于1853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4号。——第300页。
-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37—245页)。
- The War question —Daings of parliament —India .
- 载于1853年8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8号。——第599页。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 1847 . —第496、565页。
- 《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53—263页)。
- Financial failure of government . —Cabs . —Ireland —The Russian question .
- 载于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4号。——第298页。
- 《政治动态。——欧洲缺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41—349页)。
- Political movements . —Scarcity of bread in Europe .
- 载于1853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6号。——第291页。
- 《致 晨报 编辑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31—432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
- 载于1852年11月2日《晨报》和1852年11月6日《人民报》第27号。——第183页。
- 《致 人民报 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27—329页)。
- To the editor 《The people's Paper》 .
- 载于1853年9月10日《人民报》第71号。——第285—288页。
-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09—116页)。
- Revai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
- 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第255页。

弗·恩格斯

- 《阿尔马河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0—565页)。
—The Battle of the Alma .
载于1854年10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9号。——第393页。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
—Germany .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
载于1851年10月25和28日,11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日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12、14、20、22—25、28、32、35、37、40、44、46、50、55、57、62、66、79、80、84、87、90、95、108、111、113、127、132、136、149、284、470、471、475、516、533、655页。
-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8—225页)。
—Deutschland und der Panlawismus .
载于1855年4月21日和24日《新奥得报》第185和189号。——第625页。
- 第一篇文章: The European struggle .
—第二篇文章: Austria's weakness .
载于1855年5月5日和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82和4883号。——第444页。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90—235页)。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V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3期。——第188页。
- 《对俄国要塞的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9—411页)。
—The Attack on the Russian forts .
载于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第385页。
-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9—302页)。
—The Siege of Silistria .
载于1854年6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5号。——第365、367页。
- 《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80—587页)。
—The war on the Danube .
载于1853年12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52号。——第311页。
- 《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34—339页)。
—The War on the Danube .
载于1854年7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9号。——第373页。
- 《俄国的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6—571页)。
—The Military power of Russia .
载于1854年10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23号。——第396页。
-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3—147页)。
—Retreat of the Russians from Kalafat .
载于1854年3月18日《人民报》第98

- 号。
- The Russian retreat .
载于1854年3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0号。——第332、353页。
- 《俄军在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79—385页)。
- The Russians in Turkey .
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第296、298、300、306、307页。
-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页)。
- Die Kommunisten und Karl Heinzen .
载于1847年10月3日和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和80号。——第509、529页。
- 《黑河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75—581页)。
- Die Schlacht an der Tschornaja 载于1855年9月3日和4日《新奥得报》第409和411号。
- The Battle of the Chernaya .
载于1855年9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94号。——第454页。
- 《喀琅施塔得要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73—679页)。
- The Fortress of Kronstadt . —
第330、333、340、342—345、609—610页。
- 《克里木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7—61页)。
- The Struggle in the Crimea .
载于1855年2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3号。——第432页。
- 《克里木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77—585页)。
-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
载于1854年1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46号。——第407页。
- 《克里木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00—606页)。
- The Crimean campaign .
载于1854年1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2号。——第416页。
-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2—342页)。
- Der demokratische Panslawismus .
载于1849年2月15日和16日《新莱茵报》第222和223号。——第284页。
- 《拿破仑的军事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26—332页)。
- Napoleon's war plans .
载于1855年7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31号。——第445页。
- 《欧洲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63—538页)。
- The Armies of Europe .
载于1855年8、9和12月《普特南氏月刊》第32、33和36期。——第448、452、454、457页。
-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5—40页)。
- What is to become of Turkey in Europe?
载于1853年4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8号。——第351、656页。
-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4—256页)。

- Real causes why the French proletarians remained comparatively inactive in December last .
载于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4月10日《寄语人民》第43、48和50号。——第22、24、25、44页。
-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01—108页)。
- Switzerland Political position of this republic .
载于1853年5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70号。——第241、245、255、271、274页。
- 《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89—593页)。
- Zur Einnahme von Sewastopol .
载于1855年9月14日《新奥得报》第429号。
- The Fall of Sevastopol .
载于1855年9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506号。——第458页。
- 《神圣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86—490页)。
- The Holy war .
载于1853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5号。——第304页。
-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80—485页)。
- Movements of the armies in Turkey .
载于1853年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9号。——第304页。
-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7—211页)。
- Position of the armies in Turkey .
载于1854年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65号。——第353页。
- 《土耳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4—30页)。
- The Turkish question .
载于1853年4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6号。——第351、656页。
-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07—514页)。
- The Progress of the Turkish war .
载于1853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4号。——第309页。
- 《因克尔芒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
- The Battle of Inkermann .
载于1854年1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61号。——第410页。
- 《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8—240页)。
- England .—第5、8、14、23、471、478、481、486、491、500、516、525页。
- 《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19页)。
- The Real issue in —Turkey .
载于1853年4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0号。——第351、656页。
- 《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5—261页)。
- The War .
载于1854年5月27日《人民报》第108号。
- The Exploits in the Baltic and Black Seas Anglo- French system

- of operations .
 载于1854年6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1号。——第663页。
- 《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
 —The Late trial at Cologne .
 载于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45号。——第196、197、200、202页。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13页)。
 —British politics . —Disraeli .
 —The Refugees . —Mazzini in London — Turkey .
 载于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6号。——第231、239、351页。
-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
 —Die Deutsche Ideologie .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 Feuerbach , B Bauer und Stirner ,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 —第110页。
- 《俄军的撤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10—314页)。
 —The Russian retreat .
 载于1854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6号。——第370页。
-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354页)。
 —Gottfried Kinkel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第96、540页。
-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1—243页)。
 ——第11—17、35、487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 London , 1848 . —第115、154、587页。
 —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
 载于1850年11月9、16、23和30日《红色共和党人》第21、22、23和24期。——第504页。
-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
 —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传单) 。——第587页。
- 《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5—448页)。
 —A Final declaration on the late Cologne trials .
 载于1852年11月29日《晨报》第19168号。——第197页。
- 《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96—100页)。
 —The Rocket affair —The Swiss insurrection .
 载于1853年5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

- 报》第3768号。——第241、245、254、274页。
- 《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
- 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第58、60、62、65、67、70、75、76、80、155、156、180、181、189、191、192、203、218、235、236、529、533、542、560、562、574、581、652、654—655页。
-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 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 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 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329页)。
- Les Conspirateurs, par A. Chenu, 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 Lucien de la Hodde Paris, 1850.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第500页。
- 《上一届英国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32页)。
- The Late British government. 载于1855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1号。——第423、430页。
-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476—477页。
- 《新莱茵报 审判案》;《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306页)。
- 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 Assisen in Köln Köln, 1849. —第510页。
- 《战况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07—614页)。
- Progress of the war. 载于1855年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6号。——第417页。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29—430页)。
- 载于1852年10月28日《旁观者》第1270号, 1852年10月30日《人民报》第26号, 1852年10月30日《晨报》, 1852年10月30日《先驱》和1852年10月30日《观察家》第2335号。——第171、179、193、196、197、564、650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
- Die Central- Behörde an den Bund. 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和1851年7月1日《科伦日报》第156号。——第544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9—366页)。
- Die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第544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埃卡留斯·约·格·]([Eccarius, J. G.]) 文章, 注明: 我们的巴黎通讯员。载于1852年9月25日, 1853年1月29日、2月5日和12日、3月5日和12日、4月9日和16日、5月7日《人民报》第21、39、40、41、44、45、49、50和53号。——第605页。

[埃卡留斯·约·格·]《政变文献评述》([Eccarius, J. 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coup d'état), 载于1852年10月2、9、16和23日, 11月6日和13日, 12月11日和18日《人民报》第22、23、24、25、27、28、32和33号。——第605页。

[艾韦贝克·海·]《巴枯宁》([Ewerbeck, H.] Bakunin), 载于1848年7月6日《新莱茵报》第36号。——第283—284、286页。
艾韦贝克·海·《德国和德国人》1851年巴黎版(Ewerbeck, H. L'Allemagne et les Allemands Paris, 1851), ——第27、34、52页。

奥滕伯格·约·《罗马人的军事学, 主要根据古代文献编写》1824年由奥·约·米[特巴赫]尔在布拉格出版(Ottenberger, J. Das Kriegswesen der Römer größtentheils nach antiken

Denkmälern. Herausgegeben von A. J. M. [itterbach]e]r Prag, 1824), ——第109页。

B

巴尔托耳德·弗·威·《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 或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武器制造业》1833年汉堡版(Barthold, F. W. George von Frundsberg oder das deutsche Kriegshandwerk zur Zeit der Reformation. Hamburg, 1833), ——第109页。

鲍威尔·布·《德国和俄国人》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Deutschland und das Russ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4), ——第443页。

鲍威尔·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Die jetzige Stellung Ruß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 ——第443页。

鲍威尔·布·《俄国和德国人》1853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3), ——第443页。

鲍威尔·布·《俄国和德国人。第二部。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 Germanenthum Zweite Abtheilung . Die deutsche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 Charlottenburg , 1853) 。——第443页。
- 鲍威尔,布·《俄国和英国》,译自德文,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La Russie et l'Angleterre. Traduit de l'allemand Charlottenburg, 1854) 。——第416、417、443页。
- 鲍威尔,布·《俄国教会》1855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Die russische Kirche. Charlottenburg, 1855) 。——第446页。
- 鲍威尔,布·《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1849年柏林版(Bauer, B. Der Untergang des Frankfurter Parlaments. Berlin, 1849) 。——第23、24、44页。
- 鲍威尔,布·《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De la dictature occidentale. Charlottenburg, 1854) 。——第395、399页。
- 贝尔,亚·《科苏特在美国受到的接待和旅行》(Bell, A. Reception and progress of Kossuth in the United States), 载于1852年2月14日《人民之友》杂志第2期。——第18页。
- 贝尔尼埃,弗·《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1830年巴黎版第1—2卷(Bernier, F. Voyages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 de l'Indoustan, du Royaume de Cachemire, etc. Tomes I—II. Paris, 1830) 。——第255—256、264页。
- 贝坦,阿·(Bertin, A.) 文章,注明:3月12日于巴黎。载于1852年3月13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第38页。
- 彼得曼,奥·《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1855年哥达版(Petermann, A. 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über wichtige neue Erforschungen auf dem Gesamtgebiete der Geographie. Gotha, 1855) 。——第443、446页。
- 波拿巴,约·《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年巴黎版第1—3卷(Bonaparte, J. 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Tomes I—III. Paris, 1853—1854) 。全书共十卷于1854年出齐。——第317页。
- 博德,阿·《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Bode, A. Notizen, gesammelt auf einer Forstreise durch einen Theil des Europäischen Russlands), 载于《俄罗斯帝国及其亚洲邻国之科学贡献》杂志1854年圣彼得堡版第19卷。——第416页。
- 布莱桑,路·《围攻战或围攻工事的历史》1835年柏林版(Blesson, L. Geschichte des Belagerungskrieges oder der offensiven Befestigungen. Berlin, 1835) 。——第109页。
- 布莱特,约·(Bright, J.) 1853年7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7月2日《泰晤士报》第21470号。——第278—279页。
- 布莱特,约·(Bright, J.) 1854年1月24日在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647号。——第323页。
- 布莱特,约·(Bright, J.) 1854年5月29日在

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5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754号。——第429页。

D

道格拉斯,霍·《海军炮兵论》(Douglas, H.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第1版1820年在伦敦出版。——第610页。

得比,爱·(Derby, E.)1852年2月27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2月28日《泰晤士报》第21050号。——第32页。

德克尔,卡·《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1822年柏林和波兹南版(Decker, C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 Berlin und Posen, 1822). ——第443页。

德朗克,恩·《民主制的自然史》(Dronke, E. Naturgeschichte der Demokratie), 载于1854年4月12日《改革报》。——第359页。

狄德罗《拉摩的侄子。对话》1821年巴黎版(Diderot. Le Neveu de Rameau, dialogue Paris, 1821)。——第88页。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97年巴黎版第1—3卷(Diderot,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Tomes I—III Paris, 1797)。——第88页。

迪策尔,古·《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

1853年斯图加特版(Diezel, G Ru - land, Deutschland und die östliche Frage. Stuttgart, 1853)。——第416

页。

迪茨,奥·《致德意志工人协会》(Dietz, O. An die deutschen Arbeiter - Vereine), 载于1851年1月7日《瑞士国民报》第5号。——第476页。

迪斯累里,本·(Disraeli, B.)1853年2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19日《泰晤士报》第21356号。——第425页。

迪斯累里,本·(Disraeli, B.)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802号。——第380页。

杜朗,鲁·《天亮了》1852年不来梅第2版(Dulon, R Der Tag ist angebrochen! Zweite Auflage. Bremen, 1852)。——第513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2卷(Dureau de La Malle, A. J.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omes I—II Paris, 1840)。该著作以两卷集出版。——第175页。

E

恩格尔,约·雅·《王公明镜》(Engel, J. J. Fürstenspiegel), 第1版1798年在柏林出版。——第585页。

F

福斯特,查·《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或主教对天启教的证实》,两卷集,1844年伦敦版(Forster, C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 or, The patriarchal evidences of revealed religion.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44)。——第249页。

弗兰塞宗,克·弗·《西班牙语语法》(Franceson, C. F. Grammatik der spanischen Sprache),第1版1822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88、294、301、657页。

弗辽利希,尔·阿·《四种主要斯拉夫语速成简明图解指南》(Frölich, R. A. Kurzgefaßte tabellarisch bearbeitete Anleitung zur schnellen Erlernung der 4 slawischen Hauptsprachen),第1版1847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52、154页。

弗吕格耳,约·哥·《英德和德英大词典》(Flügel, J. G. Vollständiges Englisch-Deutsches und Deutsch-Englisches Wörterbuch),第1版1830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27页。

G

戈尔盖,阿·《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年莱比锡版第1—2卷(Görgei, A. Mein Leben und Wirken in Ungar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 Bände I—II. Leipzig, 1852),——第68、80、365、590页。

[戈洛文,伊·]《欧洲。——一个人》([Golovin, I.] Europe — A single man),载于1853年8月19日《晨报》。——第283、295页。

[戈洛文,伊·]《怎样写历史》([Golovin, I.] How to write history),载于1853年9月3日《晨报》。——第285、295页。

戈洛文,伊·《致晨报编辑》(Golovin, I.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载于1855年2月13日《晨

报》。——第434页。

戈洛文,伊·、赫尔岑,亚·、沃尔策耳,斯·《俄国间谍巴枯宁。致晨报编辑》(Golovin, I., Herzen, A., Worcell, S. The Russian agent,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载于1853年8月24日《晨报》。——第283、295页。

格莱安,詹·《查理·纳皮尔爵士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纳皮尔和格莱安的争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纳皮尔爵士》(Graham, J. Sir Charles Napier and Sir James Graham. The Napier and Graham controversy. Sir James Graham and Sir Charles Napier),载于1855年9月3、4、6和8日《泰晤士报》第22149、22150、22152和22154号。——第455页。

格莱斯顿,威·尤·(Gladstone W. E.) 1854年3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3月7日《泰晤士报》第21682号。——第428页。

[格里利,霍·]《德国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Greeley, H.] A German view of American Democracy),载于1852年7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05号。——第92页。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Grimm,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第1版共两卷,1848年在莱比锡出版。——第465页。

格林,雅·和格林,威·《德语词典》1854年莱比锡版第1卷(Grimm, J. und Grimm, W. Deutsches Wörterbuch Band I. Leipzig, 1854),——第465页。

H

- 哈林,哈·《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Harring,H.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London,1852)。——第529页。
- 哈麦尔,约·《奥斯曼帝国史,根据以前未曾利用的手稿和档案编写的》1827—1832年佩斯版第1—10卷(Hammer,J.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grossentheils aus bisher unbenützten Handschriften und Archiven.Bände I—X.Pest,1827—1832)。——第333、336页。
- [哈尼,乔·朱·](Harney,G.J.)《发刊词》(Harney,G.J. Prologue),载于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杂志第1期。——第17页。
- [哈尼,乔·朱·](Harney,G.J.)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的按语,载于1850年11月9日《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第21期。——第504页。
- [哈尼,乔·朱·](Harney,G.J.)书评:路·勃朗《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史的几页》(Blanc,L.Historic pages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february,1848)。载于1850年5月《民主评论》杂志。——第504页。
- 哈尼,乔·朱·《致星报读者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Harney,G.J.To the readers of the《Star》,and the democra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载于1852年4月17日《星报》第753号。——第59、62页。
- 海涅,亨·《各种作品集》1854年汉堡版第1—3卷(Heine,H.Vermischte Schriften.Bände I—III.Hamburg,1854)。——第420页。
- 海因岑,卡·《杀人和自由》1853年纽约版(Heine,K.Mord und Freiheit New York,1853)。——第274页。
- 赫伯特,悉·(Herbert,S.)1854年7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7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803号。——第380页。
- 赫尔岑,亚·《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圣马丁堂群众大会上的演说》(Herzen,A.Discours d'Alexandre Herzen,exilé Russe,prononcé au meeting tenue 27 février 1855 dans St.-Martin's Hall,à Londres)。——第435、438页。
- 赫尔岑,亚·《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Herzen,A.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第1版1851年在尼斯出版。——第209、211、218—219、223、247、295、584页。
- 赫尔岑,亚·《我的流放生活》,两卷集,1855年伦敦版(Herzen,A.My exile.In two volumes.London,1855)。——第460页。
- 赫尔岑,亚·《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致晨报编辑》(Herzen,A.My exile in Siberia.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载于1855年12月1日《晨报》。——第460页。
- 赫尔岑,亚·(Herzen,A.)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3日《人民报》第48号。

- 第435、438页。
- 赫尔岑,亚·(Herzen, A.) 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7日《人》报第14号。——第438页。
- 赫尔岑,亚·《致地球报编辑》(Herzen, A. To the editor of the Globe),载于1855年10月25日《地球和旅行家》报。——第460页。
- 赫耳沃德,弗·赫·J《1848—1849年在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统率下的匈牙利冬季战役》1851年维也纳版([Hellwald, F. H.] Der Winter-Feldzug 1848—1849 in Ungarn unter dem Oberkommando des Feldmarschalls Fürsten zu Windischgrätz Wien, 1851)。——第366页。
- 赫斯,莫·J《红色问答书,为德国人民编写》[1851年]日内瓦版([He, M.] Rother Kathedismus für das deutsche Volk. Genève, [1851])。——第180、184页。
-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缩写本》(Hegel, G. W. F.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第1版1817年在海得尔堡出版。——第368页。
- 霍夫施泰特尔,古·《1849年意大利日记》1851年苏黎世—斯图加特版(Hoffsteeter, G. Tagebuch aus Italien 1849 Zürich—Stuttgart, 1851)。——第67页。
- 霍伊尔,约·哥·《从军事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到十八世纪末的军事学术史》1797—1800年哥丁根版第1—2卷(上册和下册)(Hoyer, J. G.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seit der ersten Anwendung des Schießpulvers zum Kriegsgebrauch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ände I—II (erste und zweite Hälfte). Göttingen, 1797—1800)。——第109页。

J

捷列林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Tellerling 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els, Cöln, 1850)。——第254、259页。

金策耳,赫·《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

1851年波茨坦版(Küntzel, H. Die taktischen Elemente der neuen Fortifikationen. Potsdam, 1851)。——第67页。

居利希,古·《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42年耶拿版第3卷(Gülich, G.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 Band III Jena, 1842)。——第48—49页。

《军官手册,或通俗军事学,供专业和非专业人员用》,普鲁士军官协会编纂出版(Handbibliothek für Offiziere, oder: Populäre Kriegslehre für Eingeweihte und Laien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einer Gesellschaft preussischer Offiziere)。1828年开始在柏林出版,共出十二卷。——第109页。

K

卡里翁-尼萨《军事学术及其产生、发展

- 和变革通史概论》1824年巴黎版第1—2卷 (Carrión - Nisas .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rt militaire, de son origine, de ses progrès et de ses révolutions . Tomes I—II .Paris, 1824). ——第109页。
- 凯里,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版 (Carey, H Ch. 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 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 Philadelphia, 1853). ——第269、270页。
- 凯里,亨·查·《利益一致:工业和商业》1851年费拉得尔菲亚版 (Carey, H Ch. 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 Philadelphia, 1851). ——第59、270页。
- 凯里,亨·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 (Carey, H Ch.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London, 1835). ——第59、270、508页。
- 坎伯尔,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 (Campbell, G.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 London, 1852). ——第271—272页。
- 考斯勒,弗·《各民族战役、围攻和会战词典》1825—1826年乌尔姆版第1—2卷 (Kausler, F. Wörterbuch der Schlachten, Belagerungen und Treffen aller Völker. Bände I—II. Ulm, 1825—1826). ——第109页。
- 考斯勒,弗·《古代、中古和近代重要战役、会战和围攻地图集》1831年卡尔斯卢厄和夫赖堡版 (Kausler, F. Atlas der Wichtigsten Schlachten, Treffen und Belagerungen der alten, mittleren und neuern Zeit. Carlsruhe und Freiburg, 1831). ——第109页。
- 考斯勒,弗·《论各民族战争史》1825—1828年乌尔姆版第1—3卷 (Kausler, F. Versuch einer Kriegsgeschichte aller Völker. Bände I—III. Ulm, 1825—1828). ——第109页。
- 科布顿,理·《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853年曼彻斯特版 (Cobden, R. 1793 and 1853 In three letters. Manchester, 1853). ——第212页。
- 科布顿,理·(Cobden, R.) 1854年1月24日在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647号。——第322—323页。
- 科菲尼埃尔,安·西·加·《关于交易所和国家证券投机》1824年巴黎版 (Coffinières, A. - S. - G. De la Bourse et des spéculations sur les effets publics. Paris, 1824). ——第632页。
- 科苏特,拉·(Kossuth, L.) 秘密通告,注明:1852年6月28日于纽约。载于1852年8月7日《人民报》第14号。——第97、102

- 页。
- 《科艺全书》,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合编,共167卷,1818—1890年莱比锡版(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Herausgegeben von J S Ersch und J G Gruber In 167 Bände Leipzig, 1818—1890)。——第368页。
- 克尔德罗瓦,厄·《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1852年布鲁塞尔版(Cœurderoy, 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homme et dans la société. Bruxelles, 1852)。——第89、90、537页。
- 克尔德罗瓦,厄·、沃提埃,奥·《战斗的舞台,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埃蒂耶纳·卡贝、比埃尔·勒鲁、马丁·纳多、马拉尔梅、阿·比昂基(利尔的)以及其他北方勇士之间前不久进行的一场最后的大搏斗》1852年布鲁塞尔版(Cœurderoy, E., Vauthier, O. La Barrière du combat ou dernier grand assaut qui vient de se livrer entre les citoyens Mazzini, Ledru - Rollin, Louis Blanc, Étienne Cabet, Pierre Leroux, Martin Nadaud, Mallarmet, A Bianchi (de Lille) et autres héros du Nord Bruxelles, 1852)。——第89、90、537页。
- [克耳纳,哥·]《新世界》([Kellner, G.] Die neue Welt),载于1853年8月31日《改革报》第44号。——第598页。
- 克拉普卡,格·《回忆录。1849年4—10月》1850年莱比锡版(Klapka, G. Mémoires April bis Oktober 1849. Leipzig, 1850)。——第366页。
- 克路斯,阿·《“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Clu, A Das «beste Blatt der Union» und seine «besten Männer» und Nationalökonomien),载于1853年9月14、17、21和24日《改革报》第48、49、50和51号。——第302页。
- 克路斯,阿·《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或英勇而疯狂地追逐自己跛马影子的漫游骑士》(Clu, A Karl Heinzen und der Kommunismus, oder der fahrende Ritter auf der wilden, verwegenden Jagd nach dem Schatten seines lahmen Kleppers),载于1852年6月底或7月初的《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555页。
- [克路斯,阿·]([Clu, A.])通讯,注明:我们的美国通讯员,1852年9月20日于华盛顿,1852年9月30日于华盛顿。载于1852年10月9日和16日《人民报》第23和24号。——第646页。
- 克路斯,阿·([Clu, A.])通讯,注明:1853年8月21日于白色山脉顶峰旅馆。载于1853年8月31日《改革报》第44号。——第598页。
- 克路斯,阿·(Clu, A.)为驳斥维利希而发表的声明,载于1853年5月20日左右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兰报》。——第258页。

L

- 莱佛尔斯,托·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Raffles, Th S The History of Java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17)。——第272页。
- 勒尔,卡·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第1卷,1830年维尔茨堡增订第2版

- (Löhr, K. A. Das Kriegswesen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Erster Band Zweite umgearbeitete und stark vermehrte Auflage. Würzburg, 1830).——第109页。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第508页。
- 里普利, 罗·萨·《同墨西哥交战》, 两卷集, 1849年纽约版(Ripley, R. S. The War With Mexico In two volumes. New York, 1849).——第408、410—411、414、418页。
- [理查兹, 阿·倍·]([Richards, A. B.]) 短评, 载于1853年4月23日《人民报》第51号, 笔名: 英国人(Englishman)。——第594页。
- [林顿, 威·詹·]([Linton, W. G.]) The Sense of the country), 载于1852年5月8日《自由之星报》第1号。——第525页。
- 卢格, 阿·《米哈伊尔·巴枯宁。致晨报编辑》(Ruge, A. Michael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3年8月31日《晨报》。——第283、295页。
- 卢格, 阿·《欧洲的法》(Ruge, A. The Public Law of Europe), 载于1852年7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06号。——第91页。
- 罗素, 约·(Russell, J.)。1853年5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6月1日《泰晤士报》第21443号。——第425页。
- 罗素, 约·(Russell, J.)。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802号。——第380页。
- 吕特根, 阿·《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陆海军的进军》1852年基尔版(Lütgen, A. Feldzug der schleswig-hollsteinischen Armee und Marine im Jahre 1850. Kiel, 1852).——第359页。

M

- [马克思, 弗·]([Marx, F.]) The Russian Agent,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3年8月23日《晨报》。——第283、287、295页。
- 马克思, 燕·(Marx, J.) 关于1852年11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的报道, 载于1852年11月底或12月初《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报》。——第191页。
- 马西, 杰·《工厂和合作社的机械工人》(Massey, G. The Engineers, operative and co-operative), 载于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杂志第1期。——第18页。
- 马志尼, 朱·《意大利、奥地利和教皇。给詹姆斯·格莱安从男爵先生的信》1845年伦敦版(Mazzini, J. Italy, Austria, and the Pope A letter to Sir James Graham, Bart London, 1845)。——第64页。
- 迈纳斯, 克·《妇女史》1788—1800年汉诺威版第1—4部(Meiners, G. Geschichte des weiblichen Geschlechts. Theile I—IV. Hannover, 1788—

- 1800)。——第555页。
- 麦克库洛赫,约·雷·《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词典》(MacCulloch, J. R.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 第1版 1832年在伦敦出版。——第449页。
- 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第341页。
- 梅恩·里德《给先驱报编辑的信》(Mayne Reid To the editor of the Leader), 载于1853年2月19日《先驱》报第152号。——第216页。
- 梅恩·里德《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Mayne Reid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53年2月19日《先驱》报第152号。——第216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1831年战局述评》1847年柏林版第1卷(Mieroslawski, L.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m Jahre 1831 Band I. Berlin, 1847)。——第90页。
- 米努托利,尤·《西班牙及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1851年间》1852年柏林版(Minutoli, J. Spanien und seine fortschreitende Entwicklung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Jahres 1851 Berlin, 1852)。——第448页。
- N
- 纳皮尔,查·(Napier, Ch.)给威灵顿公爵的信,载于1854年6月3日《泰晤士报》第21758号,见通讯:《波罗的海舰队》(《The Baltic fleet》)。——第364页。
- 纳皮尔,查·《查理·纳皮尔爵士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纳皮尔和格莱安的争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纳皮尔爵士》(Napier, Ch Sir Charles Napier and Sir James Graham. The Napier and Graham controversy Sir James Graham and Sir Charles Napier), 载于1855年9月3、4、6和8日《泰晤士报》第22149、22150、22152和22154号。——第455页。
- 纳皮尔,查·《查理·纳皮尔爵士论炮击斯维阿波尔格。致泰晤士报编辑》(Napier, Ch Sir Charles Napier on the bombardment of Sweaborg.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55年8月24日《泰晤士报》第22141号。——第455页。
- 纳皮尔,威·弗·帕·《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Napier, W F. P.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umes I—VI. London, 1828—1840)。——第399、418页。
- P
- 帕里什,亨·黑·《希腊君主国1830年以来的外交史——证明英国资本家对其资产和收入所握有的抵押权转到了俄国手里》1838年伦敦版(Parish, H H.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 monarchy of Greece, from the year 1830, showing the transfer to Russia of the mortgage held by British capitalists over its property and revenues. London, 1838).——第616页。
- 帕麦斯顿,约·(Palmerston, J.)1853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8月22日《泰晤士报》第21513号。——第427页。
- 佩舍,泰·《论“阶级斗士”》(Päsché, T. Die Klassenkämpfer),载于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第292、598页。
- 佩舍,泰·格普,卡·《新罗马。世界合众国》1852年纽约版(Poesche, T. Goep, Ch. The New Rome.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1852)。——第598页。
- 皮阿,费·科西迪耶尔和布瓦肖《给法国人民的信》1852年伦敦版(Pyat, F., Caussidière et Boichot Lettre au peuple français. London, 1852)。——第119—120页。
- 皮佩尔,威·《法国社会主义批判史》(Pieper W A Critical history of French socialism),载于1852年12月4、11和18日《人民报》第31、32和33号。——第592页。
- 蒲鲁东,比·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第89、116、128、555、565页。
- 蒲鲁东,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
- (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omes I—II Paris, 1846)。——第565页。
- [普尔斯基,费·]《欧洲状况》([Pulszky, F.] The State of Europe),载于1854年9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0号。署名是:A. P. C.——第394页。
- 普尔斯基,费·、普尔斯基,泰·《白、红、黑。美国社会访问记》,三卷集,1853年伦敦版(Pulszky, F., Pulszky, Th. White, red, black Sketches of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visit of their guest In three volumes London, 1853)。——第579页。
- 普吕米克,约·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年柏林版(Plümcke, J. C. 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rtillerie - Offiziere. Berlin, 1820)。——第583页。

Q

- 乔治·桑(George Sand)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信,载于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第64号。——第284页。
- 切斯尼《从东方现状看1828年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1854年伦敦版(Chesney The Russo-Turkish campaigns of 1828 and 1829, with 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East. London, 1854)。——第610页。
- 切斯尼《关于1828年和1829年俄国战局报告摘要,供威灵顿公爵参考》(Chesney Precis of a report on the Russian Campaign of 1828 and

1829, drawn up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载于1836年7月20日《公文集》第26期。——第304页。

琼斯, 厄·《时事简评》(Jones, E. Current notes(?)), 载于1852年5月8日《人民报》第1号。——第525页。

琼斯, 厄·《诉诸人民审判》(Jones, E. An Appeal for the judgment of the people), 载于1852年4月24日《寄语人民》第52期。——第59、62页。

琼斯, 厄·(Jones, E.) 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5年3月3日《人民报》第48号。——第435、438页。

琼斯, 厄·《政治讹诈。行政改革协会的可耻诡辩和欺骗》(Jones, E. Political felony. Infamous Chicanery and fraud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ssociation), 载于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第158号。——第444页。

琼斯, 威·《波斯语语法》(Jones, W. A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 第1版1771年在伦敦出版。——第265页。

琼斯, 威·《亚细亚诗歌释义》第1—6卷。第2卷:《论情诗》(Jones, W. Poeseos Asiaticae commentariorum. Vol. 2. De Poesi erotica), 第1版1774年在伦敦出版。——第265页。

R

热拉尔(格拉尔), 约·《陆上军事学术全书》(Guerard, J. Encyklopädie der Kriegskunst zu Lande), 第1版1831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09页。

荣克, 格·《妇女史》第1部, 1850年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版(Jung, G. Geschichte der Frauen Erster Theil. Frankfurt am Main, 1850), ——第555页。

S

萨伊, 让·巴·《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Say, J.-B.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 第1版共六卷, 1828—1829年在巴黎出版。——第112页。

赛居尔, 约·亚·《妇女及其在古代和现代各民族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1803年巴黎—汉堡版第1—3卷(Séjour, J.-A., de Les Femmes, leur condition et leur influence dans l'ordre sociale chez différents peuples anciens et modernes. Tomes I—III. Paris—Hambourg, 1803), ——第555页。

瑟美列, 贝·《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1853年汉堡版(Szemere, B. 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Hamburg, 1853), ——第46、64、84、87、88、159、186、236、512、520、523、572、582页。

沙多勃利昂《维罗那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Chateaubriand Congrès de Vien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 Tomes I—II. Bruxelles, 1838), ——第401—406页。

尚布雷《论1700—1815年军事学术中的变

- 化》1830年柏林版(Chambray Ueber die Veränderungen in der Kriegskunst seit 1700 bis 1815. Berlin, 1830)。——第109页。
- 施蒂纳,麦·《反动的历史》1852年柏林版(Stirner, M. Geschichte der Reaction. Berlin, 1852)。——第29、31页。
- 施滕策尔,古·阿·《论德国军事组织史,以中世纪为主》1820年柏林版(Stenzel, G. A Versuch einer Geschichte der Kriegsverfassung Deutschlands vorzüglich im Mittelalter. Berlin, 1820)。——第109页。
- 斯宾诺莎,巴·《伦理学,用几何方法证明并分为五部分》(Spinoza, B. 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et in quinque partes distincta)。第1版167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545页。
- 斯米特,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年柏林版第1—3部(Smitt, F.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und Krieges in den Jahren 1830 und 1831. Theile I—III. Berlin, 1839—1848)。——第90、304、590页。
- 索利斯,安·德·《征服墨西哥以及以新西班牙著称的南美洲的殖民化和发展的史》1732年马德里版(Solis, A. de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Mexico, poblacion, y progressos de la America septentrional, conocida por el nombre de Nueva España. Madrid, 1732)。——第411、414页。
- T
- 《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3—1854年和1855年伦敦版第1—12号(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No. 1—12. London, 1853—1854, 1855)。——第368、380、381、444、615页。
- 塔利,西·《1848—1849年匈牙利独立战争时期科马罗姆(科莫恩)的要塞》1852年伦敦版(Thaly, S. The Fortress of Komárom (Comorn), during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in Hungary in 1848—1849. London, 1852)。——第108页。
- [塔韦尔尼埃]《论东方战争的进行。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报告》1855年2月布鲁塞尔版([Tavernier] 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Expédition de Crimé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 Bruxelles, Février 1855)。——第437页。
- [塔韦尔尼埃]《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关于克里木远征和东方战争的进行的第二个报告》1855年5月日内瓦版([Tavernier] Deuxièm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sur l'exécution de Crimée et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 Genève Mai 1855)。——第453页。
- 塔西佗,普·科·《编年史》(Tacitus, P. C. 《Annales》)。——第126页。
- 梯叶里,奥·《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1853年巴黎第2版第1—2卷(Thierry, 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ès du tiers

- État. Seconde édition. Tomes I—II. Paris, 1853).——第381—384页。
- 托马《论各个世纪妇女的性格、习惯和精神面貌》1773年巴黎版(Thomas Essai sur le Caractère,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ècles Paris, 1773).——第555页。
- ### W
- 威尔克斯,华·《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事实 and 言论的比较》1854年伦敦版(Wilks W Palmerston in three epochs: a comparison of facts with opinions. London, 1854).——第338页。
-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1854年柏林版第1—2册(Wermuth—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Theile I—II. Berlin, 1853—1854).——第652页。
- 维利森,威·《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共分两册,1840年柏林版(Willisen W 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 In zwei Theilen. Berlin, 1840).——第67页。
- 维利森,威·《1848年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Willisen W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第588页。
- 维利希,奥·《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Willich, A 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载于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和34号。——第308、309、311、313、359、606、659页。
- 维斯,克·《当代的基本趋向》(Wi, C Die elementaren Richtungen der Zeit),载于1854年4月15日《工人共和国报》第16号。全文载于1854年3月18和25日,4月1、8、15、22和29日,5月6、13、20和27日,6月10日《工人共和国报》第12、13、14、15、16、17、18、19、20、21、22和24号。——第357页。
- 魏德迈,约·《“民主的”奸细》(Weydemeyer, J. Der „demokratische“ Mouchard),载于1853年4月底《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245、247、249、655页。
- 魏德迈,约·(Weydemeyer, J.)为驳斥海因岑而发表的文章,载于1852年1月2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35、500、504、519、555页。
- 魏德迈,约·(Weydemeyer, J.)为驳斥维利希而发表的声明,载于1853年5月20日左右《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以及《新英格兰报》。——第258页。
- 魏德迈,约·《政治经济学概论》(Weydemeyer, J. Nationalökonomische Skizzen),载于1853年4—8月《改革报》。——第591、595、655页。
- 魏德迈,约·、克路斯,阿·、雅科比,阿·《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Weydemeyer, J., Clu, A., Jacobi, A An die Redaktion der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载于1853年11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7号。——第312—314、660页。

翁格尔,约·《婚姻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1850年维也纳版(Unger, J Die Ehe in ihrer Welt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Wien, 1850)。——第556页。

乌尔卡尔特,戴·《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致晨报编辑》(Urquhart, D The relative power of Russia and Great Brita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3年8月15日《晨报》。——第281页。

乌尔卡尔特,戴·《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Urquhart, D .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 London, 1853)。——第338页。

乌尔卡尔特,戴·《何谓“保护”希腊正教?致晨报编辑》(Urquhart, D What means 《protection》 of the Greek Church?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3年8月11日《晨报》。——第281页。

[乌尔卡尔特,戴·]《土耳其及其资源:它的市政组织和自由贸易;英国在东方贸易的现状和前途;新的希腊政府,它的收入和国有财产》1833年伦敦版([Urquhart, D]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its municipal organization and free trade,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English commerce in the Eas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Greece, its revenue and national possessions . London, 1833)。——第221页。

乌尔卡尔特,戴·《外交中的时间因素。——“欧洲的承认”。致晨报编辑》(Urquhart, D Time in diplomacy —

The 《European recognitio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3年8月12日《晨报》。——第281页。

乌尔卡尔特,戴·《英法战争。致晨报编辑》(Urquhart, D War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3年8月16日《晨报》。——第281页。

[乌尔卡尔特,戴·]《真的吗?》([Urquhart, D .] Indeed?) 载于1853年9月5日《晨报》。——第288、295页。

X

希尔施,威·《间谍活动的受害者》(Hirsch, W 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 载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4、5和6号。——第235、236—237、239、247、253、581、582、592、595、655页。

希尔施,威·(Hirsch W .) 1852年1月12日声明,载于1853年4月底《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474、494、510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土俄之战。军事述评》1854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Schimmelpfennig, A The War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A . military sketch Philadelphia—London, 1854)。——第342、345、348、350—351页。

谢努,阿·《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Chenu, A Les Conspir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e; les

corps- francs Paris, 1850)。——第81、500页。

Y

雅科比,阿·《论地球的毁灭》(Jakobi, A. Ueber den Untergang der Erde),载于1853年8月31日和9月3、7、10和14日《改革报》第44、45、46、47和48号。——第294、297页。

亚历山大,威·《古今妇女史》,两卷集,1782年伦敦第3版(Alexander W. The History of women, from the earliest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time. The third edition In two volumes. London, 1782)。——第555页。

约丹,威·(Jordan W.)1848年7月24日在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47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and II, No. 47. Frankfurt am Main, 1848)。——第149页。

Z

载勒尔,塞·《卡斯巴尔·豪泽尔——巴登王位继承人》(Seiler, S. Kaspar Hauser, der Thronerbe Badens),第1版1840年在苏黎世出版。——第22页。

文 件

C

《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1850年卡波拉哥版第1卷(Archivio triennale delle cose d'Italia dall'avenimento di Pio IX all'abbandono di Venezia. Volume I. Capolago, 1850)。——第355、364页。

D

《对(1)彼得·格尔哈特·勒泽尔、(2)约翰·亨利希·格奥尔格·毕尔格尔斯、(3)彼得·诺特拉克、(4)威廉·约瑟夫·赖夫、(5)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6)罗兰特·丹尼尔斯、(7)卡尔·乌尼巴特·奥托、

(8)阿伯拉罕·雅科比、(9)约翰·雅科布·克莱因、(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起诉书》[1852年科伦版](Anklageschrift gegen 1) Peter Gerhard Roeser, 2) Johann Heinrich Georg Bürgers, 3) Peter Nothjung 4) Wilhelm Joseph Reiff, 5) Hermann Heinrich Becker, 6) Roland Daniels, 7) Carl Wunibald Otto, 8) Abraham Jacob Klein, 9) Johann Jacob Klein, 10) Ferdinand Freiligrath, [Köln, 1852]。——第84、85、88—89、90、162、538、544页。

G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Statuten des

communisticshen Bundes)(《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载于1851年6月22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第510页。

《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议会两院。1854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4)。——第332、354、428页。

N

《拿破仑皇帝给尼古拉皇帝的信》(Lett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à l'Empereur Nicolas)。正式发表于1854年2月14日《总汇通报》第45号。——第325页。

P

《普鲁士国家的刑法典》(Strafgesetzbuch fü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 Vom 14 April 1851)。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年柏林版第101—178页(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Staaten . 1851, Berlin . S . 101—178)。——第88页。

W

《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各帝国—王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官方出版物,1849年、1850年欧芬版第1册和第2册(Sammlung der für Ungarn erlassenen allerhöchsten Manifeste und Proklamationen, dann der Kundmachungen der Oberbefehlshaber der k.k. Armeen in Ungarn . Amtliche Ausgabe .1 .und 2 . Heft .Ofen, 1849, 1850)。——第366、590页。

X

《刑法典》(Code pénal), 1810年通过。——第88、178页。

Y

《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1850年圣彼得堡版(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йск против венгерских мятежников в 1849 году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50)。——第344、345页。

Z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载于1851年6月22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和1851年6月24日《科伦日报》第150号。——第187、199、544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
1852年9月27日。——第556、646页。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伦敦出版

—1852年10月6日第19122号。《德国“孤
星”》(The German 《Lone
Star》)。——第156、554页。

—1852年10月29日第19142号。通讯,注
明:德国。本报通讯员。10月27日于科
伦(Germany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 Cologne, Oct .
27)——第179页。

—1854年10月7日。——第395页。

—1855年1月29日。——第423页。

—1855年9月1日。——第455页。

—1855年11月29日。——第460页。

—1855年12月6日。——第460页。

F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
postamts- Zeitung》),1848年12月22
日第338号。12月21日法兰克福通讯。更
正(Frankfurt, 21 . Dec . Berichti -
gung)。——第172页。

G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

- ter》),纽约出版,1852年12月25日第
52号。《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结论》
(Schlu bemerkung zu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第211页。

《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柏林出
版,1848年12月24日第248号。登在“德
国”(Deutschland)栏的12月21日法兰克
福通讯。——第172页。

J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
伦敦出版

—1852年7月9日。——第82页。

—1852年7月28日。——第545页。

—1855年2月13日。——第434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出
版,第11卷

—1853年1月22日第491期。《英格兰银
行和贴现率》(The Bank of Eng-
land and the rate of dis-
count)。——第211页。

—1853年3月12日第498期。《土耳其及
其作用》(Turkey and its
value)。——第231、232页。

—1853年10月8日第528期。外国通讯。
本报驻巴黎通讯员(Foreign corre-
spondence Form our Paris Cor-
respondent)。——第304页。

—1853年11月26日第535期。《工人议
会》(The Labour parliament)。
——第312页。

K

-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 1852年9月3、4、5、8、10、14、15、16、17和22日第208、209、210、212、214、217、218、219、220和224号。《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Die deutsche revolutionäre Propaganda in London und die Revolutionssanleihe)。——第143、146页。
-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 1852年7月27日。——第91页。
- 1852年10月14日。——第647页。
- 1852年10月24日。——第648—649页。
- 1852年10月26日。——第166页。
- 1852年11月4日。《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因叛国阴谋罪提起公诉》(Assisen-Proze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 Complottes)。——第161、189、190、192页。
- 1854年11月25日。——第415页。
- 1855年8月30日。——第456页。

M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伦敦出版
- 1852年2月17日。——第22页。
- 1852年9月21日。——第136页。
- 1852年11月29日。——第201页。

N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 1853年4月7日第3736号。——第239页。
- 1853年5月6日第3761号第4版。——第254页。

R

-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 伦敦出版, 第3卷
- 1852年8月7日第14号。《科苏特的秘密通告。他突然离去的原因》(Secret circular by Kossuth. Consequent sudden departure of the latter)。——第97页。
- 1854年12月2日第135号。《为接待巴尔贝斯而在伦敦成立的欢迎和抗议委员会。同在伦敦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的兄弟团结》(Welcome and protest committee for the reception of Barbes in London. Fraternisation of the French democracy in London)。——第413页。
- 1855年3月3日第148号。《圣马丁堂里的大示威》(Immense demonstration in St Martin's Hall)。——第435页。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 1852年3月2日第21052号第4版。——第507页。
- 1852年7月10日第21164号第5版。——第82页。
- 1852年7月29日第21180号。《北方三强国的密约》(Secret treaty of the three northern powers)。——第545页。

- 1852年8月5日第21186号。《美国即将来临的选举》(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第92页。
- 1852年9月22日第21227号。《棉纺织工业》(Cotton manufactures)。——第136页。
- 1852年10月11日第21243号。登在“普鲁士”(Prussia)栏的通讯,注明:“本报通讯员”(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第157页。
- 1853年1月4日第21316号第4版。——第424页。
- 1853年2月11日第21349号第4版。——第424页。
- 1853年2月12日第21350号第5版。——第219页。
- 1854年1月25日第21647号。1月20日维也纳通讯。——第322页。
- 1854年3月28日第21700号第11版。——第333页。
- 1854年4月19日第21719号。《黑海的俄国舰队》(The Russian fleet in the Black Sea)。——第339页。
- 1854年4月19日第21719号。《俄军渡过多瑙河》(The Russian passage of the Danube)。——第339、341页。
- 1854年5月3日第21731号第10版。——第354页。
- 1854年6月1日第21756号第8版。——第363页。
- 1854年6月3日第21758号。《波罗的海舰队》(The Baltic fleet)。——第363页。
- 1854年7月24日第21801号第8版。——第380页。
- 1855年1月24日第21959号。——第422页。
- 1855年3月3日第21992号第8版。——第435页。
- 1855年9月1日第22148号。8月30日星期四下午六时巴黎通讯。——第455页。
- 1855年12月14日第22237号第6版。——第466页。

X

- 《先驱》(《The Leader》),伦敦出版—第4卷,1853年2月19日第152号。《科苏特和米兰起义》(Kossuth and the Milan Revolt)。——第216页。
- 第4卷,1853年6月11日第168号。《阿尔诺德·卢格》(Aronald Ruge)。——第269页。
- 第4卷,1853年6月11日第168号。《伦敦的俄国民主印刷所》(A Russian democratic printing office in London)。——第269页。
- 第5卷,1854年11月18日第243号。《不列颠民主主义者致路易·拿破仑》(The British democrats—Louis Napoleon)。——第413页。
-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1854年1月5日。——第317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
- 1848年8月3日第64号。登在“法兰西共和国”(Französische Republik)栏的7月31日巴黎通讯。——第283、

- 284页。
- 1848年10月13日第115号。登在“德国”(Deutschland)栏的柏林通讯。——第284页。
- 1848年12月24日第177号。《施梯伯博士》(Dr. Stieber)。——第172页。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
- 1848年12月20日第148号。登在“柏林旁观者”(Berliner Zuschauer)栏的关于施梯伯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报道。——第173页。
- 1852年10月7日第233号。《陪审法庭对贝克尔和同志们的叛国罪的审讯》(Assisen-Procedure in der Anklage über Hochverrath gegen Dr. Becker und Genossen)。——第157页。
- Z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出版
- 1852年2月25日第56号附刊。《一本粗制滥造的书》(Buchmacherei)。——第29、31页。
- 1852年7月13日第195号。《共产党人案件》(Der Communisten-Proce)。——第85页。
- 1852年9月11、12和13日第255、256和257号。《巴登。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Baden. Die deutsche revolutionäre Propaganda in London und die Revolutionsanleihe)。——第143、146页。
- 1855年1月9日第9号。《评英国人的性格》(Ein Beitrag zur Charakteristik der Engländer)。——第420页。
- 1855年1月9日第9号附刊。《陪审法庭对巴特米尔的审判》(Die Assisenverhandlung gegen Barthemy)。——第421页。
- 1855年3月4日第63号。《俄国人赫尔岑》(Der Russe Herzen)。——第438页。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1854年5月31日第151号。5月30日巴黎通讯。——第363页。

文学著作

- A
- 阿尔宁和布伦坦诺《小孩的魔角》。——第347页。
- 阿雷蒂诺《爱的怀疑》。——第79—80页。
- 阿雷纳《诗集》。——第280页。
-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第18页。
- 阿泰纳奥斯《学者们之宴会》。——第511页。
- B
- 《艾达》。——第250—251页。
- 奥维狄乌斯《哀书》。——第149页。
- 巴尔扎克《高老头》。——第153页。
- 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第153页。
- 巴特勒《休迪布腊斯》。——第257页。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84页。

D

达·朋特《莫扎特歌剧 唐璜 的歌词》。——第632页。

但丁《神曲》。——第252页。

F

伏尔泰《老实人》。——第357页。

符尔皮乌斯《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第233页。

弗莱里格拉特《不管这一切》。——第527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第78、110、190、195、473—474、478、483、490、525、530—532、642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二)》。——第78、110、190、195、483、490、525、530—532页。

G

歌德《浮士德》。——第355、566页。

歌德《狐狸—莱涅克》。——第657页。

H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507页。

海涅《科贝斯第一》。——第415、420页。

海涅《两个骑士》。——第639、661页。

海涅《抒情间奏曲》第39首。——第376页。

海涅《新春集》第6首。——第614页。

海涅《一个古老德国青年的悲歌》。——第534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217页。

贺雷西《抒情诗集》。——第371页。

K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师》。——第355页。

卡姆马腊诺《唐尼采蒂歌剧 维利萨里的歌词》。——第149页。

库伯《密探》。——第163、236页。

M

《马尔波罗之歌》。——第155页。

马基雅弗利《曼陀罗华》。——第77页。

密勒《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第43页。

P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314页。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第119、355、388页。

赛雷迪《亚细亚的领袖们》。——第451页。

沙多勃利昂《阿塔拉》。——第355页。

沙多勃利昂《勒奈》。——第355页。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347页。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2、413页。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602页。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112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05、434页。

沃尔弗《普莱齐奥莎》。——第615页。

X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第54页。

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76页。

席勒《去炼铁厂之路》。——第361页。

夏米索《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第
363页。

* * *

《传道书》。——第401页。

《可兰经》。——第263页。

圣经。——第249、250、349、353、459、473、
573页。

期 刊 索 引

A

《奥地利军事杂志》(《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1808—1870年用这个名称在维也纳每月出版1—2次。——第113页。

B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一家德文日报,美国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之一;1851—1867年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卡·施瑙费尔。——第106、459、552、556、569、646页。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俄国的一家政治和文艺报纸,1825年至186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是沙皇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339页。

《北极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革命民主派的文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55—1862年和1869年由亚·伊·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第445页。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参加编辑部的还有乔·哈尼。1843年至1850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论文

和短评。——第54、112、478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184页。

《辩论日报》(《Debat》)——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波恩报》(《Bonner Zeitung》)——一家日报,1848年8月至1849年4月由哥·金克尔编辑出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从1849年1月起用《新波恩报》(《Neue Bonner Zeitung》)名称出版。——第106页。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办的一家德文日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具有保守的倾向。——第484、619、630页。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宪章派月刊,1849年6月至1850年9月由乔·哈尼在伦敦出版。——第504页。

《布鲁塞尔报》(《Brüsseler-Zeitung》)——见《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至1934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41、73、156、171、179、183、193、281、283—289、295、327、344、346、367、381、395、409、423、434、455、457、460、554、564、602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212、227、229、232、465页。

D

《大胡蜂》(《Die Hornisse》)——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泽和克耳纳办的德文报纸,1848—1850年在加塞尔出版。——第50、526、655页。

《德国国防报。德国军官和陆军文官协会出版的军事周报》(《Deutsche wehr-Zeitung Militärische Wochenschrift, herausgegeben von einer Gesellschaft deutscher Offiziere und Militär-Beamten》)——保守派的军事报纸,1848—1850年在柏林用这个名称每周出版两次。1851—1854年在波茨坦用《普鲁士国防报。军事杂志》(《Preussische Wehr-Zeitung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名称出版。——第113页。

《德国国民议院报》(《Deutsche Volkshalle》)——教权派的日报,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立场;1849—1855年在科伦出版。——第219页。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一家日报,后改为周报,1847年至1907年在新奥尔良出版;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第500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Seler-Zeitung》)——由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出版。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第529页。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1845年4月至1851年2月该报在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物质支持下出版。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1849—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此外,它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3月)、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1850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1851年2月)以及许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292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日报,1803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46、347、460、472页。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F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十七世纪起到190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193、212页。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德国的一

家报纸,1619—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第172页。

G

《改革报》(《La R e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第19页。

《改革报》(《Die Reform》)——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该同盟的多数成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工人。该报从1853年3月5日至1854年4月26日在纽约用德文出版,起初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出两次,从1853年10月15日起改为日刊。该报的副编辑是约·魏德迈。该报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第249、293、294、308、313、314、331、345、348、350、353、358、362、368、591、595—598、604—606、655—656、661页。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杂志。1月6日和13日出版了两期周刊,而5月和6月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刊物。——第9、14、16、35、46、65、106、110、469、474—479、482、486、488、490、492、493、495、500、503、504、510、512、513、519—521、530—533、604、641、644页。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1850—1855年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反映了

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第211、357、513页。

《公文集》(《Portfolio》)——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f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用《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1843—1845年出版。——第304页。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 - 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 - liches und so - ciales Leben Deutsch - lands》)——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1843—1851年在纽约出版,半月刊。1848年和1851年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1851年阿·卢格也参加了编辑部。——第529页。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171、193、315、564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90页。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该报是在1848年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第182、463页。

《国防报》(《W ehr - Zeitung》)——见《德

- 国国防报)。
- 《国家通报》(《Staats- 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 《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见《瑞士国民报》。
- 《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48—1915年在柏林出版;五十年代该报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172、193、484页。
-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354页。
- 《国民议院报》(《Volkshalle》)——见《德国国民议院报》。

H

- 《海陆军报》(《Naval and Military Gazette》)——英国的军事和殖民政策问题周报,1833—1886年在伦敦出版。——第333、336页。
-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 schen unparteiischen Korrespondenten》)——德国反动保皇派的日报。——第333页。
- 《汉堡记者》(《Hamburger K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92年在汉堡创办。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它反映了争取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在十九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548页。
-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

- can》)——1850年6—11月由乔·朱·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第504页。
- 《华盛顿同盟报》(《Washington Union》)——美国的一家报纸,民主党机关报,1845年至1859年出版,1853—1854年威·皮佩尔曾为该报撰稿。——第305、331、390、400、605页。

J

-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70年至1862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82、114、213、377、390、434、545页。
-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刊物,1851—1852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許多文章。——第24、44、470、477、495、510、514页。
-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211、231、232、304、312页。
- 《警钟报》(《W ecker》)——见《巴尔的摩警钟报》。
- 《军事评论》(《Revista militar》)——葡萄牙军事杂志,1849—1916年在里斯本出版。——第448页。
- 《军事杂志》(《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见《奥地利军事杂志》。
- 《军事周刊》(《Militär- W ochenblatt》)——1816—1943年在柏林出版。——第

113页。

K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是巴登政府的机关报,从1757年起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第143、146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采取敌对态度;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第43、54、55、161、189、190、192—195、234、415、456、472、484、489、520、544、554、600、647、648、650页。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

L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1842年4月起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618页。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英国激进派的周报;1850年起由雷诺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初支持宪章派。——第413页。

《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elle Zeitung》)——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1849—1852年在柏林每日出版的晨

报和晚报。——第155、203、562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41、630页。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182、266、267、296、463页。

《曼彻斯特信使报》(《Manchester Courier》)——英国保守派的报纸,1825年至1916年每日出版。——第182页。

《漫游者》(《Der Wanderer》)——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日报,1809年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322页。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461页。

《每日论坛报》(《Dai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

- 出版。——第11、13、14、16、17、22、38、39、101、136、171、201、217、222、315、326、330、333、335、337、340—345、351、370、472、480、607—610页。
-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53年3月18日至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该报于1853年刊登了一些文章诬蔑马克思以及同马克思有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第237、239、245、248、258、308、311、313页。
- 《民主主义者报》(《Democrat》)——见《纽约民主主义者报》。
-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41、42、234、512页。
- ### N
- 《南非人报》(《De Zuid - Afrikaan》)(《The Zuid Afrikaan》)——一家报纸,1830—1930年在卡普施塔德(开普敦)出版;1854年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第316、325、326页。
- 《纽约德意志报,进步之友出版》(《New-Yorker Deutsche Zeitung,herausgegeben von Freunden des Fortschritts》)——一家日报,1851年由卡·海因岑出版,流亡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554页。
- 《纽约论坛报》(《New - York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 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5、8、9、20、22、23、25、26、31、35、37、40、46、50、59、66、91—95、111、136、158、196、197、200、209、225、230、239、252、254、268、269、270、271、273、278、283、284、289、291、292、302、306、307、310、315、317、319、326、333、337—339、342、343、345、354、355、358、380、381、387、388、392—394、410、419、420、423、424、443—445、450、456、457、461、462、470、471、475、480、492、494、521、524、533、554、565、566、573、577—578、579、599、606、612、615、627、642、650、651、656、659、664页。
- 《纽约每日时报》(《Daily New - York Times》)——见《纽约时报》。
-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New - Yorker Democrat》)——民主派的日报(后为周报);1848年起由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创办。——第237、500、578页。
- 《纽约时报》(《The New - 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创办于1851年。——第281、454、457页。
- 《纽约晚报》(《New - Yorker Abendzeitung》)——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出版的报纸。——第564页。
- 《纽约问询报》(《New - York Enquirer》)

——见《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113、338页。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日报,1834年开始出版;后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26、145页。

《农业报》(《La Gazette agricole》)——1842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12页。

P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自由派的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7、171、193、564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ischer Staats-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51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465页。

《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美国的一家杂志,1853年至1857年在纽约出版;共和党的机关刊物;1855年该杂志曾刊载恩格斯的一组文章《欧洲军队》。——第445、454、457页。

R

《人.世界民主主义报》(《L'Homme journal de la démocratie universelle》)——一家周报,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1853年至1856年在泽稷岛和

伦敦出版。——第438页。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德文报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海因岑在美国出版。——第596页。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一家周报,1852—1858年由厄·琼斯在伦敦出版,是革命宪章派的机关报;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第54、62、96、97、112、122、146、169、171、193、212、247、288、291、310、390、391、413、432、435、438、444、514、525、539、540、541、554、569、594、646页。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宪章派的周刊,1850年12月至1851年7月和1852年2月至4月在伦敦由乔·哈尼出版。——第17、18、25页。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资产阶级的日报,1842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116页。

S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年至1914年以这个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354页。

《石印通讯》(《Litographische Korrespondenz》)——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哥·金克尔出版的刊物。——第485、489、641页。

《石印通讯》(《Litographierte Korrespondenz》)——新闻通报,1852年由魏德迈在美国出版,供欧美报纸采用。——

第131、157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1、13、14、16、17、35、82、92、136、157、171、201、213、219、222、232、252、279、295、316、320、322、328、333、339、341、344、345、348、363、366、380、422、424、426、433、435、455、465、466、486、507、524、545、594、596、614页。

《太阳报》(《The sun》)——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14、472页。

《坦率报》(《Gradus》)——一家德文报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费拉得尔菲亚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第600、604页。

《体操报.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Die Turn-Zeitung. Organ des socialistischen Turnbundes》)——由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流亡者于1851年在纽约创办的报纸,一直出版到1861年。——第63、65、519、521、526、531、650页。

《同盟报》(《Union》)——见《华盛顿同盟报》。

W

《晚报》(《Abendzeitung》)——见《纽约晚报》。

《韦斯明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英国资产阶级的杂志;1824—1914年在伦敦每年出版四次。——第315页。

《卫报》(《Guardian》)——见《曼彻斯特卫

报》。

X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德国民主派报纸,1849年5月25日至1850年7月21日在科伦由海·贝克尔出版。——第489、641页。

《西方先驱报》(《Herald des Westens》)——一家德文周报,1853年在路易斯维尔(美国)出版;编辑是卡·海因岑。——第307、605页。

《先驱》(《The Leader》)——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在伦敦创刊。——第146、171、193、216、269、413页。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85、212、213、317、345、455、466页。

《先驱者》(《Der Pionier》)——一家周报,先在纽约(1854—1858),后在波士顿(1859—1879)出版;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第339、368、451页。

《现代.各阶层适用的现代史大全》(《Die Gegenwart Eine encyclopädische Darstellung der neuesten Zei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社会历史各种问题专刊;1848—1856年由布罗克豪斯在莱比锡出版。——第107、127、546页。

《宪法报.人民宪法生活和教育问题日报》(《Die Constitution. Tagblatt für constitutionelles Volksleben und Belehrung》)——民主派的报纸,1848年3—10月在维也纳出版;编辑是列·海弗纳尔。——第548页。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

-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 1849—1855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用这个名称出版。1855年马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284、413、417、423、445、618、625、628—630页。
-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 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 主编是马克思; 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27、44、62、67、81、91、134、161、169、172、178、190、283—287、331、333、359、451、489、515、533、576、599、628、638、649页。
- 《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 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1850年11月;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470、490、500、504页。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 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报》(《Kreuz-Zeitung》)而闻名。——第157、162、173、413、507页。
- 《新时代》(《Neue Zeit》)——一家周报, 流亡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 1855年至1858年在纽约出版。——第456页。
- 《新闻报》(《La Presse》)——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 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反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55、437页。
- 《新闻周报》(《The Weekly Press》)。
——第14页。
- 《新英格兰报》(《New-England-Zeitung》)——德国流亡者在波士顿(美国)用德文出版的民主主义报纸, 创办于1852年。约·魏德迈曾为该报撰稿。——第237、248、249、253、292、302、578、594、598—601、605页。
- 《信使报》(《Courier》)——见《曼彻斯特信使报》。
- 《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Morning Courier and New-York Enquirer》)——美国的一家报纸, 辉格党的机关报, 1829—1861年每周出版两次, 1832年每周出版一次, 该报出版人和所有人是詹·韦伯。——第307页。
- 《晨报》(《Star》)——见《北极星报》。
- 《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英国资产阶级的周报, 1822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43页。
-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Y

- 《雅努斯》(《Janus》)——一家德文报纸, 流亡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 1851—1852年由卡·海因岑在纽约出版。——第59、131、543、576、598、645页。
- 《宇宙》(《Der Kosmos》)——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周刊); 1851年在伦敦由恩斯特·豪格出版; 参加周刊工作的有金克尔、卢格、隆格、奥本海姆、陶森璠。共出了六期。——第529页。

Z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38、257、291、304、386页。
- 《州报》(《Staatszeitung》)——见《纽约州报》。
- 《自由精神》(《The Spirit of Freedom》)——英国的一家报纸,接近宪章派,1849年由杰·马西出版。——第17页。
- 《自由之星报》(《The Star of Freedom》)——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11月由哈尼在伦敦编辑出版。——第114、525、570页。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29、31、85、114、143、146、149、420、421、438、445、480、520页。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315、363、480页。
- 《祖国报》(《La Patri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办;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41、45、480页。